武俠世界

二十八宿（絕代天驕故事）　高皐・新著

一個半老徐娘，帶着一個身有殘疾的孩子，過着與人無爭的生活，但却有人放他們不過、兇狠的圍殺，毒惡的陷阱，一個接着一個……原來他們只是代罪的羔羊，是一個女人想逼出絕代天驕南北而已……



$4.00

第24年

46

編者話 擅寫俠情倫理、兒女私情故事的高皐先生，今期特別情商他為本刊撰寫另篇巨型新作——絕代天驕故事：「二十八宿」。是篇題材不但中肯正確，而且對恩怨情仇的描寫也刻劃入微，故事的展開是由一個徐娘半老和一個身殘病的孩子身上說起，他們本是過着與世無爭的平靜生活，但却偏偏有人不放過他們，遭遇到兇狠的圍殺，毒惡的陷阱也一個接着一個張開等待他們入彀，為甚麼呢？還是請讀者們閱讀之下找答案吧。

＊＊　　＊＊　　＊＊

「血戰金山」和「飛燕金刀」兩個中篇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分別有不同高潮巔峯，令人匪夷所思，欲知兩個故事精采結局詳情，敬請先睹為快。由下期起，馮嘉先生另一個司馬洛故事「喪屍山莊」接續刋出，愛好他的作品讀者們幸勿錯過。

至於巨型小說，下期選刋一部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故事——「臥底擒龍」。本故事發生地點是我國的山東省，話說當年的軍閥世家中出現了一個熱血青年小伙子，他精通武技，為人機警正義，雖然出身軍閥世家，但却痛恨軍閥世家，於是……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46期
（總號12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二十八宿

絕代天驕故事／文·高皐　圖·高可飛

隱世高人遭狙擊

函江是福建莆田縣以東的一個小鎮。

函江鎮緊靠興化灣，居民多半以捕魚爲業。

但，也有不以捕魚爲生的，任大娘就是其中的一個。

提起任大娘，函江鎮可以說無人不識，因爲她有一手絕活，長於接生。

打從她救活了張秀才娘子的難產那天起，任大娘就在函江鎮出了名，她雖然不是在這兒土生土長，鎮上的居民可沒有拿她當做外人。

× × ×

任大娘不老，只不過四十上下的年歲，雖然她的額頭已經留下飽經風霜的痕跡，那只是長年操勞的關係而已。

原因是她除了整天忙於接生，還得照顧她一個得了殘疾的兒子。

其實任大娘還有一個幫手蘭姑，一切粗重的活兒，幾乎都是蘭姑一手包辦。那麼任大娘是勞心重於勞力了，因爲她時時都在爲殘廢的兒子担憂。

這也難怪，可憐天下父母心，誰會不疼愛他的子女？

× × ×

「娘，妳老人家不必麻煩了，孩兒的病是不會好的。」

「不，麟兒，你要有信心──」

「唉，孩兒自四歲那年起，娘就在替我治病，十年了，娘……」

「是的，咱們母子四海求醫，匆匆就是十年！」

「所以，娘，妳就不必再爲孩兒操心了。」

「不，縱然再過十年，娘也要治好你的病，否則我無法向你爹交待……」

聽這對母子的談話，就知道任大娘的殘廢兒子，生的是一種可以治愈，而又十分艱難的怪病。

不錯，麟兒生的的確是一種罕見的怪病，他脊椎之處經脈萎縮，不僅直不起腰，也無法起身走路。

任大娘帶着他走遍三山五岳求醫，還每天採藥替他三薰三洗，早晚再以內力爲他治療，費盡十年苦心，進展還是不多。

不過任大娘來到函江鎮是有目的的，他想向莆田少林寺求得一顆大還丹，以治療他愛子的殘疾。

數年來她去過無數次少林寺，進香禮佛，虔誠求拜，估不到少林寺的老和尚心如鐵石，竟然沒有半點慈悲之心。

× × ×

這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寒風如剪，樹影搖曳。

任大娘在鎮郊接了一個胖小子出世，此時正撑着燈籠，走向函江鎮她的家。

忽然，她腳下一窒，冷冷道：「這是怎麼啦？寒嗖嗖的陰魂不散，難道當眞有鬼？」

她語音甫落，身後立即响起一聲冷哼道：「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難道這點道理妳都不懂？」

任大娘懂，她不明白的是鬼何以會說人話。

不過她並不怕鬼，對人倒有幾分怯懼之心。

不幸得很，那說話的偏偏是人。

不管他是人是鬼，既然找上了任大娘，必然是有爲而來。

因此，任大娘不走了，她將燈籠掛在路邊的樹枝上，靜靜的等待來人出現。

這是她小心謹愼之處，她不願引鬼上門。

來人終於出現，高高矮矮一共三個。

這般人對任大娘頗爲重視，他們身形一幌，分作三路向前迫近。

任大娘向他們打量一眼，發覺是三張陌生的面孔，走在中間的是一名年約五旬，面目削瘦的灰衣老者，右側是一個滿面橫肉的中年大漢，左側的高個子目光流轉不定，八成是裝着一肚子壞水。

這三人的長像雖然不同，可全是目露殺機，來意不善，他們似乎與任大娘有什麼深仇大恨，必欲得之而甘心似的。

距離任大娘八尺遠近，他們停了下來，灰衣老者不懷好意的嘿了一聲道：「函江鎮不大，想不到竟然住有一位高人。」

任大娘淡淡道：「如果說會接生就是高人，我承認，否則閣下的高帽子拿去送給別人吧。」

左側的高個子哼了一聲道：「咱們還要接應九先生，何必跟她浪費唇舌！」

灰衣老者道：「你急甚麼，憑九先生他們的能耐，還怕對付不了一個殘廢？」

高個子道：「話是不錯，聽說那個叫蘭姑的那個女人並不簡單，爲免夜長夢多，還是及早打發她了事。」

灰衣老者道：「也好，你既然不放心咱們就動手吧。」

這兩人交談之時任大娘不想插嘴，及聽到後來，她明白了，這批人原是專爲她母子來的。

爲了愛子的安危，她必須儘快解決這三名敵人，不過她還希望知道對方的甚麼來歷，爲甚麼找上她們母子？

因此，高個子當撲來之際，她沉聲叱喝道：「慢一點，我有話說。」

高個子道：「怎麼，還有遺言？」

任大娘道：「我不願打糊塗架，想知道咱們之間究竟有什麼過節？」

高個子道：「妳想做一個明白鬼？」

任大娘道：「我不想濫殺無辜，希望閣下不要自誤！」

高個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妳想做明白鬼，大爺偏偏叫妳死得糊裏糊塗，接招

!」語音未落，銀芒倏飛，一片刀光直奔任大娘的肩頭。

另一名滿臉橫肉的大漢也不甘後人，長鞭一抖，鞭梢有如靈蛇，急纏在任大娘的雙腿。

這兩人聯手的攻勢十分毒惡，功力也不是泛泛之輩，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灰衣老者，武功可能較出手的兩人更高，那麼任大娘的處境就不太樂觀了，以一敵三，將是一場艱難的苦戰。

而且她還不能就擱下去，因爲她心懸兩地，必須儘快趕回去援救她的愛子。

於是，任大娘那慈祥的面頰，印上了一抹殺機，突然伸手一掏一抖，一綫寒芒急如閃電，逕向高個子喉頭奔去。

沒有人看清那一綫寒芒是什麼，但她出手一擊，捷愈驚雷，只聽到高個子悶哼一聲，寒芒便已收了回去。

高個子雙目暴睜，向任大娘驚愕的瞪視着，他似乎想說些甚麼，但却一個字也沒有說出就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任大娘一招斃敵，只是除去一個敵人，還有一條蟒鞭正纏向她的雙腿。

鞭梢帶着勁風，來勢兇猛無比，不要說被它纏着，縱然只是碰撞一下，也會帶去一塊皮肉的。

任大娘不想被它纏着，但要避讓却也不易，因爲她適才是在對付高個子，此時避讓似已嫌遲，爲鞭梢抽到之際，任大娘只得拳身縮腿，以求避讓。

只不過她這項動作拿捏得恰到好處，落腿更是妙到巔毫，就在那一起一落之間，她的左脚已半絲不差的踏在鞭梢之上。

這一踏實在有點出人意外，滿臉橫肉的大漢不由神色一呆。

更意外的是她同時飛起了右脚。

這一脚威猛無比，像閃電一般踢在對方的胸膛之上。

使鞭大漢慘嚎一聲，龐大的軀體飛了起來，落地之時就再也不會動了。

× × ×

任大娘是一個十分慈祥的婦人。

慈祥的婦人却動了殺機，擧手投足之間一連傷了兩條生命。

這不能怪她，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臨場拚命，手底下不能有半點慈悲。

現在還剩下一個灰衣老者，也是三名敵人中最爲强悍的一個。

她不想多造殺孽，但她明白，如若不能解决灰衣老者，她必然不能脫身。

於是，雙眉一挑，冷冷道：「閣下，輪到你了！」

灰衣老者似乎沒有想到任大娘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他目光在左右流轉，臉上已經現出怯意。

任大娘哼了一聲道：「我實在沒有興趣殺人，不過，閣下要想活命，就必須說個明白。」

灰衣老者咳了一聲道：「這個……咳，咱們是想殺妳。」

任大娘道：「咱們有仇？」

灰衣老者道：「沒有。」

任大娘道：「那你是受人之託了，他是誰？」

灰衣老者道：「對不起，我不便告訴妳。」

任大娘道：「那是你自尋死路，休怪我手辣心狠。」

灰衣老者道：「不要太過自信，任大娘，老夫不見得就會怕妳。」

任大娘道：「看來咱們不必浪費唇舌了，你出招吧。」

灰衣老者忽然長長一嘆道：「不要逼我，任大娘，唉，一個婦道人家，爲甚麼要這般好勇門狠！」

任大娘神色一呆，她不知道灰衣老者爲甚麼會忽然說出這等悲天憫人的話來。

不過任大娘並不笨，她略作思忖，就已明白灰衣老者的用心。

黃鼠狼給鷄拜年，他還能存有什麼好心！

說穿了簡單得很，他只不過想拖延時間，等候帮手而已。

任大娘想通了灰衣老者的詭計，因而冷冷一哼道：「拖時間對你沒有好處，你那般朋友可能早已到鬼門關等你去了，接招。」

他說話之間，已然一掌飛出，五隻手指在不停的抖動，直取灰衣老者的前胸。

灰衣老者一見任大娘抖動的手指，竟然如觸蛇蠍，面色大變，道：「妳使的是五行指……」

任大娘冷冷說道：「閣下倒還有點見識。」

五行指是一種失傳已久的絕世武學，指尖射出的五縷眞氣，可以說無堅不摧，當今之世，除了少數幾個絕頂高人，無人能擋她素手一擊，灰衣老者那裏還有迎戰的勇氣。

不敢接戰就只有逃了，除了脚板心抹油，他實在沒有選擇的餘地。

此人久走江湖，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他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應該逃，什麼時候是逃的最佳時機。

因此，當任大娘的五指還沒有彈出之際，他當機立斷，猛的足尖倒踩，縱身倒竄而逃，反應之快，連半絲躭擱也沒有。

只可惜他沒有竄得起來。

沒有竄起來不要緊，糟的是他反而萎頓下去。

而且他的身體在抖，在縮，原本是堂堂七尺之軀，剎那間已經縮得將近六尺。

按此等情形瞧看，片刻之後灰衣老者必然會慘死，因爲任何一個血肉之軀，都無法忍受身體收縮的痛苦。

不過任大娘不想他死。

她迅速的拍出了一掌。

現在灰衣老者不再收縮了，雖然他已經面無人色，但在喘息一陣之後，終於能够站立起來，他瞅着任大娘欲言又止，雙目之中是一片怯懼之色。

任大娘冷道：「是誰叫你們來的？」

還是那個老問題，因爲她希望摸清敵人的底細。

可是她剛剛問出一句，忽然面色一變，左臂倏吐，一把抓住灰衣老者的胸衣。

這一把雖是抓個正着，她却迅速的鬆開五指。

這並非她抓到一把刺，是因爲灰衣老者的口中正在溢出黑色的血絲，頭部也同時垂了下去。

他死了，是咬破預藏口中的毒藥服毒

自盡的。

任大娘搖搖頭，她明白自己遇到的對頭厲害無比，否則灰衣老者就不會寧願服毒自殺，也不敢洩漏半點來歷了。

不管怎樣，任大娘無暇再研究下去，她必須儘快回家，以免她的愛子出什麼差錯。

她展開身形，快得如同電掣星馳，直待她瞧到蘭姑，才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

「蘭姑，是不是出了事？」

「是的，咱們碰到五名毛賊。」

「哦，都打發了？」

「公子傷了他們兩個，小婢傷了一個，他們見勢不佳，才一起向西北逃去。」

「妳有沒有瞧出他們是甚麼來路？」

「沒有。」

「好，咱們去瞧瞧麟兒。」

麟兒依然躺在一張木榻之上，適才雖是經過一番驚險，他的情緒却瞧不出半絲波動。

任大娘輕輕撫着他的頭頂，無限慈愛的道：「孩子，沒有嚇着你吧？」

麟兒道：「娘放心，幾個小毛賊嘛，麟兒還能應付，不過……」

任大娘道：「不過怎樣？麟兒，有話儘管說出來，不要鱉在心裏。」

麟兒道：「咱們遠來莆田求醫，應該沒有人知道咱們的來歷。」

任大娘道：「按說應該是這樣，咱們不是在這兒安安穩穩的住了好幾年麼？」

麟兒道：「可是來人竟向孩兒痛下殺手，他們分明知道孩兒是一個殘廢，出手却無比的狠毒！」

蘭姑道：「此事絕非尋常，函江鎭咱們只怕很難待下去了。」

任大娘道：「不，咱們如果離開此地，麟兒將永無痊癒之日。」

麟兒道：「娘，函江鎭咱們待了將近五年，少林寺娘也求了數不清的次數，那般和尙既然沒有慈悲之心，咱們再待五年也是枉然。」

任大娘道：「這也不能怪他們，大還丹是少林寺的鎭山之寶，他們自然十分珍視，而且娘聽到江湖傳言，他們所存似已不多……」

麟兒道：「這麼說，咱們是强人所難了？」

任大娘道：「不錯，咱們的確是强人所難，不過少林長老善因大師欠娘的一份恩情，如非碰到他正在坐關，一粒大還丹不至有太大的困難。」

蘭姑道：「善因大師何時才能坐關期滿？」

任大娘道：「還有七個月零四天。」

蘭姑道：「七個月不是一個太短的日子，如果再有什麼風吹草動……」

任大娘長長一嘆道：「但願沒有，否則我只好大開殺戒了！」

麟兒道：「娘，如果咱們必須在此等待七個月，咱們就得作好應變的準備。」

任大娘道：「麟兒，你有何意見？」

麟兒道：「孩兒下半身移動不便，最怕人以暗器或弩箭攻擊，如果敵人用火攻，孩兒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任大娘嘆口氣道：「這的確是你的弱點，不過只要娘在你的身邊，這些你都不必放在心上。」

麟兒道：「娘說的雖是不錯，但難保沒有意外，如果娘被人纏着，一時分身不開……」

任大娘略作沉吟道：「孩子，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麟兒道：「孩兒之意娘不要再出外接生了，如果有人必須要娘接生，那人可於事前住到咱們這兒來。」

任大娘道：「這樁事可行，蘭姑妳明天到鎭上去說一聲。」

蘭姑道：「是，夫人。」

麟兒道：「還有，孩兒那兩根木製拐杖太輕，最好換用鐵鑄的。」

任大娘道：「重量呢？要不要先叫鐵匠鑄兩根試試？」

麟兒道：「不必，孩兒試過石鎖，每根二十斤正適合。」

任大娘道：「這容易，蘭姑明天立即到鎭上定鑄兩根，多花一點銀子，要他們趕工完成。」

蘭姑道：「好的。」

任大娘道：「還有甚麼？麟兒。」

麟兒道：「賊人此次損兵折將，鎩羽而歸，必然還會捲土重來，娘最好託人注意點兒，如果瞧到陌生的面孔就通知咱們一聲。」

任大娘道：「這個我知道。」

麟兒長長一吁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咱們無論怎樣小心，也不能担保一定安全，這只是聊盡人事罷了。」

麟兒年齡不大，只有十四五歲，從四歲起他就下半身移動不便，幾乎就是一個廢人。

但任大娘及麟兒的爹呂子秋都不是常人，他們除了千方百計的尋求藥物，並以深厚無比的內力，爲麟兒打通背脊上萎縮的經脈。

他們費了不少苦心，麟兒萎縮的經脈似乎顯露出一綫生機，希望再有三至五年，麟兒可以一如常人。

不過，如果能够獲得一粒大還丹，只要一兩個時辰麟兒便可痊癒。

父母對子女的愛，可以說天無其高，海無其深，不要說提前三五年痊癒，就是提前三五天，三五個時辰，作父母的也會不惜代價的。

這就是任大娘隱居涵江鎭的理由。

再說麟兒雖是年齡幼小，下半身有些行動不便，但他决不是一個普通的兒童。

這一方面要歸功於呂子秋任大娘夫婦，他們不僅使他習得一身上乘武功，還教了他一肚子的文學。

其次就要算麟兒的智慧了，他天資極高，聰慧無比，任何事都能擧一反三，對事理作詳盡而深入的探討。

就拿目前這件事來說吧，他已經知道絕非尋常，因而要任大娘作必要的準備。

任大娘相信麟兒的看法，往後她不再出外接生了。但一幌近月，並未發生任何風吹草動，也許是他們母子不好惹，敵人再也不敢輕捋虎鬚吧。

× × ×

二更。

夜風輕颺。

但天色却頗爲陰沉，似有雨意。

「娘，像是有客人來了──」

×　×　×

麟兒行動不便，八九年來，幾乎每一個時辰都在床上調息。

爲了打發難耐的歲月，他將全部精力，都投入武功及文學之中，因此，他雖然只有十四五歲，却已獲得父母兩家眞傳，來人還在十丈以外，他便巳有了警覺。

任大娘微微一笑道：「不錯，是來了客人，蘭姑，妳去瞧瞧。」

蘭姑打開大門，果然瞧見兩名大漢抬着一頂軟轎，正向他們的住處飛奔而來，轎後跟着一名中年僕婦，巳然有點喘息出聲。

當軟轎在門前停止之時，蘭姑迎上前去道：「你們是那兒來的，有事麼？」

中年僕婦道：「咱們是趙員外家的，我家少夫人要生產，特地……」

蘭姑搖搖頭道：「我早巳告訴街坊隣居了，由於咱們麟哥兒身體不好，所以我家大娘不再出去接生了。」

中年僕婦道：「這個我知道，咱們少夫人就在轎子裏。」

其實不必中年僕婦說明，蘭姑巳經聽到軟轎中的呻吟之聲了。

她走近轎前，緩緩將轎簾打開，果然瞧到一個大腹便便的少婦。

蘭姑伸手挽着少婦道：「妳是趙家少夫人？」

少婦道：「是……是的……」

蘭姑道：「好，我扶妳。」

她將趙家少夫人扶進產房，那名中年僕婦不待招呼就跟了進來。

伺候少夫人生產，僕婦也有責任，蘭姑自然不便將她趕出產房。

她叫抬轎子的在穿堂之內歇息，然後忙着接生的準備，待一切準備就緒，才將任大娘請來。

接生的經驗，任大娘極爲豐富，趙家少夫人自然十分順利的產下一個嬰兒。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嬰兒離開母體的刹那之間，任大娘忽然發覺一股十分强大的勁風，猛襲她的百滙重穴。

她此時正蹲着身子，雙手捧着還連着臍帶的嬰兒，她如果丟下嬰兒，可能造成產婦及嬰兒一起喪命。

任大娘生性仁慈，像這樣的事她是不願做的，於是她仍然剪斷嬰兒的臍帶，並將這個可愛的小生命輕輕放置於事先準備好的木盆之內。

她的動作十分熟練，只用了極短的時間，巳完成了上述的動作。

但不管她如何熟練，在這極短的時間之內，她巳經連續挨了兩刀。

所幸她避開了頭部，並運起了護身罡炁。

行刺之人功力頗高，一刀劈出勁風虎虎，他竟然攻破了任大娘的護身罡炁，兩把短刀分別劈在任大娘的左右雙肩之上。

這兩記兇猛的斬劈，雖是衝過了任大娘的護身罡炁，但巳是强弩之末，並不能使任大娘受到傷害。

當第三刀攻來之時，任大娘巳像旋風般的轉了過來，右手倏的一伸，一把抓着那人的手腕，左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掌拍在對方的前額之上。

「噗！」的一聲脆响，行刺者頭骨盡碎，連一聲慘呼都未叫出，就巳橫屍產房之中了。

任大娘緩緩吁出一口長氣，目光一垂，向倒斃地上的行刺者瞧去。

「啊，是她……」

她，是跟隨趙家少夫人來的中年僕婦，任大娘與她素昧平生，根本就沒有結過什麼樑子，她爲甚麼要下毒手行刺，就使人百思難得其解了。

於是，任大娘面色一沉，瞅着趙家少夫人道：「爲甚麼？希望妳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趙家少夫人道：「對不起，任大娘，我是被他們强迫來的。」

任大娘道：「妳不是趙員外家的少夫人？」

產婦道：「不是……」

任大娘原想追問下去，但後進的叱喝之聲不斷傳來，搏殺之聲震撼耳鼓。

她暗道一聲不好，匆匆向產婦交待道：「咱們只怕無法照顧妳們母子了，是留是走妳看着辦吧。」語音未落，彈身而起，逕向後進撲去。

她剛剛轉過廳門，麟兒巳扶着鐵拐，追着一名大漢衝了出來。

「娘，截住他，他傷了蘭姑！」

任大娘聽到蘭姑受到傷害，不由怒火塡膺，她揮舞着奪來的那柄短刀，攻向逃出來的那名漢子，同時吩咐麟兒道：「你去瞧瞧蘭姑，此人交給我就是。」

她說話之際，掌中的短刀巳連連遞出，三招不到，刀鋒便巳掃過敵人的咽喉，帶起一溜血雨。

此時麟兒巳經偕同蘭姑奔出，道：「快走，娘，賊人正在放火！」

麟兒說的不錯，濃烟滾滾正由廚房湧出。

任大娘知道賊人是存心要毀掉他們，此地不可能再待下去，她搶入房中收拾了一點細軟，然後帶着麟兒及蘭姑向前門衝去。

她受了兩處刀傷，蘭姑的左肩也中過一隻弩箭，惟一沒有受傷的是麟兒，但麟兒却是一個殘廢。

像他們這樣的一門婦孺，應該不會有什麼江湖恩怨才對。

但天下之事，往往令人難以捉摸，今晚不僅有大批賊人上門尋釁，而且手段之狠毒，令人怵目驚心。

他們衝出門外，却無法就此離開，因爲門前火光耀眼，這母子三人巳陷於重重包圍之中了。

任大娘長長一嘆道：「看來賊人是謀定而後動，存心要留下咱們。」

蘭姑道：「夫人，妳保護麟哥兒衝出去，這般人由我來對付。」

任大娘搖搖頭道：「不，賊人人數太多，妳必然無法阻擋，而且妳還身帶箭傷，也不適宜久戰。」

麟兒道：「娘，咱們一起衝！」

任大娘道：「對，咱們一起衝，不過亂軍之中最勇失散，記住，出圍之後就直趨少林。」

她交待之後，就與蘭姑一左一右護着麟兒，以沉穩而緩慢的步伐向前移動，直到賊人丈外之處才停了下來。

賊人約莫三十多個，一律黑衣蒙面，瞧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任大娘神色不動，以十分和平的語氣詢問道：「各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賊人之中一長髯拂胸的老者道：「妳只要跟咱們走，自然會知道咱們是誰。」

任大娘道：「跟你們走？你弄錯了吧，朋友，咱們一門老弱，與人無爭，爲甚麼要跟你們走？」

長髯老者嘿嘿一陣冷笑道：「少來這一套，任菁，妳瞞得過別人，豈能瞞過老夫？」

原來任大娘名叫任菁，聽長髯老者的口吻，在武林之中，任大娘可能還是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物。

不錯，素手迴天任菁，的確名滿武林，在江湖道上可以說無人不知，她的丈夫南七省的瓢把子呂子秋，更是一個名滿遐邇的人物。

當年絕代天驕南北殲滅了常一郎，黑道上就不再有總盟主，呂子秋的權威，自然更勝於往日了。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想不到呂氏夫婦惟一的愛子竟然罹患背部筋脈萎縮的怪病。

他們夫婦請遍天下名醫，搜遍天下奇藥，都無補於麟兒的病情，最後經他們夫婦焦思苦慮之後，才決定了兩個進行的方向。

一是由呂子秋親自去尋找絕代天驕南北……

在他們夫婦的心目中，南北是無所不會，無所不能的，只要找到他這位五行門的師叔，麟兒就算有救了。

另外一項辦法，就是由任菁帶着麟兒前來函江鎭，因爲莆田少林寺的善因老長欠她的恩情，她希望求得一粒大還丹以治療愛子的痼疾，估不北適逢善因大師坐關，他們母子也就躭擱下來。

在函江鎭，素手迴天任菁韜光養晦，從未顯露過她的武功，誰知依然招來這般强敵，不能不使她大感意外。

她向說話的蒙面人深深瞥了一眼，道：「不錯，我就是任菁，咱們往日結過樑子？」

蒙面人道：「沒有。」

任菁道：「這就怪了，咱們既然沒有過節，閣下爲何要以毒惡的手段來對付咱們？」

蒙面人道：「咱們受人之託……」

任菁道：「怎麼說？」

蒙面人道：「生擒妳素手迴天任菁，殺掉妳那殘廢的兒子以絕後患！」

任菁一驚道：「閣下受誰之託？」

蒙面人道：「這個麼，妳如果乖一點跟着咱們走，不就知道了麼？」

任菁道：「這麼說咱們是沒有磋商的餘地了？」

蒙面人道：「不錯。」

蘭姑道：「夫人，咱們拚了！」

蒙面人冷冷道：「拚？嘿嘿……妳怎麼不睜開眼來瞧瞧？」

不必蒙面人叫他們瞧，他們早巳明瞭這是一個極端險惡的處境。

他們只有娘兒三個，賊人却有十倍以上，雙拳難敵四手，處境自然十分不利。

而且房屋被燒得火光觸天，却沒有一個救火之人，這說明了一點，賊人巳經控制了全鎭，沒有人敢來救火。

投降麼？不行，蒙面人說得十分明白，他不會讓麟兒活着的。

顯然，拚，還可以死中求活，降，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於是，任菁牙根一咬，道：「咱們拚吧，麟兒，你照顧蘭姑一點。」

麟兒道：「不，娘，妳照顧蘭姑，孩兒忍不住了。」

他忽然發出龍吟般的長嘯，同時鐵拐一點地面，身形凌空而起，再擰身一個旋轉，便巳到達敵人的頭頂之上了。

賊人之中有不少身手了得的人物，但無論他們身手多高，都無法抵禦麟兒凌空下擊的攻勢。

於是兵刃斷折之聲，頭顱破碎之聲，慘呼，尖嚎，亂成一片。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景象之慘，令人不忍卒覩。

三十餘名黑道高手無一倖存，他們多半都是喪生在麟兒的鐵拐之下，麟兒成名了，「鐵拐神童」之名不脛而走，是江湖道上處處傳誦的人物。

×　×

「小婦人來求見善因長老，請大師慈悲……」

「阿彌陀佛，貧僧巳經一再告訴女施主，敝師伯正在坐關。」

「少婦人知道善因長老正在坐關，但出關之期只剩下七個月了。」

「那麼女施主何不等待七個月之後再來？」

「不，事屬非常，少婦人無法再等七個月，尚祈大師代爲轉達。」

「對不起，女施主，無論何等重大之事，貧僧都不能擅自扣關，這不僅是出家人應守的規誡，也是坐關者的大忌！」

「大師，你……」

「不要說了，女施主，貧僧實在愛莫能助。」

以上是由函江鎭血戰脫險的任菁，與少林寺的知客慧果大師的一段對話。

任菁百般哀求，慧果大師都不爲所動，惹得蘭姑滿腔怒火，道：「大和尚，咱們夫人求你，你不要不知道好歹，須知當年貴寺的善因長老護送貴寺的法藏返寺之際，遭受三魔八煞圍攻，如非咱們夫人拔刀相助，貴寺焉有今日！」

呂麟道：「不必浪費唇舌了，蘭姑，這般和尚如若知道什麼叫做恩德，就不會讓我娘苦求多年了。」

蘭姑道：「這些和尚忘恩負義，全無半點慈悲之心，我如果不拆掉少林寺，實在心有不甘！」

任菁道：「算了吧，蘭姑，咱們雖是情非得巳，人家可能認爲咱們是挾恩索酬，再說，佛門最重因果，他們忘恩背義會得到報應的。」

任菁對少林寺巳感到澈底的絕望，但她出身名門，修養極深，縱然少林寺對不起她，她仍不願對佛門弟子動武。

於是，他們離開了少林寺，也離開了莆田，這是因爲他們的身份巳經暴露，人

人都知道任大娘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如果再不離開，今後的廝煩就多了。

對莆田，任菁母子並沒有甚麼留戀，遺憾的是數年苦心白費了，麟兒還得來一個「鐵拐神童」的渾號。

在離開莆田的途中，麟兒忍不住詢問道：「娘，爹呢，爹快一年沒有來看咱們了，現在咱們是不是去找爹？」

任菁一嘆道：「你爹是在找你師叔祖，也許找到遠處去了，所以沒有能够來看咱們。」

呂麟道：「師叔祖名震江湖，絕代天驕的英名，天下無人不知，為甚麼找他老人家會如此困難？」

任菁投目遠山，吁了一口長氣道：「你師叔祖是天際神龍，不願為名利所拘，當年報過父仇之後，他就歸隱泉林，笑傲風月去了，洶洶濁世留他不住，要找到他自然十分不易。」

呂麟道：「那…咱們現在去那兒？」

任菁道：「去戴雲山找你方伯伯，我想他會知道你爹的消息的。」

呂麟道：「聽說戴雲山距離這兒頗為遙遠，娘跟蘭姑又都身負創傷，只怕不適於長途跋涉。」

任菁道：「不必担心，娘跟蘭姑這點傷算不了什麼。」

呂麟道：「娘，咱們為甚麼不就近找個地方暫時住下來，待傷勢痊癒以後再走呢？」

任菁一嘆道：「娘何嘗不想先療好傷勢，可是有人容不得咱們！」

呂麟道：「娘是說昨晚那般人？」

任菁道：「是的。」

呂麟道：「那般人多半傷在孩兒的手中，就算還有餘黨，也不足對咱們構成威脅。」

任菁道：「你要是如此想法，那就大錯特錯了……」

呂麟道：「為甚麼？娘。」

任菁道：「賊人威脅一個產婦來請娘接生，却在嬰兒出世之際向娘猝下毒手，同時以冷箭向你及蘭姑發動襲擊，手段的兇狠，計劃的週密，都不是常人辦得到的，他們惟一失算的是對你估計錯誤，否則蘭姑跟咱們娘兒兩個只怕都難逃此刦！」

呂麟說道：「娘是說他們還有幕後之人？」

任菁道：「不錯，他們曾經說過是受人之託。」

呂麟道：「就算另有主使之人吧，他既不敢出面，咱們何必怕他？」

任菁道：「不，那人决非不敢出面，依娘的猜想，可能有兩種原因。」

呂麟道：「哦……」

任菁道：「我想那幕後主使者，如果不是認為他計劃週密，咱們决難逃過毒手，就是另有要事而分身不開。」

蘭姑面色沉重的道：「夫人，那幕後主使者該不是去計算老爺吧！」

呂麟大吃一驚道：「蘭姑，妳說那人要計算我爹？娘，咱們趕快去帮爹嘛。」

任菁苦笑一聲道：「你這孩子，娘要是知道你爹在那裏，咱們就不必迢迢千里的奔往戴雲山了。」

蘭姑道：「不必担憂，公子，憑老爺那一身功力，當今之世，能够奈何他的只怕不多。」

×　×　×

戴雲山又名佛嶺，在福建德化縣西北五十里。

山南五里有一幢莊院，就是聞名江湖的方家堡。

堡主方希聖年約五旬，在江湖道上是一個久已成名的人物，但他却淡泊名利，不求聞達，終日耕讀課子，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這天晌午時分，任菁母子帶着蘭姑來到方家堡，他們與方家是世交，方希聖自然十分歡迎。

「弟妹，是甚麼風把妳吹來的？子秋呢？他為什麼不來？」

方希聖古道熱腸，一見面就提出幾個令人關切的問題，但任菁却心頭一沉，她知道這趟戴雲山是白跑了。

幽幽一嘆，任菁道：「有勞方大哥關懷，我母子在函江鎮住不下去了，是以特地來找子秋的。」

方希聖一怔道：「住不下去了？是生活有了困難？」

任菁道：「不是的——」

方希聖道：「弟妹，不管你們有什麼困難，大哥都會替妳解决的，你們母子只怕累了，先歇一下吃點東西，咱們再慢慢的聊。」

午餐之後，他們再舊話重提，當方希聖瞭解一切之後，說道：「弟妹匆匆離開函江鎮，如果子秋到函江找你們不到，豈不又是一樁廝煩！」

任菁嘆息一聲道：「他早該去看咱們母子了，我担心他遇到了廝煩。」

方希聖說道：「這個弟妹儘可放心，當今之世，有胆量敢找子秋廝煩的只怕不多。」

任菁搖搖頭道：「不是弟媳說洩氣的話，這回咱們碰到的，是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他如果不敢找子秋的廝煩，咱們母子何至於連函江鎮都住不下去了！」

方希聖沉吟半晌道：「今後呢？弟妹，妳要四處流浪，到江湖上去找子秋？」

任菁道：「是的，還要尋找子秋的師叔。」

方希聖道：「弟妹說的可是絕代天驕南大俠？」

任菁道：「正是他。」

方希聖道：「南大俠是天際神龍，要找他的確不易，我看這樣吧，弟妹，麟兒行動不便，妳就不必在江湖上奔走了，老哥哥家財雖然不算富有，養你們娘兒三個不會有什麼困難，住在方家堡替麟兒療疾，不是比在江湖上奔波好得多？再說，子秋要是找不到你們母子，他必然會來方家堡，這樣就不會在途中錯過了，弟妹，妳看如何？」

任菁道：「大哥隆情厚誼，弟媳母子十分感激，不過弟媳實在無法安心在此地等待，不情之處，還望大哥鑒諒。」

方希聖情意拳拳，却留不下這母子三人，如非天色已晚，任菁只怕不肯多留片刻，在就寢之前，蘭姑不解的詢問道：「夫人，方大俠說的頗為有理，夫人為何不願留在這兒？」

任菁嘆息一聲道：「咱們如果留在這兒，不出十天，必然會替方家堡帶來橫禍，方大哥避世隱居，耕讀課子，咱們打擾他已是不該，怎能再將他捲入咱們的私人恩怨？」

蘭姑點點頭道：「夫人說的是，咱們明天去那兒？」

任菁道：「先回孤星堡瞧瞧再說，我想麟兒的爹縱然不在堡裏，也會時常跟堡裏連絡的。」

翌晨他們別過方希聖，西經大田、永安，再北上三元、沙縣，逕向浙江省境奔去。

這一路之上並沒有甚麼躭擱，但却聽到一件聳人聽聞的傳說，使得任菁大為着急。

那項傳說是這樣的：「黑道總盟主之位虛懸巳久，道上朋友為了調和南北，統一事功，決定選出一位新的總盟主，主持總盟主遴選的是南北兩位瓢把子，地點在北雁蕩山淨名寺後的伏牛峯，自七月初一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只要是武林中人，無論黑白兩道均可參加。」

這是一件轟動天下武林的大事，黑白兩道的武林人物，幾乎都牽涉其中了。

呂子秋並不是一個熱衷名利的人，從來沒有坐上黑道總盟主寶座的想法，那麼他為甚麼丟下任菁母子不管，去主持遴選總盟主大會。

再說，縱使他太忙，不能親自到莆田函江鎮去找他們母子，至少也應該派一個人來告訴一聲，難道他忙得忘記他們母子了？

這是不可能的，妻兒是至親至近的人，無論他如何忙碌，都不可能片刻忘記。

那麼他近一年的時間音訊全無，這又該怎樣解釋？

任菁抱着滿腹疑問往孤星堡急趕，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括蒼山東北的臨海縣城，雖然家門已經在望，但却人困馬乏，只好在此地歇一晚再說。

他們雖是三人三騎，却始終有一匹馬是空着的，因為任菁担心呂麟獨自騎馬有些不便，所以母子兩人共乘一騎，用另一匹馬作為替換。

此時到達臨海縣的南門，任菁與蘭姑躍下坐騎，牽着馬緩緩向城門走去。

忽然人影一閃，一名身着土布大褂的中年漢子搶步迎了上來，道：「夫人可是姓任，敝店巳經留下三間上房，請夫人隨小的來。」

客棧派人在城門口招徠顧客，算不得怎樣出奇，但如果連顧客的姓氏都知道，這就不太尋常了。

任菁久走江湖，當得是見多識廣，她只是微微一怔，迅即淡淡一笑道：「你認識我？貴店是什麼字號？」

着土布大褂的漢子道：「小的張三，是招賢客棧的伙記，今天晌午來了一位朱大爺，他訂下四間上房，預先付了房租，是他叫小的在傍晚時分到南門來等候夫人的……」

他沒有說明是怎樣認出任菁母子，但說到最後，目光却落在呂麟的身上，不必他再作解釋，任菁巳經明白張三能够認出他們母子的原因。

這件事的關鍵人物自然是那位朱大爺了，但任菁想來想去，就是想不起他們夫婦的朋友之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如果詢問張三，他多半也不會給予滿意的答案，但蘭姑依然忍不住道：「張三，朱大爺是誰？」

張三吶吶道：「這個，咳，小的只知道他是朱大爺……」

蘭姑道：「廢話，他怎樣一個長像，你總該記得吧？」

張三道：「記得，他瘦瘦的，高高的，留着三綹短鬚，穿着一件銀灰色的長袍，年齡麼，大概五十多歲吧，哦，我記起來了，他似乎十分喜愛扇子，一把烏骨摺扇，就從來沒有離開手過。」

蘭姑目光一抬，投向任菁道：「夫人，此人好像是朱上元？」

任菁點點頭道：「八成是他，此人是神嶽帮五大執法之首，咱們跟神嶽帮素無交往，與朱上元更是談不上半點交情，他這麼做究竟為了甚麼？」

呂麟道：「不要猜了，娘，咱們待會見到他不甚麼都知道了麼？」

任菁道：「好，咱們走。」

招賢客棧距南門不遠，在臨海城裏是第一流的仕宦行台，張三叫另外的店伙接去馬匹，然後將他們母子三人領到後院。

此處花木扶疏，景物倒是不俗，在一排修竹之後，聳立着五間型式相同的客房，任菁母子住在第一至第三間。

晚餐之後，他們正在呂麟的房裏閒聊，店伙張三忽然前來叩門道：「任夫人，有客人求見。」

蘭姑道：「是誰要見夫人？」

一個蒼勁的嗓音在門外回答道：「在下朱上元，是受呂瓢把子之託，來迎接任氏夫人的。」

神嶽帮是白道，平時都以名門正派自居，該帮的五大執法之首，是僅次於帮主的重要人物，如今竟然受黑道南七省瓢把子之託，親身前來迎接呂子秋的妻兒，此種大反常情之事，任菁不由為之一呆。

但，不論其中暗藏着何等玄虛，而禮不可失，於是任菁吩咐蘭姑道：「蘭姑，快請。」

蘭姑戒備着打開房門，向門外一名身材瘦高的灰衣人道：「你是朱大俠？」

灰衣人答道：「是的，朱上元就是在下。」

蘭姑道：「夫人有請。」

她說話之際巳經移開身形，將朱上元讓進房中，任菁也緩緩立起，迎向朱上元抱拳一禮道：「辛苦朱大俠了，蘭姑快奉茶。」

朱上元道：「好說，在下只是跑了一點路，算不了甚麼。」

任菁道：「聽說朱大俠是受拙夫之託來接咱們母子的，請問拙夫現在何處？」

朱上元答道：「子秋兄現在白水洋鎮，咱們明早動身，午後就可以見到子秋兄了。」

任菁道：「子秋現在白水洋做甚麼？他為什麼不來接咱們母子？」

朱上元道：「子秋兄負責籌劃遴選總盟主的工作，事務繁多，責任重大，一時分身不開，尚祈嫂夫人鑒諒。」

任菁冷冷道：「孤星堡門下弟子很多，他分不開身，可以派一個弟子前來，如今竟然勞動朱大俠的俠駕，子秋作事竟然如此荒唐！」

朱上元面色微變道：「嫂夫人莫非不相信在下？」

任菁道：「朱大俠言重了，任菁怎敢有這等不近人情的想法，不過咱們母子前往白水洋也帮不了他甚麼忙，說不定還會使他分心，所以我想先回孤星堡，待七月會期我會到雁蕩山跟他相見的。」

朱上元道：「妳聽我說，嫂夫人，據咱們得來的消息，有些人不願意黑道歸於一統，以便渾水摸魚，所以他們蓄意破壞，而且手段極爲狠毒，嫂夫人母子可能是他們下手的目標之一，妳不去白水洋子秋兄會放心不下的。」

任菁淡淡道：「多謝關心，不過任菁母子還有自保之能，請朱大俠轉告拙夫，叫他不要以咱們母子爲念。」

朱上元道：「這個……咳，嫂夫人與子秋兄分別已久，難道不想叙叙離情？」

任菁道：「咱們老夫老妻了，那裏還有兒女情長的心情。」語聲一頓接道：「小兒身體不適，朱大俠如果別無他事，咱們想早點安歇。」

動之以情，脅之以禍，朱上元費盡了唇舌，任菁依然不爲所動，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退了出來。

呂麟目送朱上元去遠，不以爲然的噘着嘴道：「妳是怎麼啦？娘，咱們分明就可以見到爹了，妳爲甚麼拒絕姓朱的？」

任菁長長一嘆道：「孩子，你當眞相信你爹就在白水洋？」

呂麟道：「朱上元出身名門，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他的話應該相信得過，何況咱們跟他素無仇隙，他爲甚麼要騙咱們？」

任菁道：「神嶽帮主蔣東昇平素自命清高，眼高於頂，一向跟咱們黑道水火難容，朱上元是該帮的第二號人物，他爲甚麼會紆尊降貴，替你爹來接咱們母子？」

呂麟道：「這個孩兒就不知道了。」

任菁道：「臨海城距離咱們白鶴殿近在咫尺，你爹要接咱們，也該通知你幾位師兄，再說，如果你爹當眞是在白水洋處理遴選總盟主之事，至少也會帶一兩個親信弟子在身邊，那麼迎接咱們母子何須借重外人？」

蘭姑道：「夫人分析的是，看來那位朱上元是心懷鬼胎，別有用心了，夫人可曾想到他的目的是甚麼？」

任菁道：「這很難說，也許以咱們作人質威脅子秋，也許騙咱們入網之後除去咱們，總之，此人心存鬼蜮，想不利於咱們是可以肯定的，不過……」

蘭姑道：「不過怎麼？夫人。」

任菁道：「咱們想到的，我相信朱上元也能够想到，那麼他明知騙不過咱們還要來騙，這究竟爲了甚麼？」

這的確是一個不易解釋的難題，他們費盡心思也想不出一個合理說法，最後任菁嘆息一聲道：「不要管這些了，咱們今後只要多加一份小心就是。」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向白鶴殿緊趕，直到夜色深沉，孤星堡終於在望了。

此時浮雲在天，夜色一片迷朦朦，遠遠瞧去孤星堡像一座雄山，孤零零的在那兒聳立着。

蘭姑一馬當先，奔到堡門之前，她正待縱聲叫門，一股不祥的預感，使她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

待任菁母子到達，蘭姑道：「夫人，好像有些不對！」

任菁當然也看出來，的確有些不對。

孤星堡是黑道南七省瓢把子的總壇所在，平時刁斗森嚴，堡上巡邏不斷，就是在夜晚也不例外，離堡數里便可聽到更鼓之聲。

現在不僅燈火無光，旣瞧不見巡邏之人，也聽不到更鼓之聲，全堡鴉雀無聲，顯得一片死寂。

任菁眉峯一皺道：「叫門吧，蘭姑，也許堡主不在，他們趁機會偷懶……」

蘭姑應了一聲，立即拉開嗓門呼叫道：「開門啦，堡主夫人回來了。」

她呼聲甫落，城頭立即亮起燈光，不少人影由雉堞之後冒了出來，領頭的是四弟子安建城。

任菁鬆了一口氣，道：「建城，咱們累了，快開門吧。」

此時已經有人將堡門打開，安建城接着任菁道：「弟子參見師娘。」

任菁道：「不要多禮，你師父呢？還沒有回來？」

安建城答道：「沒……沒有……只不過……」

任菁見安建城說話有點吞吞吐吐的，知道事有蹊蹺，心中雖是有些不安，依然忍住道：「不要着急，慢慢的說。」

安建城道：「師父沒有回來，只是派人來要了兩次銀子。」

任菁一怔道：「你師父在那裏？他要銀子作甚麼？」

安建城道：「師父在白水洋，要銀子是爲遴選總盟主用的。」

任菁道：「籌劃遴選總盟主並不是你師父一個人的事，爲甚麼要咱們花銀子？兩次一共要去了多少？」

安建城道：「第一次十五萬兩，第二次二十萬兩。」

任菁愕然道：「要這麼多？咱們孤星堡不是要破產了？」

安建城吶吶道：「雖然還不至破產，但已羅掘俱盡，鹽號幾乎要關門了。」

任菁嘆口氣道：「你師父從無爭霸江湖的野心，他這麼做爲了甚麼？」

安建城道：「弟子不知道爲了甚麼，但咱們不敢違背師命。」

任菁道：「來要銀子的是什麼人？有你師父的信物麼？」

安建城道：「來人全不相識，但他們却持有師父的親筆手諭。」

任菁沒有再說什麼，因爲他們已經到達家門之前，而且有很多人迎了上來。

來人有大弟子樓放僻、二弟子葉鈺、杏姑，以及十幾名親信門下，他們參見堡主夫人之後，便前呼後擁的將任菁母子接進大廳。

此時雖是夜色已深，杏姑仍然領着僕婦擺上一桌酒菜，飯後撤去殘席，任菁目注樓放僻道：「放僻，你師父的親筆手諭

呢？」

樓放僻道：「弟子這就去取來。」

他很快取來兩封信函，交給任菁道：「請師娘過目。」

任菁抽出函件反覆瞧着，她的面色也逐漸凝重起來，最後目光一抬道：「這信函是假的……」呂門幾名弟子及所有在場之人全部面色一變，尤以大弟子樓放僻，面頰之上立即暴出一頭冷汗。

任菁嘆息一聲道：「這不能怪你們，如非仔細瞧看，我也幾乎被矇騙過去，不過數字如此之大，你們爲什麼不派人親自去見見你師父？」

樓放僻道：「弟子曾經要求過，但來人說師父交待不讓弟子等去，只要咱們好好的防守孤星堡，弟子等不敢違抗師命，只好交由來人取去。」

任菁道：「你們不認識來人，也沒盤盤他們的底，問問他們的門派及姓名？」

葉鈺道：「弟子盤過他們的底，他們是括蒼山主房酉陽的屬下，領頭的名叫俞隆，是房山主的總管。」

任菁道：「括蒼山跟白鶴殿相距不遠，你應該認識那個姓俞的。」

葉鈺道：「房山主及前任總管劉逢春，弟子都認識，此人接任總管不足三月，弟子還沒有見過。」

任菁嘆息一聲道：「咱們陷入一個錯綜複雜的陰謀之中了，錢銀是身外之物，丟了沒有甚麼要緊，我却替你們的師父担心！」

樓放僻一怔道：「師娘過慮了，憑師父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及孤星堡龐大的實力，放眼天下，還找不出敢向咱們找碴的人物。」

任菁面色一正道：「別太自信，如果人家當眞顧忌孤星堡，咱們母子就不會逼離函江鎭了。」

接着她將在函江鎭的遭遇，向幾位門下弟子說了出來，然後嘆口氣道：「早點睡吧，咱們明天去括蒼山。」

樓放僻說道：「師父他不是在白水洋麼……」

任菁道：「你師父在白水洋，只是聽朱上元說的，我懷疑那只是一個陷阱。」

葉鈺說道：「師娘說的不錯，不管白水洋是不是一個陷阱，房山主都脫不了關係，只要制服了括蒼山，不怕他們不說出眞像。」

樓放僻道：「那……咱們去多少人，請師娘指示。」

任菁略作沉吟道：「放僻、麟兒、蘭姑，杏姑留守，只由葉鈺、建城挑選十名弟子跟我去括蒼山，好啦，我要歇息了，你們去吧。」

門下弟子辭出之後，廳上只剩下呂麟及蘭姑杏姑，呂麟忽然眉峯一皺道：「娘，孩兒要跟妳去括蒼山。」

任菁微笑道：「括蒼山只是一個很小的門派，你任何一個師兄前往就可以叫他們俯首稱臣，所以咱們去括蒼山不是爲了搏殺，目的只是探詢你爹的行踪而已，蘭姑，帶麟兒去睡吧，我實在有些累了。」

呂麟的功力頗高，但行動却不太方便，這是任菁不要他去的主要原因，他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跟着蘭姑去睡了。

翌晨天剛破曉，任菁就帶着十二名門下弟子趕往括蒼山，由白鶴殿前往只不過兩三天的路程，她却鴻飛冥冥，一去半個多月，連一點音訊都沒有。

焦急、不安，籠罩着孤星堡，大弟子樓放僻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刻也安定不下來。最焦急的自然是呂麟了，母子連心，叫他如何不急！

「杏姑，去找大師哥來，快……」

杏姑找來了樓放僻，呂麟以堅決的口吻道：「大師哥，娘準是出了事，我要到括蒼山找娘去。」

樓放僻道：「別担心，師弟，房酉陽那批人不過是些土鷄瓦狗罷了，孤星堡任何一個都可以擺平他們，何況師娘。」

呂麟道：「那娘爲甚麼還不回來？」

樓放僻道：「我想師娘是到白水洋找師父去了，這樣吧，咱們再等三天，如果還沒有師娘訊息，咱們就去找姓房的。」

呂麟道：「不，我現在就要去了。」

呂麟是個固執而任性的孩子，因爲他身染痼疾，幾位師兄平時都順着他，現在他執意要去括蒼山，樓放僻可就爲難了。

江湖上暗潮洶湧

正當他進退不得之際，一名弟子匆匆奔了進來，道：「禀大少堡主，南大俠來了。」

樓放僻一怔道：「那一個南大俠？」

弟子道：「堡主的師叔，江湖上稱他爲絕代天驕……」

樓放僻大喜道：「是師叔祖，他老人家現在那裏？」

弟子道：「在大廳。」

樓放僻回頭對呂麟道：「師叔祖一來，任何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走，咱們去拜見他老人家。」

樓呂師兄弟二人，在大廳上見到他們的師叔祖，這位被譽爲「絕代天驕」的一代大俠，神韻依舊，丰采不減當年，十年歲月的洗練，只是讓人覺得他更成熟，更穩重而已。

樓呂師兄弟行禮叩見之後，南北目注呂麟，面現訝然之色道：「你是麟兒？」

呂麟道：「是的。」

南北道：「你的腿……」

呂麟黯然道：「侄孫背脊筋脈萎縮，以致影響雙腿的行動。」

南北搖搖頭道：「背脊筋脈萎縮，影響腿部行動的機會不大，你過來讓我瞧一瞧。」

呂麟依言踏前兩步，南北伸出右掌，由他的心俞穴輸入一股熱力，緩緩向三焦經脈走去，熱力到達腎俞，便已無法通行，顯示出筋脈萎縮之處就在此地。

南北緩慢的增强功力，希望能將閉塞之處打通，但功力增强到某一程度，呂麟就額頭暴出冷汗，面色呈現痛苦，他雖然仍在咬牙忍受，南北却已知道單憑內力是無法成功的。

他收回功力，緩緩吸進一口長氣，眞力再吐，由呂麟的附分、神堂、脅門，逕向雙腿運行過去。

現在他察覺呂麟左腿的「合陽」，右腿的「三里」兩處穴道全都閉塞，這就勿

怪要行動不便了。

他緩緩增强功力，試着打通這兩處穴道，不足一個時辰，這兩處穴道豁然貫通，今後呂麟再也不需要依靠拐杖了。

「叩謝叔祖厚恩，麟兒跟您老人家磕頭。」

南北一把拉起呂麟，哈哈一笑，道：「起來，麟兒，跟叔祖何必客氣，你爹娘呢？」

呂麟面色一慘道：「爹爲麟兒的病，出外找叔祖去了，娘帶着麟兒到福建莆田，希望求得少林寺一顆大還丹，浪費了五六年的時間，結果還是一個失望……」

接着他將最近所發生的一切說出，然後懇求道：「叔祖，麟兒担心爹娘會遭到不測，請叔祖帶麟兒到括蒼山去瞧瞧。」

此時蘭姑杏姑已經帶着僕婦擺上一桌酒菜，蘭姑過來襝衽一禮道：「叔祖只怕餓了，要去也得吃飽了再說。」

呂麟面色一紅道：「還是蘭姑細心，叔祖請。」

南北的確餓了，也就不作客套，飯後還要前往括蒼山，自然應該飽餐一頓。

到括蒼山不一定動武，但不能不作搏殺的準備，因而南北詢問呂麟道：「麟兒，按你原先的身體狀況，根本不能學習武功，但你的手少陰心經之內，似乎蓄藏着一股暗勁，這是怎麼回事？」

呂麟道：「是天台山心泉庵主教給麟兒的，娘原是帶麟兒去心泉庵請她治病，她治不好病，就教給麟兒一種別走蹊徑的心法，運氣仍由丹田發起，却將力道蘊藏於氣舍及幽門之內，然後功行雙臂，就可運勁殺敵了。」

南北道：「果然是一種別走蹊徑的武功，那心泉庵主必然是一位隱世高人。」

呂麟道：「叔祖說的是，娘也是這麼說。」

南北道：「你還會什麼武功？」

呂麟道：「本門的五行輪，及五行神掌，麟兒曾經練過，只因雙腿行動不便，用拐杖比較方便一點，所以本門的武功始終沒有用過。」

南北微微一笑道：「現在可以使用本門的武功了，去帶上五行輪，咱們立刻上路。」

呂麟歡呼一聲，轉身就向後廂的住處跑去。

樓放僻道：「叔祖要帶多少人去？」

南北道：「不必太多，我想……」

蘭姑杏姑同時說道：「叔祖，婢子也要去。」

南北道：「這個……」

樓放僻道：「叔祖，蘭姑杏姑是師娘親手調教的，武功還說得過去，而且她們從小就伺候師娘及小師弟，有她們在一起會方便一點。」

南北道：「好吧，妳們快去拾奪一下，咱們立刻動身。」

於是他們四人四騎向括蒼山急趕，在第三天的晌午，他們趕到了房家寨。

房家寨共有近百戶居民，是一夥以打刦爲生的盜匪，山主房酉陽就是他們的頭兒。

寨門未關，門前站有兩名懷抱長刀的漢子，南北向他們雙拳一抱道：「在下南北，求見房山主，請代爲通報一下。」

守門者向南北等打量一陣，其中一人道：「你認識咱們山主？」

南北道：「不認識，朋友只要說咱們是白鶴殿孤星堡來的，我想房山主會接見咱們的。」

守門者不認識南北，却對孤星堡的威名如雷貫耳，立即抱拳一禮道：「朋友請稍待，在下這就去稟報敝山主。」

片刻之後，一行五人匆匆迎了出來，領頭的是一位年約六旬，身材高大的灰衣老者，他向寨門流目一瞥，迅速趕上兩步，衝着南北抱拳一揖道：「南大俠俠駕光臨，房家寨當眞是蓬蓽生輝，請。」

南北淡淡一笑道：「不敢當，閣下就是房山主吧？」

灰衣老者道：「老朽正是房酉陽，南大俠請到蝸居奉茶。」

南北道：「房山主不必客套，在下是來找人的，請問孤星堡主呂子秋的夫人現在何處？」

房酉陽一怔道：「老朽已有多年沒見到呂夫人了，南大俠可曾去過孤星堡？」

呂麟哼了一聲道：「我娘半個月前曾經來過括蒼山，你敢說沒有瞧見？」

房酉陽面色一變道：「這位小哥兒是誰？怎麼如此說話！」

南北說道：「他是孤星堡主呂子秋的公子，小孩子不會說話，希望山主不要見怪。」

房酉陽面色一霽道：「原來是呂公子，失敬，你說令堂半個月前曾來敝山？但敝寨近兩個月沒有來過客人，括蒼山大得很，也許令堂到別處去了。」

呂麟道：「不，我娘是說來找房山主的。」

房酉陽一臉錯愕之色道：「呂公子這麼一說，老朽就算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其實各位應該明白，房家寨只是一些不成氣候的三流角色，不要說呂夫人芳駕親臨，縱然是孤星堡四大弟子中任何一個，房家寨都開罪不起，呂公子如果懷疑老朽，那是太抬高房家寨了。」

這位括蒼山主，不只是卑躬屈膝，極盡諂媚之能事，他說的也是實話，憑他們這般貨色，實在不堪一擊。

但杏姑却哼了一聲道：「聽說你們這兒有一個總管名叫俞隆，叫他出來咱們有話問他。」

房酉陽身後四人之中，有一名身似鐵塔，滿臉橫肉的大漢道：「在下就是俞隆，姑娘有什麼吩咐？」

杏姑一怔道：「你就是括蒼山的總管俞隆？」

俞隆道：「正是在下。」

杏姑道：「你們這兒是不是另外有一個俞隆？」

俞隆道：「不，姓俞名隆的就只在下一個。」

房酉陽不解的道：「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杏姑道：「有人自稱是括蒼山的總管俞隆，拿着本堡堡主的一封手諭，到孤星堡要去十五萬兩銀子。」

房酉陽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那俞隆必然是冒充的，再說，如若俞隆確曾奉呂堡主之命去取銀子，老朽決不會毫不知情。」

南北一嘆，說道：「這件事愈來愈複雜了，聽說黑道羣雄定於七月初一起，在北雁蕩山遴選總盟主，房山主可知其中的內情？」

房酉陽愕然地道：「南大俠是聽誰說的？按說此等大事老朽是不會不知道的，但……」

南北道：「這也許是道聽途說，房山主不知就算了，咱們不再打擾，告辭。」

房酉陽道：「南大俠難得寵臨荒山，老朽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時間已經不早，南大俠何不在敝寨屈留一宵？」

南北道：「咱們還有要事待辦，盛情心領。」

他們離開了房家寨，但每人的心頭都像壓着一塊重鉛，因爲按任菁等一十三人的實力，縱然放之四海，能够傷害他們的必然不多，像房酉陽這一夥，就算借給他們三分胆量，他們也不敢起不良的念頭。

那麼房酉陽的話應該信得過了？

但素手廻天任菁等一十三人却失踪了，莫非他們沒有前來括蒼山，直接去了白水洋？

不過白水洋就在括蒼山的北麓，如果呂子秋當眞是在白水洋，當眞是在這個山鎮上處理遴選黑道總盟主之事，那麼房酉陽雖然不明白詳細的內情，最起碼他會知道有這麼一檔子事的。

現在房酉陽是一問三不知，這就不得不令人疑雲滿腹而莫明所以了。

他們離開房家寨之後，呂麟噘着嘴道：「叔祖，咱們去那兒？」

南北道：「去白水洋，不管怎樣咱們總得去看看。」

他們控騎急馳，很快就到達這個小小的山鎮。

這的確只能算是一個小鎮，還比不上房家寨那麼繁榮，一共只有四五十戶人口，連鷄鳴犬吠之聲都很少聽見。

鎮上行人寥寥可數，靜悄悄的十分聊落，如果呂子秋當眞在這兒處理遴選黑道總盟主，絕不會是這麼一片寂寞的景象。

南北向那僅有的一條街道流目一瞥，再向右側揮揮手道：「那兒有一家酒館，咱們去打聽一下。」

這家酒館只有三張食桌，也只有兩個酒客在那兒對飲，他們都是當地的鄉下人，像南北等這麼鮮衣怒馬的客人，是十分少見的。

店小二是一名年約五旬的老翁，貴客上門他自然趕緊過來招呼。

「客倌，要點甚麼？」

要甚麼？這家酒店只有鹵豬頭、鹵蛋、花生米、泡菜，再就是老酒了，除了這些還能要些甚麼？南北只得叫店小二弄來四盤現成的菜餚，一壺老酒，一盤饅頭，將就着塡飽肚皮再說。

別看酒店不大，掌櫃的可有點異於常人。

她是一個女人，約莫二十七八，三十不到的年歲。衣着雖是樸素，但那霧鬢雲鬢，滿臉媚態，却不是荊釵布裙所能掩飾的。

南北不是登徒子，對女人沒有多大的興趣，不過他對這位掌櫃可就留了心了。

原因是當他們出現在酒店門前之際，這女人的面色出現異乎尋常的變化。

當她第一眼瞧到南北之時，嘴角間竟然顯出一絲冷酷的笑意，那是說：「老娘知道你會來，哼，你還是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吧！」

這種推斷，當然要靠敏銳的觀察，以及豐富的江湖經驗，這位女掌櫃的十分不幸，她這無意的一記冷笑，竟然被南北瞧出破綻。

第二點是她的眼神，那是一股凌厲的殺機，雖是一現即隱，南北却已瞧得明明白白。

由於多年的歷練，南北已經是老江湖，他知道女掌櫃的不是常人，對他更有一份仇視之心，但他却不動聲色，只是默默的暗中留意。

此時店外忽然闖進一名黃衣大漢，背上插着一柄大斧，腰際還有五柄具體而微的小斧，使人一目之下，就知道他是飛斧門的。

他在進門之前，目光就被女掌櫃的丰姿所吸引，一進門就唱了起來：「孤王酒醉桃花宮，貴妃，酒來……」

女掌櫃的嬌靨一沉道：「灼琨，你找死……」

她在沉聲叱喝之際，目光向南北投下一瞥，阮灼琨順着她的目光一瞧，不由神色大變。

此人是飛斧門主阮炫的侄兒，一身功力已獲飛斧門的眞傳，他在神色一變之後，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絕代天驕南北？好得很，請吧，這兒不够寬敞。」

女掌櫃的道：「灼琨，你這是作甚麼？南大俠是我的客人，不准對他無禮。」

阮灼琨嘿嘿一陣冷笑道：「不准？嘿嘿，妳是誰？括蒼山的小寡婦，居然也對大爺吆喝起來了！」

語音一頓，回顧南北道：「怎麼，絕代天驕也是獠種？」

南北淡淡道：「閣下既要賜教，在下自當奉陪，請。」

他丟了一錠銀兩在桌子，接着長身而起，領着呂麟及蘭姑杏姑，跟住阮灼琨來到鎮外。

這兒是一塊空地，左靠山坡，右臨溪流，中間野草叢生，倒是一個理想的搏鬥所在。

阮灼琨摘下長斧，冷冷道：「姓南的，撤兵刃。」

南北道：「你放心，在下皮粗肉厚，你的斧頭不見得就能傷得了在下。」

阮灼琨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並非阮某佔你的便宜，接招。」光芒一閃，長斧挾着勁風，連肩帶頭的劈了過來。

南北身形一側，讓過阮灼琨的當頭一斧，右臂倏的一吐，一把扣着對方的腕脈，手指用上五成力道，這位飛斧門的年青高手就已把持不住他的兵刃，噗的一聲輕響，那柄亮晶晶的長斧，便已落入草地之中了。

南北使的是「煉魂手」，此等無雙絕學，當得是威力無邊，只要使出一招，阮灼琨就成了他掌中之物。

一招制敵，他並未續施煞手，只是運

腕輕輕一抖，將阮灼琨摔了出去，同時微微一笑道：「在下還沒有領教飛斧絕技，朋友請。」

這就像大人逗孩子，按說阮灼琨是應該藏拙的，但羞刀難入鞘，這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於是，在一聲怒吼之後，雙手齊揮，五柄晶芒奪目的小斧便一起飛了起來。

飛斧急速的流轉，帶起一片扣人心弦的異聲，以急如閃電的速度，分襲南北週身的要害。

此等飛斧的力量頗爲強大，只要中上一下，必然會骨斷筋折，縱然運起護身罡氣只怕也擋它不住。

南北不敢大意，腳尖向草地一挑，挑起阮灼琨適才失落的長斧，持着斧頭一陣揮舞，立即响起一連串的吧吧之聲，那急馳而來的五柄飛斧，已經全部嵌在長斧的斧柄之上了。

他丟掉長斧，微微一笑道：「飛斧絕技，果然名不虛傳，朋友還有甚麼要表演的？」

阮灼琨怒哼一聲道：「別得意，姓南的，飛斧門不會放過你的。」語音甫落，彈身急起，這位飛斧門的高手，竟然落荒逃竄而去。

南北原想留下他的，但身形還未移動，忽然發現三縷紅光冲霄而起，他呆了一呆，阮灼琨已經逃得踪影全無了。

蘭姑道：「稟叔祖，鎭上連發三枚旗花信號，可能是緊急召集人手。」

南北道：「可能是女掌櫃發的，咱們回去瞧瞧。」

他們折返酒店，只見馬匹還在門外，店門却已虛掩，好像今天不再做生意似的，及推開店門一瞧，不要說女掌櫃的，連店小二也不見了。

呂麟皺眉道：「怎麼辦？叔祖。」

南北道：「麟兒！喂馬會不會？」

呂麟道：「會！」

南北道：「好，你去找食料喂馬，蘭姑去準備晚餐，杏姑到屋上去瞭望，咱們今天不走了。」

分配各人任務之後，他自己找來一把筷子，將它們折成一寸多長，約莫四五十根，放在衣袋之內。

不久蘭姑弄來了食物，他們適才並未吃飽，此時才飽餐一頓。

蘭姑吃飽後換下杏姑，待黑幕降臨之際，南北吩咐將馬匹牽進店中，然後輪班假寐，以待來敵。

約莫二更時分，一股低沉的嘯聲將調息中的南北驚醒，急點足彈身，由天井穿上屋面。

此時明月在天，清輝無限，夜色十分美麗，如果坐在屋脊上欣賞，不只是別開生面，也有一種妙趣橫生的感覺。

在屋面上輪班守望的原是呂麟，但蘭姑杏姑無法入睡，因而也上來陪他。

他們聊着往事，也瞧着遠山，說着明月，三個人正神往於無邊夜色中，杏姑忽然嬌呼一聲道：「公子，你瞧這邊……」

呂麟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只見數十條人影由一處山角之後轉出，他們一路輕登巧縱，逕向鎭上奔來。

呂麟低聲發出一股急嘯，然後劍眉一揚道：「果然不出叔祖所料，今晚少爺要大開殺戒了。」

躍上屋面的南北接道：「來人太多，麟兒千萬不可大意，如果他們每人發出五柄飛斧，必然勢如萬箭鑽射，那不是任何血肉之軀可以抗拒的。」

蘭姑道：「咱們怎麼辦？」

南北道：「你們先不要現身，我有辦法對付他們。」語音一落，身形急閃，貼着屋面騰身飛馳，一逕向來人迎了上去。

他隱身於一株大樹之上，待來人到達三丈之內，他才忽然發出一聲叱喝道：「給我站住……」

這出其不意的叱喝使來人大吃一驚，硬生生刹住了急奔的脚步，其中一名紅衣大漢道：「幹嗎？朋友，想攔路剪徑？」

南北哈哈一笑道：「有什麼不可，黑吃黑嘛，這種事兒平常得很。」

紅衣大漢道：「你找死！」右手一揚，晶芒急閃，一柄飛斧帶着破風之聲，向南北劈了過來。

此人必然是飛斧門的高手，單憑聲音出擊，認位却準確無比。

出乎意外的是這一記飛斧竟如石沉大海，半點回响也沒有，看來這攔路找碴的，必然是一位高人。

飛斧門今晚要鬥的就是高人，他們連絕代天驕都不在乎，還有什麼人會被他們放在眼裏？

不過他們不能就這麼僵住，要是連鎭都進不了，如何能鬥絕代天驕？

於是在紅衣大漢指揮之下，他們出來了八個人，這般人左右一分，向南北存身的大樹包抄過來。

這一招够高，三面飛斧，八方鑽射，樹枝樹葉都會被飛斧剷光，南北如何還能存身得住？

然而，那左右包抄的八名大漢，只不過才跨出兩步，便一個接着一個的仆倒下去，他們好像忽然之間得了暴病，一倒下去就不再動彈了。

紅衣大漢猛吃一驚，他知道今天的確遇到了高人，只不過他信任他們的飛斧，他不相信奈何不了隱藏樹梢的一個敵人。

「殺……」

他舉起他的雙手，向南北藏身的大樹一揮，但見晶芒耀眼，無數飛斧像雨點一般射向大樹，在月光照射之下，蔚爲一片奇觀。

飛斧門果然名不虛傳，原是一顆青葱鬱茂的大樹，只不過刹那之間，便巳枝葉全無，只剩下一根光禿的樹幹了。

但飛斧絕技不是用來削樹的，他們的目的是要除去那位攔阻去路的高人，可惜他們只會削樹，百斧齊飛，却連邊都沒有摸着，不要說傷人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觔斗，飛斧門除了曾經在白蠟門的手下栽過，從來沒有這麼丟人現眼。

不管怎麼說，觔斗雖然栽了，飛斧却不能不拾它回來，否則豈不等於孫猴子丟去金箍棒，沒有耍的了！

這是紅衣大漢的如意算盤。

算盤人人會打，却不一定人人都對。

果然，當他發下命令，要門下拾回飛斧之際，那根光禿的樹幹之後，忽然走

出一條修長的人影。

「啊……」

飛斧門下巳是驚弓之鳥，乍見那條修長人影，好像見到鬼魅一般，大家一聲驚呼，一起倒退八尺，如非紅衣大漢拚命的吆喝，他們非逃個鷄飛狗散不可。

紅衣大漢穩住了陣脚，這才向修長人影叱喝道：「你是絕代天驕南大俠？」

修長人影答道：「不錯，南北正是在下。」

紅衣大漢道：「在下阮烱，是門主阮炫的二弟，本門與南大俠素無過節，你這樣做是爲了甚麼？」

其實當年飛斧門向白蠟門找碴之時，南北曾經在場，他與阮烱此時應該是第二次見面，不過那時南北才初闖江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阮烱自然不識。

人事滄桑，時光如流，南北較曩昔成熟了，絕代天驕更是名滿江湖。

但樹大招風，名高遭忌，他們目前的際遇，也許正是「絕代天驕」這個名號帶來的！

當然，眼前生死不明的是呂子秋夫婦，似乎與南北全然無關，只是，他是呂子秋的師叔，射人先射馬，呂家遭到不幸，他又怎能置身事外？

這些只是南北的猜忖，目前還不能作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飛斧門今晚勞師動衆，必然是衝着他來的，否則在酒店就不會發生那些意外了。

還有，他自從殲滅常一郎，了却父仇之後，就隻身一人遠赴南海進香，估不到竟然在南海遇到老父當年服官京師之時的一位父執袁公，此時的袁公名叫「了緣和尚」，敢情他巳了却俗緣，皈依佛門了。

也許了緣大師還有最後一緣未了吧，他竟然留下南北，助他伐毛洗髓，修習性命交修之學，直待九年之後，了緣大師涅槃歸西，南北才離開南海，重返中原，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不只是呂子秋在找他，白蠟門也幾乎翻遍了中原的地皮。

那麼南北雖是名滿武林，實際上行走江湖的時間並不多，那阮灼琨，以及酒店的女掌櫃的，是怎樣一眼就認他出來的？

看來江湖之上暗潮洶湧，南北與孤星堡都巳陷入一個可怕的陰霾之中，於是，一股凌人的殺機，立刻印上他那英朗的面頰。

「阮大俠今晚勞師動衆，是準備對付在下麼？」

「這……不，只是犬子灼琨在鎭上發現一個行跡可疑之人，在下……咳，不過前去瞧瞧罷了。」

阮烱分明言不由衷，南北却不想拆穿他，但却語氣一轉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希望阮大俠能够指教。」

阮烱道：「不敢，南大俠請說。」

南北道：「聽說七月初一黑道朋友要在北雁蕩山遴選總盟主，貴門是否準備參加？」

阮烱道：「敝門雖是不才，還沒有被江湖朋友列入黑道，南大俠是武林名人，如何能說出此等言語？」

南北道：「對不起，在下並無侮辱貴門之意，只是聽說黑道總盟主之位，黑白兩道均可參加逐角，故而才有此一問。」

阮烱面色稍霽，道：「黑道遴選總盟主，是武林的一件大事，敝門雖然不是黑道，也應該聽說這一消息，但時至今日，敝門對此事竟毫無所知。」

南北一怔道：「如此說來是江湖中的訛傳了……」

阮烱冷冷道：「南大俠連殺本門八名弟子，就是爲了此一江湖訛傳？」

南北道：「我只是制住他們的穴道，並沒有殺死他們，再說日間在酒店找碴的是令郎，南北正要請教，貴門爲甚麼要欺凌外鄉之人？」

阮烱道：「這是誤會，希望南大俠大人不計小人過。」

南北道：「好吧，這件事咱們可以暫時丟開，只要貴門交出呂子秋夫婦，其他的事在下槪不追究。」

阮烱面色一變，迅即恢復自然，說道：「南大俠說笑話了，呂子秋夫婦與敝門風馬無關，他們夫婦失踪，爲甚麼要本門交人？」

南北冷哼一聲道：「在下如果沒有確實證據，怎會隨便向你要人，聽我的良言相勸，阮大俠，貴門建派不易，就這麼毀了豈不可惜！」

阮烱錯愕半晌，忽然牙根一挫道：「姓南的，你不要欺人太甚，飛斧門並不怕你。」

南北道：「那好，閣下划下道吧。」

此時呂麟及蘭姑杏姑都巳找來，三人摘下五行輪，一字排在南北的身後。

飛斧門下也同時向三面展開，長斧閃着冷冽的光芒，一步步向中心迫近。

南北目光流轉，向飛斧門下縱目一瞥，發現這般敵人之中，竟然還有十一個保留着飛斧。

十一乘五是五十五柄，如果讓他們向中心集中飛射，南北縱然不怕，呂麟等就難保沒有傷亡了。

於是他掏出一把斷筷，雙手齊揚，斷筷激飛，那十一名保留飛斧的敵人，在一片哀嚎聲中滾倒下去。

他們是阮烱最後的本錢，估不到這最後的本錢也一掃而光，他那裏還有放手一拚的勇氣？

「好得很，姓南的，你如此趕盡殺絕，家兄不會放過你的。」

南北啞然一笑道：「你爲甚麼不說你要告訴爹去？其實，嘿嘿……就算告訴你爹也不行，今天要不說出呂子秋夫婦在那裏，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技不如人，阮烱原巳心生退意，只要南北讓他走，丟人現眼也顧不得那麼多了。然而，他如若不對呂子秋夫婦的行踪有所交待，就別想全身而退，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捨命一拚。

雖然鷄蛋碰不過石頭，但鷄蛋多了却可以掩埋石頭。

飛斧門的武功敵不過南北，在人數上他們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雙拳難敵四手嘛，只要大夥當眞賣命，南北不見得準是贏家。

這是阮烱另一如意算盤，他想以多勝寡，挽回飛斧門的顏面，至少，讓門下弟子纏着南北，自己想脫身多半不成問題。

飛斧門下全是十分驃悍的人物，在阮

烱一聲命令之下，分作三路衝了上來，但見斧光霍霍映月生輝，喊殺聲數里可聞。

肅立南北身後的呂麟及蘭杏姊妹，不待吩咐便幌身迎了上去。

五行輪與飛斧同樣是外門兵刄，但招式之難易，功力之深淺，則大有差別，何況呂麟等三人都已獲得五行輪的眞傳，他們自然不會將飛斧門下放在心上。

雙方甫一接觸，便如摧朽拉枯，飛斧門下虛有其表，雖然在人數上佔了絕對的優勢，但武功却不堪一擊。

阮烱瞧得心神狂震，口中一聲暴吼，縱身向中路猛撲，因爲在這一夥之中，有他的兩個兒子。

只是他撲出不過兩步，便遇到一片鋼牆，碰得鼻靑臉腫，再也無法前進一步。

這山野之間自然沒有鋼牆，他只是碰到南北的掌風而已，全力前衝竟衝不出別人隨手一揮，阮烱可以說寒到心裏來了。

他定了一下心神，手橫長斧，暴喝一聲，道：「讓開，姓南的，我要救我的兒子！」

南北淡淡道：「算了吧，阮烱，你那兩個兒子不是好種，留在世上只有害人，還是讓他們死了的好。」

阮烱震斧飛擊，同時大喝道：「大爺跟你拚了！」

他全力出招，的確是拚命的打法，可惜他的長斧劈不到別人，還把手腕送到別人的手裏。

南北扣住他的手腕，連續點上他三處要穴，然後微微一笑道：「飛斧門只是一羣不成氣候的東西，居然也敢興風作浪，說說看，是誰跟你們撐腰？」

阮烱道：「士可殺不可辱，姓南的，你殺了我吧。」

南北面色一沉道：「好不要臉，你也敢稱爲士！」說話之間，忽然點出一指，阮烱狂吼一聲，立時痛苦得翻滾起來。

南北見他已經聲嘶力竭，再度點出一指，使他那千刀萬剮的痛苦消失，然後哼了一聲道：「怎麼，說是不說？」

此時飛斧門下已全軍盡墨，原是三四十口子的龐大陣容，現在還能够說話的，就只剩下他一個了。

人生自古誰無死？以他在飛斧門的身份，門下傷亡如此慘重，連兩個心愛的兒子都被呂麟所殺，他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然而，他却十分怕死，只要能够活下去，他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

像這樣的一條軟骨蟲，在死亡威脅之下，南北要問的話他怎敢不說？

因此，他咳了一聲道：「南大俠功力卓絕，在下十分欽佩，不過一山還比一山高，南大俠如果自認爲你可以跟天下武林爲敵，只怕是一項十分可怕的錯誤！」

南北道：「多承指敎。」

阮烱道：「在當今武林之中，飛斧門實在算不了甚麼，但南大俠如果毁了飛斧門，你可能惹下大禍了。」

南北道：「你是說飛斧門另有仗持，他是誰？」

阮烱道：「神嶽帮，南大俠應該有過耳聞。」

蘭姑道：「叔祖，神嶽帮五大執法之一的朱上元，曾經親到函江鎭給堡主夫人送信……」

南北道：「這件事我聽麟兒說過。」語音一頓，回顧阮烱道：「我知道神嶽帮，是一個不做人事，專說大話的門派，原來他就是你的靠山！」

阮烱道：「看來南大俠是不瞭解神嶽帮了，如果你知道蔣老爺子已經就任黑道總盟主，你必然不敢對他如此輕視！」

南北淡淡道：「哦，神嶽帮果然是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他們不是以名門正派自居麼？怎麼又當起强盜頭兒來了呢！」

阮烱道：「這就是人各有志了，江湖上的很多問題，多半是出自黑道，如果能將天下黑道納入一個統一的組織，然後訂下一套奉行的規約，豈不就天下太平了麼？如若說蔣老爺子此擧是悲天憫人未嘗不可。」

南北道：「有道理，蔣東昇既是志在天下，那麼他必然要以全力排除他的阻力了，是麼？」

阮烱道：「這個……」

南北道：「孤星堡財雄勢大，呂子秋夫婦未必肯承認他這個總盟主，於是呂氏夫婦就成爲神嶽帮剷除的對象了？」

阮烱道：「這……咳，咱們是聽命行事，身不由己。」

南北面色一沉道：「你們將呂子秋夫婦怎樣了？快說！」

這句話說得聲色俱厲，顯得內心憤怒已極，阮烱如果不說實話，他可能會立下殺手。

阮烱遲疑了一陣，終於咳了一陣道：「這些都是朱執法策劃的，他先將呂大俠騙來，經過一場激戰，本門損失十餘名弟子，家兄也身負重傷……」

呂麟身形一幌，一把將阮烱抓了起來，雙目射出兩縷怒火，同時大聲叱喝道：「我爹呢？我爹怎樣了？快點說！」

阮烱道：「請放手，呂公子，你這樣叫我怎麼說呢？」

南北道：「放開他，麟兒，他如果不說實話，咱們再來收拾他。」

呂麟鬆開了五指，後退兩尺，道：「說吧，姓阮的，我爹怎樣了？」

阮烱道：「呂大俠跟家兄一樣身負重傷，被神嶽帮帶走了。」

呂麟道：「叔祖，咱們去神嶽帮。」

南北道：「別急，麟兒，咱們還要知道你娘的下落呢，說吧，阮大俠，呂夫人是不是遭到你們的暗算？」

阮烱道：「是的，他們一十三人全被蒙汗藥迷倒，也由朱上元帶走了。」

南北道：「好，念你說了實話，今天放你一馬，麟兒，咱們走。」

杏姑道：「叔祖，咱們去神嶽帮？」

南北道：「是的，救人如救火，咱們不能躭擱。」

杏姑道：「如果咱們要經過杭州，到白鶴殿是順路……」

南北點點頭道：「我明白妳的意思，咱們是應該先回堡裏，讓放僻他們瞭解眞象的。」

兩天以後，他們趕回孤星堡，三弟子尚金源已經回到堡內，當即與大師兄樓放僻，聯袂前來叩見他們的師叔祖。

南北擺擺手道：「不要多禮，放僻，這些日子堡裏沒有事吧？」

樓放僻道：「沒有事，大夥只是担心師父師娘，叔祖沒有見到兩位老人家？」

南北道：「你師父師娘及幾位同門都在神嶽帮，咱們明天就去找他們。」

樓放僻愕然道：「神嶽帮與本堡素無交往，師父師娘爲甚麼要去他們那裏？」

南北道：「神嶽帮主蔣東昇已經就任黑道總盟主了，你師父他們大概是爲了這件事吧。」

尚金源一怔道：「叔祖，是眞的？」

南北道：「我想阮烱不敢騙咱們。」

尚金源道：「這麼說師父他們的處境太危險了，明天侄孫與大師哥盡起本堡的高手跟叔祖去。」

南北搖搖頭道：「你師父他們未必有危險，縱然有，本堡這點力量，也救他們不得，何況孤星堡這片基業得來不易，你們只要小心守着本堡，援救你師父之事交給我辦就是。」

樓放僻道：「叔祖，你一個人太孤單了吧。」

呂麟道：「叔祖，麟兒要跟你去。」

蘭姑道：「小婢跟杏姑也要去，至少咱們可以伺候叔祖跟公子。」

南北微微一笑道：「你們忘記我是白蠟門的二門主了，只要我一到杭州，就有了很多帮手，如果笑姑還在白蠟門，不是連伺候的都有了麼？」

蘭姑道：「笑姑在杭州，她差不多每年都要回來一次。」

南北道：「這樣吧，明早麟兒蘭姑跟我走，其餘的全都留下來，你們只要盡心盡力的防守孤星堡，別的就不必管了。」

翌晨他們三人聯騎北上，向着杭州急趕，在晚間投宿之際，南北將「煉魂手」傳給呂麟，他十分喜愛這位侄孫，由於呂麟功力不足，才傳給這項絕學以期自保。

這天到達杭州，南北一逕來到白蠟店，他剛剛踏進店門，迎面就碰到小櫻。

「啊，二門主，你躲到那裏去了，也不怕想丢了別人的魂……」

想丢了魂，這倒是一個頗爲新鮮的詞兒，再說，究竟是想丢了誰的魂？是錢蘭君？笑姑，還是她姑奶奶？

南北不便笑，蘭姑却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小櫻秀目流轉，早已注意到呂麟及蘭姑了，此時面色微紅，接道：「門主天天都在念着你，本門的人幾乎翻轉了天下的地皮，我那笑姊姊麼……」

這位姑奶奶一[illegible]就像百靈鳥兒似的，南北却不願在店門口就這麼攪下去，因而咳了一聲道：「門主在麼？小櫻。」

小櫻道：「在，在，二門主請。」

她叫「二門主請」，自己却一翻身向裏面奔了進去，同時大聲吆喝道：「二門主回來了，二門主回來了……」

她這一吆喝，立時湧出一大羣人來，領頭的正是白蠟門主錢蘭君，她身後跟着笑姑、小菊、蘇尙武，五獸中的紅猴易曙，黑虎李鉞，七妖中的風火電雲四妖，還有一大羣武士及婢女僕婦等。

南北趨前幾步，雙拳一抱道：「姊姊，妳好麼？」

錢蘭君語聲激動的道：「好，除了想念你什麼都好。」

這位名噪武林的巾幗英雌，在極度興奮之下，竟然忘了她是一門之主，忘了身邊全是她的部屬，絲毫不作掩飾的將感情宣洩出來。

其實這不能怪她，十年苦思！是多麼難挨，一朝相思得償，她自然要忘乎所以了。

笑姑沒有說甚麼，但却櫻唇輕顫，眼角潮濕，激動之情，決不下於錢蘭君。

南北等被擁至後廳，待就座之後，錢蘭君立即下達兩道命令，一是要紅猴易曙加强戒備，再是叫蘇尙武準備筵席。

這位白蠟門主，畢竟不同於常人，雖叫極度興奮，仍能顧慮到安全問題。

在席間，南北敍述了他在南海習藝的經過，以及呂子秋夫婦的遭遇，並爲她介紹了呂麟及蘭姑。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咱們除了不明白呂氏夫婦的不幸，對神嶽帮的一切，並沒有逃過咱們的耳目，蔣東昇一向傲慢自大，素以名門正派自居，想不到竟然晚節不保，實在令人惋惜！」

南北道：「這就是名利二字的害人了，哦，姊姊，妳可知道神嶽帮有些甚麼高人？」

錢蘭君道：「你還記得洪瑛瑛吧，蔣東昇的轉變，是她一手造成的。」

南北愕然道：「洪瑛瑛？她不是被小弟廢掉武功了麼？」

錢蘭君一嘆道：「不錯，她是被你廢掉武功，但你一念之仁，沒有當場殺掉她，才造成眼前的這股暴亂。」

南北道：「哦……」

錢蘭君道：「你知道洪瑛瑛的生父是誰？」

南北道：「小弟孤陋寡聞，但想來必然是一位絕代高人。」

錢蘭君道：「也可以這麼說，陰山殘道你有沒有聽人說過？」

南北一懍道：「陰山殘道果然是一位絕代兇人，他就是洪瑛瑛的爹？」

錢蘭君道：「正是，當年你廢掉常一郎夫婦之後，他們就去了陰山，陰山殘道治不好常一郎，乾脆將他一掌劈死，但洪瑛瑛却在兩年之後恢復了功力，再經五年苦練，這魔女的一身功力，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她下山之後，首先召集昔日的部屬，並經桑九撮合，嫁給了蔣東昇……」

南北道：「神嶽帮沒向本門找碴？」

錢蘭君道：「那是遲早的事，不過咱們並不怕他。」

南北道：「姊姊，咱們要採取主動，等在家裏挨揍，畢竟不是一個好辦法。」

錢蘭君奮然道：「好，小櫻，立刻發出白蠟令召集本門的部屬，三天之後咱們向神嶽帮進軍。」

小櫻應聲退出之後，南北咳了一聲道：「姊姊，本門的實力較往日是否有所增減？」

錢蘭君道：「有，我遴選了二十八名優秀的少年，經過近十年的刻意培植，已訓練成爲一股鋼鐵般的隊伍，這是給你準備的，今後他們就是你的親隨。」

南北道：「沒有這個必要，小弟有笑

姑照顧就够了，那裏需要這麼多親隨。」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這不同，笑姑只是照顧你的生活起居，他們却是帮你衝鋒陷陣，抵禦强敵，有他們二十八人跟着，天下都可去得了。」

南北回答道：「多謝姊姊的厚愛，其實……」

錢蘭君擺擺手道：「你聽我說，兄弟，洪瑛瑛主要的仇家是你，天下黑道要對付的也是你，這些年來，本門在傾全力找你，黑道又何獨不然，按我的猜想，神嶽帮對呂子秋下手，固然有孤星堡不肯合作的因素，但不能說沒有『打了孩子引出娘』的作用，你是賊人必欲得而甘心之人，所以你千萬不能大意。」

南北慨然一嘆道：「照姊姊這麼一說，小弟只好厚顏接受了。」

錢蘭君嫣然一笑道：「這才是好兄弟，其實十二鐵衞的功力也增强了不少，姊姊有他們護衞儘够了，小菊，快去傳二十八宿。」

小菊道：「婢子遵命。」

片刻之後，小菊帶來了二十八名白衣少年，他們每一個全都生得眉清目秀，根骨不凡，像這等千人之中難得一見的良材美質，竟然聚集二十八名之多，可見錢蘭君必然費了不少苦心。

待二十八宿參見門主之後，錢蘭君爲他們介紹了二門主，並說明今後他們將永遠跟着二門主，作他的親隨，然後要他們從頭至尾，輪流自報姓名及編號，敢情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編號，一號簡讓，二號溫良，是他們的正副隊長。

這般人的年歲不大，最大的是簡讓，也沒有超過二十，最小的是狄環，今年只有一十三歲。

南北對這般少年十分喜愛，但不知道他們的武功達到何種境界。

錢蘭君已經猜中了南北的心意，微微一笑道：「他們天份很高，已盡獲本門的眞傳，姊姊傾囊相授，再也沒有東西敎給他們了。」

南北道：「他們小小的年紀，便巳獲得本門的眞傳，在當今武林，應該是一項異數。」

錢蘭君道：「有你這樣一個出衆的主人，做僕從的豈能太差，好啦，一號，帶他們回去吧！」

一號簡讓向兩位門主行了一禮，然後帶着他們退了出去。

錢蘭君扭頭對笑姑道：「笑姑，呂公子他們的住處巳經安置好了麼？」

笑姑道：「安置好了。」

錢蘭君道：「那妳就帶他們去吧，我還要跟二門主聊聊。」

遣走各人之後，廳上只剩下他們姊弟兩個人了，錢蘭君向南北瞥了一眼道：「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南北道：「虛度二十九個寒暑，當得是一事無成。」

錢蘭君嫣然一笑道：「絕代天驕，名滿江湖，跟姊姊你就不必客氣了，不過二十九歲不算小了，你就沒成家的打算？」

南北嘆息一聲道：「小弟除了使刀弄棒別無所長，沒有人會願意嫁給一個浪子，我也養不起一個家。」

錢蘭君撇撇嘴道：「你瞎說，如果我晚生五到十年，我非嫁給你不可，當然啦，姻緣嘛，是可遇不可求的，不過在你還沒有遇到適合的對象之前，先收一個侍妾未嘗不可。」

南北搖頭道：「多謝姊姊關懷，小弟目前不想成家，還是留待以後再說吧！」

錢蘭君道：「兄弟，話不是這麼說，你能等，別人不能等，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

南北一怔道：「別開玩笑吧，姊姊，難道有人在等小弟？」

錢蘭君吁了一聲道：「好在我還不想嫁人，否則聽了你這句話豈不叫人傷心死了？」

一頓接道：「難道你就瞧不出，也從來沒有想過？笑姑跟你的時候是一個小姑娘，現在她多大了？」

南北神色一愣，旋即哈哈一笑道：「姊姊說的原來是她，妳別忘記她是孤星堡的……」

錢蘭君哼了一聲道：「你這是强詞奪理，孤星堡怎麼樣，你是呂子秋的師叔，他還敢不聽你的，何況他早巳把笑姑送給你了，跟他說一聲是客氣，不說也沒有甚麼……」

南北面色一正道：「姊姊，江湖兇兆頻傳，勢如驟雨狂飈，而且這些箭頭都是指向小弟，咱們現在談納妾實在不是時候，等等吧，姊姊，待這件事過後再說。」

他說的是事實，錢蘭君無法勉强，姊弟倆再對進軍神嶽帮作了一番商討，南北才回到他的住處。

他十分重視二十八宿，回到住處後立即召喚他們作了一番武功考驗及個別談話，以便深入瞭解。

這般少年的胸襟，絕大多數是坦蕩純潔的，所習白蠟門的武功，也可以列入當代高手之林。

不過他的敵人非常强大，一般高手是不易應付的，因此，南北乃傳給他們煉魂手及破折神刀，以增强他們的功力。

× × ×

白蠟門的部屬，在三天之內全部趕回來了，只有一個莽牛楊奔是抬回來的。

他並非得了重病，而是受了重傷。

在白蠟五獸之中，莽牛天生神力，而且具有一身橫練的功夫，他的武功雖然不是最好的一個，當今之世，能够傷害他的也爲數不多。

他惟一的缺點的少了一根筋，勇猛有餘，機變不足，這也許就是他身受重傷的原因。

莽牛受傷並不是意外，因爲白蠟門在他的胸衣之內發現了一張字條，上面是這樣寫着的：「狂妄無知，姑予薄懲，如果不服，五日之內在鳳凰山翼然亭了斷。」

沒有上下欵，最後畫着一個雙頭獅子。

部屬被人打成重傷，錢蘭君自然極端氣憤，目光一瞥字條，她竟然神色一呆。

南北道：「怎麼啦？姊姊，這雙頭獅子可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

錢蘭君點點頭道：「不錯，此人二十年前，曾經橫掃黑白兩道，武林各派無人敢攖其鋒，後來不知何故銷聲匿跡，想不到他依然活在世上。」

南北道：「他叫甚麼名字，總不能就叫雙頭獅子吧。」

錢蘭君道：「他頭上長有一顆肉瘤，所以自稱雙頭狻猊！他雖是名動江湖，却沒有人知道他的姓氏。」

南北道：「這實在是一個怪人，五天後咱們去會會他！」

此時莽牛楊奔經過紅猴易曙等緊急救治，傷勢巳經穩住，只不過至少也要躺上一兩個月，傷勢才能康復。

少了一個莽牛，並不影响白蠟門進軍神嶽帮，但雙頭狻猊既然訂了五日之約，他們的行程就不得不向後延伸了。

風妖忽然眉峯一皺道：「門主，依屬下看，這件事只怕不會這麼簡單，雖然楊奔暈迷未醒，咱們無法問出情由，但屬下以爲此事多半出自預謀！」

錢蘭君道：「哦，妳說下去。」

風妖道：「賊人第一個目標是孤星堡母子，他們首先擄獲呂堡主，再去對付呂夫人，一切的過程看似迷離撲朔，其實賊人全是按計劃做的。」

錢蘭君略作沉吟道：「妳分析的不錯，呂氏夫婦既巳落入魔掌，現在就該輪到咱們了。」

風妖道：「形勢的確是這樣的，所以門主應該早作準備。」

南北不安的道：「對不起，姊姊，是小弟害了你們了。」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誰說的，蔣東昇既是志在天下，臥榻之側豈容旁人鼾睡？再說，就算爲了你又能怎樣，你是本門的二門主，莫非你還將咱們當做外人？」

南北道：「這……是小弟說錯話了，請姊姊原諒一二。」

錢蘭君嫣然一笑道：「這才是我的好兄弟，小櫻，快用飛鴿傳書通知各地，所有的分店立刻暫停營業，分店人員就地隱藏聽候指示。」

待小櫻匆匆奔去，錢蘭君吩咐紅猴易曙及風妖加强戒備，所有人員非經允許，不得離開店門一步。最後交待蘇尙武作好後勤支援工作，以及救傷防火等措施。

別看她只是一介女流，那份臨危不亂，鎭靜沉穩的功夫，以及條理分明，絲毫不紊的處世態度，無怪她能够屹立江湖，成爲一方霸主了。

雙頭狻猊施毒計

大廳之上只剩下錢蘭君、南北、笑姑及小菊等四人，錢蘭君忽然柳眉一揚道：「兄弟，有沒有興趣陪我到街上走走？」

南北瞧了一下天色，道：「應該是晚餐時間了吧，要出去也得待一會兒。」

錢蘭君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到外面去吃就是。」

南北道：「好吧。」

他們帶着笑姑及小菊，出門向南走，穿過兩條巷子，就是名滿杭州的「瘦西湖大酒樓」。

「瘦西湖」是杭州城數一數二的豪華酒樓，到這兒來的全是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豪客，一般升斗小民只有望而興嘆。

此時晚餐時間還沒有到，瘦西湖巳經上了七成座，錢蘭君領着南北等人選了一個臨窗的座位，兩名紅衣翠袖的女侍，立即笑吟吟的走了過來，道：「公子小姐要點甚麼？」

錢蘭君道：「妳替咱們配六菜一湯，再來一壺女兒紅。」

女侍道：「是，馬上就來。」

待酒菜上來之後，南北端起酒杯道：「姊姊，小弟敬妳一杯。」

他們喝了一杯之後，錢蘭君忽然以傳音說道：「兄弟，看到你左前方的兩個人了麼？」

南北道：「姊姊說的是一個年約五旬灰衣老者，及一名身着褚衣的老婆婆？」

錢蘭君說道：「正是，兄弟可認識他們？」

南北道：「不認識。」

錢蘭君道：「雲裏雙仙呢，也沒有聽說過？」

南北道：「這是聽人說過，據江湖傳說這對夫婦十分恩愛，數十年來從沒有分離過……」

錢蘭君道：「就只知道這些？」

南北道：「就只這些。」

錢蘭君道：「我替你補充吧，這對夫婦功力奇高，夫婦聯手從無三合之敵，他們不在黑道，但也非俠義中人，雖然他們不大過問江湖是非，只要有人惹到他們，那就是睚眦必報，沒完沒了，而且出手决不留情，因而兩手沾滿血腥。」

南北道：「那也沒有甚麼，咱們不惹他們就是。」

錢蘭君微微一笑道：「要是他們招惹咱們呢？」

南北道：「不會吧，否則只好鬥鬥他們了。」

錢蘭君道：「那你就準備吧，不要砸了絕代天驕的招牌。」

南北道：「姊姊是瞧出了甚麼？」

錢蘭君道：「咱們出門之際，我曾經瞧到幾個閃閃縮縮的人影，後來又發覺有人跟着咱們，現在這酒樓上再出現這麼兩個特殊人物，我想絕對不會這麼巧合。」

南北道：「不管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找碴就讓他們來吧。」

他們是在傳音交談，無論雲裏雙仙功力多高，絕對聽不到他們在說些甚麼，估不到就這樣還是出了岔子，叫人家找上門來了。

「喂，小子，你在罵咱們？」

說話的是雲裏雙仙之中的老太婆馬大娘，她的嗓門响得像破鑼，但却大得屋瓦皆鳴，全酒樓食客的目光，幾乎都被她吸引過來。別人看馬大娘，自然也會看南北，因爲馬大娘是在向他說話。

他神色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前輩誤會了，咱們素不相識，我怎會罵你？」

馬大娘哼了一聲道：「小子，你將老身當作何等人物？告訴你，今後以傳音罵人，不要拿眼瞧看對方，否則你的西洋鏡就會被拆穿了。」

這當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他不由啊了一聲。

馬大娘雙手一撐桌面，長身而起道：「承認了吧？小子，罵人應該受我一點懲罰，咱們在吳山等你，老頭子，咱們走。」他們丟下一錠銀子，聯袂向樓外奔去。

南北搖頭一嘆道：「小弟太嫩了，想不到，咳……」

錢蘭君笑笑道：「不要自責，別人既然存心找碴，說甚麼也避免不了的，走吧，不要讓別人久等。」

他們會過賬直趨吳山，及到達山頂一瞧，好一個熱鬧的場面。

瞧熱鬧的幾近千人，將山頂一塊平台水洩不通的圍了起來，如果南北等不是主角，要擠進去只怕還得費一番功夫呢。

雲裏雙仙併肩立在平台的一端，南北走到他們身前八尺之處，雙拳一抱道：「南北見過兩位前輩……」

馬大娘撇撇嘴道：「少來這一套，想玩點甚麼？你說。」

南北說道：「既然如此，前輩命題就是。」

馬大娘道：「不必。」

南北道：「前輩不想聽聽解釋？」

馬大娘道：「那咱們就徒手過幾招玩玩，請。」

南北道了一聲有僭，左臂倏伸，五指微攏，緩緩向馬大娘的肩頭拂了出去。

馬大娘心頭一懍，她已瞧出南北那如拳似掌的五指，暗蘊無限玄機，除非她使出流雲飛袖，就只有避讓一途了。

雲裏雙仙是成名已久的高人，對付一個後生晚輩，一出手就施展壓箱底的武功，豈不令人齒冷？

但出手一招就被一個晚輩迫退，她那副老臉又往那兒擺？

因此她遲疑了，眼看南北的五指就要拂上她的肩頭，她還站在那兒呆呆發怔。

此等情形是罕見的，立在她近旁的灰衣老頭熊政不禁大吃一驚，他來不及作任何思考，口中大吼一聲，一拳直搗而出。

以熊政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這一拳直搗何異於急雷撼山，那份強悍的威勢，決不是常人能够承担的。

但他這威猛絕倫的一拳，似乎擊在一堵鋼牆之上，轟的一聲巨响，竟然被他自己的拳勁反彈得倒翻而回，落地一個踉蹌，接連噴出兩口血水。

馬大娘啊了一聲，彈身一躍，扶着熊政道：「老頭子，你不要緊吧？」

熊政用衣袖抹去嘴角的血跡，神情落寞的嘆口氣道：「回山去吧，大娘，咱們栽了。」

馬大娘怒道：「不，我還沒有向他領教。」

熊政一嘆道：「那小子練成了法輪九轉，妳的流雲飛袖也只好藏拙了。」

馬大娘愕然道：「這小子年紀輕輕的，會是法輪一派的傳人？」

熊政道：「我想是的。」

馬大娘嘆息一聲道：「咱們年紀一大把了，原本不該再出山的，走吧。」

這時名滿武林的雲裏雙仙，想不到在入暮之年，竟將招牌砸在這裏，他們會後悔，會難過，但南北也感到有些不安。

「姊姊，小弟似乎過份了一點。」

「不，兄弟，這不能怪你，是他們自己不濟，天色不早了，咱們回去吧。」

他們這次小遊，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不過人們却無法在錢蘭君的粉頰之上，找出半點不愉快的表情。

因為「可能有人找碴」，早已在她的預料之中，所沒有料到的只是雲裏雙仙的出面而已。

雲裏雙仙不大管江湖是非，是兩個名滿武林的絕頂高人，像他們這等身份的人物，決不會無緣無故的向一個後生晚輩找碴，那麼這件事豈不耐人尋味！

看來這雙武林高人，如非受人慫恿，必是受人之託，否則他們怎會找上一個素昧平生的晚輩動手？

至於那幕後人物麼，就不必多花心思去猜忖了，除了神嶽帮主及洪瑛瑛還能有誰？

神嶽帮原是一個兵多將廣的門派，如今再收攬天下黑道的兇神惡煞，老實說，在錢蘭君的內心，多少總有一點怯意，及瞧見南北功力之高，更甚曩昔，淘淘濁世，有幾個像他這樣的人物？她自然要喜上眉梢心情開朗了。

× × ×

鳳凰山在鳳山門外，也是杭州的名勝之一，不過遊人多半喜愛西湖，遊鳳凰山的倒是不多。

今天是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登山的遊客更是稀少，除了一個冒雨而行的藍衫少年，就再也瞧不到一個遊人了。

他是南北，為了應雙頭狻猊之約而來的。

錢蘭君及笑姑原想跟他來的，都被他加以婉拒了，本來嘛，挑戰的只是一個雙頭狻猊，白蠟門如果勞師動衆，豈不叫人看做小家子氣！

再說，以南北那身超凡拔俗的武功，放眼天下，誰能將他怎樣？因而他要獨自赴約，錢蘭君等也未堅持。

× × ×

風雨逐漸凄厲，原是沾衣欲濕的毛毛細雨，竟然變得大雨如注，待到南北爬上山頂，已然是衣履盡濕，成為一隻落湯鷄了。

他不在乎這些，依然從容舉步，在風雨中緩緩而行。

他幾乎走遍了鳳凰山的每一個山頭，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瞧見。

莫非雙頭狻猊因雨不來，或是臨時找地方避雨去了？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武林之中一言九鼎，既然約了別人，不要說只是下雨，就算是下刀子也非得準時赴約不可。

南北想到這些，忽然脚下一窒道：「糟了，他沒有錯……」

是的，雙頭狻猊沒有錯，他那份挑戰書上有日期，但沒有時間，也就是說從凌晨到夜半，每一個時刻都可是約會的時間，至於地點麼？有，挑戰書上指明是鳳凰山，只是沒有說明是鳳凰山的某一去處。

鳳凰山不算大，但也不算太小，如果要找遍每一個角落，勢非三五天不可，他現在只是跑了幾個山頭，怎能斷定雙頭狻猊沒有來？

於是他展開身形，在風雨之中繼續尋找。

翻過一道山脊，迎面是一片老松，南北的目光剛剛接觸到那片松林，他的神色不禁一呆。

寒山密林，風雨凄厲，在這杳無人跡

的老松之上然竟恍悠悠的掛着一條軀體。

他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一頭亂髮，滿嘴短髭，分明是一個貧病交迫的乞丐，勿怪他要在悽風苦雨中尋短見了。

不管他是甚麼人，為何事要尋短見？在一個俠義道中人來說，豈能見死不救。

於是他奔近那株老松，縱身躍起，伸手抓向那人頭頂的横枝，以便救他下來。

誰知他剛剛躍起半空，一綫寒芒挾着一片勁風，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猛刺他的心房。

他決未想到吊死鬼還會殺人，壓根兒就沒有半點防範之心，現在變生腋肘，是那麼令人難以測忖，他縱使武功再高，也無法逃過這一意外的襲擊。

他盡可能的側了一下身子，也同時劈出了一掌，這兩項動作在刹那之間完成，他那條寶貴的生命，也因此而拾了回來。

襲擊他的是一把匕首，藍汪汪的，似乎淬有劇毒，他擁有可治百毒的驃騎白，這點毒他自然不會在乎，但，如若淬毒匕首直接刺中心房，就算他擁有驃騎白只怕也救不活。

若他側身避讓之際，由於去勢停頓，身形自然向地面墜落，那柄匕首就刺到他左肩之上了。

他劈出的一掌，用的是「破折神刀」刀法，雖是倉促出招，仍有石破天驚的威勢，但聽得唬唰一聲，襲擊者的右掌連同一截小臂，竟然被他一掌劈落。

他們雙雙落向地面，結果兩敗俱傷，南北感到傷處麻痹，知道刀上有毒，急忙掏出驃騎白含入口中，再連點左肩幾處穴道，然後將淬毒匕首拔出。

此時那位假吊死鬼也處理好了他的斷臂，雙方一言不發，互相狠狠的瞪視着。

良久，南北咳了一聲道：「你是雙頭狻猊？」

「老字號，如假包換！」

「為了甚麼？咱們並不認識。」

「你想知道？好吧，對一個將死之人，老夫不妨慈悲一點，其實你應該想得到的，樹大招風，名滿遭忌，憑你也敢妄稱絕代天驕？嘿嘿，除非你將咱們誅盡殺絕，否則……」

「多謝閣下指教，還有別的原因？」

「有，老夫是受人之託。」

「是洪瑛瑛？」

「你說對了。」

「唉，閣下已是名滿江湖的前輩高人了，為甚麼還要作這無意的豪氣之爭？」

「誰說毫無意義？一臂換一命，老夫多少賺了一點便宜，何況除掉絕代天驕，也算為江湖同道吐了一口怨氣！」

這位老兄自說自話，他好像認為適才的偷襲是一項傑作，認定毒刃刺胸，南北非死不可。

其實南北跟他廢話連篇，是在暗中運功療毒，雖然還無法將毒力迫出體外，却已經將它拘束於左肩的「極泉」穴道附近了。

他由口中取出驃騎白，微微一笑道：「這東西還眞管用，閣下這回只怕蝕了老本了。」

雙頭狻猊面色一變道：「驃騎白？」

南北淡淡道：「你既是受洪瑛瑛之託，就該知道我為甚麼會廢掉常一郎。」

雙頭狻猊哼了一聲道：「這些我自然知道，不過老夫這誅血草毒絕天下，除了千年靈芝露別無解藥，我不信驃騎白就能保住你的生命。」

南北的心頭暗暗一震，因為雙頭狻猊沒有說錯，驃騎白的確無法袪除誅血草的毒力，只是配合法輪九轉神功，將它拘束於一處而已。

他原以為對方既然斷了一臂，已經受到懲罰，也就不為已甚，想不到此人的心腸竟是這般狠毒，手段又是如此的卑鄙。

在一聲冷哼之後，南北眞正動了殺機，隨即伸手摘下長刀，緩緩踏前兩步之後，說道：「你說的也許對，不過我却能在毒發之前，要你變做無頭狻猊，你信是不信？」

他說話之間，長刀已然舉起，一股凌人的霸氣，立即由全身奔放而出。

適才他以徒手劈掉雙頭狻猊的一條右臂，現在長刀在手，自然可雙使頭狻猊變作無頭了。

「慢點，姓南的，你為甚麼不回頭看看？」

雙頭狻猊面如死灰，脚下在不停的向後面倒退，這位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當眞害怕了，他相信南北只要揮出一刀，他的雙頭絕對不會再留在頸子上。

只是他好像還帶有帮手，否則如何會叫南北回頭瞧看？

莫非他是虛張聲勢，想借機會開溜？

不，他的確帶有帮手，因為南北已經聽到了一股沙沙的脚步之聲，而且人數似乎不少，南北不得不扭頭瞧看一個究竟。

來人三十多個，一律左手執着盾牌，右手握着鍊子槍，那麼他們是鐵盾門的了，該門經常出沒寧夏、甘肅、青海一帶，一向很少與中原武林交往，現在居然也投效於神嶽帮，豈不是一樁十分可怕之事！

莫非神嶽帮已網羅天下的高手，聯合天下的門派？那麼，在獨不犯衆的原則之下，南北必然註定了是一個輸家。

他不想與天下武林為敵，但不能在强權暴力之下低頭，何況，為了江湖道義，他也不能不管呂子秋夫婦的生死。

於是猛一旋身，舉目向身後瞧去。

他是想生擒雙頭狻猊作為人質，希望迫使鐵盾門下撤兵，以避免這次血戰，但一眼瞧出，他竟然神色一呆。

敢情雙頭狻猊已經逃走了，身後除了那些迎風蕭蕭的草木之外，那裏還有半絲人影？

失去了人質，這一戰已無可避免，但當他一提眞氣之際，不禁大吃一驚。

他生死玄關已通，只要微一提氣，必然會眞力泉湧，並且生生不息，然而現在他像一個初學乍練之人，眞力只能提到三成，連一個普通高手只怕也無力抵禦，如何能對付三十餘名鐵盾門的高手圍攻？

此時敵人已經逐步接近，他連逃的機會也沒有了，想不到一代人傑，竟落得這般境地。

雖然如此，他總不能束手待斃，聽憑敵人的宰割，於是他掏出一把白蠟釘，待敵人接近至八尺以內之時，以全力投擲出去。

白蠟釘手法詭異，是名滿當代，威力絕倫的暗器之一，雖然他只能提聚三成眞力，由於雙方的距離只有八尺，因而這一把白蠟釘仍然收到頗爲豐富的戰果。

五名鐵盾門下哀嚎着仆倒下去，其中一個還是他們三名領導者之一。

這一招具有先聲奪人，以及殺鷄儆猴的效果，鐵盾門下急退丈外，全都以鐵盾護着面目，再也不敢向前逼近了。

這般人的頭兒是一個虬髯繞腮的灰衣大漢，他向南北打量一眼道：「你就是絕代天驕南北？」

南北道：「絕代天驕不敢當，南北正是在下。」

虬髯大漢問道：「你將雙頭狻猊怎樣了？」

南北道：「沒有甚麼，他用下流的手段偷襲在下，我只是留下他的一條手臂而已。」

虬髯大漢向南北的肩頭瞥了一眼道：「你中了一刀還能留下雙頭狻猊的一條手臂，絕代天驕果然名不虛傳，不過……」

南北冷冷道：「不過刀上淬有誅血草的劇毒，中者必定難以倖免！」

虬髯大漢道：「所以你只能認命！」

南北淡淡道：「那也未必，朋友忘記在下是絕代天驕了。」

虬髯大漢聞言一呆，他們雖然人多勢衆，竟然再也不敢前進半步。

敵人這一遲疑，終於爲南北帶來了生機，因爲白蠟門的援軍來了，笑姑一馬當先，白蠟槍一陣亂點鴛鴦，猛向鐵盾門的陣勢攻了進去！

緊跟在笑姑身後的是呂麟及二十八宿，這般少年像一羣瘋虎，一經接觸，便狂呼酣戰，展開兇狠無比的惡鬥。

其中以呂麟與狄環的年歲最輕，但也以他們兩人最爲狂野，足跡所至，鮮血橫溢，敵人的屍體便像死狗一般，一條條的摔倒下去。

只有笑姑不願戀戰，她突出重圍，衝向山頂，逕向南北的置身之處奔來。

「主人，你——還好吧？」

「我中了雙頭狻猊的暗算，雖然留下了他一條臂膊，却被他溜掉了。」

笑姑見南北面色慘白，左肩血跡殷然，急得花容失色道：「你中了甚麼暗算？莫非——」

南北點點頭道：「刀上有毒，是一種名叫誅血草的劇毒，我雖然將它拘在左肩，但驃騎白却無法將它祛除。」

笑姑急忙扶住他道：「主人，我扶你回去，也許錢門主會有辦法。」

他們這一陣交談，場上的惡鬥已經接近尾聲，二十八宿正在追奔逐北，掃蕩殘餘的鐵盾門下。

南北向鬥場瞥了一眼，道：「笑姑，叫他們住手吧。」

他生性仁慈，眼看鳳凰山頭屍橫遍野，心中大爲不忍，只是他的反應遲了一點，笑姑的呼叫還沒有出口，鬥場之上已經傳來最後一聲慘嘷。

南北嘆息一聲，向急馳而來的簡讓道：「埋了他們吧，咱們做點好事。」

簡讓道：「屬下遵命。」

直待埋完屍體，南北才在二十八宿簇擁下奔回杭州城裏。

錢蘭君瞧到南北吃了一驚道：「兄弟，你受了傷？」

南北一嘆道：「雙頭狻猊僞裝上吊，待小弟縱身上樹，意欲解救之時，他竟以淬毒七首向小弟突襲……」

錢蘭君愕然道：「你太忠厚了，我就是担心你應付不了他們的鬼蜮技倆，才要笑姑他們去瞧瞧，後來呢？」

南北將鳳凰山赴約的經過，向錢蘭君作了一番簡要的敍述，然後立起身道：「姊姊，小弟有些疲累，想去調息一下。」

錢蘭君道：「好的，你先去調息一下，然後咱們再作長談。」

待南北退出之後，錢蘭君立即召來五獸七妖道：「有誰知道千年靈芝露？只要世間有這種東西，本門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取得。」

五獸七妖久走江湖，武林中事無鉅細，幾乎都瞞他們不過，但這種事可就考倒他們了，他們張目結舌，沒有人能回答錢蘭君的問題。

最後水妖忽然啊了一聲道：「稟門主，十年前屬下到關東辦事，曾經聽到一項傳說。」

錢蘭君道：「什麼傳說？」

水妖道：「據說奉天將軍的夫人被毒蛇咬傷，生命危急，適逢白山上人經過，獻上兩滴千年靈芝霜，將奉天將軍夫人的性命從鬼門關救回。」

錢蘭君一怔道：「白山上人是一位跡近仙俠的絕代高人，他有千年靈芝露可能不假，不過這位前輩平生不與武林各派交往，沒有人知道他隱跡何處，這叫咱們如何找法？」

紅猴易曙道：「他既稱白山上人，必然隱跡在長白山上，咱們只好前去碰碰運氣了。」

錢蘭君道：「也只好如此了。」語音一頓，略作思忖道：「小櫻去通知蘇總管，叫他準備四十五匹長程健馬，在明晨辰時以前齊集銀山門外備用。」

小櫻道：「是。」

錢蘭君道：「咱們此次前往關東，只帶十二鐵衞，二十八宿前往，在本座與二門主離開期間，本門一切由紅猴易曙全權處理，好啦，你們去吧。」

待五獸七妖退出之後，她帶着小菊來到南北的住處，笑姑迎上前來說道：「參見門主，二門主還在調息，大槪就要醒來了。」

錢蘭君道：「好，我先到起居室裏去坐坐。」

片刻之後，南北調息醒來，錢蘭君關切的詢問道：「兄弟，現在覺得怎樣？」

南北道：「略有進境，我想只要假以時日，我會將劇毒迫出體外的。」

錢蘭君搖搖頭道：「不行，兄弟，咱們不能等待。」

南北一怔道：「姊姊之意是——」

錢蘭君道：「劇毒藏在體內，我担心它會發生變化，所以越快除去越好，其次是敵人不會允許咱們慢慢的療傷，慢慢的祛毒……」

南北道：「怎麼說？」

錢蘭君道：「從雲裏雙仙找碴開始，

賊人步步緊逼，不除去你，他們不會罷休，再說本門已被賊人日夜監視，隨時都可能有劇變發生。」

南北呆了一呆道：「對不起，姊姊，這都是小弟替本門帶來的災難，我……」

錢蘭君面色一正道：「不要打糊塗主意，兄弟，你是本門的二門主，你的事就是白蠟門的事，怎麼，你還想將咱們當作外人？」

南北運：「姊姊言重了，小弟怎敢那麼不知好歹，只是想引開敵人，爲本門減少麻煩而已。」

錢蘭君撇撇嘴道：「你錯了，兄弟，你身中劇毒，功力只能提到三成，如果孤身出現江湖，必然難逃賊人的毒手，至於本門麼，正邪不兩立，不管有沒有你賊人都不會放過本門的。」

南北道：「依姊姊之見呢？」

錢蘭君道：「聽說關東白山上人藏有千年靈芝露，明早咱們就去關東。」

南北略作沉吟道：「本門今後將要面臨十分可怕的驚濤駭浪，所以咱們不妨將行期延後幾日，小弟想將煉魂手及破折神刀傳給本門弟子，以增强他們的功力」

錢蘭君喜道：「太好了，兄弟，本門弟子能夠習得這兩項絕學，今後本門就是鋼鐵般的陣容而無往不利了，不過……」

南北道：「姊姊有顧慮？」

錢蘭君道：「是的，煉魂手與破折神刀，都是冠蓋宇內的無雙絕學，如果所傳非人，只怕會留下不良的後果……」

南北說道：「那……咱們不妨擇人而傳。」

錢蘭君道：「對，姊姊正是這個意思，本門的骨幹是五獸七妖、十二鐵衞、二十八宿，以及蘇尙武、小櫻小菊等，這般人長久追隨姊姊，秉性忠貞，心如鐵石，傳給他們絕對不會出甚麼差錯，其他的門下太多，也太雜，只要他們加强本門的武功就可以了，兄弟認爲如何？」

南北道：「好，咱們延緩一個月再去關東，請姊姊先行安排一下。」

錢蘭君道：「好的。」

× × ×

白蠟門的弟子經過一個月的嚴格訓練，功力普遍大爲增强，此後就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各人」了，今後成就的高低，要靠先天的智慧及後天的努力，這是勉强不得的。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凌晨，他們準備出發，但呂麟却前來請求道：「叔祖，麟兒要跟你去。」

南北道：「不，麟兒，此去跋涉萬里，浪費時日，你去做甚麼？聽叔祖的話，留在這兒好好的用功吧。」

安慰了一陣呂麟，白蠟門一行四十五人，立即由秘道直趨城根，然後越城一出，與守候在城外的蘇總管會合。

蘇尙武趨前幾步，向錢蘭君及南北抱拳一禮道：「稟兩位門主，四十五匹長程健馬已準備妥當，就在前面樹林之內。」

此時四十五名大漢已經將馬匹牽出，不僅鞍轡俱全，而且每一匹馬都備有乾糧及水壺。

錢蘭君滿意的點點頭道：「不要讓弟子們惹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有事，可以由飛鴿向北方分店聯絡。」

蘇尙武道：「屬下遵命。」

錢蘭君擧手一揮，十二鐵衞首先馳出，然後是錢蘭君南北帶着雙婢及笑姑，二十八宿則緊跟在後。

他們經崇德、嘉興至蘇州，並未發生任何事端，這天到達江蘇宿遷縣以北的皂河鎮，終於被人家堵上了。

此時落日含山，涼風掠水，應該是未晚先投宿的時分，但前行的十二鐵衞忽然勒住韁繩，坐下馬匹便一起停了下來。

敢情前面的大道已經被人堵住，他們不得不勒住馬匹。

錢蘭君擧目一瞥，發現阻路的是江北七賢，及白山老樵賴一回，除了這幾位武林霸主，還有近五十名彪形大漢。

錢蘭君與南北併騎上前，道：「各位這是做甚麼？想攔路剪徑？」



南北毫不留情劈出一掌「破折刀法」，便把雙頭狻猊右臂劈斷。

白山老樵賴一回哈哈一笑道：「白蠟門得到不少不義之財，的確算得是一條肥羊，不過咱們今天不想要錢，只是要一個人的腦袋。」

錢蘭君道：「閣下要誰的腦袋？」

白山老樵賴一回道：「錢門主這是明知故問了，姓南的原不是白蠟門下，你何苦爲一個不相干的人與天下武林爲敵？」

錢蘭君嬌叱一聲道：「住口，南北是本門的二門主，你竟敢信口雌黃？」

白山老樵賴一回道：「不要生氣，錢門主，識時務者爲俊傑，難道妳瞧不出眼前的形勢？」

南北接口道：「眼前的形勢又怎樣？像閣下這等人物，不過是土鷄瓦狗罷了，再多一點也唬不了人。」

白山老樵賴一回自然早就看到了南北，早就瞧出他面色慘白必然是毒傷未癒，否則這頭老狐狸怎敢指名要他的人頭？

但當南北接口之時，他仍然神色一呆道：「病貓充老虎？嘿嘿……姓南的當眞不知死活。」

南北道：「你敢不敢鬥鬥病貓？」

賴一回道：「甚麼不敢，不過——」

南北道：「不過怎樣？」

賴一回道：「我不想跟一個身中劇毒之人拚命，這叫做，嘿嘿，勝之不武。」

南北道：「別往臉上貼金，姓賴的，咱們任何一個都能在三招之內叫你丟人現眼，你信是不信？」

白蠟門的五獸七妖名噪江湖，賴一回實在有點不敢招惹，可是現在五獸七妖不在，除了錢蘭君，他不相信誰能讓他們三招之後落敗，何況十二鐵衞及二十八宿全是二十不到的毛頭小伙子，豈會放在他的眼裏？

於是他冷笑一聲道：「姓南的，吹牛不犯法，但也不要太過離譜！」

南北道：「你這是不信了，你敢不敢打一個賭？」

賴一回道：「怎麼賭法？你說。」

南北道：「咱們這兒的人由你挑，一對一跟你單打獨鬥，三招之後如果不能贏你……」

錢蘭君道：「慢點，兄弟，白山老樵是成名巳久的高人，咱們這些大孩子怎能是他的對手？我看這個賭麼……」

賴一回哈哈一笑道：「害怕了，是嗎？門主是聰明人，只要妳撒手不管姓南的事，咱們保證不難爲妳就是。」

賴一回是頭老狐狸，這回他却想錯了，不錯，錢蘭君是在勸阻南北不要賭，好像是有些害怕，但她却一派輕鬆，瞧不出半分害怕的神色，那麼這意味着什麼？說穿了簡單得很，只是想造成賴一回的輕敵之心而巳。

南北瞭解錢蘭君的用意，却故意嘆息一聲道：「話出如風，追不回來了，小弟旣巳說出要賭，只好聽上蒼的安排，賴大俠，你說呢？」

賴一回道：「大丈夫言出如山，說出的話自然要算數，咱們賭了，不過對手要由我挑，這話是你說的。」

南北道：「好，由你挑，賭注呢？」

江北七賢的老大于勳忽然插口說道：「賴大俠，在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賴一回道：「于大俠不必客套，有話請說。」

于勳道：「這場賭只是賴大俠跟南北兩個人的事，請不要牽涉到咱們，江北七賢也不受任何約束。」

賴一回道：「好，就這麼辦，南北，你說吧，賭注是甚麼？」

南北道：「你們不是很欣賞我的人頭麼？咱們要是輸了，南某的人頭交給你就是……」

賴一回道：「就這麼說，咱們一命賭一命。」

南北道：「不，在下對你那顆白頭不感興趣，你要是輸了就做我的僕人，終身聽命於我。」

賴一回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南北道：「你挑吧，咱們的人都在這裏。」

賴一回是一個成名露臉的高人，在好男不跟女鬥的原則之下，他自然不會挑選笑姑及雙婢了，剩下的十二鐵衞及二十八宿，以後者的年齡較輕，就拿狄環來說吧，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大孩子，就算打從娘胎學起，功力必然有限。

於是他指着狄環道：「小子，你叫什麼？」

狄環冷冷道：「狄環，你是不是要挑我？」

賴一回道：「不錯，你出來，咱們爺兒兩個玩玩。」

這一回他又看走了眼了，在二十八宿之中以狄環的年歲最輕，功力却是最高的一個，狄環邁步趨出門場，雙拳一抱道：「如何比法，請前輩划下道來。」

賴一回見狀一呆，暗忖：「此子年歲如此之輕，竟然神態沉穩，氣度豪放，這倒是少見得很。」

他收起輕敵之心，口中大喝一聲道：「狄少俠，請賜招。」

狄環道了一聲「有僭」，左臂倏伸，五指一攏，猛向賴一回的肩頭拂去。

他這一拂之力，竟然帶有一股强大的暗勁，要是被他的指尖掃中，怕不骨斷筋折。

賴一回絕未想到一個十幾歲的後生小子，竟會具有如此高明的武功，他後悔了，萬一栽在狄環的手裏，叫他這張老臉往那兒擺？

好在只有三招，他不信憑他數十年的苦練，連一個小孩子的三招都接不下來。

於是他身形一閃，錯開一步，右掌立叉如刀，劈向狄環的手腕。

這一記避招還擊，是他的得意之作，因爲除了那招掌劈敵腕，還有兩記十分淩厲的連環飛脚。

就他闖蕩江湖數十年的經驗，能够避開他連環飛脚的極爲少見，因而這「手脚連環三絕斬」就是他壓箱底的本領。

在一掌劈出之後，接着是兩脚雙飛，令他想不到的是，掌劈出去了，脚却說甚麼也飛不起來。

敢情他一掌劈出，原是劈向狄環的腕脈的，誰知狄環翻腕之間，便巳扣着賴一回的腕脈，同時運指如飛，連點他兩處穴道。

脈門被扣，穴道受制，全身都巳動彈不得，他的連環飛脚自然飛不起來了。

這只是一招，一招之中便巳落敗，他的賭自然輸了。

狄環封閉了他的武功，再解開他受制的穴道，然後面色一沉道：「你輸了，賴一回，忙去參見主人吧！」

賴一回不只是輸了，而且輸得十分之慘，今後江湖之上將不會再有白山老樵這一字號了，好在他沒有耍賴，只是神情落寞的嘆息一聲道：「賴一回平生只賴一回，小兄弟何必封閉我的武功？」

他說話之間脚下也在邁動，緩緩向南北立身之處走去。

江北七賢的老大于勳忽然大喝一聲，同時與老二尤書祺，老五富逸與奔入門場，道：「站住，賴大俠，你要做甚麼？」

賴一回淡淡道：「我麼，自然是去拜見我的主人，這還用問？」

富逸民道：「你胡說，白山老樵可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怎麼可以做小孩子的遊戲！」

賴一回道：「別人是小孩子，我賴一回可是一大把年紀了，怎能說是小孩子的遊戲？」他不再理會江北七賢兄弟，一轉身再度向前面走去。

富逸民眉峯一挑，雙目殺機迸射，足尖輕輕一點，掌中劍以毒蛇出洞之勢，猛刺賴一回的後胸。

于勳及尤書祺同時雙劍聯揮，向狄環的左右攻到，這兩人的聯手攻勢極端猛烈，顯然，他們是想纏住狄環，好讓富逸民得手，存心險惡以極。

狄環年歲雖輕，但智慧之高不是常人能够比擬的，當江北七賢老大老二聯手撲來之際，他巳忖知他們的用心，急抖手向賴一回推出一掌，然後摘下長刀，右脅急振，幻起一片寒芒，分向七賢兄弟攻去。

破折神刀天下無敵，刀芒才起，鮮血立現，鬥場揚起兩聲哀嚎，兩具屍體同時仆倒下去。

富逸民原巳追上了賴一回，長劍也刺中了賴一回的後胸，但那兩聲慘嚎，使他心頭一震，掌中的長劍再也刺不下去了。

這也是賴一回命不該絕，那兩聲哀嚎才來得那麼及時，只要稍有遲延，必然會長劍洞胸，不過他的傷勢仍然不輕，如非笑姑奔過來扶着他，他必然會一頭栽倒下去。

富逸民殺人不成，還瞧見兩位兄長丟掉生命，他的眼紅了，口中大吼一聲，揮劍向笑姑撲去。

笑姑嬌叱一聲道：「找死？」纖掌一揚，一枚白蠟釘電奔而出。

富逸民這是急怒攻心吧，按說他應該找殺他兄長的狄環拚命才對，但他却恨極了賴一回，存心不讓巳受重傷的白山老樵逃出手去，自然也不會放過笑姑，因而使出他拚命的一擊。

可惜劍招才使出一半，白蠟釘巳經貫入他的咽喉，他只是發出一聲怪吼，便一頭摔倒去。

江北七賢雁行折翼，只不過眨眼間，鬥場之上就巳擺下三具血淋淋的屍體，擺平他們的只是一個大姑娘及一個大孩子。

剩下的江北四賢震動了，他們身後的五十名大漢也嚇得面無人色。

錢蘭君撇撇嘴道：「就憑這份窩囊像也敢攔路找碴？姓商的，是單打還是羣毆？划下道來吧。」

商林是江北七賢的老六，他與白蠟門打過交道，跟錢蘭君結過一面之緣，此時只好硬着頭皮雙拳一抱道：「殺兄之仇，江北兄弟勢在必報，除了今天，咱們那兒見那兒了結？」

錢蘭君哼了一聲道：「爲甚麼要除了今天？今天在人數上你們依然佔盡了優勢，放棄了豈不可惜？」

江北七賢的老三關玉樓怒叱道：「不要得意，姓錢的，江北兄弟並不怕死！」

錢蘭君道：「有胆量，那你就站出來吧！」

關玉樓正待出場，却被商林一把拉住道：「不要衝動，三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不能爲了一時之氣，連大哥他們的遺體都不管了。」

語音一頓，回頭對錢蘭君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咱們兄弟巳經認栽，妳還待怎樣？」

南北道：「放他們去吧，江北七賢只是幾個小人，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錢蘭君嘆口氣道：「兄弟，你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够狠，那麼在成就和事業上就難以突破某一極限了，你可知道，『寧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這兩句俗語，如今咱們得罪了這麼多的小人，如果不當機立斷，只怕會後患無窮。」

南北道：「姊姊敎訓的是，不過小人可以逞奸於一時，最後還是會在正義之前而自食惡果的。」

錢蘭君道：「兄弟還要放了他們？」

南北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請姊姊高抬貴手。」

錢蘭君道：「好吧。」

語音一頓，回頭對商林道：「白蠟門一向不放過任何一個敵人，今天如非我南兄弟一再說情，你們就別想有一個人活着回去，今後是爲善還是爲惡，那就看你們的了，請吧。」

商林兄弟不再說甚麼，逕自帶着三具屍體，風馳電掣般的鼠竄而去。

小櫻向天色瞥了一眼道：「門主，咱們今天只怕要住在這兒了，還有賴大俠的傷也要及早治療。」

他們這一躭擱，日色巳經偏西，再想趕到前面的窰灣鎭，就得走一段夜路，別人只不過辛苦點兒，但賴一回可就要了老命。

錢蘭君點點頭道：「好，咱們今晚就歇在這兒。」

他們包了一家客棧，住定以後立即爲賴一回療傷，白蠟門的療傷靈丹「醫寶」名滿江湖，經過一陣治療，賴一回的傷勢穩住了，人也沉沉的睡去。

兩個時辰之後，賴一回清醒過來了，在房中守着他的是二十八宿中第二個最年輕的高手梅三郎。

賴一回睜開雙眼，向迎風幌搖的油燈，及坐在椅上打盹的梅三郎瞥了一眼，他想起身喝點水，那知牽動了傷口，痛得他悶哼出聲。

梅三郎警覺性極高，賴一回哼聲雖然

不大，仍將他驚醒過來，他一躍而起，及見賴一回安然無事，才悄悄吁出一口長氣，道：「賴大俠，你醒來了，還痛麼？」

賴一回道：「多謝小兄弟，我很好，適才只是牽到了傷口……」

梅三郎道：「你想起來？」

賴一回道：「我是想喝口水……」、

梅三郎道：「你別動，我倒給你。」

待賴一回喝過水，梅三郎立即請來南北，賴一回歉然道：「請主人恕罪，老奴不能下床給你行禮。」

南北說道：「不必客氣，咱們來日方長。」

他在賴一回的床前坐下，先問了一些病情，然後語氣一轉道：「一回，你的名號是白山老樵，對長白山的事物應該頗爲瞭解？」

賴一回道：「老奴從小在長白山長大，對那兒的一切再也明瞭不過了。」

南北說道：「那好，你可知道白山上人？」

賴一回道：「知道，老奴曾經三次見過他老人家，不過兩年前他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南北聞言一呆，忍不住嘆一口長氣。

賴一回一怔道：「主人有事要找白山上人？」

南北點點頭道：「我中了別人的暗算，需要向白山上人求取解藥……」

賴一回道：「聽說主人中了誅血草的劇毒，這話可是眞的？」

南北道：「是眞的。」

賴一回大爲焦急道：「那就糟了，據說誅血草毒是沒有解藥的。」

南北道：「有，只要一滴千年靈芝露，就可以解除誅血草的劇毒。」

賴一回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主人要找白山上人了，不錯，他的確有這種靈藥……」

南北一嘆，道：「可惜他已經死了，唉……」

賴一回道：「不要灰心，主人，白山上人雖然已經去世，他還有一個女兒。」

南北精神一振道：「哦，她叫什麼名字，你認識她？她現在在那兒？」

賴一回道：「她名叫石小紅，今年大概有十八歲了吧，老奴是五六年前見過她，女大十八變，今後要是再能見到她，不知道還能不能認識，白山上人喪偶多年，長年住在山上，也沒有甚麼親友，依老奴想，石小紅雖然習得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可是她從來沒有下過長白山，說不定還在原來的住處。」

南北道：「你好好的養傷，等你傷好了咱們到長白山去碰碰運氣。」

賴一回道：「老奴的這點傷不要緊，今天休息一晚，明早就可以上道了。」

南北說道：「不，你的傷最少也要十天半個月的調養，否則就無法承担長途跋涉。」

賴一回道：「可是主人的毒傷……」

南北道：「不礙事，我能夠控制，好啦，你好好的安心靜養吧。」

賴一回道：「是，主人。」

南北回到自己的客房，發覺笑姑與小菊正在秉燭笑談，不由微微一笑道：「夜深了，小菊姑娘還沒有睡？」

小菊行了一禮道：「門主沒有睡小婢怎敢先睡。」

南北道：「哦，門主在做甚麼？」

小菊道：「在等你嘛，快走吧，二門主。」

南北原想問錢蘭君有什麼事等他，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因爲門主的事，小菊不一定知道，而且雙方的客房相距不遠，走幾步就見面了，何必多此一問。

及到達錢蘭君的客房，只見這位叱咤風雲的一代英雌，臉上竟然現出淚痕，不由一怔道：「怎麼啦，姊姊，究竟出了甚麼事？」

錢蘭君只是嘆了一口氣，小櫻却將一封書柬遞給南北，道：「二門主先瞧瞧這個，咱們再商量對策。」

南北接過書柬，取出裏面的信箋，只見上面是這樣寫着的：「二妹妝次：魚雁久疏，思念之情則無日或釋，差幸小笛子健康聰慧，足堪告慰……」

這是第一段，除了小笛子是誰南北不知道，倒也沒有什麼岔眼之處。

及至第二段就不同了，語氣忽然一轉，道出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

「田園生涯，本是與人無爭的，但想不到天降橫禍，竟然殃及笛兒，日前傍晚時分，十幾名彪形大漢忽然闖進田莊，不說情由就動手，愚兄衆寡不敵，落入他們的手中，他們沒有將愚兄怎樣，却擄走了笛兒，臨去留言要妳離開一個名叫南北的，否則他們就會傷害笛兒，快回來吧，二妹，愚兄方寸已亂，一切等妳回來再行商討。」最後的署名是「大哥手上」。

這是一封家書，却牽扯到一個孩子的被擄，以及南北的去留。

論禍首是南北，如非爲了他，笛兒絕不會遭到這場橫禍，他心中的難過就不必說了。

絕代天驕應該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託庇於人已是不該，怎能再爲人招致禍殃，於是，他將書柬交還小櫻，再慨然一嘆道：「對不起，姊姊，小弟連累妳了，等天一亮我就離開。」

錢蘭君嘆口氣道：「不要衝動，兄弟，坐下來咱們慢慢的研究。」

待南北落座之後，她再咳了一聲道：「先夫桂泉，是一個才氣橫溢，武功卓絕的英俊青年，他創立了白蠟門，正圖振翼雄飛之際，不道竟被奸人所暗害，那時姊姊正懷孕在身，不得不節哀順變，待產下笛兒之後，爲了尋覓殺夫的仇人，不得不將笛兒交給家兄撫養，但歲月悠悠，這十多年來，姊姊竟然交了白卷。」

南北道：「不要傷心，姊姊，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咱們鍥而不捨，總會找到仇人的，哦，姊姊，妳沒有從姊夫的傷勢加以研判？」

錢蘭君說道：「有，你姊夫後背有一塊紫印，像是被人以重手法偷襲所擊斃，但咱們找盡天下掌法名家，均未能查出端倪。」

南北略作思忖道：「紫色傷痕不一定就是掌力，再說，天下奇才異能之士極多，有很多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錢蘭君幽幽一嘆道：「兄弟說的是，

姊姊原想借重你的長才的，誰知你一去十年，音訊全無——」

南北歉咎的道：「小弟十分抱歉，不過咱們來日方長，只要小弟留得命在，一定要找出暗害姊夫的仇人。」

錢蘭君道：「多謝你，兄弟，爲了你侄兒的安全，咱們不得不暫時分手，希望你多加原諒。」

南北道：「形勢所逼，姊姊就不必客氣了，好在小弟的功力已能提到八成，自保當無問題。」

錢蘭君啊了一聲道：「那麼說兄弟已經迫出不少劇毒了？」

南北道：「毒力仍拘束在左肩，半點也沒有逼出。」

錢蘭君一怔道：「兄弟不愧是絕代天驕，不是常人可以忖測的。」一頓接道：「此去長白，迢迢數千里，雖然有笑姑及二十八宿，兄弟還是應該多加小心。」

南北道：「多謝姊姊關懷，小弟會小心的，至於二十八宿就不必跟小弟去了，一來小弟足可自保，再者讓賊人知道他們是白蠟門的，只怕會對笛侄不利。」

錢蘭君堅持的道：「你原本就是白蠟門的二門主，這般人原本就是你訓練的，不要顧慮的這麼多，兄弟，否則我只好犧牲笛兒了。」

錢蘭君情眞意切，關護備至，南北除了五內俱感之外，實在無話可說。

小櫻爲了衝淡他們之間的氣氛，因而扭轉話題說道：「二門主，那賴一回怎樣了？」

南北道：「本門的療傷靈丹醫寶，當眞奇效無比。賴一回已經大爲好轉，再有個十天半月，就可完全恢復了。」

錢蘭君道：「他可知道白山上人？」

南北道：「知道。」當即將與賴一回的交談詳細說出，然後咳了一聲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但小弟不得不到長白山瞧瞧。」

錢蘭君道：「當然要去，我想不必等待十日，醫寶治傷，三天必然封口，只要傷口無礙你們就可以動身了。」

南北道：「是，姊姊。」

他們姊弟情深，分離在即，倒有些依依難捨，兩人一直聊到東方發白，才各自調息了一會。

在天色黎明之際，錢蘭君帶着雙婢十二衞馳返杭州，臨別時叮嚀道：「兄弟，家兄的田莊在臨安縣以北玲瓏山的南麓，你將來回到杭州時，可以叫蘇尙武帶你前來。」

南北道：「小弟記得，姊姊珍重。」

送走了錢蘭君，南北感到十分難過，他覺得錢蘭君是一個難得的紅顏知己，自己却連累到她的愛子被擄，生死難明，還有孤星堡的呂子秋夫婦，都是因爲他而受到橫禍，撫心自問，還能不感到慚愧？

廢園門外殲惡敵

天色在逐漸轉變，濛濛細雨開始洒了下來。

「啊，他們要淋雨了……」南北的腦海之中，念念難忘的是錢蘭君，當風雨凄厲之際，關懷之言也就脫口而出，他却忘了自己，因爲他正立於風雨飄搖之中。

笑姑幽幽一嘆道：「雨大了，主人，咱們進去吧。」

× × ×

三天過去了，賴一回的創傷果然封了口，依南北之意，至少還要調養三五天才可以上道，但賴一回却提出了他的意見。

「主人，咱們未了之事太多，一天都不能躭擱，老奴的傷口已經封了，如果怕它裂開，可以用白布裹着，所以老奴之意咱們明天一早就可動身，不必在這兒浪費時日。」

「這個……好吧。」

南北同意了賴一回的意見，決定於次日凌晨啓程，待大夥兒上道之時，他却一提馬韁，逕向來路馳去。

笑姑發覺方向不對，立即揚聲呼叫道：「不對啊，主人，咱們走錯方向了。」

南北道：「對，沒有錯。」

笑姑道：「怎麼沒有錯，咱們這是回杭州去了。」

南北道：「咱們正是要回杭州……」

笑姑呆了呆接道：「主人，你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作法，錢門主會傷心的。」

南北道：「不要管我，笑姑，要不救出小笛子我會寢食難安的，何況我的功力已經恢復了八成，遲早我會將劇毒迫出體外的。」

賴一回道：「這麼說主人是不去長白了？」

南北道：「不去了，你如果想回家瞧瞧，那你就去吧。」

賴一回道：「老奴孑然一身，要是有家可以回去瞧瞧，就不會長年在江湖上流浪了。」

南北道：「以你這種年齡，是應該息影田園，享清福的，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帮你達成願望。」

賴一回一怔道：「主人是不想要老奴了？老奴的武功雖是不濟，還可以跑跑腿，辦些瑣碎雜務，主人千萬不要攆我。」

南北一嘆道：「我是爲你着想，既然如此，只好由你了。」

他們日夜兼程，希望能够趕上錢蘭君，這天趕到高郵以北的界首鎭，天色已經黑了下來，距離鎭集十里之處，左面是一片黑松林，右面是波光粼粼的高郵湖，形勢當眞險惡無比。

賴一回忽然一磕馬腹，衝至南北的身側道：「主人請暫緩前進，那邊草木無風自動，前途只怕有警！」

南北勒住轠繩，凝神查看一陣道：「薑是老的辣，這話的確不錯。」一頓接道：「賊人可能潛伏在左邊黑松林之中，待咱們通過之時就會以弩箭或暗器向咱們襲擊，如果前面的道路再被截斷，咱們就只有被迫往湖中去了。」

二十八宿的隊長簡讓道：「二門主，咱們何不抄到左邊的背後，以白蠟釘趕他們出來？」

南北道：「好，你帶十個人前去。」

當簡讓挑選人手之際，賴一回再提建議道：「簡少俠最好在前面轉角之處進入松林，才能收到奇襲之效。」

簡讓道：「多謝指教。」

他們的馬隊繼續緩緩前進，及至轉角

之處，馬上忽然縱起十一條人影，像飛馬一般的撲入松林。

二十八宿是經千挑百選的傑出少年，再經錢蘭君南北刻意培植，身手之高，縱然是當代武林的一流高手，也難當他們全力一擊。

此時投入松林，飛騰縱躍，捷如鷹隼，剎那間，便巳悄悄摸到賊人的後方了。

他們藏身松樹之上，瞧到林邊草隙之內，埋伏着數以百計的賊人，這般人幾乎半數持有諸葛連珠弩，一旦讓他們得逞，必將造成重大傷亡。

瞧清了當前的情况，簡讓立即向弟兄們打了一個手勢，但見白光連閃，賊人登時人仰馬翻，在白蠟釘一輪猛攻之下，持弩的賊人就全部伏屍草隙了。

這一輪攻勢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剩下不足半數的賊人爲了逃避身後的來敵，只得一起向林外逃竄。

他們這一逃出樹林，正好迎上南北的馬隊，一場兇狠的搏殺立即展開。

賊人的人數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其中還有一些身負絕學的高人，只是他們巳是驚弓之鳥，鋒鏑餘生，那裏還有鬪志？

何况二十八宿功力絕倫，破折神刀更是招無虛發，被趕出林外的賊人，沒有人能够接下他們三招。一經接戰，賊人便如摧朽拉枯一般。

由林中躍出的簡讓等原想加入戰團的，賴一回迎上前來道：「簡少俠，這兒不必你們插手，少俠最好再向前面搜查一下，瞧瞧是否另有埋伏。」

簡讓道：「如此甚好。」

他帶着原班弟兄，藉林木掩護，向前途急馳，待到達松林的邊緣，他只瞧了一眼，就不得不對賴一回生出佩服之心。

巨樹橫阻道路，馬匹不能通行，雖然他還瞧不出賊人的用心，這是另一個埋伏必然不錯。

再往前瞧，阻路巨樹之外，立着一名虬髯滿腮，面貌威猛的老者，他身後併排立着八名黑衣白帶、懷抱吳鈎劍的中年大漢，這般人分明與後面的伏擊者是一道的，他們却見死不救，只是靜悄悄的立在這兒。

簡讓原想先賞給他們幾枚白蠟釘的，後來他又打消了這個主意，他斷定這般人必然是伏擊者的頭兒，最好是將他們生擒活捉，才能問個明白，因此他撮口發出一聲輕嘯，十一條人影便一起向林邊瀉落。

虬髯大漢神色微變，及瞧出來人只是幾個大孩子，不由眉峯一皺道：「你們是誰？」

簡讓道：「在下簡讓，過路的，你們做甚麼？是收買路錢？」

虬髯大漢道：「不錯，你們如果不退回去，就得留下一點甚麼。」

簡讓道：「哼！好狂的口氣，閣下是誰？」

虬髯大漢說道：「本座是神嶽帮白帶堂主王獅，我那些弩箭手呢？都被你們害了？」

簡讓道：「這不能怪咱們，換了是你，你會讓人當箭靶子？」

王獅道：「很好，擺陣！」

他身後的八名黑衣大漢立時人影紛飛，圍着簡讓等佈下一座「四絕四象滾刀大陣」。

他們雖然只有八個，但人影流轉，刀芒交錯，在簡讓等人的四週構成一片綿密無比的刀幕，使人覺得他們巳是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他們還沒有進攻，便巳具有如此驚人的威勢，一旦發動陣勢，聯手出擊，這般二十八宿中的弟兄，豈不要遭受無比的兇險！

簡讓畢竟是一個領導人物，雖是面對極大的兇險，仍能臨危不亂，他悄聲對十名弟兄作了一番交待，然後懷抱長刀，嚴陣待敵。

此時滾刀陣巳經發動了攻勢，但見烟雲滾滾之中，挾着雷鳴風吼之聲，一片刀幕，由四面八方向中心攻來。

簡讓暗忖：「好一個滾刀陣法，此等威力，决不在少林羅漢陣及武當劍陣之下。二十八宿兄弟，只怕要面臨嚴重的考驗了！」

在一陣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之後，神嶽帮第一輪攻勢並沒有佔到便宜，因爲二十八宿使用的是破折神刀刀法，他們只守不攻，防守得像一個鐵桶，滾刀陣雖是無堅不摧，無敵不克，此時却遇到了前所未見的强硬對手。此後攻勢一波接着一波，喊殺之聲數里可聞，不過簡讓兄弟的壓力却不再像初時那麼强大了，他們巳經取得主動，而且隨時可以展開反攻。

簡讓緩緩吸進一口長氣，總算將懸起的心放了下來，現在他最担心的，不是當前的八名對手，他的注意力又轉向那位白帶堂主王獅的身上來了。

簡讓查覺王獅的神色十分怪異，似乎不太關心他八名部屬的生死，除了雙方接戰之初，他曾經向鬪場瞧看過，此後他的目光就投向阻路的大樹之後，以及他身側不遠之處的一些石塊。

簡讓起先只是心有所疑，還沒有查出王獅爲甚麼會如此怪異，此時再仔細一瞧，不禁心神狂震。

敢情他巳瞧出那些石塊之下是一條火藥的引綫，那麼阻路的大樹之後，必然埋有若干火藥，如果白蠟門的人馬被大樹所阻之際，再及時點燃引綫，這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更糟的是一陣馬蹄之聲，正在此時傳了過來，王獅巳伸手入懷，可能是要取火摺子之類的東西。

危機迫在眉睫，簡讓不敢再有半點躭擱，口中發出一聲急嘯，下達了全面反擊的命令。

十一人的長刀全力揮出，金刄嘶風，發出裂帛一般的啊聲，鬪場立即揚起一片慘嗥，八條狂噴鮮血的屍體，同時向四週抛了出去。

他們全力一擊，摧毁了賊人的陣法，留下一片不忍卒睹的慘况，簡讓更不怠慢，刀交左手，掏出一把白蠟釘，振臂一揮，遙遙向王獅擊去。

由於距離過遠，這一把白蠟釘並不能傷到王獅，但却收到擾敵的效果，這就够了，只要王獅無暇去點燃引綫，就巳達到簡讓的目的。

他吩咐十名弟兄圍着王獅，然後彈身

急躍，奔到石塊之處檢視，他沒有瞧錯，石塊之下正是一條火藥的引綫。

待他折掉引綫，南北等巳經清除路障，來到鬪場，簡讓迎上前去道：「稟二門主，此人是神嶽帮的白帶堂主王獅，他在路障之後埋下炸藥，咱們差一點栽在他的手裏。」

南北大怒道：「先設伏擊，再埋炸藥，這是要咱們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緩步來到王獅被圍之處，沉聲叱喝道：「閣下就是白帶堂主王獅？」

王獅目如冷電，向南北打量一眼道：「不錯，本座正是王獅，你就是什麼絕代天驕南北？本座倒是覺得見面不如聞名，憑你也配稱爲絕代天驕？」

賴一回叱喝道：「住口，姓王的，你如此激怒我家主人，莫非不想活了？」

王獅一怔道：「你說甚麼？賴大俠，誰是你家主人？」

賴一回道：「當今之世，除了絕代天驕，誰配做老夫的主人？」

王獅哈哈一陣大笑道：「配得好，孤魂跟着野鬼，再也恰當不過，姓南的，本座向你挑戰，你敢是不敢？」

賴一回嘆息一聲道：「王獅，你們不能向我的主人挑戰，因爲你不配，其實你的心情老夫十分明白，神嶽帮仗着人多勢衆，平時橫行江湖，無惡不作，各門派不願計較，你們就自以爲天下無敵了，須知上得山多終遇虎，今天碰到咱們應該是你們的報應，你竟然絲毫不知悔悟，還想與老夫的主人拚命，哼，簡直不知死活！」

王獅不理會賴一回，再度衝着南北大吼一聲道：「姓南的，本座向你挑戰，有種的你就站出來。」

笑姑彈身一躍，奔上鬪場道：「姓王的，你好不要臉，賴一回說你不配難道你沒有聽見？出招吧，姑奶奶一樣可以打發你。」

賴一回不惜浪費唇舌，笑姑更是搶着躍上鬪場，要迎戰白帶堂主王獅，他們都存着相同的心意，因爲南北劇毒在身，所以不願南北動手。

這番善意南北當然明白，但他却出聲招呼道：「回來，笑姑。」

笑姑聞言一呆，她雖是萬分不願，可不敢違背南北的意旨，只是噘着嘴道：「主人，你……」

南北不容許她再說下去，微微一笑道：「不必替我担心，妳退下去。」

笑姑無可奈何的退過一邊，却伸手掏出一把白蠟釘，秀目圓睜的盯着王獅，只要情况對南北稍有不利，她就會毫不遲疑的作兇猛的一擊。

南北緩步走進鬪場，道：「划下道來吧，閣下。」

王獅摘下一柄三截棍，雙手握着兩端的棍頭，一股凌人的氣勢立即奔放而出。

「本座在兵刄上討教，請。」

南北一見此人的氣勢，就知道是一個罕見的强敵，只得一面暗凝眞力，將僅有的八成功力提至極限，同時撒出長刀，往懷中一抱道：「不必客氣，請賜招。」

王獅道了一聲得罪，左手一鬆，右臂急振，三截棍以秦皇趕山之勢，攔腰揮了過來。

南北脚下一踩，右移三尺，他沒有還招，只是巧妙的避讓過去。

王獅一棍走空，並沒有收招換式，只是墊步欺身，將雙方的距離縮短，同時腕脈運勁一帶，三截棍的第一截忽然像靈蛇一般的向左一拐，棍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猛點南北的脅門。

這一招變化之快，當得是妙到巔毫，王獅闖蕩江湖數十年，會過不少黑白兩道的高手，能够逃過他這一記絕招的，很難找出一個。

南北也不能，因爲這一招太過玄奧，幾乎使人防不勝防。

他沒有逃過，却一把抓住了棍頭，同時刀光急閃，响起一記唬唰之聲。

敢情王獅的三截棍被南北齊握手之處劈斷，這是他手下留情，否則這位白帶堂主怕不巳經躺在地上了！

南北丟掉手裏的斷棍，退後幾步道：「承讓，閣下還要不要比劃別的？」

王獅雙目怒睜，冷哼一聲道：「不要得意，姓南的，白帶堂只是馬前小卒，前面還有很多好朋友在等着你。」

語音甫落，右掌急揮，噗的一聲脆响，他竟然擊碎天靈蓋自裁而死。

南北原本沒殺他之心，想不到他自己不願再活下去，南北不由發出一聲嘆息。

賴一回微微一笑道：「神嶽帮規誡極嚴，是一個手段殘酷的門派，王獅損兵折將，白帶堂全軍盡墨，他回去也難逃一死，所以才要跟主人拚命！」

南北道：「原來如此，簡讓，叫弟兄們將死者埋了吧，免得替當地居民招來麻煩。」

簡讓應了一聲，立與手下弟兄將鬪場作一番清理，然後擁着南北向鎮上奔去。

在鎮上宿了一晚，翌晨就直奔高郵，此後經江都、鎮江，一直到達宜興，並沒有發生事故。

宜興縣城位於太湖西岸，是一個物產富饒的縣份，此時太陽巳經含山，南北等一行只得投店住了下來。

晚餐之後，南北帶着笑姑及賴一回到街上逛逛，順便到白蠟店查詢一下錢蘭君的行踪，因爲他們問過店小二，知道本城有一家白蠟店，就在右側不遠的一條巷子之內。

他們沿街走出不及十丈，一股喧囂之聲忽然由前面傳來，及舉目一瞧，原來又是一項江湖糾紛。

那是一名身着白衣的姑娘，正與十餘名彪形大漢惡鬥，她持着一柄精光閃爍的短劍，可能不是凡物，她的一身武功也極爲精奧，舉手投足之間，全是武林絕傳的曠代奇學。

但她却秀髮蓬飛，衣衫破損，不只是形象狼狽，處境也危險以極。

原來她那精奧的武功，根本就傷不到人，她只是在手舞足蹈的獨自表演而已。

南北等瞧了一陣，賴一回道：「主人，那位白衣姑娘只怕從未走過江湖，武功雖高，却沒有打鬥經驗，出招像在練劍，所以傷不到一個敵人，再拖下去她非遭到毒手不可。」

南北道：「不錯，這位姑娘的確是初入江湖，咱們走過去一點，必要時可以給

她一點帮助。」

賴一回道：「這個：咳，主人，咱們追趕錢門主要緊，最好不要多管閒事。」

南北向圍攻白衣姑娘的那般人瞥了一眼道：「一回，你認識他們？」

賴一回道：「認識其中一個，那位使用八角流星錘的，是太湖總管白帆的兒子，太湖人多勢衆，高手如雲，湖主秦震宇憑掌中一柄吳鈎劍，及一袋奪命金梭，曾經連敗當代九大絕頂高手，獲得『奪命金梭』的美譽，因而當代武林各派，對太湖全都禮讓三分……」

南北道：「我懂你的意思，也知道以咱們目前的境遇，實在不宜再樹强敵，不過咱們身爲俠義道，瞧到强凌弱，衆暴寡，豈能袖手不管！」

賴一回長長一吁道：「老奴白活了幾十歲，今天總算明白作人的道理了。」

南北微微一笑，同時邁開脚步向鬥場逼了過去，待距離鬥場三丈遠近，圍攻白衣姑娘的大漢，分出四人向他們迎來，其中一名持劍的大漢道：「各位，此路不通，各位多走幾步吧。」

南北道：「閣下說笑話了，這是大街，人人能走，怎能說此路不通？」

持劍大漢怒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們是存心找碴來的了，朋友你不睜開眼睛，瞧瞧咱們是誰？」

笑姑撇撇嘴道：「想拿字號唬人？太湖水淺養不出蛟龍，你們麼，只不過是一羣吃泥巴的小虫小蝦罷了。」

持劍大漢暴喝一聲道：「妳一定要找死，大爺就成全妳。」長劍一吐，晶芒若電，刷刷刷一連三劍，招招不離笑姑的要害大穴。

笑姑以蝴蝶穿花的身法，在劍光之中飄浮遊走，彩衣飄飄，姿態曼妙以極。

直待持劍大漢揮出第五劍，她才玉手倏伸，一把扣着他的右腕，纖足忽然飛起，嘭的一聲巨响，持劍大漢巳然飛出一丈以外。

在現場的太湖羣雄中，持劍大漢是第一號人物，他名叫車無極，是太湖四傑中的最後一位。

使八角流星錘的名叫白南山，是太湖總管白帆的獨子，他雖是功力不俗，比起車無極還是弱了一籌。

第一高手栽了觔斗，其餘三人那裏還有動手的勇氣，他們架起車無極，翻身就向白南山奔去。

此時白南山正打得得心應手，他自信不出十招必可將白衣姑娘收拾下來，及見車無極身負重傷，不由大吃一驚，立即一錘迫退白衣姑娘，迎向車無極道：「怎麼啦，車兄，是誰傷了你？」

車無極嘆息一聲道：「小弟無能，栽在一個陰人手裏！」

白南山在詢問車無極的同時，也在打量併肩而來的男女三人，他認得出白山老樵賴一回，心想車無極必然是被賴一回所傷，及聽到傷他的竟是一個陰人，這實在大出白南山的意料之外。

他再向笑姑及南北瞥了一眼，知道這對男女年歲雖然不大，一身功力可能莫測高深，車無極既已栽了觔斗，如果再不及時撤走，只怕就要被人抬着回去了，雖然如此，他還是丟下了幾句狠話，道：「賴大俠，太湖沒有開罪你們，爲甚麼要對咱們痛下殺手？」

賴一回哈哈一笑道：「這沒有甚麼，路見不平，伸伸手管管閒事，此等事兒平常得很，白少俠何必大驚小怪。」

白南山道：「很好，不過太湖有仇必報，決不放過任何一個仇人，希望你們不要後悔，咱們走！」

太湖人馬呼嘯而去，南北沒有留難他們，他的目的是救人，既巳救下白衣姑娘，自然不必再爲難太湖門下。

這在白衣姑娘來說，實在是救星天降，她踏上兩步，對賴一回檢衽一禮道：「多謝救命之恩，小女子……」

她原巳筋疲力盡，劍傷被體，只由一股不屈的意志支持着，此時意志一經鬆懈，體力就無法支持了。

她向賴一回道謝，但語音忽然中斷，嬌軀便向地上仆倒下去，幸得笑姑就在她的身旁，迅速扶着她的軀體。

南北見白衣姑娘面色慘白，星目緊閉，知道她傷勢不輕，而且急需救治，遂對笑姑說道：「笑姑，妳帶着她，咱們回客棧。」

他們回到客棧，將白衣姑娘安置於笑姑的床上，立即用白蠟門的療傷靈丹給她外敷內服，經過一個多時辰的調治，她終於蘇醒過來。

笑姑見她睜開雙眼，微笑着詢問道：「姑娘，妳醒來了，現在感覺怎樣？」

白衣姑娘睜着一雙美麗的眼珠，長長的睫毛眨動了兩下，目光由笑姑的身上轉向客房，流目一轉再回到笑姑的臉上，道：「多謝姊姊，我很好。」

笑姑道：「聽妳的口音，好像來自關外，妳怎麼跟太湖結上樑子的？」

白衣姑娘嘆口氣道：「小妹一個人住在長白山上，悶極了才出來走走，六天前去遊太湖，看見這般人欺侮一個孩子，小妹只不過說了他們幾句，誰知道多言賈禍，幾乎連命都送在這裏！」

笑姑道：「姑娘住在長白山上？我想跟妳打聽一個人。」

白衣姑娘苦笑一聲道：「姊姊向小妹打聽人，只怕會令妳失望，因爲咱們住的地方十分荒凉，過去除了咱們父女之外，很難見到一個外人。」

笑姑道：「這個人名滿江湖，可以說無人不知，何況他也住在長白山，姑娘也許聽令尊說過。」

白衣姑娘道：「哦，那麼姊姊就說說看。」

笑姑道：「他姓石，江湖上稱他爲白山上人。」

白衣姑娘原是躺在床上的，此時竟然呼的一聲坐了起來，道：「姊姊，妳認識我爹？」

笑姑愕然道：「姑娘原來是白山上人的千金？這太巧了，請妳等一等，我去找主人。」

她匆匆奔出客房，將南北及賴一回一起請來，南北向白衣姑娘雙拳一抱道：「在下南北，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白衣姑娘道：「我名石小紅，白山上人就是我爹，你們找我爹作甚麼？他……」

南北道：「這個……在下是有事相求令尊……」

賴一回道：「主人，讓老奴跟石姑娘談談。」

南北道：「好，你說吧。」

賴一回道：「石姑娘，老朽名叫賴一回，六年前曾經拜訪過賢父女，姑娘可還記得？」

石小紅點點頭道：「記得，你不是也叫白山什麼的麼？」

賴一回道：「老朽渾號白山老樵，唉，想不到那次拜訪令尊竟成永訣，實在叫人傷感……」

他這一敍舊，難免勾起石小紅的傷心往事，石姑娘忍不住嚶嚶啜泣起來。

賴一回急忙安慰她道：「對不起，石姑娘，我不該說這些話的，不過我知道姑娘是一個爽朗堅强的好姑娘，令尊既巳仙逝，姑娘却前途似錦，妳應該好好的活下去。」

石小紅抹掉淚水，點點頭道：「多謝關懷，我會好好的活下去的。」

賴一回道：「那就好。」語音一頓，指着南北道：「這是老朽的主人，江湖上稱他爲絕代天驕，當今之世除了令尊，就以我家主人當得是一代人傑了。」

尊崇自己的父母，是一般人情之常，賴一回人老成精，他這項介紹不只是加深了石小紅對南北的重視，也使她高興自己的父親獲得尊敬，因而微微一笑道：「南大俠要見先父究竟爲了甚麼？」

賴一回道：「我家主人被人暗中下毒，雖然巳用玄功將毒力拘束於一處，但這終非了局。」

石小紅問道：「我爹能够替南大俠解毒？」

賴一回道：「是的，我主人所中之毒十分奇特，除了千年靈芝露別無解藥。」

石小紅道：「千年靈芝露我有，不過我有一點小小的要求。」

賴一回道：「甚麼要求姑娘請說。」

石小紅道：「我爹臨終之時告訴我，他沒有甚麼東西留給我，只有一瓶千年靈芝露作爲我的嫁妝，我不敢要求南大俠娶我，只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女孩子總得找一個依托，所以我要求南大俠收留我這個孤女，爲婢爲僕我都願意。」

南北估不到石小紅會提出如此一個要求，她雖說願意爲婢爲僕，但言下之意還是要托以終身。

石姑娘明眸皓齒，貌美如花，是南北認識的女性中最美麗的一個，而他迄今還沒有娶妻，這豈不是天作之合？

只不過男女的結合，必需以感情作爲基礎，他與石小紅只是初識，談婚論嫁似嫌過早。

賴一回明白南北的心意，遂微微一笑道：「石姑娘的遭遇值得同情，我想主人會歡迎妳加入咱們一夥的，其他的以後再說吧，反正咱們來日方長。」

石小紅點點頭拿出一個白玉瓷瓶，說道：「賴大俠說的是，這是千年靈芝露，我想最多三滴就可以袪除劇毒了。」

南北接過石小紅遞過來的一隻白玉瓷瓶，當即服下三滴，將玉瓶交還石小紅，然後回到客房運功，一個時辰之後，他不只是劇毒盡除，還陡增二十年以上的功力，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賊人想害死他，他却因禍得福。

南北是一個性情中人，飲水思源，他不能不想到石小紅，希望能够投桃報李，回報她的恩德。

他適才瞧到石小紅與太湖門下拚鬥，覺得她招式精奇，所使的劍招算得是武林罕見的絕學，然而她却在獨個兒表演，空具一身絕藝，却無法傷到敵人。

因此他想找石小紅聊聊，希望能够給她一點帮助。

於是他帶着笑姑，再度來到石小紅的客房。

石小紅見南北容光煥發，知道他巳袪除劇毒，忙抱拳一拱道：「恭喜南大俠，今後再也不怕別人下毒傷害你了。」

南北哦了一聲道：「在下正是來向姑娘道謝的，聽姑娘的口吻，莫非服食千年靈芝露以後就可百毒不侵？」

石小紅道：「我爹是這麼說的，準不準就不知道了。」

南北道：「令尊是武林罕見的一代奇人，他的話自然相信得過。」

一頓接道：「姑娘的武功是令尊傳授的麼？」

石小紅道：「是的，可惜我太笨，習了十幾年的武功，竟然打人家不過。」

南北微微一笑道：「姑娘招式精奇，內力深厚，雖然不能說天下無敵，對付適才找碴的那般人應該是游刃有餘，我想姑娘所以放不開手脚，其中可能是有兩種原因。」

石小紅道：「哦，是那兩種原因？」

南北道：「姑娘可能很少跟別人搏鬥，所以臨敵經驗稍嫌不足……」

石小紅道：「是的，今天我是第一次跟別人打架。」

南北道：「這就是了，我想還有一點原因，姑娘在對敵之際，必然只求自保，沒有傷人的意圖。」

石小紅點點頭道：「我自保都不行，那裏還有能力傷人？」

南北面色一正道：「妳錯了，姑娘，兩軍對陣，旨在克敵，進攻才能致勝，否則就只有挨打的份兒了。」

石小紅道：「多謝指教我明白了。」

南北道：「姑娘的傷勢怎樣？」

石小紅道：「一點皮肉之傷罷了，不礙事的。」

語音一頓，接着長長一吁道：「那小笛子實在太可愛了，否則我也不會惹來這場無妄之災！」

南北一怔道：「妳說什麼？石姑娘，誰是小笛子？」

石小紅道：「就是太湖那般匪抓來的孩子，我聽見他們叫他小笛子。」

南北精神一振道：「妳快說，石姑娘，當時是怎樣一種情形？」

石小紅道：「當時我遊完太湖在星山附近登岸，瞧到十幾名男子抓着一個十分可愛的孩子準備乘船前往太湖，那孩子不肯上船，還大聲叫罵，最後終於被兩名大漢挾持着上了船，我瞧到心中不服，說了幾句公道話，可惜他們巳開船，我也無可奈何，但想不到他們連我也不肯放過。」

南北忽然目射煞光，冷哼一聲道：「太湖水盜居然敢如此無法無天，笑姑，現在是甚麼時辰了？」

笑姑道：「約莫戌初，主人有事？」

南北道：「妳跟賴一回去找白蠟店，看他們跟杭州總店有沒有飛鴿連絡，如果有，就立即告知錢門主，小笛子是被太湖所擄，要她立即趕來，如果沒有飛鴿連絡，就叫掌櫃的派專人星夜前往。」

笑姑應了一聲退出房去，石小紅睜着一雙美目，緊緊瞅着南北道：「對不起，南大俠，我不知道小笛子是你的孩子，否則我拚了命也會救他的。」

南北道：「姑娘誤會了，小笛子是白蠟門主錢蘭君的孩子，不過他被賊人所擄，却是受了我的牽連。」

石小紅道：「如此說來，南大俠與錢門主之間，淵源必然十分深厚了。」

南北道：「是的，在下是白蠟門的二門主，與錢門主是多年的道義之交。」

一頓接道：「石姑娘歇息吧，在下告辭。」

他回房不久，賴一回與笑姑已聯袂歸來，笑姑道：「主人，咱們找到白蠟店，掌櫃的名叫馬占春，據他說錢門主是四天前過去，此地與杭州總店有飛鴿聯絡，小婢已經按主人的吩咐交待他了。」

南北道：「好，妳去將簡讓叫來。」

笑姑道：「是。」

待簡讓來到之後，他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會議，南北首先說明小笛子是被太湖所擄，請大家商議一個可行的對策。

賴一回道：「太湖水道縱橫，島嶼極多，賊人據險而守，進攻將十分不易，依老奴之見，直搗虎穴不如誘虎離山。」

南北道：「對，我也是這般想法。」

笑姑道：「日間太湖栽了觔斗，必然不會甘休，我想最遲明天他們必會來。」

南北道：「好，咱們就來個守株待兔吧，不過晚間也不能太過疏忽，簡讓，你去安排一下，咱們不能讓別人輕易的就闖進客棧。」

簡讓道：「是，屬下告退。」

遣走簡讓之後，南北再對笑姑道：「石姑娘還沒有完全復元，又毫無江湖經驗，妳要多照顧她一點。」

笑姑娘道：「是，主人。」

南北道：「好啦，你們歇息去吧。」

這一晚倒是平安的渡過，直到第二天的午後，終於有人找上門來了。

來人身材魁梧，年約三旬上下，穿着一身紅衫，顯得威猛無比，他在店門之外一站，向身後兩名黑衣大漢揮揮手道：「去叫姓賴的出來回話。」

黑衣大漢一聲暴喏，雙雙撲進店門，其中一人大喝一聲道：「姓賴的，出來，長公子等你回話。」

賴一回沒有現身，二十八宿中的祁雲及狄環迎了上來，他們先向門外的紅衫人瞥了一眼，然後投目黑衣大漢道：「你們是那兒來的？找賴大俠做甚麼？」

黑衣大漢哼了一聲道：「咱們是那兒來的，你們的心裏應該明白，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怎麼，姓賴的旣然敢管閒事，此時又做縮頭烏龜了？」

祁雲冷哼一聲道：「小賊出言無狀，滾出去。」語音未落，雙掌倏分，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分別扣着兩名黑衣大漢的腕脈，雙臂輕輕一振，這兩人竟像稻草人一般，不分先後一起向門外的紅衫人飛去。

紅衫人雙臂急吐，抓着兩名黑衣大漢的衣領，將他們放置地上，同時叱喝一聲道：「蠢材……」

他剛剛罵出「蠢材」二字，面色忽然一變。

敢情這兩名黑衣大漢竟然萎頓在地，像兩條軟骨虫似的，再也爬不起來了。

紅衫人雙眉一挑，瞅着緩步走來的祁雲道：「你傷了他們？」

祁雲道：「出言無狀，姑予薄懲。」

紅衫人道：「你是誰？」

祁雲說道：「祁雲，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閣下呢？必然是一個知名之士了。」

紅衫人道：「太湖湖主奪命金梭的大弟子趙霸，朋友連傷本湖兩名屬下，你可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

祁雲冷冷道：「廢話，要怎樣划下道來就是。」

趙霸道：「很好，本湖在南門外黑石崗候教。」語音一落，雙手抓起兩名黑衣大漢，向南門急馳而去。

趙霸剛剛離開，南北就已領着賴一回笑姑，石小紅，及二十八宿現身出來，他向祁雲點點頭道：「我已經問明了黑石崗的位置，咱們走。」

黑石崗在城南七里，是一塊荒無人跡的墓地，在此地了斷過節自然再好不過。

南北等一行仍由祁雲狄環當先開道，待他們趕到黑石崗，太湖門下早已嚴陣以待了。

賴一回遠遠瞧了一眼，道：「主人，太湖以鈎鐮魚鱗陣馳譽武林，現在他們聚集了三十多名鈎鐮槍手，可能要用魚鱗陣法對付咱們。」

南北道：「你知不知道如何破法？」

賴一回道：「他們是用鈎鐮槍的特殊構造與罕見的威力，向敵人發動像魚鱗一般的密集攻擊，陣法一經展開，鈎鐮槍就滿場飛舞，只要被他們困入陣中，逃生的機會就十分渺茫了。」

南北道：「我明白了，簡讓，你率領二十八宿對付魚鱗陣，記住，咱們要在陣勢的外圍以白蠟釘殲滅賊人，千萬不能被捲入陣勢之內。」

簡讓道：「屬下遵命。」

南北再對賴一回及笑姑道：「他們主要的人物，咱們只能生擒活捉，不可傷他們的性命。」

他交待完畢，然後脚下加快，直到對方身前丈外之處才停了下來。

太湖領頭的是二湖主斷魂刀秦震山，他身後立着三名少年是湖主奪命金梭秦震宇的大弟子趙霸，三弟子章超羣，及總管白帆的兒子白南山。

這般人兩側分別立着十八名懷抱長刀的黑衣大漢，後面是三十六名鈎鐮槍手。

這是個頗爲堅强的陣容，太湖如此勞師動衆並不多見，可見他們是志在必得。

賴一回與二湖主斷魂刀秦震山原是素識，因而雙拳一抱道：「久違了，二湖主，昨天老朽伸手管了一件閒事，實在是情

非得已，咱們是老朋友了，老朽願意表示一點歉意。」

秦震山冷哼一聲道：「不必套交情，姓賴的，太湖對待敵人，一向睚眦必報，不過你如果交還劫走的女孩子，再交出昨天及今天傷人的幾名男女，看在咱們往日的一點香火交情，本座可以饒你一命。」

賴一回道：「二湖主這是强人所難了，我那幾位朋友全都比我高明，你說他們會聽我的？」

秦震山冷冷道：「那麼咱們只好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擺陣。」

三十六名鈎鐮槍手應聲奔出，他們分作兩路，以迅若飄風的行動，由兩側展開包抄，顯然，他們是想將南北等一行全部圈入魚鱗陣內。

二十八宿不待吩咐，便以極端迅捷的行動，搶佔鈎鐮槍手的外圍，他們分作四組，行動較敵方更爲輕便。

當鈎鐮槍手撲出來佈陣之際，二湖主秦震山等就開始向後面緩緩地退走，現場只留下南北、賴一回、笑姑，及石小紅四人。

南北當機立斷的道：「咱們不要被圈在陣中，跟上去。」

他領先撲出，跟踪急追，刹那之間，便與秦震山等追得首尾相接。

秦震山停下脚步，冷哼一聲道：「你是誰？」

南北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的問話。」

秦震山怒叱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對本湖主如此說話！」

南北不再理他，回顧笑姑道：「笑姑，去擒下這個水賊。」

笑姑摘下白蠟槍，跨前數步道：「秦震山，出來，姑奶奶要教訓教訓你。」

秦震山面色一變道：「姑娘原來是白蠟門的高人，不過妳還不配跟老夫動手，超羣，你去打發她。」

章超羣撤出吳鈎劍，奔到鬥場道：「姑娘請賜招。」

笑姑也不跟他客套，白蠟桿一振，槍頭振起三朵槍花，分襲章超羣胸前三大主穴，去勢之急，宛如怒龍出海一般。

章超羣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一個嬌滴滴的女娃兒，出招竟是如此的凌厲，急忙足尖倒踩，身形暴退，一連後退丈尺，才將這招白蠟槍避了過去。

出手一招就弄得如此的狼狽，章超羣固然是灰頭土臉，秦震山等也爲之目瞪口呆。

一聲暴吼之後[illegible]超羣展開了凌厲的反擊，他不能使太[illegible]丟人現眼，必須挽回適才的顏面

吳鈎[illegible]横飛舞，招招都是殺着，笑姑那嬌[illegible]的身子，立被捲入一片晶芒中。

太湖吳鈎劍刺、劈、鎖、拿，具有無窮的妙用，當年秦震宇仗以横行江湖，在吳鈎劍下放倒過不少武林高人，章超羣是他的親傳弟子，招式一經展開，威力自是不凡。

此時他們已經纏鬥二十餘招，笑姑看似落在下風，但章超羣却也傷她不得。

其實白蠟槍的精妙招式，並不在吳鈎劍之下，笑姑只是穩扎穩打，並不急於建功，才暫時採用守勢而已。

待三十招以後，笑姑已然智珠在握，當章超羣一劍直刺，再以雷霆萬鈞的速度鈎鎖白蠟桿，意圖毀去笑姑的兵刃之際，笑姑突然運集破折神刀的功力，單臂一振，白蠟槍立即斷爲三截，槍尖及第二截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分別插進章超羣的咽喉及胸口之上。

在秦震山這般太湖門下來說，這無異是一記晴天霹靂，他們絕未想到章超羣在使出吳鈎劍中威力最大的絕招之後，竟會落得如此慘死！

眼見門下弟子慘死，秦震山勃然大怒，口中大喝一聲道：「給我殺……」同時彈身一躍，當先向笑姑撲去。

南北身形一幌，攔住秦震山道：「怎麼，這麼一大把年紀了，還想欺負一個女孩子？出招吧，在下陪你玩玩。」

秦震山不再答話，長刀一順，連續劈出九刀，刀風帶起一片銳嘯，勁力重如山岳，名震江湖的斷魂刀果然並非虛致。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南北一連接下秦震山九刀，雙方似乎是銖兩悉稱，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其實南北是想將秦震山生擒活捉，掌中長刀只是隨意揮洒而已。

以南北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長刀雖是隨意揮洒，却能生出無窮的妙用，它遇强則强，遇弱則弱，能够諸般迎合，找不出絲毫破綻。

待秦震山九刀使完，攻勢一窒之際，南北的左手忽然以捷如驚雷，妙到巔毫的速度，一把扣着秦震山的右腕。

噹的一聲脆响，斷魂刀跌落石地砸起一溜火星，秦震山面如死灰，已有五處穴道同時受制。

南北一舉擒獲一個重要的人質，心情上感到輕鬆了許多，他不再理會秦震山，身形一轉，舉目向鬥場瞧去。

太湖在人數上原是佔到優勢的，此時却死傷狼藉，當得是一敗塗地。

趙霸被賴一回所擒，白南山身負重傷，躺在血泊中喘氣，傷他的是石小紅，這是白南山夢想不到的。

笑姑獨鬥十八名黑衣大漢，被她用白蠟釘放倒十二人，再以煉魂手生擒六人。

最慘的是鈎鐮槍手，他們的魚鱗陣擋不住白蠟釘，鈎鐮槍難當破折神刀全力一擊，他們不只是遭到慘敗，而且三十六人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南北收回目光，嘆息一聲，道：「一回，去瞧瞧，看那些傷者有沒有能够救活的？」

賴一回在鬥場上走了一週，回來報告道：「稟主人，那般人全都傷中要害，氣息全無了。」

南北道：「那姓白的呢？」

賴一回道：「剛剛嚥氣。」

南北道：「簡讓，叫弟兄們將這些屍體埋掉，免得留在這兒驚世駭俗。」

簡讓應聲「遵命」，立即率領二十八宿開始埋屍工作。

南北再回顧賴一回道：「一回，你到附近瞧瞧，看能不能找到寄身之處，咱們帶着八名俘虜，住客棧有些不便。」

笑姑道：「賴大俠去左邊，我去右邊

，咱們分開來找吧。」

賴一回道了一聲好，身形一幌逕向左側奔去。

片刻之後，賴一回首先奔回，接着笑姑也回來了，據他們的報告，左側有一個小小的農莊，右前方則有一片可以聊蔽風雨的廢園。

南北道：「咱們先去廢園瞧瞧。」

待二十八宿清理好了鬥場，他們帶着八名俘虜，一起來到廢園。

這原是一個富豪之家的廢宅，雖是斷瓦殘垣，一片荒涼的景象，但在荒烟蔓草之間，仍可看出當年的盛况。

南北在廢園中巡視一週，發覺房屋雖然多半頹圮，總還能够聊避風雨，於是吩咐簡讓將客棧退掉，行囊馬匹全部移來此地，並採辦十天至半個月的食物。

三天在平靜中過去了，但氣壓却低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因爲他們是要調虎離山，如果太湖相應不理，豈不要大費手脚？

當天午餐之後，他們聚在一起閒聊，笑姑忍不住柳眉一皺道：「主人，莫非他們不管秦震山這般人？」

南北微微一笑道：「秦震山是二湖主，他的安危秦震宇焉能不管？我想最遲今晚或明天他們必然會傾巢而來。」

笑姑道：「錢門主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如果太湖當眞傾巢來犯，咱們的力量不是單薄了一點？」

南北道：「咱們的力量是單薄一點，不過咱們已消耗他們不少實力，今後他們縱使傾巢來犯，我想咱們能够應付的。」

他話音甫落，一陣低嘯之聲忽然由四週傳來。

賴一回面色一變道：「四週出現敵踪，咱們已在包圍之中了，是在廢園迎敵，還是到園外決戰，請主人拿個主意。」

南北道：「先隱身暗處以暗器傷敵，使敵人銳氣受挫，然後再全力反撲。」

賴一回奉到作戰指示，立即縱身而起，去向二十八宿傳達命令。

石小紅道：「南大俠，咱們要不要出去瞧瞧？」

南北點點頭道：「右側有一顆巨大的槐樹，咱們到樹上去。」

他們穿窗而出，隱身巨槐之上，既可俯瞰全局，又不慮被人發現，只有一點南北沒注意，那就是他與石小紅間的距離。

巨槐枝葉茂密，椏枝極多，隱藏其中自然十分容易，但要選一個既可藏身，又可俯瞰全局的地方就不多了。

南北找到了，那是一個最高的橫枝，坐在上面正好露出半個頭，只要流目四顧，便可瞧到下面的一切。

現在天色還未入暮，視綫頗爲清朗，但見人影幢幢，由四週向中心進逼，人數之多，是南北出道以來第一次瞧到的盛大場面。左右及後方的人數相差不多，大約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由正面進攻的是主力，人數約莫六十名上下，南北等一行只有三十二個，在雙拳難敵四手的原則之下，這一仗打下來只怕不太樂觀。

南北行道江湖，一向是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然而，現在他却悄悄嘆出一口長氣，因爲他害怕救不出小笛子，以致無顏與錢蘭君相見。誰知他一口氣剛剛嘆出，耳旁忽然响起一股輕柔的嬌音道：「不要怕，大哥，我帮你。」

南北忽略了身邊還有人，而且長久以來沒有聽到有人稱他大哥，不由微微一怔，同時扭頭向身旁瞧去。

他這扭頭一瞧，又扭出毛病來了，他沒有料到那張甜似蜜桃的面孔貼得如此之近，這一扭自然要黏在一起了。

他絕無輕薄之意，對方也沒有認爲他意存輕薄，只不過這種經驗是奇妙的，他們雙方都是第一次領畧。因此，兩張訕訕的、紅紅的、帶着驚喜的面孔，就這麼黏在一起，久久沒有移動，直待耳中响起一聲慘呼，他們才霍的分了開來。

原來廢園的右側已經開始接觸，一枚白蠟釘，將一名來犯者送往鬼門關去了。

二十八宿防守四面，每一面只有七人，他們將距離拉開，隱藏於濃蔭蔓草之間，待賊人接近至白蠟釘有效距離之內，才給來犯者以致命的一擊。

他們一手可以同時發射五枚白蠟釘，雙手可以射出十枚，而且釘無虛發，枚枚中的，七個人暴起襲敵，白蠟釘如同驟雨一般，左右及後方來犯的賊人，還沒有撲進廢園，便已遭到慘重的傷亡。

二十八宿立即躍出草叢，乘勝追殺，以肅清這三面的殘敵，在一陣追奔逐北之後，獲得十分滿意的戰果，沒有逃掉一個賊人，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連太湖四傑也未能逃過這一噩運。

但正面的情形就不是這麼理想了，一來正面是敵方的主力，其中擁有不少武功卓絕的高手，另一點是其他三面接觸較早，使他們對白蠟釘的威力有了警覺，二十八宿雖是傷了他們幾個人，於大局並沒有甚麼帮助。此時二十八宿已向正面集中，雙方劍拔弩張，混戰一觸立發。

南北身旁的石小紅道：「大哥，咱們下去。」

南北道了一聲好，隨即向笑姑打了一聲招呼，然後三條人影以天馬行空之勢，像隕星一般向前面洩落。

賴一回迎上來道：「主人，咱們原是想抓狐狸，估不到引出一羣餓狼來了！」

別看賴一回說得輕鬆，臉上的神色却十分沉重，因爲當面的敵人强悍無比，是他們事前沒有想到的。

對方領頭的是神嶽帮主的夫人洪瑛瑛，這女人雖是年近不惑，風姿仍然不減當年，她左右分立着太湖湖主奪命金梭秦震宇，總管白帆，常山飛魔晁信均，身後是神嶽帮五大執法之中的朱上元、梁桐、梅汎，及十八令使中的九個，再加上錦衣堂主蕭贊，親率該堂高手四十八名。

這只是神嶽帮的一半，但陣容之堅强，在當代武林已無人敢攖其鋒了。

南北等一行只有三十二人，無論他們功力多高，一旦展開混戰，勢必造成重大的傷亡，在極端不利的形勢之下，他向二十八宿下達了一道命令。

「擺陣，百泉歸海。」

白蠟門下練有幾種陣法，只有「百泉歸海」是南北獨創的，它是以太乙混元爲基礎，五行奇門爲變化，防守時變化萬端，固如金城，攻擊時萬雷齊發，有如百泉奔海一般。

待二十八宿佈好陣法，他才向洪瑛瑛雙拳一抱道：「久違了，洪夫人……」

洪瑛瑛冷哼一聲道：「姓南的，本夫人當年曾經說過，你不會得到好死的，今天果然報應臨頭了，嘿嘿……」

南北淡淡道：「妳無權判人生死，怎知道我會報應臨頭？不要說廢話了，划下道來吧。」

洪瑛瑛哈哈一笑道：「姓南的，我無權判人生死，對你却是一個例外，誅血草的滋味不錯吧？嘿嘿，本夫人不妨告訴你，這種劇毒是沒有解藥的。」

南北道：「多謝賜告。」

洪瑛瑛見南北身中奇毒，神色竟然如此的平靜，而且他適才由樹上躍下之時，輕如落葉，點塵不驚，內力之高，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莫非他已經將奇毒排到體外去了？

她雖是有些不信，仍以懷疑的口吻道：「誅血草毒性奇特，一旦中上便如附骨之蛆，你縱然以內力將它拘束於一處，只要妄用眞力，它就會竄入血液，那時……嘿嘿，是神仙也救你不活了。」

南北道：「這個我知道，妳還有甚麼要說的？」

洪瑛瑛撇撇嘴道：「我是一番善意，看來是浪費唇舌了，不過我這人就是這麼心腸軟，不忍不教而誅，如果你還在指望白蠟門主錢寡婦給你支援，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因爲錢寡婦已跟本帮結盟，咱們已是一家人了，那邊的白蠟門下請退過一邊，咱們是朋友不是敵人，本夫人只是跟南北了斷私人恩怨，各位請不必插手。」

好厲害的女人，她不只是在惑亂軍心，而且是蓄意挑撥，如果白蠟門下當眞袖手旁觀，南北縱然身負絕頂武功，只怕也難以全身而退。

笑姑意識到南北的危機，忍不住大喝一聲道：「錢門主義薄雲天，心如鐵石，縱使斧鉞加身，也不會跟你們這般盜匪結盟的，白蠟弟子全是忠肝義胆鐵錚錚的漢子，妳妄想挑撥不過枉作小人而已。」

洪瑛瑛一怔道：「好一張利嘴，妳是誰？」

笑姑道：「我麼，白蠟門下，姓甚麼叫甚麼妳就不必管了，划下道來姑奶奶接着就是。」

洪瑛瑛大喝一聲道：「給我殺，不要留下一個活口！」

在她這一聲命令之下，錦衣堂主蕭贊首先帶着該堂四十八名高手奔出，他們是衝向二十八宿，立即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搏殺。

洪瑛瑛身旁的太湖總管白帆也搶了出去，他的兒子喪生在白蠟門的手下，殺子之仇焉能不報！

賴一回摘下旱烟鍋，迎着白帆道：「白兄別來無恙，賴某這廂有禮了。」

白帆怒叱一聲道：「姓賴的，是誰殺了我的兒子？」

賴一回淡淡道：「多行不義必自斃，誰殺都是一樣，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你這不是多此一問。」

白帆道：「好，老夫先殺了你再找姓南的！」語音甫落，長刀急揮，便與賴一回鬥在一起。

太湖湖主秦震宇踏前數步，目注南北道：「閣下就是絕代天驕南北？」

南北道：「不錯。」

秦震宇道：「數度傷害本湖弟子，都是你的傑作？」

南北道：「這個麼，在下不願傷人，但也不願被別人所傷，被迫自衛，實在是情非得已。」

秦震宇怒叱道：「我二弟呢？你將他怎樣了？」

南北道：「令弟麼，目前還在好好的活着，不過以後就很難說了……」

秦震宇叱喝道：「此話怎講？」

南北道：「這話簡單得很，你不是擄來了本門錢門主的孩子小笛子麼？只要你交出小笛子，在下保證交還令弟……」

南北語音未落，洪瑛瑛的嬌叱之聲已遙遙傳來，道：「怎麼啦？秦湖主，你是在跟姓南的套交情？」

秦震宇面色一變道：「屬下不敢，我只是追問我二弟的下落……」

常山飛魔走過來接口道：「湖主不別担心，咱們只要毁了姓南的，還怕找不到令弟！」

他說話之間已然一鞭揮出，鞭梢嘶風，响得令人頭皮發炸，但看這出手一招，就知道常山飛魔果然是一個可怕的人物。

南北不願硬接，脚下一挪，旁移三尺，但他足跟尚未立穩，一片晶芒挾着刺骨的勁風，已向他脅下奔來。

這是另外一個强敵，奪命金梭秦震宇的吳鈎劍適時封閉了他的退路。噹的一聲脆响，他以長刀接下了吳鈎劍，左手倏的一伸，一把抓住跟踪揮來的軟鞭。

常山飛魔猛吃一驚，他絕未想到軟鞭抽出之時，會有人抓住鞭梢，因爲這一鞭之力威猛無比，是鐵人也難以承受，何况是血肉之軀！但不可能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而且由鞭梢傳來一股强大的衝力，幾乎使他把持不住。

他決不能鬆手丟掉軟鞭，否則常山飛魔的招牌就算砸了，因而大吼一聲，以全力向後一奪。

以他的估計，這全力一奪，不大可能讓南北鬆手，但至少可以抵消對方的衝力而成爲僵持之局。那麼以後的一切就寄託於秦震宇了，在吳鈎劍及奪命金梭的攻擊之下，他不相信南北能够討得好去。

他的估計沒有錯，秦震宇果然橫掃直劈，吳鈎劍一連使出三招，只可惜連南北的衣角都沒有沾到。這是常山飛魔另一項估計有了錯誤，他原以爲必然奪不回軟鞭，誰知他不只是奪回了軟鞭，更意外的是連南北也一起帶了過來。

他暗道一聲不好，但南北來勢之急，快如閃電，他的念頭還沒有轉完，一顆斗大的頭顱，已經帶着一股熱血冲霄而起，常山飛魔自然就此結束他罪惡的一生了。

當南北飛身而起之時，秦震宇也已瞧出常山飛魔的危機，立即振腕一抖，三枚金梭帶着銳嘯，以品字形襲向南北身後的三大要穴。不過秦震宇的動作似乎慢了一點，他不僅未能救得常山飛魔，而且烏芒劃空，連續响起三聲脆响，他那三枚震撼武林的奪命金梭，全被南北以軟鞭擊落。

秦震宇栽了，面頰一片死灰之色，此

時南北如若乘機出手，他必然難逃一死。

但人影嗖嗖，一連撲過來男女四人，他們是洪瑛瑛及神嶽幫五大執法中的朱上元、梁桐、梅汎，這般人一言不發，一起向南北展開了瘋狂的圍攻，連同原先的秦震宇，南北是以一敵五的不利局面。

笑姑與石小紅一聲嬌叱，雙雙聯袂奔出，但他們無法接近南北，才出場就被神嶽幫的九大令使纏着。此時血戰全面展開，每個人都參加了搏殺，但見殺聲盈野，血肉橫飛，形勢之兇悍當得是江湖少見。

綜觀全盤戰況，白蠟門以少敵衆，似乎略處下風，不過他們還能穩住陣脚，一時半刻倒不至出甚麼差錯。

正當雙方捨死忘生的拚鬥之際，一聲清嘯忽然遙遙傳來，南北聽出這是錢蘭君的嘯聲，心知援軍已到，不由精神一振。

他口中一聲清叱，脚下一錯，長刀斜斜划出，刀鋒掠過朱上元的喉際，一條人體隨着刀勢跌了出去。

一刀奏功，左手同時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扣着秦震宇的腕脈，身形一旋一帶，將秦震宇送到洪瑛瑛的劍尖之上去了。

他指顧之間，連殺兩名一流高手，使得洪瑛瑛及梁桐梅汎神色一呆。

他們這一呆雖是十分暫短，却帶來無可彌補的憾事，但見銀芒萬點，像狂飆一般的襲來，洪瑛瑛首當其衝，被錢蘭君的白蠟槍連續三招，刺了三個透明窟窿，梁桐及梅汎也被小櫻小菊撂倒下去。

緊跟在錢蘭君身後的五獸七妖，率領五十名白蠟武士分別向錦衣堂及九大令使衝去，只有十二鐵衛沒有參加戰鬥，因爲他們找不到搏殺的對手。

其實沒有參戰的不只是十二鐵衛，還有孤星堡主呂子秋的夫人任菁，以及二、四兩名弟子與該堡的十名武士，這般人南北全都認識，惟一面生的是任菁牽着的一個孩子。這孩子約莫十三四歲，生得頭角崢嶸，長像十分可愛，但他絕不是呂麟，莫非他是小笛子？

南北正要詢問，錢蘭君已微笑道：「兄弟感到奇怪吧？咱們已經去過太湖……」

南北啊了一聲道：「他必然是小笛子了，但呂夫人……」

錢蘭君道：「呂夫人也被困在太湖，這是咱們意外的收獲。」

南北道：「小弟還以爲他們關在神嶽幫的總壇呢，這眞是太好了。」

他說話之際，同時舉目向任菁瞧去，這位孤星堡的女主人消瘦了，而且淚容滿面，情形悽苦以極。南北安慰她道：「不要難過，子秋不在太湖，可能在神嶽幫的總壇，咱們只要走一趟陝西……」

任菁悲聲一嘆道：「多謝師叔，侄媳命苦，子秋已經喪生於太湖之中，落得屍骨無存，嗚嗚嗚……」

錢蘭君道：「不要悲傷，呂夫人，咱們已經蕩平太湖，可以說替呂堡主報了仇了，希望妳節哀順變。」

此時全場搏殺均已結束，白蠟門獲得空前的勝利，除了錦衣堂主蕭贊帶着七名屬下逃走之外，神嶽幫是全軍盡墨，惟一的缺憾是呂子秋喪生太湖，爲孤星堡帶來一片愁雲慘霧，但花無常好，月無常圓，人生原本是有缺憾的。

（全文完）

俠義傳奇短篇故事

楊威·文
可飛·圖

五虎莊風雲

誤中美人計 少年險喪生

噹噹噹！

警鐘敲响，連敲三下，那是最緊急的訊號！

「虎威堂」三個金漆大字，虎虎生威，似乎並未將强敵入侵的訊號放在眼內。十五人環坐堂上，個個都是氣歛神凝，淵停嶽峙，警號雖在响，却未見一人慌張失措，甚至於連眉毛都未跳動一根。

不說別的，僅此鎭定功夫，已非常人可及，由此可以推想到，虎威堂上十五位，決不是簡單人物。

肅靜莊嚴！

深沈的靜默却有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赫赫威勢！

「什麼事？」坐在正中的那位，首先出聲詢問，似乎是與堂上十四位說話，聲音却遠遠送出。

「强敵入侵，兄弟們抵擋不住！」聲音由遠方傳來，仍然淸楚聽到，顯然發話的人內功修爲極其深厚。

「有多少人？」堂上那位又問。

「只一人！」

「什麼？」十五人異口同聲叫起來。

「來人的武功奇高，年紀頗輕，莊稼人打扮，只是將出手的兄弟擊退，尚未傷人！」

「嗯！」坐在堂上正中的那位聽了，漫應了一聲，微微點頭道：「看情況來人別有所圖，並非尋仇。」

「如何處理，請令定奪！」聲音遠遠傳來。

正中那位神色微凜，深深吸口氣，引吭高聲叫道：「何方高人，請來一會！」

「來了！」聲音遠遠傳來，非僅內功深厚，輕功也是尖頂的高手，「來了」兩字雖然拉長說，又是極短的時間，來人却馳進了二三百尺，身法之快，可以想見一斑。

堂上十五位，全是當今武林中一等一的尖頂高手，自然是識貨的大行家，由來人的內家修爲及輕功顯示，也不禁聳然動容！

「颼！」一條人影穿窗而入，落地無聲，輕巧地站在虎威堂的正中央。

大家定睛看淸楚，這位不速之客，約莫二十四五歲上下，粗布衣服，一臉笑容，顯得十分高興的神色。

「小兄弟今日光臨虎威堂，有何見教？」正中那位，首先站起來抱拳爲禮。

「哈哈，這點待會再說，首先，我想與那位過幾招，不知可否？」少年笑道。

「好氣魄，我喜歡有胆色的年青朋友！」坐在正中那位含笑道。

其餘十四位聽了彼此相對望了一眼。

「伯機，你去！」坐在正中的那位發施號令。

「是！」右首一位高瘦子立時站起。

「鐵掌神拳，久仰了！」年青朋友笑哈哈抱了抱拳。

「嗅，閣下對我們兄弟都相當了解！

」坐在正中那位仍然面不改色笑道。

「威震大江南北的英雄好漢，天下聞名，只要是武林人士，誰不知道鐵掌神拳黃伯機的平生英雄事蹟！」年青人態度很誠懇，令人聽來很相信他說的是眞心話。

「小兄弟的姓名可否見告！」正中那位笑道。

「方明！」

「好名字！」坐在正中的那位讚一聲，所有虎威堂上的人，心內暗自嘀咕，這姓名在武林中，的確是從未聽過，眞個是初出江湖的少年麼？

這時，場中二人已準備妥當，相距八尺，隨時可以出手。

高高瘦瘦的黃伯機，雖然自負掌法不會輸，但這對手却是個初出道的毛頭小伙子，而且當家的頗爲欣賞，出手傷了他，不大好呢！

「請發招！」方明似乎等得不耐煩。

「好！」鐵掌神拳黃伯機聽了，心內暗怒，對方實在太過份，簡直是目中無人，今日姑且教訓他一頓，陡地猛喝一聲，身子平滑前去，右掌一圈拍出。

「來得好！」方明不敢怠慢，清嘯一聲，右掌倏劈，也是硬碰硬的打法。

「砰！」雙掌相交，發出聲音很輕，由於二人所發掌力，有剛有柔，一接上去，幾乎沒有聲音。

虎威堂上的全是高手，他們全明白，像這樣比武，最爲危險，雙方所發內家氣勁，可以傷人於無形，只要一方抵擋不住，那是丟命的事。

一接之下，鐵掌神拳黃伯機先前的自負神色，頓時變爲震駭，心念疾轉，決定拚命；出生入死闖蕩江湖，得來的一點名聲，豈能毀在今日！

令人可惱的是，方明凝立原地，含笑望住黃伯機，毫不在乎，這位鐵掌神拳無法忍得下這口氣，深深吸口清氣，雙臂退回胸前，然後緩緩推出，看上去吃力非常，似乎在推什麼萬斤大石一般。

方明見了，也收起笑容，神色凝重，雙手平按胸前，緩緩推出。

奇事突然發生，平空突然起了一股輕烟，愈轉愈急，發出尖銳已極的响聲。

「砰！」一聲輕爆聲，烟塵散失，場中之人登登登連退後五步。

明眼人看得很清楚，鐵掌神拳黃伯機是眞退；而方明却是故意做作而已。

很短暫的平靜，衆人頓感意外，以鐵掌神拳黃伯機的武功，竟會敗在一名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手中，虎威堂中的英雄意外之下，却又高興非常，他們又再見到新的少年英才，這是値得高興的事。

一陣响亮的掌聲在虎威堂上响起。

其餘十五位也跟着鼓掌。

只有鐵掌神拳黃伯機神色頽喪，默然不語。

「拿酒來！」正中那位突引吭高呼。

「哈哈，大哥，今晚又來雅興，我們也托這位小兄弟的福，可以大快朶頤！」左首那位身材雄偉的壯士，也興緻勃勃。

「能見當世英豪，是我們兄弟平生快事，豈能不慶賀！」正中那位豪笑道。

「我反對！」鐵掌神拳黃伯機突然厲聲道。

「噢！」正中那位愕然道：「老四有何意見呢？」

「此人來歷不明，我們兄弟萬一爲外敵所逞，那時豈非懊悔莫及！」鐵掌神拳黃伯機大聲道。

少年方明仍然含笑屹立於虎威堂中，聽了鐵掌神拳黃伯機那句話，神色不變，似乎是若有所恃。

「老四似乎過慮了，以我霹靂地靈王雲厲的眼光，相信還能看得清人，表面的來歷，決不能够與個人的眼神與氣韻相提並論！」正中那位老大侃侃而說，氣度與胸襟，果然迥乎流俗。

「大哥說得好，新來這位小兄弟，我可以担保！」聲音清脆嬌柔。

方明循聲望去，只見右首第二位，有位婷婷玉立的少女，越衆而出向衆宣佈。

「哈哈，五妹果然慧眼識英雄，衆兄弟，大夥兒盡情一醉如何！」老大宏聲震天。

「多謝各位大哥！」方明說時，眼中却露出感激神色望住那明艷照人的少女。

「自己兄弟，不必客氣！」老大豪笑聲中，伸手連拍方明膊頭。

只不過片刻時光，一桌豐盛的酒菜已擺在客廳上，豪笑聲中，六人一齊入座。

三杯酒下肚，大夥兒談笑更感融洽，即使鐵掌神拳黃伯機，冷峻的臉色也漸漸解凍，話雖然少一點，比原先却好多了。

「小兄弟，」霹靂地靈王雲厲突然神色一整，對方明道：「你我一見投緣，所以不揣冒昧問一句，可有意與我們共進退，在武林中闖一番事業？」

「大哥，你……」鐵掌神拳黃伯機聽了，立即露出焦急神色出聲道。

霹靂地靈王雲厲搖了搖頭，阻止這位拜弟說下去，雙眼盯住方明，等他答覆。

方明本來想立即答應，見了這情況，心內立即又有了新的計劃，當下含笑道：「各位全是當世英豪，而且俠義無雙，小弟能够附諸驥尾，正是夢寐以求；但我想經過一段時候考驗，再正式加入如何！」

大夥兒一聽，還有不明白之理，霹靂地靈王雲厲望了黃伯機一眼，隨即哈哈笑道：「好，小兄弟快人快語，這答覆雖然未能完全合我意，但也將就過去。」

「多謝雲大哥成全！」方明站起來，舉杯敬酒。

「我們兄妹五人，來自各個不同地方，却有一個共同大目標，盡力爲武林做一番有益之事，雖未創立帮派，江湖朋友却以襄陽五虎稱之，五虎莊的創設，僅以務農爲基業，行有餘力，才做些行俠仗義之事！」霹靂地靈王雲厲不厭其煩，將宗旨說明。

「小弟經已盡知，所以才冒昧闖莊！」方明笑道。

「很好，兄弟今日初到，先到客房休息，明日再詳細介紹各方面事務！」霹靂地靈王雲厲道。

「方兄弟的客房，待我領他去好啦！」那位明艷照人的妙齡少女，一直默默坐在座上，此時才出聲說話。

「怎敢勞動姑娘！」方明實在過意不去。

「自家兄弟，別客氣！」少女說時轉

身走去，方明只好跟着。

「明日見！」彼此道了別，即從客廳分手。

方明鼻端聞着少女身上散發的香氣，心內却不敢有過份的遐想，蓋因他由師父那兒，深知面前的少女，機智及武功，不僅在五虎莊中，即在當今江湖上，亦屬尖頂人物，天機玉女黃逸琴，是黑道强梁聞名喪胆的煞星，也許是心內畏懼緣故，方明不敢隨便談笑，只是默默的跟在後面，連身外的事物也未注意。

「已經到了！」天機玉女黃逸琴微笑道。

「呀，好地方！」方明從沉思中回到現實環境，定睛看時，窗外松濤簌簌作响，澗水隱約流動聲，令人聽來，越發感到心境寧靜舒適。

「早點休息，明日再詳談！」天機玉女黃逸琴說罷自去，也不等方明說什麼。

時間的確相當晚，方明也感到疲倦，尤其是鐵掌神拳黃伯機那一戰，消耗了許多體力，剛才還不覺得，這時見到床被，的確想睡。

往床上一倒，閉目假寐。

突然，有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來人輕功極高，要不是夜晚靜寂，還眞難聽出呢！

方明心頭暗凜，這夜行人來意不明，是友是敵，令人担憂。

這傢伙伏在窗簷上，虧他有耐性，冷清清伏在外邊，一動不動，是五虎莊的人呢，還是外來奸細？是前者還好說話，萬一是後者，只怕有痲煩。

正在此時，夜行人一個燕子穿簾式，輕巧穿進房來，一聲不响，手中寒森森的寶劍，往方明身上直刺。

方明瞧得分明，往床內轉一個身，即將刺來寶劍閃開去。

「咦！」夜行人似乎感到意外，但他反應極快，雙脚疾蹬，雙手齊揚，嗤嗤暗器聲劃破夜空，聽來特別刺耳。

這變化太過突然，夜行人手中寶劍不知何時收去，驟然間發出十幾種暗器，距離又近，想要躲開，豈是容易的事？

方明再也不敢大意，隨手一抖，身上被單反飛上去，噗噗聲响個不停，暗器全部接住。

驟然間遇到這意外，方明幾乎不明不白死在床上，這下將他怒火激起，右手微按床上，身形像枝箭平射出去，就此些微躭誤，夜行人已馳出十五六丈開外，一身黑衣，簡直就是夜色的一部份。

這一來，越發激起方明的怒火，全力追趕，身形像一枝箭，又趕過了四五丈。

前面夜行人聽得分明，身形微頓，一聲不出，左手往後揮去，一大蓬牛毛般的針，像驟雨般打來，這回再沒有被單在手，眼看不易逃過厄難！

倉卒間，方明身形一頓，凝立原地，渾身上下，發出三尺厚的內家氣勁，牛毛般的針雨飛快射到，在方明的身前三四尺遠近，似乎碰到一座無形的牆壁，紛紛掉落地上，藍光閃閃，全都喂了劇毒，只要有一枝沾上皮，膚那就是要命的玩意兒！

「嘿！」夜行人見了，悶哼一聲，他非但不逃，反而欺近身來，懷中取出枝黑黝黝的鐵筒，對準方明上身，手指輕按彈簧，一陣腥氣撲鼻的黑水迎空射到，還未近身，在空中嗤嗤冒烟！

方明心念疾動，脚跟微蹬，人已冲霄飛起兩丈，雙臂猛往後揮，頭下脚上，直往夜行人撲去！

「來得好！」夜行人非但不走，反而揮掌迎擊！

方明心內暗自冷笑，只要你不逃走，事情好辦，當下揮出右掌凌空虛按一下。

夜行人似乎尚未看出方明這一掌用意，表面上看毫無任何出奇跡象，輕飄飄的亦無雄渾氣勁，難道想駭人麼，想到這裏，拳掌去勢更快。

正在這時，夜行人整個身子，突然被一張無形的網兜住，這變化突如其來，令他驚駭欲絕，整個人似被狂風捲上半空，雙手亂舞，身不由己，往後飛去。

大約飛出五六丈遠近，勁力一下子消失得無踪無影，夜行人猛往下墜，「砰！」的聲响，跌個四脚朝天，疼痛不要說它，心內的震駭却令他受不了。

「你是什麼人，爲何刺殺我？」方明冷冷地問。

夜行人茫然望住方明，好像傻了一般，呆呆站着，動也不動。

方明心念疾轉，暗自冷笑道：「待我擒下你再講，那時不怕你不說出底細！」

「我與你拚了！」夜行人突然間像發了狂性，拳脚交加，全是拚命的打去，連防守的招式全不用了。

這一來，方明反而連連退讓，看清楚雙方武功路數再說。

「惡賊，你殺了我全家，今日報不了仇，那是天意！」夜行人咬牙切齒怒罵，看他憤激神情，似乎眞有什麼深仇大恨一般。

「你究竟是什麼人，誰殺了你全家？先說個明白如何，別認錯了人！」方明連連退讓，口內急急分辯。

「惡賊，還要裝羊，有胆殺人，還想抵賴，嘿嘿，只怕天理難容！」夜行人越說越兇。

方明這下眞個怔着暗忖：五虎莊中所作所爲，全是光明正大的俠義行爲，難道還有什麼暗中爲非作歹不成，想到這裏，更不敢出毒手害人，連連道：「這位大哥，你先停手說明白如何！」

由於方明一再退讓，夜行人猛攻數十招，胸中怒氣似已洩漏了，漸漸恢復理智，才想起對方武功奇高，眞個動手，十條命也丟了，難道眞個是弄錯了不成？

方明看清楚對方心意，當下身形微閃，右掌在夜行人背心印了一下，却絲毫不用眞力，然後退在一旁，雙手環抱，等待對方說話。

「我陸小中，看來只怕是認錯了人！」夜行人喃喃自語，神情十分頽喪，似乎很傷心。

方明這時才有空看清楚對方，那人大約二十七八年紀，像貌純樸敦厚，不像什麼壞人，更相信對方所說，當下和和氣氣道：「這位兄弟，你詳細說個明白！」

陸小中仔細端詳了半晌，才道：「對不起，我認錯了人，那惡賊很像你！」

「你可知那人的來歷？」方明又問。

「他殺人後揚言是五虎莊的人，決不容人反對，我當時昏昏沉沉，只聽這句話，但身受重傷，無法行動！」陸小中道。

「原來這樣！」方明口中漫應一聲，心內暗自奇怪，今晚竟有那麼巧，尋仇的人不找別個，竟然找到自己；而且五虎莊戒備雖不能說是龍潭虎穴，但是不至於任由人來往，在現在爲止，仍未見莊中有人出現，莫非這是五虎莊的初步試探不成？

「你放我走吧！」陸小中這時求情。

「好，你走！」方明心念轉動，立即答應。

陸小中大感意外，驚喜之餘，連連拱手，幾乎話都說不出來。

方明望着對方漸漸消失的背影，心內思潮起伏，五虎莊內，蘊藏着許多秘密，今日所以深入五虎莊，乃奉師命，並非冒冒然而來的。

「有賊！」遠處有人呼叫。

看來陸小中又給莊中守衞發現，方明暗嘆一聲，準備回房休息。

「颼！」幾條人影如飛掠到。

「好小子，果然是奸細！」鐵掌神拳黃伯機怒吼聲中，凌空下擊，那是存心要命的毒招。

方明暗叫一聲苦也，身形閃動，避開正面。

「鐵掌神拳」四字在江湖上叫响，豈是平常可比，這招「天羅地網」是黃伯機平生三大絕招之一狠着，全力施展開來，豈是輕易能夠避開。「嗤！」的聲响，方明肩頭掃着點邊，整個人翻翻滾滾，連退七八步才站住脚。

「嘿嘿，小子，今天看你能否逃出生天！」鐵掌神拳黃伯機一招得手，信心大增，屹立當地，嘿嘿冷笑。

「你們誤會了，我也是被一夜行人襲擊，追趕至此，聽到前面呼喝，想看個明白，你們就來了！」方明急道。

「小子，還要狡辯，趕快束手就擒，待查清楚後再辦！」鐵掌神拳黃伯機道。

「我今日到此，就遇到此事，難怪閣下懷疑，我房中還有刺客留下許多暗器，大夥兒立即可以去看個明白！」方明突然記起床被上的暗器。

「好，我們去看看！」鐵掌神拳黃伯機這回倒沒有爲難，爽快答應。

當下四人往回趕去，房中燈火明亮，床上空空，那有什麼被單，連半點影子也未看到，所有痕跡全已洗得乾乾淨淨。

方明心內暗叫聲苦，看來這是一連串有計劃的步驟，自己不知不覺，跌進人家陷阱之中，此次初出師門，並無仇人，誰會害我呢？

「小子，你還有何話說！」鐵掌神拳黃伯機虎視眈眈，防方明情急拚命。

方明眞個無話可說，種種情況，令人無法置信，束手待擒等待查明眞象，本來是合理的態度，看情形，這位鐵掌神拳黃伯機，對自己十分敵視，萬一他當場下毒手，豈非死得寃枉！

再說，五虎莊潛伏許多不知道的危機，其中是否有什麼不爲人知的陰謀，自己豈可輕易將性命交付人手。

想到此處，方明緩緩抬起頭道：「我想先見雲大哥說個明白，再聽他裁處！」

「好小子，還想狡滑抵賴！」鐵掌神拳黃伯機說時，將手一揮，與另兩名手下，緩緩往中間合圍。

方明心念疾動，身形突然往左邊衝去，那種快法，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黃伯機巳經全神戒備，仍然大出意料之外，只感到眼前一花，「砰」的聲响，那名手下中掌受傷，往左邊飛開去。

「颼！」方明身形猛拔高三丈，雙臂疾振，「大鵬展翅」往黑暗中逸去。

鐵掌神拳黃伯機幾乎氣破肚子，怪叫一聲：「那裏逃！」奮不顧身朝前猛撲。

方明暗叫聲苦也，這位威名遠播的鐵掌神拳黃老四，一身武功，的確不容忽視，此時含憤而發，越發威力絕倫，距離兩三丈，掌風巳如刀鋒般銳利難當，打上身來，那還得了，正在此危急之際，猛吸口清氣，身形一凝，急往下墜，施展師門向不輕用的絕學——「土龍身法」，像一枝箭緊貼地面，往前疾馳而去。

鐵掌神拳黃伯機幾乎氣瘋了，今日如讓這小子在眼底下逃掉，只怕一世英名斷送於此，想到此處，再無顧慮，陡地猛喝一聲：「打！」雙手疾揚，四枝子母奪魂鏢帶着驚心動魄的銳嘯聲，嗤嗤嗤，母分子又再分子，霎時間，十六枝鏢巳罩住方明全身大穴！

方明耳內一聽到暗器聲响，知道危機一瞬，無暇往前逃竄，身形往地面倒去，整個人緊貼在地上，「颼」疾射如箭，堪堪避開上空亂竄的飛鏢！

這是從未曾有的事，子母奪魂鏢只要一出手，敵人非死即傷，像今日這樣，方明閃避的法子，也是武林人士極少用到的身法，鐵掌神拳黃伯機驚愕之餘，心內也不由衷心欽佩。

由於子母奪魂鏢的功效，令到方明去勢受阻，鐵掌神拳黃伯機整個人像朶烏雲般蓋下，凌厲的掌風強勁無匹兜頭下擊。

方明一雙耳朶特別敏銳，比眼睛看到還要好，雙手微按地面，一個倒臥鯉魚式，堪堪避開掌風！

鐵掌神拳黃伯機今晚眞個是用盡渾身解數，全身絕學巳發揮得淋漓盡緻，方明不知是否碰巧，還是憑眞功夫，從容避開，到這時候，可以說到了黔驢技窮之時，恐怕無法制服眼前年青人。

連番追打，方明似乎被激發了眞火，身形微頓，再不逃走，叱輕一聲，右掌倏劈，一股雄渾剛猛氣勁，驚濤駭浪般洶湧衝到！

「砰！」這回是自食其果，鐵掌神拳黃伯機胸口如受雷擊，喉嚨一甜，幾乎噴血，他知道萬不能讓這口血噴出，強忍往腹中壓去。

方明得理不讓人，身形像一陣風衝到，再不留情，雙掌如吞如吐，含勁待發，直住黃伯機前胸打去。

「住手！」大喝聲中，八條關西大漢，旋風般衝到，巳把方明圍住。

「風雷八將！」方明沉聲道。

「嘿嘿，小子，你如今是插翼難飛，五虎莊內風雷八將出馬，識相的還是束手就擒，免遭粉身碎骨之災！」鐵掌神拳黃伯機得意洋洋笑道。

方明雙目微閉，對身外事物不聞不問，整個人巳處在一種忘我狀態，然而四圍任何動靜，均逃不出他的知覺，不出手則巳，一出手即將是石破天驚的雷霆萬鈞之勢，風雷八將固然是威力無窮，方明全力反擊，只怕會落個兩敗俱傷之勢！

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正在危機一瞬之際，五虎莊人影幢幢，全往這兒趕來。

「住手！」聲如霹靂，正是霹靂地靈王雲厲駕臨。

天機玉女黃逸琴相繼來到，她見了場中情景，秀眉微皺，却不置評。

「大哥，姓方的果然是奸細！」鐵掌神拳黃伯機指着方明大聲道。

「怎麼說？」霹靂地靈王雲厲聽了，望住方明問道。

「事情是這樣……」方明當下由頭到尾，詳細說了一遍，只未將陸小中放走一事說明白。

「看來五虎莊有了敵人潛伏，才會有今日之事！」天機玉女黃逸琴突然道。

「噢，五妹有何看法？」霹靂地靈王雲厲平日最相信這位五妹的聰明，聽她這樣說，心內很高興，急忙詢問。

「很明顯是反間計，方兄弟如果是奸細，尚未摸清五虎莊內情，決不敢貿貿然亂跑；而且床上如果沒有外敵暗器，他何致於說此空話，由此可見，這一切完全是奸細佈下的陷阱，令我們除去方兄弟，五虎莊失去人才，這是我的看法！」天機玉女黃逸琴侃侃而談，果然說得頭頭是道。

「既然如此，我們就要設法找出奸細！」霹靂地靈王雲厲怒道。

「我巳經有了計較，不怕奸細逃上天去！」天機玉女黃逸琴含笑道。

鐵掌神拳黃伯機心內本來很不痛快，尤其是方明今日一再令人難堪，豈肯就此罷休；但此時經天機玉女黃逸琴解說，他立即伸手拍了拍方明肩頭道：「方兄弟，對不起，請多包涵！」

「黃大哥說那裏話，自己兄弟，誤會解釋明白，還說這些幹麼？五虎莊內有奸細，要趕快查出來才好！」方明笑道。

「幹什麼！」遠處又傳來一陣喧嚷。

「什麼事！」霹靂地靈王雲厲聲音遠遠送出。

「捉到一名奸細，請令定奪！」東邊有人回答，但聲音弱多了，顯然內家氣勁比雲老大差多了。

「帶上來！」霹靂地靈王雲厲濃眉一軒，神光略射，顯然十分震怒。

十幾枝火把在黑夜極爲顯目，來勢極快，瞬息來到場中，捉到的奸細，不是別個，正是陸小中。

方明心內微微一震，這少年眞個不幸，落在五虎莊手上，無論有任何理由，只怕都是極端痲煩的事。

「方大哥，我又給他們捉住了！」陸小中望住方明，露出無可奈何神色道。

陸小中這聲叫，令到方明尷尬之極，他簡直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好小子，你還有何話說！」鐵掌神拳黃伯機重又勾起滿胸怒火，吼叫聲中，右掌直劈。

「慢來！」

「砰！」

霹靂地靈王雲厲想阻止，鐵掌神拳黃伯機與方明相距極近，兩人雙掌相交，發出聲悶响，顯然功力悉敵，但黃伯機發掌在先，而方明只是隨手封擋，很明顯又勝一籌，場中諸人全是大行家，自然明白其中道理，因此對這位初出道的年輕人，大感震駭！

「住手！」霹靂地靈王雲厲喝道。

「你與這位兄弟認識多久？」天機玉女黃逸琴越衆而出，溫和詢問。

大家一聽這話，果然不愧天機玉女四字，只簡單一句話，就問到關節上。

陸小中一聽這話，稍微頓了頓，眼珠轉了轉道：「我不回答這問題！」

「混帳，你敢是不要命了。」黃伯機大怒，右掌橫劈，存心要這傢伙性命。

「四哥住手！」天機玉女黃逸琴身形微微一滑，整個人巳擋在陸小中面前。

「你！」鐵掌神拳黃伯機幾乎收不住勢，鐵掌幾乎擊中這位拜妹嬌軀上，驚怒中只說一個字，立即收勢後退。

「待我問清楚後，你要殺要剮，沒有人阻你，但如今就這樣糊裏糊塗打死了，誰能負責任！」天機玉女黃逸琴嬌嗔道。

「我……性急了點……」鐵掌神拳黃伯機訕訕笑道，有點不好意思。

「哈哈，四弟應該討罵！」霹靂地靈王雲厲顯然很高興，這位拜弟雖然性情稍爲魯莽點，平生還服理，尤其是怕這位五妹，倒也相當難得！

天機玉女黃逸琴又回頭望住陸小中，微微冷笑道：「我相信你是受人主使，來此陷害方少俠；但是，你要明白，如果方少俠與你眞是一夥，你決不肯當着我們面前指證，現在嗎，反而證明方少俠清白無辜，我這話可有說錯麼？」

陸小中瞪大眼睛，望住這位美艷如花的少女臉上，根本無法說話。

「誰主使你來，說出來我担保饒你一命！」天機玉女黃逸琴道。

「我……」陸小中說時，望住右方，露出害怕神色。

大夥兒情不自禁跟住他的目光望去，黑沉沉的夜色，那有半個人影。

「什麼人！」正在衆人移開目光之際，天機玉女突然大聲怒喝，雙手扶住陸小中，露出又驚又怒神色。

生龍活虎的陸小中，此時巳奄奄一息，不知受了什麼傷，還是暗器，看來去死不遠。

「惡賊！」鐵掌神拳黃伯機怒吼，他此時恨極了暗箭傷人的奸細，找不到半個人影，叫他如何不恨呢。

方明十分奇怪，剛才根本未聽到什麼暗器，也沒有其它內家氣勁發出，陸小中的死豈非奇怪！

「好啦，今日的事算了，明早大夥兒再商量，如今回房去睡吧！」霹靂地靈王雲厲說時，當先走開。

方明今日幾乎受人暗算，要不是天機玉女黃逸琴連番解救，只怕糊裏糊塗死於五虎莊中。

這的確是天大的僥倖！

衆人全走了，方明抬頭四望，心頭猛一怔，只見天機玉女黃逸琴亭亭玉立，含笑望住方明，若有所待。

「姑娘，多謝你！」方明感激道。

「方兄弟不必說見外話！」天機玉女黃逸琴含笑道。

說到這兒，方明似乎拙於詞辯，他固然是滿腹心事話要說，人家一位姑娘家，而且又有救命大恩，豈可痲煩人呢。

「方兄弟，有件事不知該不該說！」天機玉女黃逸琴突然收起笑容，鄭重說出這句話。

方明心頭微震，急道：「姑娘儘說無妨！」

「五虎莊有一大仇家，我們二人，可否冒一次險，深入虎穴，或可剷除此一心腹大患！」天機玉女黃逸琴莊容道，表面上是徵詢意見。

「那怕是刀山虎穴，只要姑娘一句話，水裏火裏，方某決不會說個不字！」

「很好，我果然沒有看錯人，而且只有方兄弟武功，或者可以成功，最重要的是你有機警的頭腦！」天機玉女黃逸琴盈盈淺笑，露出少女天然媚態，方明幾乎看得到了神魂顛倒地步，不知如何回答好。

「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去吧！」天機玉女黃逸琴說時轉過身去，緩緩往前走。

方明還有何話說，緊跟在她後面。

× × ×

大約走了兩個更次，天已朦朦亮，東方天色漸漸明亮起來。

天機玉女黃逸琴輕功還眞不錯，一座崇峻的高山，路途崎嶇，有時茅草高過人頭，在草上飛馳，的確不是普通武林人士可以辦得到的事，這位姑娘到此時才施展出眞功夫來，一路疾馳，毫無疲態。

方明心內欽佩之餘，暗暗奇怪，這位姑娘路途極熟，似乎摸清楚路徑，究竟是何道理？

「到了！」天機玉女黃逸琴身形突然停止，方明心內正在思想，幾乎收不住勢，撞到對方身上，但他到底功力深厚，體力勁氣已到了收發自如地步，倏然間收住往前衝之勢，平行並立在地上。

山上石屋縱橫，左一橫，右一列，極有規律，方明心內暗驚，此中大有能人，今日倒要小心爲是。

二人並立在一排樹後，細細觀察。

「嗤！」一枝强勁無匹的長箭，疾射過來，事前是毫無徵兆，方明微往右閃，左手一伸，手指已夾住箭身。

「好功夫！」人隨聲到，兩名高大人影已平穩站在面前。

方明定睛看去，對方這二人大不尋常，尤其是右首那名白髮老者，大約六十歲，身材頗矮，雙眼又大又亮，氣勢懾人，一看就知道是位慣於發施號令之人。

另一名壯士約莫四十歲，身高膀闊，虎虎生威。

「二位久違了！」天機玉女黃逸琴拱手爲禮。

「好哇，青雲山有仙女光臨，妙極！」矮老者滿臉笑容，說罷哈哈大笑。

「方兄弟，這面前一位是橫行宇內的高人——邪手判官黃丹，另一位是黑面金剛伍炎，今日你要好好領教一下高招！」

「是！」方明應了一聲。

這一老一少望住方明，目中露出不能置信神色，天機玉女黃逸琴如此說，是要面前少年應戰，一名初出道的毛頭小子，能够與他們爭一日長短，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哈哈，自古英雄出少年，來來來，待老夫與這位年輕朋友試試拳脚工夫！」那位邪手判官黃丹首先挑戰。

「請指教！」方明老老實實抱拳道。

黑面金剛伍炎像一座石像，臉上毫無表情，整個人像枝標槍，透着渾身勁力。

天機玉女黃逸琴反而默默站在一旁。

場中二人屹立如山，互相凝視，已在戒備狀態中，雖未交手，彼此已在較量氣勢。

邪手判官黃丹漸漸感到事態嚴重，面前少年予人有種深不可測感覺，只有身負絕學，武功蓋世之士，才會有如此氣概！

表面上，雙方毫無變動，暗中却不知消耗了多少功力。

「殺！」邪手判官黃丹感到不對頭，再等下去，只怕在氣勢上會輸與人家，那時再出手，只怕要吃虧，像他這等老江湖，最能衡量當前形勢，把握時機，所以决定動手。

這聲暴喝，有如晴空霹靂，直震得四周樹葉簌簌作响，平常江湖人別說交手，只怕受不住這一聲獅子吼。

但是，方明若無其事，對方雙手猛然間發出雷霆萬鈞攻勢，威不可擋。

方明知道今日遇到絕世高手，不敢怠慢，施展師門絕學——天罡掌。

兩方拳掌快得令人無法看清，然而氣勁强橫，威猛無匹，霎時間，捲起一股激流，塵土與樹葉，呼嘯着瀰漫了半邊天。

砰砰砰！雙方全是硬碰硬的打法，响聲震天。

五十招在一霎眼完成，邪手判官黃丹陡地猛喝一聲，凌空拔高三丈，頭下脚上，銳不可擋，猛撲下去。

「嘿！」方明夷然不懼，悶哼一聲，雙掌劈出，一股雄渾無匹掌力破空射出。

邪手判官黃丹如受雷殛，整個人像斷了綫的風箏，往後跌去，「砰！」的一响，再也爬不起來。

方明知道對方是五虎莊的强仇大敵，下手再不容情，身形疾展，準備除去這名邪手判官。

「哎喲！」突然，天機玉女黃逸琴大聲驚叫。

方明急回頭看時，黑面金剛伍炎那隻巨靈掌，正按住黃逸琴百會穴上，一言不發。

「你幹什麼！」方明大驚，無暇追殺邪手判官，一陣風般捲到，望住黑面金剛，可是不敢動。

「好小子，你不敢動手麼？」黑面金剛伍炎得意洋洋，嘿嘿冷笑。

「不要理我！」天機玉女黃逸琴掙扎着道。

試想，方明眞能不顧一切硬幹麼？

「好小子，我服了你！」邪手判官黃丹鬆了口氣，又來到場中，見了當前情況，忍不住說道。

「你們想怎樣？」方明沉聲問。

「很簡單，借你的武功，替我們消除一兩位仇人，然後我們就放了這位姑娘！」邪手判官黃丹道。

方明幾乎咬破了嘴唇，恨聲道：「說來聽聽！」

「很爽快，首先消滅四海馬場！」邪手判官黃丹笑道：「完成了第一步，再說第二家，事成之後，决不食言，放這位姑娘自由！」

這時候毫無轉圜地步，更無拒絕權利，方明恨聲道：「什麼地方！」

「我們帶你去，而且這位姑娘也跟着同行，免得你担心，爲了方便，我們派轎子隨行！」邪手判官黃丹笑道。

「你們早有預謀！」方明冷笑道。

「其中奥妙嗎，日後你自然會知道，今天只有請你依照我們的話做，答應不答應，一句話！」黑面金剛伍炎道。

「哎喲！」天機玉女黃逸琴悶哼一聲，似乎對方又用力。

「黑小子注意，你要傷了姑娘，那時我會施展最嚴厲手段對付你們！」方明怒道。

「答不答應？」邪手判官黃丹又問。

「好，我去！」方明恨聲回答。

青雲山似乎早有準備，一乘青衣小轎轉眼就到，連轎夫都準備好了，幾乎連透氣時間全不浪費，立時上路。

這時天已明亮，朝陽照在山上，呈現一片濛濛霧氣，看起來如在雲端行走，端的好看。

大約一個時辰左右行程，來到一處桑林，許多女孩子已經開始工作，見了許多人，並不感到害怕，是露出奇怪神色。

朝右邊看過去，整座山上全是菓樹，方明心內實在不明白，一個種菓植桑人家，怎會與强盜結怨！

「姓方的，此處爲首三人，全是當今江湖上一等一的大盜，我引他們出來，然後看你的了！」邪手判官黃丹說時，已派出二人潛入林中。

方明也不答話，竟只靠近轎站着。

突然，林中濃烟冒起，似乎有兩處起火，頓時人影喧動呼叫，亂作一團。

「你們這是幹什麼？」方明怒喝。

「調虎離山之計，你難道不懂麼？」邪手判官黃丹冷冷回答。

「姑娘，此處主人是否眞如他們所講！」方明沒有主意，立刻詢問天機玉女黃逸琴。

「下手不必容情！」微弱的聲音，語氣却很堅定。

「嘿嘿，姓方的少年朋友，」邪手判官黃丹得意洋洋道：「這座桑林居，老大瘋虎胡烈，老二雪猿阮修文，老三風火童子呼延啓泰，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殺了他們，管叫你不會良心有愧！」

方明根本懶理，只是看着林中烟火。

「你們逃，往那裏逃！」數人追逐，一路呼喝。

方明定睛看時，逃走的兩位正是邪手判官黃丹所差誘敵之人，輕功倒還不錯，後面追趕的數位，當先一人，滿頭亂髮飛揚，神情若有瘋狂之狀，眼看就要追到。

「方少俠救我！」二人逃到方明身後，大聲疾呼。

這情景，方明只有出手，肩頭微幌，右掌迎面劈出，那位瘋虎胡烈首當其衝，眼看就要擊中胸口，陡然間遇此强敵，似乎意想不到，怪叫一聲，雙拳往前迎去。

「砰！」的聲响，瘋虎吃不住勁，身形微頓，還未緩出手來，方明如影附形，天罡掌絕學突然使出，一股變幻不定的如山掌影，排山倒海般壓到！

試想，瘋虎一時間怎麼應付得了。

這傢伙似乎有股不怕死的狠勁，明知不能力敵，但他絲毫不作退避打算，整個人猛往前衝，口中呼喝，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天罡掌法無堅不摧，對付這種硬碰硬的敵人，最能發揮威力，方明聽天機玉女黃逸琴所說，此處三名主人全是江湖敗類，下手再不容情，砰砰兩聲大响，瘋虎胡烈往後翻飛，去勢頗快，但他咬牙運勁，想穩住身形，但去勢仍然强勁，幾個折轉，恰巧撞進轎去。

「好賊子！」方明大驚，他怕天機玉女黃逸琴身體虛弱，受不住任何傷害，因此全力趕去。

「砰！」誰知轎內人一脚踢到，瘋虎胡烈整個人又翻回來，七孔流血，倒在地上，掙扎了兩下，立刻靜止不動。

方明心頭一震，天機玉女黃逸琴受制於人，身體與常人無異，如何使出强勁有力的一脚，莫非轎內尚有他人埋伏不成？

「我與你拚了！」老二雪猿阮修文見了，一聲急叫，不要命的衝上前，又是拚命的架式。

對方惡人，方明當然不會手軟，雙手微微打個小圈，緩緩往外一送，一股急旋的氣流，像金剛罩般一下罩住對方身形，滴溜溜的像螺旋，飛快轉動。

老三風火童子呼延啓泰忘命衝來，全力撲去，但旋轉力實在太大，風火童子呼延啓泰已給帶得飛了起來，最後雙雙倒在地上。

方明望住二人，目光冷峻，屹立原地不動。

「莊主，你死得好慘呀！」這時林中奔出許多人，有採桑的女孩子與村中婦孺，還有幾位老年人，都跪在地上痛哭，瘋虎胡烈的死，似乎引起所有村民悲痛，看樣子他們是眞心眞意的愛戴這位老人，並非虛假。

方明心內暗自奇怪，一名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怎會受村民愛戴？

突然，十幾名壯漢與婦人，指住方明大罵道：「狼心狗肺的惡賊，我們莊主那樣的好人，你也殺死，上天不會放過你，連我們也一起殺死吧！」

這時羣情洶湧，往方明身前衝到！

方明簡直手脚無措，他當然可以輕而易舉打倒這羣村民，無論如何，村民决不會是壞人，對他們又如何能够施展武功。

「去死吧！」邪手判官黃丹及黑面金剛伍炎等十幾人，突然出手，猝不提防之下，村民霎時間倒了一大片。

「拿命來！」雪猿阮修文及風火童子呼延啓泰大驚，急衝上前，攔在村民面前，全力與對方拚命！

方明見了，大喝道：「你們住手！」

這桑林莊內的人，根本不會理會他說什麼，全部是不要命衝上前拚命，邪手判官黃丹等人，出手更狠，村民一下子給殺倒二十幾名。

方明再也忍不住，身形微展，雙掌連拍，青雲山衆高手一下子給打退十幾名。

「你幹什麼！」黑面金剛伍炎又驚又怒，出聲喝問。

「不能對村民出手！」方明怒道。

「小子，你不理會轎中姑娘的性命麼！」邪手判官黃丹冷冷道。

這句話，像口鐵釘，將方明釘在地上，動也不動。

天機玉女黃逸琴的恩典，是他永遠忘不了，自己只要有一綫希望，也不能讓這位姑娘遭受傷害。

邪手判官黃丹是老江湖，當然看出方明心意，轉頭喝道：「下手，對這羣豬狗不如的村民，別下太重的手！」

這人的確心智高人一等，他怕激起方明怒火，那時不好辦事，再說，主要目的是消滅爲首之人，對村民又有何關係！

雪猿阮修文及風火童子呼延啓泰，面對青雲山强手，如何抵擋得住。

「老三，如今面臨生死關頭，顧不得了！」雪猿阮修文危急之際，大聲叫道。

「知道了！」風火童子呼延啓泰說時，一個冲天勢，身形拔高五丈有奇，雙臂疾振，兩顆黑黝黝的小球朝衆人打到。

「快躲！」邪手判官黃丹首先竄出五丈。

轟！轟！兩聲霹靂巨响，直震得地動山搖，青雲山衆高手倒了七八人。

那乘青衣小轎也給震倒地上，方明大驚，急衝上前，打開轎門一看，天機玉女黃逸琴臉上含笑，望住方明，似有無限情意。

「姑娘，你沒事吧？」方明柔聲問。

「我很好。」天機玉女黃逸琴說時伸手搭在方明右臂上，緩緩站起身來。

方明怕她跌倒，伸手去扶，剛巧抓住對方寸關，只覺對方脈息正常，毫無不妥之處，暗自奇怪，她並未受什麼禁制呀。

「桑村莊人太狠，這種霸道火器也用！」天機玉女黃逸琴緩緩道。

方明心頭微震，立即怒火中燒，天機玉女黃逸琴幾乎爲火器所傷，風火童子呼延啓泰可恨！

此時，青雲峯未受傷的人，包括邪手判官黃丹在內，已圍住雪猿阮修文二人。

方明身形微展，已飛越二人頭頂，天罡掌劈出，風火童子呼延啓泰首當其衝，中招受傷，衝衝跌跌往外跌去，邪手判官黃丹大喜，無影脚劈出，頓時了帳。

剩下雪猿阮修文一人，望住場中結拜兄弟，一死一傷，雙目呆視，喃喃念道：「雲厲大哥，來生再見了！」

方明聽得明白，對方怎稱霹靂地靈王雲厲大哥名號？急問道：「你認識雲厲大哥？」

雪猿阮修文根本不理會，右掌往天靈蓋拍下，頓時頭破血流，身亡倒地。

「哈哈，今日大功告成！」邪手判官黃丹得意狂笑。

方明總覺得不妥，此時無暇多想，急問道：「如今可以放黃姑娘吧！」

「嗯，今日你居功至偉，但還有一事，你辦妥了，立即還你一位活蹦蹦的黃姑娘！」邪手判官黃丹笑道。

「說吧！」方明冷峻道。

「請跟我來，到時自知！」邪手判官黃丹說罷，當先領頭走去。

方明有一次經驗，也就悶聲不响，跟着走去。他漸漸感到許多事不對勁，像桑林莊的屠殺，爲首之人，還可說是江洋大盜，那班老百姓又何辜，遭受殺害，黃逸琴親眼所見，何以未加阻止，甚至並未感到難受？

更重要的她似乎未受禁制，而且青雲山早有預謀似的，雪猿阮修文臨死時的呼叫，難道霹靂地靈王雲厲與桑林莊之兄弟有關係麼？

想到此處，方明直冒冷汗。

「方老兄！」邪手判官黃丹突然親熱的叫了一聲。

「有什麼事！」方明淡淡道。

「像你這身武功，如果有我們支持你，當今天下，只怕無人敢與你爭一日之長短，而且，黃姑娘對你情意綿綿，英雄美人，不知羨煞多少人。」邪手判官黃丹笑道。

方明內心一跳，他對於天機玉女黃逸琴，自是感激莫名，心底何嘗沒有一份愛意，只是不敢妄想罷了，如今邪手判官黃丹一說，又何嘗不令他心動呢！

「以我看，黃姑娘對你，情有獨鍾，別的不敢說，老哥哥我這雙老眼，絕對不會看錯！」邪手判官黃丹愈說愈高興，最後伸手擁住方明，狀如兄弟一樣。

「到了！」探路的高聲叫道。

方明抬頭看時，心內不由駭了老大一跳，如今見到的是五虎莊大門，他們難道是進攻五虎莊？

這時候，方明再不能沉默，轉頭厲聲問道：「你們到底想要怎樣？」

「方兄弟怎麼啦？你忘了自己承諾麼，替我們辦完兩件事，我們即將黃姑娘完完整整交給你，這話還不過半天，就準備反悔毁諾！」邪手判官黃丹淡淡道，一副有恃無恐神態。

「說明白，你們是否想我替你們攻打五虎莊？」方明平淡問道。

「對啦，我們正是這意思。」邪手判官黃丹高興道。

「辦不到！」方明厲聲道。

「噢，這樣說來，方兄弟要毁約？」

黃丹仍然很鎮定，絲毫未現激動。

「正是！」方明斬釘斷鐵的回答。

「好，由你吧！」邪手判官黃丹轉頭就走，連轎子放置在路中也不要了。

方明大感奇怪，急喝道：「你們想要怎辦！」

「咦，你是否不正常，既然毁約不幹，我們也無可奈何，只有算了，再說得了座桑林莊，借你手除去五名强仇大敵，我們並非不够朋友，只好將黃姑娘交還於你，算是小小報答！」

方明眞個不敢相信自己耳朶，對方的確是如此講，只好相信了。

黃丹走得很爽快，一羣人轉頭就走。大約走了五十餘丈遠近，方明趕緊打開轎門，天機玉女仍然坐在轎中，神情很軟弱，像脫了力一般。

「姑娘可曾復元？」方明焦急問道。

「他們似乎下了毒，我如令只覺全身乏力，待會再說，我們先進去。」天機玉女說時，伸手握住方明右臂，緩緩往莊內走去。

二人剛到莊門口，突然人影閃動，莊內警聲齊鳴，十五人橫立莊門，箭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鐵掌神拳黃伯機滿臉殺氣，望住方明，恨不得吞下他一般。

「黃大哥，你們幹什麼？」方明奇怪問道。

「惡賊，我與你拚了！」鐵掌神拳黃伯機似乎怒不可遏，跳起來，施展他向不輕用的絕學——連環套，雙腿連環進擊，攻勢綿綿不斷，鐵掌神拳四個字，在江湖上那是响噹噹的四個字，手下當然有眞材實學，方明連連閃避，有兩次，幾乎給他擊中。

天機玉女黃逸琴心頭一急昏了過去。

方明大叫道：「有什麼事，說清楚再打不遲，怎麼這樣皂白不分！」

「嘿嘿，」鐵掌神拳黃伯機聽了，攻勢一收，站在地上，雙眼幾乎噴出火來，恨聲道：「小子，你毁了桑林莊，殺害我們兄弟，還要這樣裝得若無其事人一般，還想五虎莊上當麼！」

「這……」方明本想叫黃逸琴證明，她此時正在昏迷不醒，又如何解說？

「怎樣，說不出話，良心有愧吧！」鐵掌神拳黃伯機冷峻怒道。

方明瞪大眼睛，簡直是束手無策。

正在這時，莊內又湧出二十人，爲首一位，正是霹靂地靈王雲厲，他身後兩名村民，滿身血汚，正是桑林莊內的人。

「雲大哥！」方明急叫了一聲。

霹靂地靈王雲厲連睬都不睬，轉頭問那兩名莊民：「就是他麼？」

「三位莊主全毁在此人手下。」村民異口同聲道。

霹靂地靈王雲厲又問黃伯機：「五妹也受傷，能否保住性命？」

「只怕凶多吉少。」鐵掌神拳黃伯機回答。

這時，方明只覺得渾身給冷水浸過一般，直冒寒氣，這誤會如何說得清，自己中人圈套，只怕已到了萬刼不復之地了。

「很好，我雲厲平生自負眼光高明，今日吃虧上當，害我桑林莊兄弟死於妖賊之手，事後我自有交待，如今我要親手報仇。」

「雲大哥，你聽我說！」方明急道。

「來，我們比試一下武功，五虎莊人雖然多，我們却是公平比試，下手不必容情，因爲我也是不容情。」霹靂地靈王雲厲說時緩步上前。

方明急得幾乎要吐血，他知道再也無法解說清楚。

突然，一股凌厲無匹的殺氣如山湧到，方明心頭疾震，師父曾經說過，雲厲霹靂神拳威猛無匹，爲當今武林中最具威力的拳法。

「殺！」這一聲呼號，包涵無限恨意，暴喝聲中，雲厲雄偉的身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轟轟發發，猛擊前胸。

方明一看來勢，知道無法避開，爲了保命，立刻運足十成功力，天罡拳絕招施展開來，追上前去。

「砰！」雙掌相交，方明到底是防守，竟然吃不住勁，給震得往後退了三步。

「小子，你那兒偷學來的天罡掌？」雲厲怒聲問。

「我……」方明本想說清楚，今次下山，乃奉師父之命，前來報恩，十年前雲厲曾救過師父守拙老人性命，雖然偶然機會，但大丈夫豈能忘恩負義，所以守拙老人派弟子報恩。

如今根本無法解說清楚，方明只好默不出聲。

「殺！」霹靂神拳氣勢越來越强，方明又不敢全力反擊，因此處於挨打地步，砰砰砰，連接三掌，稍有一個不小心，胸口如受雷擊，頓時口吐鮮血，往後倒去。

「嘿嘿，你小子還有今日，待會好好審問，看看誰是幕後主使人！」霹靂地靈王雲厲說完，立刻往黃逸琴身邊走去。五虎莊內的人靜立兩旁，靜觀其中變化。

雲厲伸手按住天機玉女黃逸琴脈門，覺得並無異象，心內暗自奇怪，正要進一步查看，突然，黃逸琴雙手動了，連點胸前十二大穴。

「你幹什麼！」雲厲猝不提防，跌倒地上。

「哈……」天機玉女黃逸琴哈哈大笑，站在一旁的鐵掌神拳黃伯機也跟着大笑，兩旁莊丁莫明其妙之際，大路上突然湧出二十幾人，正是青雲山衆高手，當先一人正是邪手判官黃丹。

鐵掌神拳黃伯機迎上前去笑道：「今日大功告成，雲賊遭殃，今後是我們兄弟的天下了。」

「此次大功告成，賢兄妹出力最大，要不是姓方的這小子中了美人計，只怕我們也不易成功。」邪手判官黃丹得意道。

「只怕未必！」誰知方明此時正站在雲厲面前，並解了雲厲胸前十二道大穴。這一來，青雲山及黃氏二兄妹不由大驚！

「很好，你們玩得好毒計！」霹靂地靈王雲厲說時緩緩迫近身來。

「爸爸，女兒有負你七星槍名號，不能報此殺父大仇，我們地下見面吧！」天機玉女黃逸琴說罷，突然手握匕首刺入胸口，緩緩往地上倒了。

「我與你拚了！」鐵掌神拳黃伯機見胞妹自殺，激起兇性，往雲厲身上撲去。

「砰！」雲厲再不容情，施出凌厲無匹的神功，一掌劈中黃伯機，頓時了帳。

「奸賊那裏走！」方明見青雲山羣盜想走，今日幾乎死於他們的奸計之下，豈肯輕易放手，全力施展天罡掌，片刻之間，衆盜全部授首。

「方兄弟，剛才諸多誤會，愚兄謹此道歉！」霹靂地靈王此時才有空致歉。

「雲大哥，別說這話，想那七星槍當年比武敗招，羞憤致死，兩兄妹又自尋死路，這事眞令人惋惜。」

「武林中寃寃相報，實在令人乏味。」霹靂地靈王雲厲感慨道。

「如今五虎莊大事已定了，小弟也好回山向師父復命去也！」方明抱拳告辭。

雲厲還想說什麼，方明已展開絕世輕功，馳出老遠，望住漸漸遠去的背影，雲厲心頭思潮起伏，感慨良多，虎目起了層薄霧。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候，他才想起，五虎莊內許多大事等候辦理，他才放下心事，着手辦理莊內事務。（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天心朱天士奉師命北上參加驅胡行列，途經蘇州羣芳樓，朱天士丁天心來訪素素，素素清麗可人，更諳棋琴書畫，言談間得知素素也有參加驅胡的雄心壯志，心中生起敬意，却原來素素原名白素芳，厠身青樓不過是爲了尋訪殺父母仇人宋祺，宋祺大兒子宋正成對素芳情有獨鍾，這日來青樓邀素芳回家見宋祺，素芳報仇心切，認爲良機難再，遂答應跟宋正成回家，到了宋家，見到宋祺，仇人相見份外眼紅，素芳出手一揮把宋正成擊斃，宋祺手下等人圍攻素芳，素芳沉着應戰，此刻丁天心等人適時趕到，衆人誅殺惡徒後，遣散宋家下人北上……

寶刀壯山河（中）

民間歷史俠情傳奇故事／青萍客・文　可飛・圖

羣雄齊集會　共商驅虜計

達摩古寺，位于定安城東。

白馬山，古木參天，山巒挺秀，達摩古寺建于白馬山之半腰。寺宇隱約，林壑優美，不啻人間仙境。

寺中主持僧法名仁濟，爲韋光禪師之師叔雲心老禪師之首徒，以輩份言亦是韋光禪師的師弟。仁濟禪師前些時常行道江湖，爲世間了却許多不平事，與韋光禪師在江湖上贏得龍虎雙僧之美稱。

韋光禪師自從帶同師門十大弟子抵此，與師弟意志投契，同樣爲驅逐異族光復山河策劃大計，以聯絡武林志士，羣策羣力爲己任，又進行暗殺異族鷹犬民族敗類。但爲恐打草驚蛇，一切行動都掩藏得極好。

這時，龍虎俠僧正在後院秘室與江湖羣雄聚議一件大事，忽報丁天心等三俠來到，韋光禪師連聲催請。

行禮寒暄過後，韋光禪師爲三俠逐個引見。原來在座羣雄除衆僧之外，尚有東村三雄，夷山五俠，長州鄧家豪，崇堤丘亦山，定安副將曾兆明等。都屬血性男兒，愛國英雄，爲驅除韃子恢復中華錦綉河山志士。

韋光禪師約略將定安城行動情況敍述一遍後，話頭一轉道：「心兒！你們一路而來，有何見聞？」

丁天心起立躬身道：「聽說陳友諒進軍武昌，張士誠欲攻三吳，實況未明。」

韋光禪師笑道：「這樣說你們的消息太不靈通了。據昨天所報，陳友諒已攻陷武昌，三吳亦危在旦夕。啊！心兒，莫非你們在路上有所躭延麼？」

「正是！」丁天心應着。乃將在蘇州除殺祁永松父子，以及一路救濟走難百姓，致躭延行程經過一說。接着又道：「侄兒在祁惡賊處取走之財物，除小部份濟貧濟困之外，全部帶來大師伯處，以作聚義之用。」

韋光禪師道：「那太好了！此地需欵正殷，未知共有多少？」

「黃金白銀各有千兩之譜，還有許多珠寶。」

「那很足够了！」

副將曾兆明忽然插嘴道：「聞說祁永松隱於杭州，爲何却在蘇州呢？」

仁濟禪師笑道：「這個祁永松十分詭詐，自撤職後東移西遷，忽而武昌而杭而蘇，就是恐怕仇家追踪，聽說隱於蘇州已有四五個年頭了。」

「聞說此人最近將復職，今已伏誅，正是義軍大幸，張士誠少了一個大敵。」

韋光禪師此話一出，大家撫掌稱快。

朱天士自從到來只作旁聽，此時驟然起身問道：「大師伯，如今各路英雄志士同在此處，諒必是共商大計。侄兒等豈會叨擾？」

「哈哈！什麼叫做叨擾！你們來得正及時。」韋光禪師笑容一歛道：「現在要幹一件大事，正感人手不够，你們雖然旅途辛苦，亦須出力才是。曾檀越，有勞你將此事說一說吧。」

曾兆明應聲好，面向三俠說道：「事是這樣的：現在朱洪武屬下大將徐達胡大海攻打揚州甚急，揚州兵馬糧草皆缺，來定安求援。定安將軍孟必，爲唇齒相依之故，五天前派出五千援兵，今天撥出百車糧草。現在各位在此共議是刦糧大計，使之揚州乏糧而軍心散亂。揚州距離此地約四天路程，糧車今早運出，算時間今晚必抵燕子嶺。但糧車行慢，我們若在黃昏時份飛馬追去，恰好午夜追到，而且燕子嶺地勢險惡，正是用武之地。現在所議論是如何刦法？要派多少人去？三位豈有什麼高見？」

李兆祥欠身道：「我們晚輩識淺，只有隨行効勞以聽指揮！」

仁濟說道：「話不是這樣說，俗云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大家合計合計才是。」

丁天心道：「請問各位前輩，糧草得手之後，將如何安置？」

大家面面相覷。

曾兆明怔了一怔道：「這倒没想及。請問丁少俠，以你之見怎樣？」

「刦糧不如燒糧！」丁天心環顧衆雄一眼，接着說道：「糧草得手之後要運送朱洪武軍方，一定難以做到，要運定安城則無處屯藏，不如一燒了事。何况刦糧勢必鬥殺，燒糧僅須多帶引火之物，用奇取巧，輕而易舉。」

羣雄轟然稱妙。

韋光禪師深爲嘉許，忽地面色一整道：「既然在座各位都以燒糧爲上策，那就這樣决定了。不過，據報說此行護糧官兵共達千名，外加江湖敗類十餘人，此去燒糧應該出動多少人馬呢？」

朱天士奮然起立道：「以愚侄淺見，人數貴精而不在多。此行燒糧是巧取，當採閃電疾雷之勢，一舉奏功，所以數十人足矣。」

曾兆明道：「既然如此，在座一共六十四人齊往就够了，不必徵用其他了！」

羣雄俱形興奮之色，磨拳擦掌。

仁濟禪師道：「好！座中除曾檀越不便參加，以防洩露身份。存下六十三人分爲十組，每組負責燒燬十車糧草，以第一組負責燒燬前十車，第十組燒後十車，餘類推。至於引火藥件及馬匹皆由敝處備妥。就定日落出發，大家以爲如何？」

羣雄皆讚好，躍躍欲動。

朱天士說：「曾將軍不便參予，爲的是恐洩露身份。我等此去亦須以巾幪面，才免在定安行動暴露。」

韋光禪師道：「不錯！這個很重要。呵！還有一件事忘記告訴三位賢侄，我等這個『光復義會』有個口令，這口令是『寶刀明月』四個字，凡遇同志探詢皆以這口令表明身份，切記。到時燒糧只聽一聲『寶刀明月』就一齊發動，切切勿誤。」

這個燒糧大計談論至此告一段落，接着把人數分組停妥，羣雄紛紛告退。此刻秘室中僅存下韋光禪師及丁天心等三俠。

韋光禪師眼見這二個師侄長得一表人材，英姿煥發，有如一對臨風玉樹，而且聽着剛才發言精闢，其機智胆識過人，不禁甚喜。又見李兆祥氣概不凡，滿臉剛毅之色，亦極爲心愛。

朱丁二俠仰瞻這位大師伯，較七年前容顏雖改，但依然正氣滿臉，健旺雄偉，但歲月不饒人，鬚髮皆呈灰白了。

韋光禪師細問師弟丁亮近況，丁天心一一詳爲禀說。接着話題轉到定安城方面，韋光禪師不厭其詳爲之擇要講述。

談了半晌，朱天士忽然問：「大師伯，愚侄等三人昨夜抵達定安城，在店裏見許多人三三兩兩談論什麼『比武招親』，好像談得很起勁。究竟是怎樣一件事？」

「哈哈！這件事我正欲告訴你們。」

韋光禪師接着說：「退休的按察司大人，本來亦是我們這『光復義會』的中堅份子，今天没有來參加就因爲忙着『比武招親

』大事。對了！這位按察司方錦堂，你三師叔有沒有提過？」

「有的，但語焉不詳，只知道是一位驅胡復國的志士而已。」

韋光禪師道：「那麽現在先說說他的事略。方錦堂的先祖曾追隨岳飛公抗拒金寇，岳飛公被害風波亭，部下文武星散，方家先祖乃隱跡林下，嚴禁子孫出仕。到了方錦堂的父親因受生活所驅又進入宦途。方錦堂秉承庭訓亦赴試爲官，但常負咎自責，終於在五十歲那年藉詞多病致仕。近見各方豪傑高擎義旗，乃毅然加入驅胡行列。」一頓又說：「方錦堂膝下一男一女，男名楚生，女名楚燕，自幼皆送進江湖奇人枯木老人處習。你等知道，方家屢代習文，方錦堂爲何却令子女習武呢？因爲方錦堂民族思想極濃，眼見中華錦綉山河久遭異族蹂躪，人民淪爲韃虜奴隸，誓欲掃蕩胡奴還我江山，恐一旦民族火花怒發，文弱書生用武無地，不能爲國家効命，所以決心使子女習武。」

李兆祥拍掌讚道：「很好！心存家國，眞是炎黃好子孫。」

朱丁二俠皆同聲附和。

韋光頷首接着說：「去年這對兄妹學成下山了，不但武功文事皆有高度成就，亦充滿驅胡復國抱負。這方楚生年巳廿一歲，長得俊秀雅逸，器宇軒昂，方楚燕年巳十九歲，眞是麗質天生，明艷照人，冰雪聰明，婀娜中有英氣。兄妹倆追隨父親招攬天下英雄，策動復國大計，奔波不遺餘力。徐達胡大海進攻揚州，方家三父子曾往投効，後來徐達覺到揚州與定安勢屬唇齒相依，揚州戰事一發定安必然支持，所以商請方家父子同定安做地下工作。」

丁天心聽得很注神，忽然插口道：「做地下工作，却怎麽攪起比武招親來？」

韋光禪師一笑道：「我就要說到這問題上了。方家父子馳回定安城之後，火速展開聯絡一班愛國英雄志士，不論官民至山林豪傑，皆紛紛慷慨赴義，於是成立了這個『光復義會』。有一次會議中，枯木老人偶然亦來參加，竟當衆向方錦堂提比武招親這件玩意。枯木老人以爲天南地北的奔波招攬英雄，既吃力亦難普及，用這招比武招親何患各地各處英雄不來，從來者甄別好惡較可收效，又可利用餘裕時間做些致敵死命的工作。枯木老人這個奇妙提議，大家皆認爲上策，同時徵得方楚燕同意，就如此地決定了。」

丁天心道：「那麽這比武招親何時舉行？」

朱天士接口道：「場地又在何處？」

韋光禪師道：「場地就在這定安城的東門廣場，日期是初八至十二日共五天，今天巳經是第四天了，明天爲最後，你們無妨去見識見識。聽說這次盛擧很熱鬧，三山五嶽各地英雄紛紛而來，其中亦不乏高手。」

李兆祥道：「如此空前盛況，正該去見識見識，朱丁二兄豈肯同往？」

朱天士道：「今夜燒糧往同奔波，恐怕明天起不得身。」

丁天心道：「盛會難逢錯過可惜！」

韋光禪師道：「對！你們理該去走走，見見方家三父子風采。」

三俠同聲應好！

× × ×

零星，淡雲，半面新月。

山野凄凄，萬籟寂寂。

燕子嶺在昏暗月光照耀下，形成一片淡灰色。一排糧車似長蛇般蜿蜒而進，前後左右的護車官兵迤邐向前，陣前大燈籠及火炬前導，幾個武官馳馬來回催督，乘夜行糧。

這時在燕子嶺密林中，一聲長嘯，高呼着「寶刀明月」，分明是韋光禪師的聲音。

「寶刀明月」的呼聲，此起彼應，呼聲震盪着謐靜夜空。

輕騎數十如驟風狂浪疾馳而出，分成一組組奔向糧車。

一位相貌威武體格高大的軍官，看似領隊人物，由隊前衝馬迎出喝問道：「何方草寇，胆敢……」

話頭才落，丁天心巳驟馬上前，快劍如閃電刺送，那軍官一聲慘嚎，胸部噴血倒下坐騎。一旁三個錦袍大漢急欲救援巳無及，直向丁天心襲擊，後面朱天士李兆祥恰好趕到，二對三接住厮殺，幾個照面即告完蛋。丁天心在此空檔，向前俯身搶過大燈籠丢上糧車，快如旋風從包袱裏取出火藥抛去，糧車着火大燃，照法一車車抛火藥，一車車燃燒。其中有些不知死活的軍士挺鎗來阻，丁天心快劍飛舞，或砍斷其鎗，或飛脚踢倒，意不在多殺。

朱天士李兆祥殺退衆來相敵軍士，又雙戰護糧之軍官，都是三招二式得手，分頭撒出火藥燒車。

羣雄中同樣一邊應戰，一邊燒燬糧車，軍兵雖衆却如草芥，羣雄個個武功卓絕，好似虎入羊羣，一時血肉橫飛，慘號四起，識勢的老早遠遠躲逃，幸而羣雄志在燒糧，不事趕盡殺絕。

此一陣仗，雖然並不驚天動地，却亦殺得地慘天愁，全數武官與江湖虎倀死亡，兵士死傷十無一二。

這時百輛糧車，火焰冲天，在這灰暗深夜裏，看來宛如一條熊熊的大火蛇。

「寶刀明月！」韋光禪師在高處發出口令。

「寶刀明月！」羣雄高聲互相呼應。

數十輕騎驟風疾電飛馳而去。

遺下一條大火蛇在燃燒着，燃燒着。

× × ×

城東廣場，萬頭攢動。

這廣場是一座關帝廟，香火極盛，平常在這闊大的場面上，擠擺着各種各式的販賣攤子，用的吃的應有盡有，其他娛樂怡情如唱書的，什耍的，猴戲及江湖賣藝者，五花八門，正是小市民們消遣娛情的好去處。

現在這廣場上搭起了一座高濶的擂台，佔地很廣，佈設簡單而壯觀，台面頂上橫掛一幅彩綢寫着「比武招親」四個大字，筆力蒼老有勁，台旁豎有一面白底黑字的佈告。

一般攤子販賣的吃喝，利市十倍，遊樂的玩意暫時沒見到。

丁天心等三俠信步而來，抱着見識見識的心意，藉欣賞這個空前比武會，既無

爭勝逞強之念，亦無妄起招親之想，乃遠遠站在人羣之後，擧目四望，但見人衆擁擠，熙攘喧嘩，兩旁客座坐滿勁裝人物，男女老少均有，而以青年人較多，這些人有的交頭接耳，有的高聲評論，話題皆針對這「比武招親」上。

這時旁邊四個佩劍的勁裝青年在交談着，因爲聲音頗高，引起了丁天心三俠注意。

只聽那穿青衣的說：「陳兄，我們老遠到此，原因是羨慕這『玉鳳凰』方楚燕小姐艷冠寰宇，武功卓絕，才不惜千里跋涉來參加這『比武招親』場合，你却何不上台一展絕學呢？」

那穿黃衣的說：「唉！如今八方英雄集會，我想獻醜不如藏拙，以孫兄之武功造詣，昨天尚難得志，何况於我。」

那穿紅衣的說：「說來慚愧，自第一天開始比武，一個接一個的高強，想不到天下如此多英雄，昨天我貿然登台，並非敢想掄元奪魁，只是一時見獵心喜而巳，其實亦不憤點蒼派那姓馬小子，稍勝長白派姓江的一招半式就那麽跋扈囂張，所以不惜獻醜一番，誰知這姓馬的眞個不是省油之燈，激起我拚死之心，好不容易才把他擺平，但下面一個對手實在厲害，五十招一過，我自知遠非其敵認輸敗下了。」

那穿黃衣的又說：「不錯！昨天孫兄若不用上連環鴛鴦腿絕招，那姓馬小子亦不易受傷退敗，但自孫兄退下後，以次一個勝一個，奇招絕藝叠出，看得人眼花繚亂，驚心動魄，眞是龍爭虎鬥啊！」

那穿紅的忽然嘆聲說：「你說昨天是龍虎鬥？我說今天才是眞正的龍虎鬥，大概那些眞正高手必等至最後一天才現身，唉！想我們平津四友從來自負，今次大開眼界，才省悟人上有人這句話，不過好得我們只號平津四友，如果號爲平津四雄或四英，那當愧死了。」

那穿黃的接着說：「孫兄，我們能收起爭強鬥勝之心，此乃明哲保身之道，方小姐好似一隻鳳凰，萬人競爭，但結果恐落得個蝦蟆想食天鵝肉而巳。」

那穿青衣的瞪瞪眼說道：「這樣說，我們此來等於白來了。」

那穿黑衣從不開口，這時忽然插嘴道：「誰說白來了？不打擂台有什麽損失？現有機會參加方大人意義深重的工作，乃是我人之幸。」

穿黃穿紅二人急阻道：「禁口——」

那穿黑衣的忽悟口沒遮攔，神色惶恐之至，其他三人張目四望，覺得沒有人留意，於是相擁他去

丁天心等三俠一開頭就很留心那四人的對話，但[illegible]裝做毫不經意，那四人匆匆離去，三俠[illegible]視一眼作出會心微笑，這時忽見副[illegible]曾兆明從前邊走來，身上仍穿着昨天赴會的黑袍，大概因避人注目不着軍隊，只見他游目四顧似有所搜索，待走近前一見丁天心等人，面現欣慰之色，不及客套地問道：「三俠剛到麽？小弟到悅與店奉訪，掌櫃說三俠吃過早點剛走的。」

丁天心看這位副將，年約四十，白臉無鬚，身材高大雄偉，五官端正，滿臉剛毅之色，對人熱誠謙冲予人好感，這時正欲答其所問，朱天士却巳先開口說道：「有勞曾大哥枉駕了。小弟等恰到不久。」

「快請客座坐吧，小弟引路！」曾兆明話落向右邊走去，三俠盛情難却跟着，誰知走至台邊時，朱天士擧目望見客座巳坐滿着人，昨天達摩寺中羣雄亦擠身其中，乃向丁天心示意。

丁天心瞭解師哥的用心，急地一拉曾兆明說道：「曾大哥，客座太擠了，我們就在這裏站一站就可以，曾大哥有事請便吧。」

曾兆明初時一怔，隨即明白過來，知道三俠行動小心，不欲張揚，會意笑道：「如此，小弟告個罪。」說罷自去。

這時羣衆忽地一陣喧嚷叫喊，三俠環顧問，見所有眼睛皆集注台上，原來台上走出來一個威武漢子，態度從容，擧止穩重，年紀約有四十左右，只聽旁邊有人指着說：「此位是江湖奇人枯木老人門下首徒，是武林名俠石文堅大俠。」

原來却是方家兄妹的大師兄。

只見石文堅帶笑向台下觀衆抱拳環揖，擧起雙手壓住喧嚷聲，張口啓唇聲音嘹亮：「諸位前輩諸位英雄，本擂台是方家方楚生少俠爲其令方妹楚燕小姐比武擇配大會，承蒙各路豪俠英雄羣集參加，實感榮幸，比武爲期五天，今天巳進入第五天，亦是最後一天了，這數天來，不少青年英雄大展身手，龍爭虎鬥各顯絕技，誠武林切磋武功盛擧，遵循武林規則之君子風度，十分令人欽佩。」一頓一頓又高聲道：「至於比武約法四項，在場諸位早巳知道，但以往四天來，每天比武之前，循例由本人宣讀一遍，今天自無例外，請各方英雄靜聽。」

這時四圍寂靜，鴉鵲無聲。

石文堅指着台邊之佈告牌，又高聲道：「登台比武第一項，不論任何人等，年齡必須在廿歲至廿八歲，以未婚爲限，第二項，不能帶兵器及暗器，只以拳脚定輸贏，點到爲止，若有意外傷亡各安天命，第三項，比武用淘汰式，能連勝三場者有權暫憩，以待再比，第四項，藝壓全場爲優勝，作初步入選，擂台亦告結束，優勝者另行在方府與方楚燕小姐再賽最後一場，得勝則爲乘龍佳客。」

觀衆又嘩然欣呼。

欣呼聲過後，石文堅高聲道：「現在先請方家兄妹與衆人見見禮。」

又是一陣轟動人聲，後台走出來一對青年男女，男的穿着天青色全套勁裝，面若冠玉，瀟洒脫俗，女的美若天仙，風華絕代，穿的是全套粉紅色武裝，這對兄妹臉含笑容，神閒氣定，雙雙向觀衆三面作禮，隨即退下。

接着石文堅又道：「現在比武開始，先由昨天優勝者連雄飛小俠上台賜教。」

連雄飛應聲上台，看他輕輕一躍，姿勢美妙，那雄偉身軀襯着一身黃色勁裝頗爲惹人注意，他默默站在台中面視羣衆。

隨後又躍上一個黑衣青年，其人矮小身材，狀甚猥屑，鼠目尖腮，貌容眞不敢恭維，台上執事導他登記姓名年齡籍貫畢，雙方亦沒言語，一揖之後狠鬥起來，在場的人都認定矮小漢子不够勁，詎料他招式靈活，身如獮猴飛左躍右，奇招迭出，攻守有據，五十招過後招式驟變，拳脚如

風，迫得那連雄飛脚忙手亂，節節後退，終於被一招「風捲殘葉」迫下台去。

觀衆隆然叫好，頓一頓台上躍起一條人影，身形極爲高瘦，好似一根竹竿，與這矮小漢子相映成趣，令人很感滑稽，一高一矮交起手來，看似高瘦漢子佔盡脚長手長便宜，誰知並不是這樣，矮小漢子矯捷輕巧，避重就輕，忽而立前忽而在後，弄得高瘦漢子顧此失彼，防東陷西，打到百招之譜已不敵認栽。

矮漢正在自鳴得意，陡地台上已躍上一個廣額闊頤，巨眼隆準的白衣青年，相揖之後雙方發招，這白衣青年却以慢應快，以靜制動，儼然是太極派高手，矮漢幾次狂風驟雨急攻，左右飛躍亂旋，終未能得逞，最後被白衣青年用「龍飛在天」爲虛招，以「橫掃千里」踢出一脚，矮漢中招平空飛出，翻個筋斗竄下台去。

接着，台上已多了一個紫衣青年，生得十分俊雅逸秀，氣質高華，眼若朗星，劍眉斜飛，眞的是濁世翩翩佳公子。

朱天士喟然道：「如此才貌眞罕見，未知武功如何？此人若能技壓羣雄，與方家小姐正是一對璧人呵。」

李兆祥笑道：「善者不來，此人若無眞才實藝，豈敢上去獻醜？」

話頭才落，台上二雄已搭上手，穿白衣的神態凝重，穿紫衣的瀟洒自如，雙方拳來脚到，各展奇招絕學，忽而分忽而合，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如此龍爭虎鬥，一折就是二三百招。

丁天心「啊」了一聲說：「那穿白的下盤已亂，輸定了。」

正說之間，一條白影從台上平飛直落，原來勝負已分，紫衣青年站在台中神色安詳微笑着。

丁天心道：「今天高手雲集，一個強過一個，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呢！」

朱天士道：「唉！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武學無止境，這話不錯。」

李兆祥望着朱丁二俠道：「二位兄台怎不見獵心喜麽？」

朱丁二俠搖搖頭。

這時台上多了一個灰衣大漢，生得粗壯黝黑，滿面橫肉有疤，猙獰可憎，正站着與石文堅爭辯不休，兩人越吵越大聲。

只聽石文堅生氣地道：「佈告分明限定廿歲至廿八歲，台端豈未知麽？」

灰衣漢頑強道：「我正是廿八歲。」

石文堅冷笑道：「哼！以容貌來看，台端四十歲是有的，怎可虛報廿八歲？」

灰衣漢怒道：「我正巧廿八歲。」

石文堅亦怒，道：「你一定不止廿八歲！」

灰衣漢兇狠狠道：「你憑什麽指證我不是廿八歲？」

石文堅被駁得啞口無言，一時不知如何應付，呆在一邊。

灰衣漢亦不再理會石文堅，竟自高視闊步走向那紫衣青年，擺着較量姿勢。

這時台下一片噓噓之聲，對灰衣漢此舉表示反感與厭惡。一班江湖豪客更憤憤不平。

灰衣漢聽而不聞，向紫衣青年一聲吼道：「接招！」也不等對方準備，已一連串攻出七拳，拳拳風聲呼呼，顯得功力深厚。

紫衣青年匆匆應變，後退閃避，身形敏捷輕巧，旋即招式一變，攻守有據。灰衣漢攻勢凌厲，功力雄渾，出手兇猛毒辣，且是橫練工夫，偶被紫衣青年打中三二拳也似無感覺。

這樣拳來手往，險招叠出，殺着頻施，看得觀衆心驚胆顫緊張萬分。三百招一過，紫衣青年已形慌亂，倏地中了一拳而滾出老遠，灰衣漢心未甘休上前相逼。

李兆祥不禁火起，一聲怒吼拔身上台，橫裏一攔道：「登台比武，點到爲止，你待怎樣？」

灰衣漢猙獰喝道：「你要出頭麽？」

李兆祥狠聲道：「正欲教訓于你。」

這時跌倒台地之紫衣青年，吐出一口血，強自起身悻悻下台去。

石文堅從這灰衣漢闖上台，一直在想對策，看其神態安祥似已成竹在胸。

朱丁二俠見李兆祥奮勇上台，各各不禁大驚，因二俠皆料定他必非灰衣漢之敵，這灰衣漢不但武功造詣深奧，而且一身神力，不愧是武林頂尖高手。李兆祥在虎丘及金斗山莊之二度出手，朱丁二俠心中有數，如今激于義憤挺身而出，恐有不測，故各各暗中戒備。

台上激鬥已如火如茶，雙方皆硬拳硬馬，力猛氣雄，只聞拳聲虎虎石破天驚。可是將近百招之時，李兆祥漸落下風，力不從心，形成左支右絀。灰衣漢得勢不讓人，步步進逼，招招殺着。看來勝敗已成定局，灰衣漢倏忽一招「雙龍搶珠」攻向李兆祥兩眼，朱兆祥雙掌一封，没奈來勢雷霆萬鈞，掌背壓攻自身面門，被衝得跟蹌倒退跌下台去。

丁天心一直在關心李兆祥安危，一見大驚，急身上前扶助，見他並未大傷，不過碰傷口鼻出血而已。丁天心恨那灰衣漢之橫蠻凶狠，正想挺身一鬥，驀見朱天士聳身一躍平空上台。

觀衆依然一片叫罵聲，有的甚至指着灰衣漢呸呸不休。

灰衣漢連鬥紫衣青年及李兆祥，神氣依然充沛，可是其功力深厚。但擂台佈告規則是獲勝三場才有權暫憇，現在鬥朱天士恰好是第三場。其實他囂張跋扈目無餘子，野心勃勃欲打個通關，豈將來敵看在眼中？他只冷冷朱看天士一眼，話亦不說就攻上來。

朱天士機智胆識不凡，又連看灰衣漢二場鬥爭，固知是一勁敵，也知他氣力過人，故一交上手就避重就輕，發招引他氣力卸掉，以柔克剛打法，使他體力消耗。灰衣漢則掌如利斧，拳似奔雷，招招威猛凌厲。如此過了一頓時間，形勢進入生死階段。

這時觀衆大爲朱天士打氣，大叫大嚷着：

「打倒他！打倒這惡漢！」

「打死他！打死這凶徒！」

丁李二俠全神貫注，但丁天心知道師兄勝券在握，現在只在誘敵驕敵，並未展出師門絕藝。忽然間眼光一亮，原來師兄招式驟變，施展混元百化拳，勢如萬馬奔騰，威似排山倒海，迫得灰衣漢只有招架不能還手。剎那間，但見朱天士一個急旋

，使出一招「魁星踢斗」踢中灰衣漢胸部，乘機遞出一招「拳打金剛」，把灰衣漢碰飛，倒身跌下台。

這時也！歡聲雷動，彩聲不絕。

石文堅面露欣喜之色，行至台中，等候叫喊聲稍煞，望台前觀衆高聲道：「現在還有那位英雄上台賜教？」

四圍毫無反應。半晌，石文堅再問一遍，又再問第三遍，依然鴉雀無聲。敢情是朱天士技壓全場了。

過了一會兒，石文堅乃宣佈道：「旣然沒有人上台賜教，現在鄙人宣佈比武結束，這位朱天士大俠爲全場優勝者。此次辱承各路英雄羣臨捧場，謹致衷誠謝意。再會！」說罷抱拳作禮退回後台。

一般觀衆有的散歸，有的尚依依留戀着。

丁李二俠心中興奮，在一旁等朱天士。可是朱天士却與石文堅携手從後台下去，兩人邊走邊談，方家兄妹及十數勁裝大漢跟着，一衆向南而去。朱天士四週張望似在找尋丁李二俠踪跡，丁李二俠猜忖他們一衆必然上方府去，亦就不急於會面。

× × ×

珍寶齋，在城中大街。

珍寶齋專營古玩字畫，其貨品來源多半來自黑道上的，不少眞正奇珍上品，所以這間珍寶齋的主顧大部份是公卿巨賈。

吳大剛曾做過二任知縣，後因貪污枉法去職，他旣官途絕路，遄歸定安祖居來，將所積聚的造孽錢投入其父所經營的珍寶齋，做起東翁來。其時有一獨脚大盜嚴南圃被通緝甚緊，來投珍寶齋，暗中替吳大剛聯絡黑道人物收購古玩賊贓。近年來各地志士羣起抗胡，吳大剛得舊上司之推薦爲定安城密使，以對付民族志士。吳大剛竟天良盡滅甘爲異族虎倀，招攬江湖亡命之輩，禍害愛國忠義之士，親族輩不齒其爲人，與之斷絕往來，但他已利慾薰心，亦不以爲意。

吳大剛的妻妾多至九房，膝下却單生一子名曰吳良輝，自幼嬌生慣養，學文不成學武亦不成，終日鬥鷄走狗尋花問柳。吳大剛百般寵愛置之不聞。

方錦堂之女方楚燕艷名遠傳，吳大剛竟不自量，屢次爲了托媒求親，但屢次均遭方錦堂竣拒，因不値吳大剛爲人。何況愛女好像鳳凰，那有配烏鴉之理。吳大剛終是死心不息，愛子又百般苦纏，並誓言非此不娶。

方楚燕比武招親的消息傳出，吳家父子大爲情急，乃問計於正總管嚴南圃副總管袁三勇。

嚴南圃道：「這個易事，我們可用移花接木之計，保證佳人終屬沙咤利。」

吳良輝道：「是怎麽的移花接木？」

嚴南圃笑道：「我們現在所羅致的江湖好漢中，不乏武功高強之士，挑選幾個青年高手打擂，得勝招親，洞房之時再換上賢侄頂替，待到事發已生米煮成熟飯，此其一。或者由我們的人打盡敵手，賢侄再上台亮相，把我們的人打倒取得優勝，此其二。不過欲行此二計，都須厚賞，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吳大剛一陣沉吟後道：「此二計好雖好，恐瞞不過方家父女。第一條計移花接木，倘被發覺，輝兒不但性命難保，更且貽笑于人。第二條計，輝兒武功平常，誠恐露出馬脚，何況擂台比武，各方英雄盡到，未必勝券在握，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袁三勇道：「這個東翁不必憂慮。我們年青高手不少，必無一失，東翁若恐公子露出馬脚，事先可行先演習，搭檔好了就不露痕跡。至於恐慮閃失，屬下在危急關頭亦可上台。」

吳良輝駭異道：「什麽？袁師父說要上台？據說比武規定年在廿至廿八歲，師父年已四十怎能上得台？」

這個袁三勇本是綠林大盜，悍惡桀肆，相貌猙獰。投在珍寶齋爲武師後陞副總管，練成一身刀鎗不入，且武功造詣很高，吳大剛將他與嚴南圃視爲左右手。這時他哈哈一笑，牽動面上疤痕笑道：「公子！倘若我現在對你說我廿八歲，你當然不相信，但是我咬定廿八歲，你豈能指證我不是廿八歲？」

吳良輝怔了一怔。

嚴南圃笑道：「不錯！但這一着棋只可留在最後，到萬不得已才用吧！」

計議既定，即行分頭準備。吳大剛明知此乃下下之策，亦別無選擇。

待至比武開場，每天分發人馬打擂，終無所獲，最後連英勇自恃的袁三勇亦鎩羽而歸。

吳家父子每天患得患失，到擂台邊守待良機，連日之龍爭虎鬥，看得吳良輝心顫胆抖。在第五天眼見袁三勇挫敗敵手，心中一喜，正想上台演齣假戲。誰知道驀地裏殺出個程咬金，一場好夢成空，心裏惱恨莫名。

這時間，珍寶齋後院大廳上，吳家父子默然對坐，面上各罩着一層烏雲。

嚴南圃袁三勇接踵而來。敍禮畢，嚴南圃說道：「大哥！不必氣短，小弟已籌得一計！」

吳大剛懶懶地說：「唉！事已定局，又有什麽妙計？」

嚴南圃笑說道：「這條計叫做『以羊易牛』，是從賢侄身上想起來的。」

吳良輝臉色一變說：「什麽？嚴叔叔從小侄身上想出羊牛來了？這可好！」

袁三勇說：「公子請莫誤會，嚴總管因爲見着那姓朱小子生得俊雅逸秀，五六成與公子彷似，故而想出一條巧計叫『以羊易牛』的。」幾句奉承話，把吳良輝的苦臉變成笑臉。

吳大剛說：「呵！我明白了，你的妙計是要將輝兒頂替那朱小子麽？這個恐怕不容易。」

嚴南圃說：「說難亦不難。剛才朱小子從擂台下來，我出其不意擠身一撞，洒出一撮蕩魂散。大哥你知道，中了這蕩魂散最少一日一夜神智不清，狀似痴呆。方家當然問不清他的身世來歷，只好暫時安置下來。我們正在暗暗潛入方家，將朱小子衣服換穿賢侄身上，然後將朱小子偷偷搬出，賢侄就好遂心所願了。」

吳大剛說：「你不要忘記佈告規約，還有一場與方楚燕比試，這比試輝兒怎能應付得了？」

嚴南圃說：「不怕！賢侄裝做從神智

不清中醒轉，說因身體不適推辭，如再推不得，就說夫妻拳脚相向有失感情。想方家必不爲太甚。何況朱小子在擂台大顯威風，才貌又好，方家定極遷就，或根本就沒有要比試的。」

吳大剛沉思一下說：「只恐怕有人識破。」

袁三勇急道：「公子與朱小子容貌極似，人又是方家兄妹一路陪同回家，絕無破綻之處。」

吳大剛想一想道：「朱小子必有同伴，若其同伴尋上方家去豈不當堂現形？」

嚴南圃笑說：「這個易事，只囑賢侄不要見客，說是單身而來，並無同伴，如此一來，就算眞個有人造訪，亦必猜疑朱小子得意忘友了。」

吳大剛一拍大腿說：「不錯！此計甚妙，照計行事吧！」

× ×

月移花影上欄杆！

月是八分圓，星星疏落。

花兒散發着清香，花枝隨風欵擺！

悅興店後院走廊間，臨亭之處擺着一桌酒菜，丁李二俠邀杯對飲，看似在賞花玩月，其實面色凝重，好像滿懷心事。

丁天心又呷乾一杯酒，嘆聲道：「李大哥說得不錯，比武結束已數個時辰，朱師兄被方家兄妹一衆擁接去後，到今全無消息，照理來說，朱師兄必然有提及我們，方家在禮貌上必然枉駕到來相邀，現在已過二更，眞個令人望穿秋水，心中焦急得很。」

李兆祥道：「這事使人費解，想朱兄古道熱腸，重義愛友，斷無一登龍門，便把我們丟在腦後，此事定有蹺蹊啊！」

丁天心道：「朱師兄坦誠磊落，義重如山，豈是得志忘形之人，莫說這個比武招親，就是榮招駙馬，亦斷不會捨義棄友的。」

李兆祥道：「這樣說，朱兄可能中了圈套陷阱麽？」

丁天心搖搖頭道：「李大哥怎麽儘向壞處想？方家父子三人都是民族志士，安排這比武招親的目的是在招攬英雄志士，豈有設下陷阱害人，大師伯亦諄諄教我們登門請益，這個道理甚明。」

李兆祥哦的一聲，沉思一頓說道：「丁兄！你記得曾兆明這個人麽？他在廣場上與我們匆匆別去，再沒有到來聯絡，按理說，我們來此是客，他理當儘地主之誼，他又與方家氣息相通，朱兄縱沒有開口邀請我們，曾兆明在道義上亦須派人通知，爲何避不見面？」

丁天心不禁怔住不語。

李兆祥接着說道：「我們在這裏守株待兎不是善法，不如趁早同往方家或曾家探詢一番。」

丁天心道：「李大哥說得有理，但恐我們一離開，朱師兄或曾副將恰恰尋來，豈不彼此錯過了！」一頓又道：「不如且待片刻，再無訊息明早同往探訪未遲。」

李兆祥頷首應納，二俠飲多一會酒，李兆祥稍露倦容，丁天心知道他必因日間比武太耗體力，兼口鼻略受震傷之故，乃婉勸其先行回房休息，有事再喚醒他。李兆祥亦自覺太累，微笑點頭回房去，臉色却掛着一份担憂。

這時候，丁天心自斟獨酌，月下花間，思潮縈繞，白素芳的倩影如眞似幻兜上心頭。

丁天心曾幾次與師兄輩行走江湖，見過數不清的女子，從來未動過心，自從在蘇州邂逅白素芳，不覺心醉神馳，雖然僅是一個夜晚的初會乍別，却令他留下磨不去的刻骨相思。

論容貌：麗質天生，冰肌玉骨。

論才情：詞文逸雅，琴畫悠美。

論氣質：蘭心蕙質，冰雪聰明。

論孝行：降格賣唱，厠身青樓，不惜萬里追踪報仇恨。

論機智胆識：深入虎穴，捨命刄兇，致生死於不顧。

天下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女子麽？丁天心打從心裏應道：「有的！這個女子就是白素芳。」

他又想道：「白素芳路途迢迢往江西哭祭雙親之墓，車舟平安否？白素芳臨別訂約北上相尋，是眞心話麽？如今她又在那裏？」

丁天心忽然悄悄唸着白素芳所題的「秦樓月」，低吟徘徊，好像要將萬觔閒愁寄在這詞調上。當此時，驀地，夜烏劃空飛啼而過，驚醒他的綺思，神智驟清，不禁暗叫一聲慚愧，忖道：「我怎可妄動痴念，白素芳發覺豈不嫌我輕薄？我拔刀相助本爲俠義豈可有所求？何況目前朱師兄消息未明，理當查個水清石現，豈可胡思亂想！」

一念至此，陡地心境一寬。其實早打算等待更深人靜獨往偵探，支開李兆祥者因見他負傷且累，要讓他好好安息一番。

他從朱師兄想起，又想及此行任務，爲家國爲民族，慷慨赴義，剪掃韃虜，光復錦綉江河，以盡匹夫之責，想至此，陡然豪情萬丈，滿懷壯烈激昂，不覺從袖中取出紫玉笛，隨意吹出一曲「滿江紅」，笛聲悠揚，韻越鏘鏘。

忽然間，有清脆女聲隨笛聲起唱：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笛聲未停歌聲已停，丁天心一邊繼續吹笛一邊忖道：「靜夜吹笛，難道有知音人，這知音人又是誰？好甜蜜的聲調，好動人的韻範，迴腸蕩氣，扣人心絃，這女子何來呢？」

一曲既終，舉目環顧，那有人影？正在疑惑之際，忽見花叢後嬝嬝地走出一個女子，玉步婀娜，白衣飄動，杏臉含笑，好像廣寒仙子下凡。

丁天心凝神細看，分明是夢中人白素芳到了，白素芳，果眞是白素芳！他疑假疑眞，終於相信不是幻影，在萬端驚喜之下，輕輕向前相迎，四目相投，雙手互握，良久良久，雙方默默無言，這是深情盡在不言中？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又良久良久，終於在神情恍惚中驚醒過來，丁天心深情欵欵問道：「素妹，你眞的來了？」

白素芳含情脈脈地說道：「是的！丁大哥，你們可好？」

倒亦眞快，他們由白姑娘丁公子改稱爲素妹丁大哥了，可知丁天心的心裏有她，白素芳心中亦有他。

丁天心好容易斂住了心猿意馬，不厭其詳地將別後北上經過一一訴說，說到黑夜燒糧，繪聲繪影，聽得白素芳芳心激動，豪情奮發，說到比武招親，龍爭虎門，聽得白素芳神采飛揚，乍驚乍喜，驚的是險惡狠鬥，喜的是朱天士得膺選爲乘龍佳客。

「可惜小妹來遲一步，不及見識『比武』盛舉，却恭喜朱大哥佔鰲掄元贏得美貌蓋世的配偶。」

「素妹！你看過方楚燕麽？」

「芳名久仰，却未識荊，年來玉面虎方楚生，玉鳳凰方楚燕，一雙兄妹行道江湖，爲光復河山大計，號召各地英雄志士，人人欽慕，人人傳說，小妹聞名如雷貫耳！」白素芳頓一頓道：「朱大哥當然是方府招親去了，李大哥豈是陪同前往？」

「沒有！我在這裏。」李兆祥倚門含笑，原來早已出來，眼見這對兩情傾慕的人兒痴態，不忍煞風景而已！

「啊！」白素芳稍微警覺，忽將被丁天心握住的玉手縮回不迭。

李兆祥道：「白姑娘！我們正在担心朱兄的消息。」說着將經過詳說一遍。

白素芳沉思後說道：「照這事看來，朱大哥定然發生意外了，我們應該急謀對策才好。」一頓一頓：「李大哥！如不嫌棄我這個妹妹，以後切莫聲聲白姑娘了！」

李兆祥哈哈大笑，凝視二人不語。

丁天心若有所決定，低首沉思一下問白素芳道：「素妹！薛前輩賢伉儷豈有同來？」

右院傳來一個蒼老聲音接道：「當然同來，未知丁少兄有何賜敎？」話頭才落，薛川白雲蘭已珊珊而來。

諸人寒暄畢，丁天心正欲將此事請敎薛川，不料薛川很爽快發話道：「以老夫分析，方錦堂豈是不明事理之人，朱天士少兄亦非趨利忘友之輩，現在沒有送消息來，可知已發生不平常事件。就事言事，應該急上門探詢才是。」

原來薛川夫婦在暗中已聽得一清二楚，亦洞悉丁天心存心請敎故而直言判定。

丁天心遲疑說道：「只恐深夜造訪未便！」

白素芳道：「方家兄妹廣結天下英雄，定然胸懷坦誠，而且此次造訪事出有因，冒昧之處情有可原的。」

李兆祥道：「不錯！素妹說得極是，丁兄你記得令師伯韋光禪師還要我們登門請益麽？」

丁天心決然道：「好罷！既然大家所見皆同，一切遵命！」

白雲蘭半晌未開口，至此接着說道：「現在事不宜遲，一齊動身吧！」

大家答應，正待出發。忽然牆頭二條黑影飛躍而下，大家注神看去，見來人是一男一女，男俊女美，英姿習習，年紀皆在廿歲上下，丁李二俠認得是方楚生方楚燕，因在擂台上看得分明，這雙兄妹一到環揖一禮。

方楚生道：「李英雄，擂台上一面之雅，還記得小弟方楚生麽？」

李兆祥笑道：「記得！賢兄妹人間龍鳳，令人一見難忘。」說着爲各人引見，丁天心料定方家兄妹此來，必是送達朱天士消息，爲恐隔牆有耳，揖讓衆人進房。

大家依次坐定後，丁天心問道：「賢兄妹此來，有什麽事賜敎？」

方楚生道：「丁少俠，我輩同是俠義中人，肝胆相照，閒言客套恕不多贅。小弟與舍妹此行正是有事通報，現在先說說朱天士朱少俠的事吧！朱少俠擂台逞威成了無敵手，下得台來與敝大師兄及愚兄妹同赴草舍，一路談笑風生並無異狀，可是當進入草舍之間忽然神思不清，狀似痴痴呆呆，我們一衆包括家父及各路英雄豪傑大大吃驚，初時以爲或因比武狠鬥過累所致，所以給服一些寧神藥物後安息，過了一二個時辰，依然恍恍惚惚，衆人大爲慌張起來。於是紛紛猜忖病源之來由，有人說是被暗算閉了道穴，有人說是中毒，有人認爲是中蠱，可是點穴名家崇堤丘亦山老前輩詳細檢查後，說是道穴無異狀，使毒名家長州鄧家豪老前輩亦認爲沒有中毒跡象。」

「啊！現在情況怎樣了？」衆人同聲驚問着。

方楚燕愁容滿臉，接道：「後來家父疑是痼疾，可是朱少俠既然神智迷惘，又是單身而來，眞是無從問起，隨後小妹想起曾兆明副將昨夜枉駕敝舍，敍說三俠北來之事，却未說知何處居停，後來想起二俠既然是韋光老禪師的令師侄，定必知道行踪。所以愚兄妹情急之下，別無選擇餘地聯袂進謁老禪師去。」

丁天心插嘴道：「且慢！這個曾兆明副將是知道小弟等寄寓這悅興店的，却爲何不說？又敝師伯本要曾副將携帶小弟等拜謁令尊，他在擂台廣場上匆匆一晤後，至今杳如黃鶴又是何故？」

方楚生情緒激動地說：「丁少俠請莫錯會！曾副將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豈有冷落朋友之理。事理是這樣的，家父已約邀江湖英豪及比武英雄輩，於擂台結束後到敝舍聚宴，朱少俠既神智不清，雖然是主客亦顧不得了，因爲羣雄久待不妥，所以家父主張由愚兄妹服侍朱少俠，由家父及敝大師兄邀請衆人入席。可是此時遍尋曾副將不見，後來他的同僚志士來報，才知道曾副將被人告密，已在觀擂台之時被秘密押往監牢囚禁了，罪名則未宣佈，就各同志忖測，可能與驅胡大計有關。這事家父已有安排，諸位不要煩急。」

李兆祥道：「原來變生腋肘，莫怪我們總是空等着。」

丁天心道：「剛才方姑娘說到往見敝師伯，後來又如何？」

方楚燕道：「老禪師聽取愚兄妹訴說後，沉吟一下說道：「既非中毒又不是閉穴，可能是中蠱。老禪師說他多年在蠻荒採藥，對這治蠱很懂得竅門。另說朱少俠是否老毛病則不詳，命愚兄妹來請敎丁少俠，並將地址說了，於是愚兄妹不揣冒昧而來，老禪師則先行一步了。」

丁天心道：「白姑娘是說敝師伯已自往府上去了？」

方楚燕道：「正是！老禪師說治病宜速，病久治難，所以才分道的！」

丁天心說道：「朱師兄沒有毛病，我

們自幼在一起，小弟保證朱師兄身體一貫正常。」

這時候一旁靜聽的薛川忽然插嘴道：「諸位，江湖下三濫有些藥物，亦可致人神智昏迷的，譬如五更香，迷魂散，催春藥，化神丹等等。朱少兄若不是中了所說各種暗算，必定中了這些下三濫的藥物的了。」

白雲蘭接着道：「不錯！妾身與內侄女喬裝賣唱時間內，幾次險遭這些下三濫暗算，幸好常先戒備！」

李兆祥不耐煩道：「諸位！與其在這裏妄作猜測，何不快點看看朱兄去！」

李兆祥性情粗直，出言似有不敬之嫌，但各人都瞭解他出於義氣，赤心耿耿，所以大家亦不怪他。不但不怪他，反而同意他的提議，羣起相將上方府去。

× × ×

月移中天。夜色漸深。

方府大廳，燈燭輝煌，羣雄杯盞交錯，大家難得相逢團聚，本該豪興萬丈，可是爲了正點主客，朱天士遭遇意外，各人皆有一份担憂神態，尤其作主人的方錦堂更形不安，雖是掛着笑臉巡迴勸飲，心裏總是忐忑不已。石文堅慇懃勸酒，外表上似興高采烈，內心則牽掛方家兄妹此行得失，十分焦急。

這班英雄巨豪、包括東村三雄，夷山五俠，長州鄧家豪，崇堤亦丘山，以及參加比武羣英。大家都誓言剷除韃奴，光復江山，擲頭顱，拋生命，爲國族犧牲，義無反顧。說到激昂處，熱血沸騰，氣吞山嶽。

崇堤丘亦山忽然感慨地說：「唉！看今日比武大會，青年英雄輩出，個個都是後起之秀，我們老一輩眞的無能爲了。」

長州鄧家豪道：「英雄出少年，自古已然，感慨何來？不過看今日擂台大戰，龍爭虎鬥，令人驚魂駭魄。尤其朱少俠力挫惡徒一場，更令人痛快。」

「不錯！我們爲朱少俠乾杯！」

說到這裏才覺得朱天士沒有在座。朱天士沒有在座的原因，大家避免談及。

朱天士並沒在座，他被方家兄妹安置在後園書房養息，由丹紅丹青二婢服侍。

方家兄妹帶陪丁天心諸人回來，却不進大廳，因爲丁天心問知情況後，急着探晤朱天士，同行諸人皆有同感。恰好韋光禪師巳趕至，於是穿戶而過走向後園。

後園書房，此時雙燭高燒，房中擺設一席酒菜，一個俊秀青年正據席獨酌，孤零零的一人，所謂丹紅、丹青二婢隻影不見。

方家兄妹引領諸人到達，待欲出聲向房中青年打個招呼。巳被丁天心及時制止。因爲他巳發覺這青年容貌雖似朱天士，但沒有朱天士那份天縱氣質，沒有朱天士那雙明亮幽濬眼神。又何況沒有神智不清之態，却顯得極悠閒自然。如果說是病巳脫體，爲何不到大廳上與羣雄歡飲暢敘？那奉命服侍之二婢又到那裏去？這種種疑團，丁天心的心中巳有數。

丁天心回頭向諸俠拋個眼色，示意靜觀其變。諸俠不明他葫蘆底賣什麽藥，只好呆着不動。

丁天心跨步走到門口，叫道：「大師哥！」

那青年抬頭一望道：「你是何人？」怪了！自己師兄弟却不認得？究竟這青年眞是毫無機智閱歷，一開口就洩漏機秘。但在諸俠看來，這青年容貌衣服正是朱天士，丁天心與他自幼長大才能洞悉其詐。

丁天心哈哈笑道：「我是何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又是何人？」

那青年喃喃地說道：「我，我是朱天士！」

「哈哈！」丁天心這時巳進入房中，打個冷笑道：「你既是朱天士，怎麽不認得我這個師弟了？」

話頭一落，右手伸出拍那青年右背膊，乘勢抓緊。那人哇哇大叫，臉色變得慘白。說不出聲來。

「說！你究竟是誰？」

「我……我……我叫吳良輝！」

「朱天士何處去了？」

「被我爹捉將府裏去了！」

這時諸俠巳進入房中，聽得這話都激怒得很，尤其方楚燕更怒火中燒，近上前出手就是大力二個嘴巴子。

方楚燕怒喝道：「說！你爹是誰？把將朱少俠怎麽了？快說！」

吳良輝被丁天心抓緊背膊巳痛得牙根打抖，再吃方楚燕兩巴掌，臉色由慘白變成脹紅，一時吶吶說不出話。

李兆祥上前又一巴掌道：「說！快說！不說一掌斃了你！」滿口出血，形狀可怕。

「我……我說我……說！」

吳良輝從來只有欺人打人，那有被這次打之慘，至此，不禁現着乞憐之色，說道：「朱少俠好好地活着，我爹就是吳大剛。」

「吳大剛？」方楚生驚叫一聲。

「吳大剛是怎樣的一個人？」李兆祥問着。

韋光禪師宣聲佛號道：「吳大剛無惡不爲，喪心病狂，此人現在認賊作父，甘爲異族虎倀，殘殺愛國志士，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惡徒。」

李兆祥大叫道：「好呀！父子同惡，今日先殺這禽獸，再殺老狗！」說着舉拳欲擊。

丁天心阻道：「且慢！朱師兄在他們手中，現在是投鼠忌器。」李兆祥只好放下手，吳良輝鬆了口氣。

方楚燕嬌叱，大怒道：「哼！吳良輝，你爲何要冒充朱少俠？你穿的衣服從何而來？好好實說，若有隱藏，敎你橫屍當場。」

吳良輝十分驚惶地說道：「我說，我說。」

「不要說！」

一衆循聲望去，見內室走出二個灰衣人，一個驃悍瘦長一臉詭詐的是嚴南圃，一個横肉滿面，現出條條疤痕的正是袁三勇。

李兆祥一見袁三勇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叱道：「你這破面惡賊，敢再來此爲惡，爺爺今日斃了你！」

袁三勇冷哼一聲道：「敗兵之將尚敢耀武麽？豈不令人齒冷！」

李兆祥大怒，正待揮拳搏鬥，丁天心急忙阻止，道：「李大哥且慢！」回頭問嚴南圃：「二位何來？與這吳良輝是一夥麽？」

嚴南圃道：「吳公子是我們少東，老夫嚴南圃身居吳府總管。」

薛川哈哈笑道：「好啊！原來是毒狼嚴老大，你漏網多年，想不到隱藏於此，今日幸會之至！」

嚴南圃面色驟變，注視着一頓說道：「你，是金面俠薛川？」

薛川未及答話，韋光禪師忿道：「原來詭詐多智心腸辣毒的毒狼，却投身珍寶齋，與吳大剛狼狽爲惡，殘殺愛國志士，看你此遭難逃公道。」

嚴南圃萬想不到今日碰着尅星，心起慌張，但他老奸深沉，不動聲色。

方楚生憤憤道：「你們潛進吾府，刦走朱少俠，這吳姓小子穿起朱少俠服裝來假冒，是什麽居心？快說！」

袁三勇正待開口，嚴南圃巳截住道：「無可奉告！」

方楚燕冷笑，道：「你無可奉告，吳小子當有可奉告。」說着，寶劍出鞘，指住吳良輝正胸叱道：「吳小子快說，你頂冒朱少俠，有何陰謀？不說實話，一劍穿胸！」

吳良輝十分恐懼地道：「我說，我實話實說就是。」

於是絕無保留將如何求親被拒，比武用計失敗，嚴總管再設這條頂替佈局，從頭至末細細講述。聽得方楚燕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舉劍待欲刺出。

嚴南圃大叫道：「且慢！方小姐，不要忘記朱天士還在我們手中。」

方楚燕當場怔住。

丁天心瀟洒笑道：「嚴總管！你意欲如何？」

嚴南圃詭笑道：「今日之事到此刻爲止，雙方皆未造成什麽損失。以區區之見，何不就行言和，你們放過我三人，我們送回朱天士少俠，加送朱少俠蕩魂散的解藥。如此大家扯平，一雙兩好。」

這些話可見其人富於心機。險深奸滑，可惜對手太高明，枉費口舌而巳。

薛川鄙視地道：「你說得倒亦輕鬆，眞所謂一廂情願了。」

嚴南圃驚訝道：「怎樣？難道你們不顧朱天士的死活麽？」

薛川道：「非也！朱少俠的死活要顧，你們的死活亦定了。」

嚴南圃道：「你須明白，蕩魂散的解藥我還沒有拿出手！」

薛川笑道：「這個不勞你關心。把你擺平了，何愁解藥不到手？」

嚴袁二人面如死灰，兩相交換眼色，倏地出手猛攻，薛川接住嚴南圃，李兆祥撲向袁三勇，各逞所能惡鬥起來，可是書房狹小難以施展。嚴袁二人明知處在衆俠包圍之下，一定凶多吉少，但生死關頭不得不作困獸之鬥。

丁天心暗想着：此時對付窮兇極惡之徒，不必顧及江湖道義的規矩，於是立刻上前與李兆祥聯手，量這袁三勇怎能擋得住，只是幾個照面，巳被李兆祥一拳一脚打實，跌昏在地。嚴南圃惡鬥薛川，本巳胆怯心虛，見袁三勇受制，更不敢久戀，急行擇門逃竄，誰料白素芳一招「烘雲托月」打出，把個嚴南圃打飛撞壁，一跌不起。

薛川對李兆祥道：「李英雄，俗云除惡就是安良，你我一人一個，送他們往見閻君吧！」

丁天心急阻道：「薛前輩不可！這裏是方府，殺除惡人雖然是爲民除害，但無異爲方府惹來災禍。」

韋光禪師頷首，說道：「不錯！賢侄顧慮得是，最好是非到不得巳避免惹動官衙。」

語深意長，衆俠當然聽得懂他的言外之意。

李兆祥憤憤不平地說：「難道白白放過了？」

丁天心道：「當然不是！死罪可赦，活罪難逃，費了他們武功吧！」

衆俠讚好！薛川長笑一聲，走向嚴南圃。

嚴南圃大驚失色，道：「你就殺了我吧！」

薛川不作理睬，一指點出，嚴南圃嚎聲慘呼，神色劇變，人巳萎頓若廢。袁三勇本巳昏迷過去，被李兆祥施爲之下，反而醒轉過來，只見慘叫連連，滿臉凄厲可怕。

吳良輝看得魂飛魄奪，發抖乞憐道：「各位爺爺，這不關我事，我不知什麽！饒恕我吧！」

方楚燕哼聲道：「賊子聽着！倘若朱少俠少了一根毛髮，都由你身上取償。」

方楚生忽道：「燕妹！剛才只顧這三個惡人，忽略了丹紅丹青，究竟二婢何去了？」

「一定是惡賊做的脚手。」方楚燕問吳良輝道：「你們把我二婢怎樣了？」

吳良輝畏縮地指着內室。

白素芳陪着方楚燕進入內室搜查，見二婢被點痲穴昏臥地上，全身却無異狀。解穴醒來亦說不出所以。

韋光禪師沉吟一下道：「這三人要押送吳家去救換朱賢侄，還是先由方老檀越發落？」

丁天心道：「小侄以爲救回朱師兄要緊，三條命換一，諒吳大剛必然答應。現在更深夜靜，小侄以爲大師伯及方家賢兄妹不必過勞，留下來亦可將經過告訴大家一聲，以安衆心。」

方楚燕道：「那裏話！朱少俠在敝處出事，愚兄妹豈可袖手，一定要救回朱少俠才能安心。何況吳大剛爪牙很多，我們人手亦不可太少，以防萬一。」

白雲蘭道：「那麽，就由我們幾個人同往，不過老禪師是出家人，還是先行安息爲是。」

韋光禪師道：「好吧！貧僧留下來就是！」話頭一落轉向丁天心道：「心兒，凡事要留分寸，得饒人處且饒人！」

丁天心恭應道：「侄兒明白！」

其實諸俠何曾不明白：韋光禪師再度諄諄囑咐，存心避免打草驚蛇，以免影响救國驅胡大計。

於是諸俠押了三惡而去。

（下期續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常護花香芸趕到清眞寺，將宗薩巴救回府衙裏，香芸爲他療傷，他便將所知情況追述一遍，原來賀昇是神偷門的弟子，被長安城一個土豪錢開收買去官府屬下的火藥庫「霹靂堂」偷取火藥以及一份設計圖樣，因賀昇的戀人仙仙是回教徒，通過這些關係，賀昇將火藥及圖樣都放在清眞寺夾壁內，又通知火狐查清對方的用途，然後索取更多的酬勞，另方面又怕司馬縱橫滅口殺他，故此請火狐狸保護，火狐狸發生誤會向宗薩巴下殺手，司馬縱橫又跟着將宗薩巴的手下全部屠殺，存在清寺眞的火藥和圖樣沒有了。龍飛要求宗薩巴合作……

說服火狐　互相合作

宗薩巴道：「只要有一綫希望你們都絕不肯放過。」

龍飛道：「所以我們平日都忙得要命，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若不是事情很有意義，相信大家的身心都巳經很疲勞，不想再繼續下去。」

「我明白。」宗薩巴眞的完全明白。

龍飛接道：「清眞寺所有的宗卷帳册都巳被送到這裏來，若是有什麽你需要拿回的……」

宗薩巴笑截：「宗薩巴既然巳是王爺的人，還有什麽秘密需要保留的。」

龍飛笑道：「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宗薩巴接道：「我以爲王爺不妨先想辦法弄清楚火炮圖表的所在。」

「你這樣說是巳經有辦法的了？」

宗薩巴說道：「我們無妨暫時肯定賀昇並非火狐狸救走，而是落在天地會的手中。」

龍飛道：「天地會若是要殺賀昇，屍體應該留在清眞寺之內，絕沒有理由將屍體也帶走。」

宗薩巴道：「他們所以不殺賀昇，目的當然利用賀昇來左右火狐狸的行動。」

龍飛道：「在目前他們要與火狐狸取得聯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宗薩巴接道：「也是說，我們可以利用賀昇的屍體誘火狐狸再到清眞寺。」

龍飛沉吟道：「賀昇的屍體，這個主意很不錯。」

宗薩巴道：「要火狐狸相信當然不容易。」

常護花道：「在一般人也許是，在官府來說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宗薩巴想想點頭。「在官府來說應該是的。」

常護花接道：「我們也應該公佈清眞寺的事了。」

× × ×

這所謂公佈其實是一份傷亡的名單，官府也早巳整理妥當，準備張貼出來讓死者的親屬前來認領屍體。

認領當然會有些麻煩，但人死入土爲安，死者的親屬當然不會在乎這種麻煩。

龍飛只是要在其中補上一個賀昇那樣形狀的死者，反正只是文字上的工夫，做在名單上，並沒有什麽困難。

屍體都是放在清眞寺內，禁衛森嚴，尤其那個高塔的周圍，賀昇與另外兩個宗薩巴心腹人的屍體也就存放在高塔裏。

來認屍的有同人也有漢人，駐守在寺裏的官兵，都巳得飛龍命令，除了要進入高塔認屍的，其他都盡量予以方便。

那兩個宗薩巴的心腹也是由宗薩巴指定，原是兩個孤兒，也並未成家。

換句話，若是有人來認那兩具屍體，這個人必定大有問題，龍飛他們安排那兩具屍體在高塔也是這個目的。

宗薩巴那些手下的親屬都是住在長安，消息傳開去，來認屍的人越來越多，清眞寺內哭聲不絕，一片愁雲慘霧。

到黃昏，認屍的工作才結束，剩下來的屍體宗薩巴那邊的都是沒有親屬，再有便是天地會死於這一戰的手下。

天地會的當然沒有人認屍，他們都是來自遠方，就是有親人在長安也不會太多，也未必會知道這件事。

他們的行動也當然是極端秘密。

高塔那邊的屍體果然沒有人到來認領，這巳是在龍飛他們意料之中。

× × ×

夜漸深，清眞寺更加寂靜。

篝火到處燃起來，不太多，所以清眞寺中並不怎樣亮。

值夜的官兵手掌燈籠不住逡巡，明哨外還有暗哨，一般江湖人要偷進去並不是一件易事。

龍飛本來可以要他們做得更嚴密，可是他沒有，做到這地步他認爲巳經足够，太過份反而會令要偷進來的人有戒心，雖然他知道那個人就是這樣子可能也會懷疑，他仍然盡量做到最好，適如其份。

至於那個人會不會偷進來他完全不考慮，始終他認爲若是每做一件事都要求一定有收獲，不能够肯定的就不去做，結果不難一無所得。

當然，在目前來說他能够做的也只有這件事。

× × ×

明哨暗哨再加上逡巡的官兵能够阻擋的果然只是一般江湖人，火狐狸要進來便進來，他們並沒有發覺，甚至一些感覺也沒有。

火狐狸出現在高塔外，從他出現的方向來判斷他應該是由清眞寺正門進來，當然，在這個方向出現之前他也許巳經改變了幾個方向。

他也就像一條狐狸般竄進了高塔的暗影，身上仍然是那襲火紅色的緊身衣服，黑暗中當然沒有日間的明顯，在某種黑暗中甚至混溶在一起。

值夜的官兵到來之前他巳經壁虎也似遊竄上高塔的第三層，從窗戶竄了進去。

高塔內有燈，那是長明燈，不怎樣光亮，對火狐來說却巳足够，他隨即由樓梯往下走，脚步起落，一些聲響也沒有。

三具屍體也就放在高塔的第二層，都用白布蓋着，除了這三具屍體，沒有任何人。

火狐走下樓梯，走到那三具屍體之前，忽然道：「好了，你們可以出來了。」

一面暗壁即將移開，出現了手搖摺扇的龍飛，另一面暗壁同時移開來，在那兒的是常護花。

移動的暗壁接將窗戶封閉，一連串的軋軋聲響接從上層傳來。

火狐冷笑道：「這座高塔的暗壁原來還有這般作用。」

龍飛道：「每一層都有我們的人，這一層的暗壁將窗戶封閉同時，我們的人亦會將其餘各層的窗戶封閉。」

火狐道：「那我是被困在這座高塔的了。」

龍飛道：「暗壁的機括巳被改裝，我可以肯定說一句除非閣下對機關有深厚的認識，否則絕難在短暫的時間內將之打開來。」

火狐道：「你當然看出我在那方面認識不多。」

「相信也絕不會太少。」龍飛道：「有關閣下的一切，我們知道的雖然有限，也不致於連這些也不清楚。」

火狐道：「若是別人這樣說我一定會很懷疑，但出自閣下之口……」他沒有說下去。

龍飛輕搖摺扇。「你巳經知道我是那一個的了。」

火狐道：「我雖然從來沒有見過你，也知道你手上那柄摺扇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玉骨銷魂。」

龍飛道：「暫時來說，江湖上相信也就只有這一柄玉骨銷魂。」

火狐道：「有誰有這個胆量與王爺一爭長短？」

龍飛道：「會有的。」

火狐道：「即使有，王爺相信也不會與他計較，目前來說，王爺巳經够忙的了，那還有閒情去計較這些？」

龍飛道：「事有大小，當然是以大事爲重。」

火狐道：「我却是奇怪，以王爺如此聰明謹愼的人，今夜竟然會冒這個險。」

龍飛笑笑道：「我只是希望事情能够簡單一些。」

火狐道：「王爺身繫國家安危，却爲一個賊不惜親自冒險，我就是死在這裏又有何憾。」

龍飛道：「我們好像並不是敵人。」

火狐道：「本來就不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火狐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賊，好像

一個這樣的賊無論如何是絕不會與國家大事拉上關係的。」

龍飛道：「就因爲閣下的身份這麽簡單，所以我才選擇這方法來跟你談談。」

火狐接道：「當然，王爺也不是太冒險。」目光轉向常護花。「有這樣的一個高手侍候一旁，我沒有十足把握，也不敢出手。」

常護花道：「閣下早便巳知道有我的存在。」

火狐道：「也是進入這一層之後。」

龍飛道：「你感到劍氣？」

火狐道：「也是第一次感到這麽重的劍氣。」

龍飛笑顧常護花。「看來你還欠些火候，若是能够再進一層，到反璞歸眞的地步，就是高手，也不會那麽容易感覺你的存在了。」

常護花道：「那只要是我在內功方面又需要一個突破，全身的眞氣整天都不住在遊走。」

龍飛道：「難怪，我方才也在奇怪，何以你的內功忽然會倒退，連劍氣也束不住。」

常護花道：「稍縱卽逝，屬下不能不冒這個險。」

火狐忍不住插口。「天下內功要更進一層必須打坐調養。」

「一般都是這樣，到聚成一股全面衝向有關穴道，衝得開便成功。」

「你却是不需要這樣，到底是你的內功巳到隨心所欲的地步，還是那種內功的特別之處？」火狐外露的雙瞳露出疑惑之色。

常護花道：「該是後者。」

火狐忽然笑道：「年青人到底是年青人，一個該字，我難道還不明白其實兩者俱備？」

常護花道：「過謙則藏奸。」

「不錯，好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不多。」火狐一頓問：「你練的是什麽內功？」

「金剛氣功－－」

火狐顯然很突然，脫口道：「金剛氣功天下至陽至剛，據說巳失傳的了，年青人，你好大的福氣。」

常護花道：「言重。」

火狐接問：「高姓大名？」

「晚輩常護花。」

「萬花山莊的莊主，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啊。」火狐接又道：「聽說你加入了朝廷做一個御用殺手，拋下一切個人的名利。」

常護花淡然道：「原就沒有什麽拋不下的。」

火狐接問道：「也不是違心之言？」

常護花道：「想不到前輩這種老江湖也會提出這種問題。」

火狐頭一仰道：「說得好。」一頓又問：「做一個御用殺手是不是很有趣？」

常護花道：「沒有做一個遊俠那麽有趣，却是比做一個遊俠有意思得多。」

火狐道：「站在一個遊俠的立場來說應該是的。」目光轉落在那三具屍體上。

常護花目光隨着一轉，道：「賀昇應該仍活着。」

火狐道：「這只是一個陷阱。」

常護花道：「不錯，目的只是要：」

「讓我到來。」火狐再問：「宗薩巴沒有死？」

「沒有，他傷得雖然重，但不在要害，我們又來得正是時候。」

「這個人的運氣還不錯。」火狐乾笑一聲，目注龍飛。「以王爺座下能人異士之多，要救回他的命，當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龍飛道：「他現在巳經答應加入我們，做一個御用殺手。」

火狐一怔。「能够知恩圖報，這個人果然是一條好漢。」

龍飛笑笑道：「我們並沒有挾恩求報，只是讓他清楚知道我們要做的到底是怎樣的事情。」

火狐接問：「他還有權力選擇？」

龍飛道：「沒有人能强迫一個眞正的江湖人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

「這也是。」火狐打了一個「哈哈」。「宗薩巴既然是王爺的人，王爺又怎會不知道賀昇的一切，這個人也原就沒有什麽胆子，給宗薩巴抓住一嚇，那還不什麽也說出來。」

龍飛道：「閣下也就是看透了他這個性子，所以不讓他知道太多的秘密。」

火狐道：「換轉你也會這樣做的。」

龍飛道：「奇怪一個你這樣審愼的人竟然會選擇一個這樣的人做心腹。」

火狐沉聲道：「他是我哥哥的兒子，我哥哥也就只有這一個兒子留下來。」

龍飛恍然，火狐接道：「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巳經是神偷門的人，這也是天意，我們這家人始終不能擺脫這種命運。」

龍飛點頭。「類似這種事發生過不少，除了命運，我也想不到還有其他什麽比較合理的解釋。」

火狐接又道：「此外還有一種命運不能够擺脫的就是，我們這家人到現在爲止，就是活得怎樣好，最後也難免横死。」

龍飛道：「這其實與你們的工作：」

火狐點頭道：「走狗終於山上喪，一個做這種危險工作的人死於非命，的確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龍飛道：「你們沒有嘗試過改變這種命運？」

火狐道：「沒有，也沒有其他任何的工作比這種更刺激，更能够引起我們的興趣。」

龍飛笑了笑，火狐隨又道：「所以賀昇就是死於非命我也絕不會奇怪，但他與我既然有這麽密切的關係，我總不能完全不關心他的生死。」

龍飛道：「否則你也不會找到神偷門將他找出來。」

火狐道：「我知道這座高塔內可能巳佈下天羅地網，可是我還要進來一試。」

龍飛道：「你的心情我完全明白。」

火狐道：「或者你們以爲這是我自恃本領，根本不將你們放在眼內。」

龍飛道：「你不像這種人，若是你眞的自恃本領，不會是這種局面。」

火狐道：「設置這個陷阱的若是江湖中人，我第一個反應就會是以暗器射殺現身的，當然，那若是眞的江湖中人，目的也眞的在對付我，根本就不會現身。」

龍飛道：「官府中人總喜歡打幾句官腔，你有足够時間考慮採取什麽行動。」

火狐道：「到現在爲止你們雖然還沒有打過官腔，在我的印像中却的確認爲你們是可以先談談的人。」

龍飛道：「就是江湖人也不少是先講清楚才動手的，否則也沒有正邪之分。」

火狐道：「問題是現在我根本巳不知道如何去分清楚邪正。」

龍飛微笑道：「老實說，我也是找不着原則，只憑直覺去分辨。」

火狐道：「希望你的直覺永遠都是準確。」

「我也是這樣希望，到現在爲止，總算還沒有出過太大的錯誤。」

「運氣你這樣好的人也實在不多。」

龍飛微笑道：「說到運氣，我實在很不錯，要見你你便來了。」

火狐接問：「賀昇現在到底怎樣？」

「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既然沒有被你帶走，屍體也不在寺內，肯定必然是給另外一些人救走，那些人在寺內不殺他，在寺外更不會殺他。」

火狐嘟喃道：「他還有什麽作用？」

龍飛道：「最低限度還有一個－－要脅你！」

火狐顯然又是一怔，突然笑起來。「好辦法，若問我還有什麽弱點，就是這個了。」

龍飛道：「換句話，只要賀昇在他們手上，你就是不爲他們利用，暫時也不敢對他們採取怎樣激烈的行動。」

「應該是的，雖然我這個人不喜歡被別人要脅，但旣巳成爲事實，在未能够解除之前，還是不免要收歛一下，看準機會再決定如何。」

龍飛道：「他們當然也不敢强迫你，要你替他們幹，只要你不要妨碍他們。」

火狐道：「除非他們完全不清楚我的爲人。」

「經過清眞寺這件事他們應該很清楚的了，而同樣他們一定會加倍小心，以免你找到去，迅雷不及掩耳，將人救走。」

火狐大笑道：「這一次若是給我找到去，一定不會再這樣痲煩，天下間的事應該也不會這樣巧合，又來一羣人，將他們斬盡殺絕，再又將賀昇擄去。」

龍飛道：「若是再有那樣的一羣人，應該就是我們，賀昇對我們縱然有很大的用處，我們也不會拿他來要脅你什麽。」

火狐道：「你們若是能够將他們斬盡殺絕，大概也沒有什麽需要我帮忙了。」

龍飛道：「這件事的確不容易完成，天地會在被發現之前就像是密林中的一株大樹，到我們發現的時候巳長得很大很壯很高，我們匆忙間只能够將露出地面的一截斬下來，然後才能够去挖去找樹根。」

火狐道：「這件事可不容易。」

龍飛道：「那麽要更多的人力時間，而且要仔細，一下挖得太粗心挖斷了再要找斷口便更加困難。」

火狐道：「好像我這種人便沒有這種耐性，我這種人最怕便是痲煩。」

龍飛道：「耐性是培養出來的，天生的不是沒有，但肯定不多。」

火狐道：「你佈下這個陷阱請我到來便是要跟我談這些。」

龍飛道：「當然不是，但總希望你能够清楚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那些不是天地會的人。」

「根據我們搜集得到的消息以及現場遺下的屍體證據，應該不會錯的了。」常護花應道。

龍飛接說道：「你將事情的經過說一遍。」

常護花於是由長風僧白馬寺中伏開始說，話說得簡短而清楚，充份顯示出他是一個頭腦怎樣精密冷靜的人。

火狐聽得很在意，等他說完了才道：「霹靂堂的機關設計既然是出自歐陽絕，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他當然知道關鍵所在，天地會既要打霹靂堂火藥的主意，找他合作是最合理不過的事。」

「還有，火炮的結構非常複雜，有藍圖在手也未必能够成事，亦需要一個他那樣對機械有相當認識的人，龍飛接頷首。

「總之，人他是找對了。」

火狐緩緩的接道：「你們是否懷疑那份火炮的設計圖在我手上？」

龍飛只是問：「在不在？」

火狐搖頭。「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弄開夾壁，而我最終目的也不是要殺宗薩巴，只是在救人，但天地會的人，來得實在太快太多，連救人我也來不及，若非塔外有那株高樹，我就是要離開也有問題，在那株高樹上，你們絕對可以找到我離開的痕跡……」

龍飛道：「不必找，就看你今夜到來，我們其實巳經可以肯定，賀昇若是巳被你救出去，你根本用不着再到來這兒，雖然江湖上傳說你這個人唯利是圖，看你的救賀昇巳知道你仍然有感情。」

火狐道：「只是……一個賀昇，其他人……」

龍飛道：「即使就只是一個賀昇，只要你還有感情，事情便有商量的餘地。」

火狐冷冷道：「火藥以及那份火炮的圖表都不在我那兒，賀昇也並非落在你們手中，我以爲事情到這個地步巳經告一段落。」

龍飛道：「我們雙方都還是要追查下去。」

「當然，火藥你們可以不在乎，那份火炮的圖表你們却是不能不拿回去，否則絕難以安寢。」

龍飛微笑道：「若是不能够找回賀昇，相信你的心情也一樣不會好受。」

火狐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合作？」

龍飛道：「應該可以的，沒有我們，你同時要應付天地會那許多人，並不容易，同樣我們亦必須借助你追踪的本領。」

火狐接問：「這件事你完全不再追究我們的了。」

龍飛道：「你們只是以爲奇貨可居，正如宗薩巴一夥，開始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就是賀昇這個動手的人也一樣。」

火狐大笑道：「閣下果然是一個做大事的人，不必看別的，就是處理這件事巳可以看出閣下的胸襟胆量。」

龍飛道：「有些事在某種情形下必須

立即解決，雖然不一定要我親自前去，但既然我就在附近，只要會有帮助，又何妨走一趟。」

火狐道：「若換是別的人說不定先會考慮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安全問題。」

龍飛道：「閣下好像也沒有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火狐道：「我們這種人有的只是一條賤命，又焉能與王爺相提並論。」

「錯了，任何人都只有一條命，面臨生死關頭，並無貴賤之分。」

「這也是不錯。」火狐又大笑。

龍飛笑問：「閣下還沒有答覆我。」

火狐反問：「我若是不答應，閣下又會怎樣處置？」

龍飛摺扇輕搖道：「很簡單，讓你離開。」

火狐道：「這麼簡單？」

龍飛摺扇一揮，常護花左手同時一動，食中指間的一支銅管發出一下尖長的聲響。

「軋軋」的聲響隨即傳來，堵住窗戶的暗門緩緩移開，龍飛接道：「你喜歡怎樣離開便怎樣離開，絕不會有人阻止。」

火狐大笑道：「有王爺這話，我若是要離開，當然是絕對可以放心的了。」

龍飛輕搖着摺扇，常護花脚步移動，走到龍飛身旁，一面道：「閣下由我方才立足的方向離開，可以更放心。」

火狐點頭。「好像你這樣的用劍高手到底不多，你這樣一走，我毫無後顧之憂，還有什麽不放心？」

「請－－」常護花帶笑擺手。

火狐看着反而歎了一口氣。「你們其實已看出了我的信心已動搖，已準備跟你們合作。」

龍飛道：「看出一點，閣下還沒有打定主意。」

火狐道：「因爲這件事違反了個人的原則，我不習慣別人的帮忙。」

龍飛道：「這只是相互利用。」

火狐道：「閣下這樣說我心裏舒服得多了。」大笑着拿下了頭上罩着的布袋。

露出來的是一張中年人的臉，容貌異常慈祥，眼神一歛，一絲兒凶光煞氣也沒有，只看這張臉，除非知道這個人的底細，否則都不會認爲這個人是一個惡人。

龍飛常護花顯然都有些意外，火狐看在眼內，笑笑。「我完全不像一個會殺人的人是不是？」

常護花點頭道：「的確不像。」

火狐道：「所以我若是不幪上臉去殺人，一定會更加成功，無論什麽人，都不會防備一個我這樣的人。」

常護花道：「但如此一來，你很快便會被別的人認出來。」

火狐道：「這是我最後的一層掩護，未到必要我是不會用的。」

「應該。」常護花吁了一口氣。「也因此，我們更相信你是一番誠意。」

火狐道：「這也是我在你們面前露出眞面目的主要目的。」

常護花道：「前輩言重了。」

火狐道：「你不相信？」

常護花道：「以前輩的一身本領，就是揭露身份，能够與前輩一較高下的人也不多。」

火狐道：「你便是一個。」

龍飛笑笑插口。「我是不算的了。」

火狐目光一轉。「要殺你固然不容易，但我仍然有信心，這位萬花山莊莊主，我可是沒有，也許我已經太老，看人方面還是不會太錯的。」

龍飛笑顧常護花，道：「幸好話是在這裏說，否則護花你可就麻煩了。」

常護花點頭道：「我最怕就是這種麻煩。」

火狐道：「武無第二，江湖上若是有消息你的武功那麽高，一定會有很多人找到來跟你一較高下。」

常護花歎息：「這種現象已延續了很多年，我就是不明白沒有人設法阻止。」

火狐道：「人有那麽多種，怎樣阻止也阻止不來的，也所以武林中人，一直的地位都不太高。」

常護花道：「之前我雖然是一直身爲武林中人，也不能不承認大部份都是很無聊。」

火狐道：「包括我在內，幸好我大多數的時候都有一個目的。」

常護花道：「不管目的是好是壞，有目的一個人的生活都會充實很多。」

龍飛道：「當然，有意義是更好。」

火狐笑起來。「你們是要像說服宗薩巴那樣說服我？」

常護花道：「能够做到當然最好。」

火狐道：「宗薩巴跟我表面上是同一類人，本質上却是有分別的。我喜歡獨來獨往，而他則喜歡一羣人聚在一起。」

常護花道：「前輩若是回人，又是一羣人離鄉別井，相信也會這樣做的。」

火狐不由點頭，却道：「也許！」

常護花接道：「也許前輩會有另一種更好的辦法。」

火狐道：「不管怎樣也是一種英雄感與民族感催使，其實那些回人就是分散開來，也未必會被人欺負。」

常護花道：「這一點我絕對同意。」

火狐道：「這一次我也一定會與你們合作，不管以後會變成怎樣。」

龍飛道：「閣下在這一次合作後，不管怎樣做，我們也一樣不會加以干預。」

火狐笑應。「王爺一諾千金，人所共知，只是我這個人平生沒有做過什麽好事，這一次還是不要當作好事做爲妙，違反原則，必遭天譴。」

龍飛道：「你也相信那一套？」

火狐道：「好人不長命，這是一句老話，老話通常都是有道理的。」

龍飛笑接道：「幸好邪不勝正，善有善報之類的老話也不少。」

「你說的已經够的了，我這個人胆子小，受不得太大的驚嚇。」火狐笑應。

龍飛接問：「你可有什麽事需要打點一下的？」

「沒有。」火狐笑容一歛。「這種事我早已不幹的了，也先後告誡賀昇很多次，不要胡來，幹得來的才幹，還要考慮清楚事情輕重，他就是不接受。」

龍飛道：「年輕人就是這樣，不知道天高地厚，但若是沒有他們那種衝動，也很難有突破，進步。」

火狐目光轉向常護花。「有衝勁又有理智當然最好，賀昇若是有你的一半理智，一定不會答應做這件事。」

常護花道：「也許他發覺還是答應的好。」

火狐頷首。「他若是不答應，天地會的人也不知會對他採取什麽行動，此外那個女孩子仙仙，也是一個問題。」

常護花道：「依依是一個回人。」

火狐搖頭道：「我完全清楚，也無意針對她，要知道我也曾年輕過，怎會不明白年青人的心情？對那些回教徒我也沒有多大惡感，清眞寺的事，是有些誤會。」

常護花道：「你進去的時候已發覺，天地會的人在附近窺伺？」

火狐道：「不是因爲天地會的人，之前我根本沒有考慮到天地會方面，只是一路進去，發覺那根本是一個奇大的陷阱，宗薩巴一夥已準備全力將我撲殺。」

常護花恍然道：「你所說的誤會是指宗薩巴以爲你是一個完全可以妥協，非要以武力解決不可，生死之外，不再讓別人有選擇餘地的人？」

火狐道：「從之前我所做過的事看來，我的確是這種人，也的確有人知道那些事，我不能不那樣做。」

常護花道：「你也是一個不喜歡解釋的人。」

火狐道：「可是在這件事我仍然希望宗薩巴能够明白，在進入高塔之前我沒有殺過他們的人，進入高塔之後我却已沒有選擇。」

常護花道：「他們當時的確在準備拚命，事情其實也可以和平解決的，却不是在那種環境，你與宗薩巴應該考慮選擇另一個地方。」

火狐道：「這要花很多時間，我沒有那麽大的耐性，宗薩巴相信也都沒有。」

「對方絕無疑問就是利用你們這一個弱點。」常護花微喟。

火狐道：「江湖上的恩怨就是這樣無可奈何的了，沒有性格的很難闖出名堂，有性格的却是最容易被人利用。」

常護花無言頷首，火狐笑接道：「我現在惟一可以放心的就是即使我不動手，清眞寺的流血事件還是會發生。」

龍飛道：「宗薩巴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火狐道：「他既然已加入了你們，要找我算賬，相信也得在天地會的事件了結後。」

龍飛道：「天地會的事件了結之後，相信他亦會明白江湖上的恩怨並不是那麽重要。」

火狐打了一個「哈哈」道：「我還是不加入你們的好，最低限度這之前我不會在乎別人對自己會採取什麽態度。」

龍飛道：「你只是担心在事情進行中，宗薩巴會因爲私仇，對你作出什麽舉動來。」

火狐道：「我只是担心因此而影响到事情……」

龍飛道：「這方面你絕對可放心。」

火狐點頭道：「無論什麽事我答應了便會做，一定要成功。所以在事前我一定會作好準備，避免任何可能發生的麻煩，尤其是來自本身的。」

龍飛笑一笑道：「你與傳說中的不一樣。」

「這也不是太久的事。」火狐眉宇間抹上了一層憂鬱。

「是因爲賀昇？」

火狐無言，龍飛隨即轉過話題。「天地會一夥在離開清眞寺之後那裏去了？」

「他們從不同的方向進入了安陽王府。」火狐接道：「昨夜我忍不住偷進去，却一個人也沒有，只找到一條地道，通往隣街的一間棺材店子。那間棺材店子除了前後門還有三道暗門，人都已跑光。」

龍飛沉吟道：「安陽王府也是出自歐陽絕的設計，而安陽王之前已因爲與天地會勾結被抄家，天地會利用到這地方，當然是出於歐陽絕的主意。」

火狐道：「這個歐陽絕的確是一個人才，每一個行動都考慮得非常仔細。」

龍飛道：「所以我完全不敢寄望在這個周圍百里設立的關卡有甚麽收獲。」

常護花道：「他們跟着當然就是按圖製造火炮，我們若是不能够在火炮完成之前將他們找出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龍飛笑應道：「第一個被火炮攻擊的說不定就是我。」

常護花道：「希望就是。」

龍飛道：「因爲我一定會有所防備，但別人……我們總不能够將這個消息洩漏出去。」

「那只是引起騷動，朝廷中一直反對我們的人必是會借這個藉口來攻擊，對我們來說並無好處。」

龍飛道：「你的意思是，即使司馬縱橫將消息放出去，我們也一口否認，暗中將事情擺平。」

常護花笑問：「王爺難道不是這個意思？」

龍飛歎了一口氣。「所以我希望是第一個被襲擊的對像，他們得到的火藥也到底有限。」

常護花道：「火炮的體積也太大，可以秘密裝起來，發出突然的一擊，但事發後要弄走，則是很難的事。」

龍飛又歎了一口氣，火狐搖頭道：「你表面看來風光，事實却煩惱得很。」

龍飛道：「而且這種煩惱不停的出現，就是消滅了天地會，誰也不敢担保沒有另一個類似的帮會冒起來。」

火狐道：「不會有的了。」

龍飛道：「天地會出現的時候我們簡直以爲是做夢，在他們設壇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有這個帮派的存在，也只以爲目的是稱霸江湖，那知道一下子便弄得不可收拾。」

常護花道：「江湖上類似的帮派有很多，在他們出現之前我們根本不能够知他們勢力到底有多大。」

火狐道：「對我你們則可以絕對放心，到現在爲止，我仍然只是一個人，賀昇在工作上與我並無關連，只是這一次。」

龍飛道：「他雖然江湖經驗不足，仍然感覺到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火狐道：「就是一直沒有太密切的連繫，這件事合作得並不好。」

（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江山處處哀鴻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日飛再經過葉寄萍不惜失身傳授赤身搜穴的魔功，打通任督二脈，已與武林絕頂高手無異，此時約莫五更將盡，神刀蘇獻帶着嵩陽帮帮主馬延明及他的四大堂主十六侍衞六十四護堂弟子；言家門掌門言振雄以及十大法身，三十六天驕七十二地靈衝殺過來，洗劍帮面對這批强敵只有硬拚，無法逃脫，衆人卒被打散，何日飛不同昔日吳下亞蒙，衝破天驕的奇門陣法，殺天驕五人，四人重傷，自己也重傷，憑魔功療治，脫離險境，又遭鐵甲山的人追踪，連斃兩個提調，雖然逃脫，卒被陰山派蛇郎君擒獲，幸得蛇娘子救出，蛇娘子因格鬥負傷，由何日飛挾抱一同逃走……

勇闖虎穴 拯救特使

於是，何日飛和蛇娘子落店之後，決心將此事弄個明白，蛇娘子道：「帮主，先讓我去瞧瞧好麼？」

何日飛道：「好，不過這兩人的身手全都不凡，妳要多加小心！」

蛇娘子道：「我知道。」

她找到馬驥的客房，聽聽裏面半點動靜也沒有，於是暗凝功力，作好戒備，然後出聲喚道：「馬大俠，敝帮主有請。」

房中人似乎呆了一呆，道：「貴帮主是誰？」

蛇娘子道：「洗劍帮主何日飛，出來吧，馬大俠，咱們在院中候教。」

她掣出一柄蛇形軟劍，準備門門這位鐵甲山的九路提調，及房門開啓，領先出來的竟然是一個虬髯滿腮，一臉橫肉的彪形大漢。

神龍馬驥的人格雖是低劣，長像可英俊得很，絕不會像此人這般粗俗，那麼蛇娘子是找錯門了！於是她向彪形大漢雙拳一抱道：「對不起，我找錯門了，打擾之處請多原諒。」

她道過歉意，轉身就待離開，誰知彪形大漢竟然哼了聲道：「就這麼簡單？」

蛇娘子一怔道：「我說過對不起，你還待怎樣？」

彪形大漢道：「我好好的在睡覺，妳偏要把我叫出來，無故吵人睡眠，一句對不起就能了事？」

蛇娘子道：「我沒有叫你，我叫的是馬大俠……」

彪形大漢道：「不錯，我是姓馬，怎麼，吵了人還想耍賴？」

蛇娘子啊了一聲道：「這是一個誤會，我找的是神龍馬驥，是店小二指錯了，這可不能怪我。」

彪形大漢道：「不能怪妳？嘿嘿，那是怪我不該姓馬了？好吧，這件事咱們先擱在一邊，聽姑娘說妳是洗劍帮的，當眞麼？」

蛇娘子道：「是的，我是洗劍帮的外堂特使辛玫。」

彪形大漢道：「貴帮主的大名是何日飛？」

蛇娘子道：「正是。」

彪形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這才叫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何日飛就是他麼？」

蛇娘子見彪形大漢用手指着她的身後，知道是何日飛走過來了，她忽然心頭一動，生出一股恐懼的感覺。

彪形大漢說過，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顯然，此人心懷叵測，是存心來對付何日飛的，這種危險份子，避之惟恐不及，她竟然找上門去，引來麻煩，如果帮主因而遭到什麼意外，她就百死難蔽其辜了。

於是她纖足一點地面，身形倒縱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降落於何日飛的身前。

「帮主，對不起，我……」

「別自責，辛姑娘，別人掘好陷阱讓咱們跳，妳不找他，他也會找咱們的。」

這的確是一個陷阱，而且十分惡毒。

二十餘名內外兼修的高手，由每一間客房湧出，何日飛及蛇娘子已然身陷重圍，形成四面楚歌的險惡局面了。

最可怕的是除了店裏的這般高手，還有數十名陰山門下守在店外，何日飛縱使能够衝出店門，也無法逃過陰山門下的毒手。

蛇娘子迅速由百寶囊中掏出兩粒紅色丹藥，將其中一粒分給何日飛道：「帮主，快吞下去……」

何日飛無暇詢問紅色丹藥的作用，依言吞服下去，迎向彪形大漢道：「朋友，咱們結過樑子？」

彪形大漢嘿了一聲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本大人何須跟你結樑子！」

何日飛哦了一聲道：「閣下原來是一位官大人，這當眞失敬得很，請教……」

彪形大漢道：「馬明遠，尊駕在江湖上混過，應該知道張府五傑的威名。」

何日飛愕然道：「那你是張宏範的走狗了，很好，你划下道來吧。」

他對這般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民族罪人，可以說是深痛惡絕，尤以對張宏範這一夥，他恨不得劍劍誅絕才能消胸頭之恨。

此時馬明遠擧手一揮，四名手執長刀的勁裝武士，立即縱身撲了過來，他們兩人一組分別向何日飛及蛇娘子展開狂攻。

這四人的刀法十分凌厲，交手一招互擊，何日飛就被迫得手忙脚亂，蛇娘子的境況較好一點，但也守多攻少落入下風。

但在二十招後，何日飛就有攻有守，逐漸取得優勢，蛇娘子則每況愈下，陷入苦戰之上了。

這原因是蛇娘子已經發揮她的本能，一柄蛇形劍實在難敵兩名使刀的高手，時間一久，必然會陷入險境。何日飛就不同了，他任督二脈已通，內力强勁無比，而且身負當代第一高人的獨門武功，放眼天下，很難找到十合之敵，只是他搏鬥的經驗不足，又初次遇到如此强悍的使刀高手，如非仗着奇奧的身法，只怕早就傷在敵人的刀鋒之下了。

二十招後他已隱住了陣脚，及流目一瞥蛇娘子，不禁大吃一驚，敢情這位姑娘已是釵橫鬢亂，血染羅衣，她已連受兩處刀傷，身形搖搖欲仆。

何日飛大喝一聲，長劍横飛，抹過一名敵人的脖子，足尖一點，身如遊龍，劍尖連續幾個吞吐，圍攻蛇娘子的兩名大漢，每人的胸前被他開了兩個血洞。

指顧之間連斃三名强敵，這不僅使場中剩下的一名敵人手足失措，連四週觀戰的敵人也驚得目瞪口呆。

他不再理會剩下的那名敵人，也不管四週那些虎視眈眈者，左臂一伸，扶着蛇娘子的嬌軀，同時以無限憐惜的口吻道：「辛姑娘，妳不要緊吧，傷得怎樣……」

蛇娘子輕輕依在他的胸前，嫣然一笑道：「不必担心，一點皮肉之傷罷了，不過敵衆我寡，還有我的師兄堵在門外，咱們的處境極爲不利……」

何日飛道：「別怕，辛姑娘，咱們尚堪一戰。」

蛇娘子說道：「不，帮主任重道遠，豈能輕言犧牲？咱們衝出去，由我纏着卡師兄，帮主迅速脫離戰場，咱們在許昌會合。」

何日飛搖搖頭道：「我是男人，也是一帮之主，如果貪生怕死，丢下妳不管，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蛇娘子嘆口氣道：「不，帮主，你不能逞一時之勇，讓天下有志之士失望！走，咱們闖出去。」

此時店內的敵人已經向他們迫近，如若不當機立斷，必然會陷入重圍，因而蛇娘子一把抓着何日飛的左腕，嬌軀一擰，逕向店外闖去。

他們奔出不過五步，已被三名敵人攔

住去路，蛇娘子收起蛇形劍，纖掌一揚，一把天蠍粉，將攔路者送往鬼門關去了。

天蠍粉奇毒無比，中者無不立即斃命，她一舉毒斃三人，自然沒有人再敢攔阻他們。

待衝出店門，蛇郎君早已率領數十名陰山門下嚴陣以待，蛇娘子雙拳一抱道：「師兄，請念咱們一點香火之情，不要迫人過甚……」

蛇郎君怒哼一聲道：「妳好大的胆，居然敢背叛本門……」

蛇娘子道：「你錯了，師兄，我沒有背叛師門，你却在認賊作父，跟咱們走吧，師兄，富貴財貨只不過身外之物，百年光陰如彈指，爲什麼不爲後人留一點光榮的回憶？」

蛇郎君哼了一聲道：「廢話，顧身前還來不及，那裏還顧得到身後，上！」

蛇娘子忽然纖掌一抖，兩粒黑色彈丸分向蛇郎君及店門擲出，一陣濃烟迅速向四外擴展，她抓住何日飛的手臂，彈身一躍，雙雙登上屋面，然後越城而出，向南下的官道急馳而去。

兩個時辰之後，他們已經遠離淯川，應該是脫離危險了，誰知蛇娘子竟然呻吟一聲，一頭向地上栽去。

何日飛大吃一驚，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伸手一抄，抱着蛇娘子的嬌軀道：「辛姑娘，妳怎麼啦？」

蛇娘子星目半閉，氣息微弱的道：「我有點累，帮主，咱們……找個地方……歇歇……」

其實她是失血太多，雖然她曾經止過血，但適才近兩個時辰的狂奔，難免會牽動傷處，自然會流出更多的血水。

何日飛不懂醫術，蛇娘子這一病倒，他簡直有點不知所措，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抱着她往山裏跑，要歇息必須找一個安全的所在，在官道上遲早會被敵人發覺的。

由和尚橋向南走，不久就進入嵩山山區，此時蛇娘子已經神智暈迷，如果再不救治，可能會香消玉殞，使他抱終天之恨，因此他在一個避風之處停了下來，先將蛇娘子盤膝坐好，再以內力爲她療傷。

以內力替人療傷，他還是首次嚐試，費了不少時間，弄得滿頭大汗，依然一點作用也沒有，他正感到束手無策之際，一聲冷哼忽然由身後傳來，道：「滾開，不會療傷還要亂來，莫非你想害死她？」

何日飛將蛇娘子輕輕放倒，然後躍起身形，扭頭一瞥，原來身後丈外之處，立着一名身着麻衣，枯瘦如柴的老頭，他身旁分立着兩個高如鐵塔的白毛人猿，形像威猛以極。

何日飛不知道這一人二獸是何許人物，一面暗凝功力作嚴密戒備，同時雙拳一抱道：「晚輩無能，請前輩賜予援手。」

麻衣老者向他打量一眼道：「你是誰？誰將她傷得這樣？」

何日飛道：「晚輩名不見經傳，說了前輩也不會知道，敝友生命垂危，請前輩救了她晚輩再行稟告。」

麻衣老者不再說甚麼，立即取出幾粒丹藥，揑開蛇娘子的牙床，將丹藥投進她的口中，然後運指如飛，連敲她數十處穴道，才算大功告成。

麻衣老者的功力雖是十分深厚，此時也需要稍作調息，才能恢復適才消耗的眞力，他那兩隻白猿，不待吩咐，就在他身旁戒備，牠們虎視眈眈的盯着何日飛，似乎對他含有很深的敵意。

何日飛自然不會跟畜牲一般見識，他只是微微一笑，便走過去替調息中的蛇娘子護法。

片刻之後，麻衣老者醒來了，他向何日飛沉聲呼叫道：「你過來，年輕人，老夫有話問你。」

何日飛應聲走到麻衣老者的身前道：「前輩有什麼指示？」

麻衣老者道：「告訴我你是誰，你跟玫兒幾時相識的？」

何日飛啊了一聲道：「前輩莫非是陰山山主？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麻衣老者冷冷道：「老夫是陰山蛇魔樊淆，我問你幾時跟玫兒扯上關係的？」

何日飛道：「不太久，那時晚輩落入令徒蛇郎君的手中，是辛姑娘暗中救晚輩出來的。」

蛇魔樊淆啊了一聲道：「你跟老夫的徒兒有仇？」

何日飛道：「沒有。」

蛇魔樊淆道：「那是你瞧不起咱們陰山派了，哼……」

何日飛道：「前輩誤會了，晚輩怎敢如此狂妄？」

蛇魔樊淆面色一霽道：「這是老夫寃杜你了，好好，你說，你是誰？」

何日飛道：「晚輩何日飛……」

蛇魔樊淆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就是簪花書生何日飛？這就難怪仇兒要對付你了，萬兩黃金，再加上一個四品的官銜，魚與熊掌兼得，一般常人那有不動心之理！」

何日飛愕然道：「萬兩黃金，四品官銜，元虜倒是大方得很，其實萬里河山，子女金帛，原是咱們的，身爲炎黃子孫，就應該以恢復故國爲職志，只要大地重光，萬兩黃金四品官銜又算得了甚麼！」

蛇魔樊淆雙目大張，瞅着何日飛點點頭道：「你果然是一個危險人物，勿怪元廷要不惜代價的對付你了。」

何日飛道：「前輩也對付晚輩麼？」

蛇魔樊淆道：「這個麼，老夫先要問問玫兒，如果你對她不好，嘿嘿……」

「師父，你在說……些什麼？玫兒不來了。」

何日飛不必回頭瞧看，就知道接話的是蛇娘子辛玫，但他還是回過頭去，因爲他還在關心她的傷勢。

她是好了，但西子捧心，黛眉輕顰，柳腰迎風欵擺，令人生出一種弱不勝衣，我見猶憐的感覺，顯然，她傷勢雖已痊癒，但因失血過多，難免有些虛弱。

何日飛不安的道：「辛姑娘，讓你受到這麼多的痛苦，使我十分抱歉……」

蛇娘子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帮主，這一點傷算得了甚麼……」

蛇魔樊淆「哼」了一聲道：「哼，一點傷算不了甚麼，如果不是爲師趕得巧，碰到了你們，妳那條命不送在這小子手裏才怪！」

蛇娘子櫻唇一噘道：「瞧師父說得這麼嚴重，我才不信呢。」

蛇魔樊淆道：「妳不信？那妳問問他吧，他根本不懂得療傷，却胡亂的往妳身上猛輸眞力……」

蛇娘子向漲紅着臉的何日飛瞥了一眼，然後抿着嘴一笑道：「人家是一番好意嘛，師父就喜歡編排人。」

蛇魔樊淆哈哈一笑道：「這麼說是師父錯了，好好，姓何的，老頭饒過你這一遭，玫兒，咱們走。」

蛇娘子道：「師父，咱們去那兒？」

蛇魔樊淆道：「妳的身體受到虧損，至少要將息十天半個月，然後……哦，玫兒，到底是誰傷了妳的？」

蛇娘子道：「他們人數很多，徒兒只知道有一個名叫馬明遠的。」

蛇魔樊淆面色一變道：「是他們……」

蛇娘子道：「師父，他們是誰？」

蛇魔樊淆道：「張門五虎將。」

蛇娘子道：「那個張門？沒聽說江湖上有這麼一個門派。」

蛇魔樊淆道：「他們本來就不是江湖中人，妳自然沒聽說過了。」

蛇娘子道：「到底是那個張門，說嘛，師父。」

蛇魔樊淆道：「五虎將是都統張克紹的部屬，他們官拜校尉，馬明遠是五虎將之首。」

何日飛切齒道：「要是早知道是這般漢賊，何某絕不會放過他們！」

蛇魔樊淆搖搖頭道：「匹夫之勇，不足爲訓，你要是當眞有勇氣，我倒可以提供你一個消息！」

何日飛道：「請前輩指點。」

蛇魔樊淆道：「聽說鐵甲山主的千金，雪鳳葉寄萍是洗劍帮的左特使？」

何日飛道：「以前是的。」

蛇魔樊淆道：「現在不是了？這話怎麼說？」

何日飛道：「人各有志嘛，她跟隨神龍馬驥回鐵甲山去了，自然不再是本帮的特使。」

蛇魔樊淆道：「不對吧，據老夫所知，她不但沒有回鐵甲山，跟隨馬驥也是情非得已，而且陷身狼虎之窟，渡日有如渡年，你身爲帮主，竟然撒手不管？」

何日飛愕然道：「前輩此話當眞？」

蛇娘子道：「你沒有弄錯吧？師父，葉寄萍跟馬驥親親熱熱的擁在一起，是何帮主在淯川親眼瞧到的……」

蛇魔樊淆面色一沉道：「怎麼，你們認爲老夫在說謊？」

何日飛雙拳一抱道：「晚輩怎敢如此狂妄，只是覺得太過意外罷了，請問前輩，葉寄萍現在那裏？」

蛇魔樊淆道：「由這兒向南走，約莫三十餘里，是禹縣縣城，在城東五里之處，有一座醉桃莊，葉寄萍正臥病在莊院之內。」

何日飛道：「醉桃莊的莊主是誰？」

蛇魔樊淆道：「醉桃莊是張克紹的別業，不過此人很少住在這兒。」

蛇娘子道：「師父，妳說張克紹是都統，那是個什麼官兒？」

蛇魔樊淆道：「都統就是將軍，張克紹在他老子張宏範的蔭庇之下，他這個都統的權勢可大得很！」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醉桃莊就算是龍潭虎穴，晚輩也要去闖他一闖，前輩如果不介意，晚輩想就此告辭。」

蛇魔樊淆道：「別急，何帮主，醉桃莊戒備十分嚴密，與龍潭虎穴沒有什麼兩樣，莊上除了一隊配有火器的官兵，還有不少身手極高的江湖人物，你孤身前往，必然會凶多吉少，再說你是爲了拯救葉寄萍，但她身在病中，你如何能帶着她闖出重重攔截？」

何日飛一怔道：「這個……唉，爲了救葉姑娘，晚輩顧不了那麼多了。」

蛇魔樊淆沉吟半晌道：「老夫倒是想到一個法子，只不過要多費一點時日。」

蛇娘子道：「甚麼法子？師父請快說嘛。」

蛇魔樊淆道：「住在天山的羊師叔，妳還記得麼？」

蛇娘子道：「是那個小老頭兒？徒兒還記得一點，他已經好多年不來陰山了，師父提他做甚麼？」

蛇魔樊淆道：「張克紹曾經數度派人到天山，結果全是失望而回……」

蛇娘子道：「他派人到天山作甚麼？是跟羊師叔過不去？」

蛇魔樊淆道：「不，張克紹是想網羅天下武林高人，只要稍有名氣的都會用重金禮聘，像妳羊師叔那樣的高手他怎能放過。」

蛇娘子道：「他爲甚麼要這樣？」

蛇魔樊淆道：「我猜是元廷授意，妳想，如果天下武林都在元人掌握之中，他們的皇位豈不安如磐石。」

蛇娘子道：「好一個如意算盤，只怕他未必能够如願。」

蛇魔樊淆道：「不錯，像妳羊師叔，他們就始終找他不到。」

蛇娘子道：「師父是想找羊師叔來帮咱們？」

蛇魔樊淆道：「不，天山太遠，緩不濟急，老夫是想將何帮主改扮爲妳的羊師叔……」

何日飛道：「這樣不妥吧？縱使晚輩扮得維妙維肖，但咱們的功力相差太遠，我担心會露出馬脚。」

蛇魔樊淆道：「你顧慮的對，所以我要用十天的時間，傳給你本門的武功。」

蛇魔樊淆除了長於役使蛇虫，功力之高，也名列天宇九雄之林，他肯傳授何日飛的武功，不能說不是一項異數。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他看得出蛇娘子十分喜愛何日飛，蛇娘子是他心愛的弟子，愛屋及烏，所以才有傳藝的打算，其次，蛇魔樊淆雖是身在魔道，却極富民族思想，對忠貞不屈的國公爺張世傑十分崇拜，基於這兩種原因，他自然要成全何日飛了。不過任何一項武林絕技，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短短十天能够學到甚麼，這就不能不叫人懷疑了。

蛇魔樊淆面色一正，道：「你放心，老夫一定可以在十日之內，使你成爲當代武林的絕頂高手，不過你必須遵守一項約定。」

何日飛道：「請前輩指示。」

蛇魔樊淆道：「先師創立陰山派，一生只收了兩名弟子，一個是老夫，另一個是老夫的師弟羊洪，老夫資質不如羊師弟，因而專務偏門，習得役使蛇虫及使毒的功夫，羊師弟則在武功上，獲得先師的眞傳……」

蛇娘子道：「師父，你說羊師叔的武功比你高？」

蛇魔樊淆道：「是的，他已獲得師門『風雷變』及『鬼王神抓』的神髓，爲師實在自愧不如。」

蛇娘子道：「風雷變及鬼王神抓是師門絕藝師父爲什麼不傳給我及卞師兄？」

蛇魔樊淆道：「你們資質不够，勉强學習容易走火入魔，不是師父不肯傳給你們。」語音一頓，接道：「妳羊師叔以人才難求，數十年來竟然沒有找到一個衣砵傳人，五年前他在天山修眞之處坐化，遺言要老夫代覓傳人，唉……」

蛇娘子道：「所以師父就看中何帮主了？」

蛇魔樊淆道：「是的，不過老夫只想收何帮主爲記名弟子，還要他負起重振陰山，代覓傳人的責任。」

蛇娘子妙目一轉，瞅着何日飛道：「帮主，你意下如何？」

何日飛略作沉吟道：「我願意。」

蛇娘子道：「那你還等什麼？快拜謝師父呀！」

何日飛跪下去拜了三拜，道：「弟子何日飛參見師父。」

蛇魔樊淆道：「好好，起來吧，何日飛不是你的眞實姓名吧？」

何日飛道：「是，弟子的眞實姓名是張破夷。」

蛇魔樊淆點點頭道：「那還是叫何日飛吧，走，咱們找個地方去歇歇。」

他們找到一個獵戶，花了一點銀子，暫時住了下來，從當天開始，樊淆就傳給何日飛學習陰山絕藝。

他任督二脈已通，功力原已不凡，加上根骨奇佳，智慧絕人，在日以繼夜的苦練下，終於完成了獨步武林的無雙絕藝。

在第十天的傍晚，他們師徒在淡月疏星之下閒聊，蛇魔樊淆道：「日飛，你想明天前往醉桃莊？」

何日飛道：「是的，葉姑娘身在虎穴，弟子實在放心不下。」

蛇魔樊淆道：「好吧，玫兒，去提一桶水來，待爲師替你師弟易容改扮。」

蛇娘子很快就提來一桶清水，瞅着蛇魔施展易容之術，片刻之後，原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一變而爲滿臉風霜，年逾五旬的糟老頭子了。

蛇娘子由衷的讚賞道：「像極了羊師叔，師父，你眞高明。」

蛇魔樊淆微微一笑道：「日飛，你要記住，手臉部份絕對不能碰到酸醋，否則就會露出馬脚。」

何日飛道：「弟子記下了。」

蛇娘子忽然低喚一聲：「師父……」

蛇魔樊淆道：「什麼事？玫兒。」

蛇娘子道：「師弟此去人單勢孤，徒兒想去助他一臂之力。」

蛇魔樊淆道：「妳幾時見妳羊師叔與人同行過了？他個性孤僻，不喜言論，平生獨來獨往，從不與人走在一道……」

蛇娘子噘着嘴道：「可是……徒兒不放心嘛！」

蛇魔樊淆道：「妳師弟的一身功力，當今之世，能够接下他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只要平時多加一點注意，不會有事的，哦，你羊師叔平生不用兵刃，日飛的長劍交給玫兒代爲保管吧。」

何日飛將長劍交給了蛇娘子，然後詢問道：「師父，羊師叔去世的消息有沒有洩漏？」

蛇魔樊淆道：「沒有，否則張克紹就不會一再派人到天山尋找了。」

語音一頓，瞧瞧天色道：「時間已晚，早點歇息吧。」

翌晨天將剛破曉，何日飛拜別師父，及依依難捨的蛇娘子，然後認定了方位，向禹縣狂奔而去。

× × ×

「玉藏齋」是禹縣城裏最大最豪華的酒樓，來到這裏的客人，除了富商就是豪門，常人是不敢問津的。

這天晌午時分，玉藏齋正在車水馬龍，賓客滿座之際，門前忽然來了一個年約五旬，身着土布黑衫的老者，他向裏面瞥了一眼，逕自邁步走了進來。

這裏的客人多半是腦滿腸肥，衣冠楚楚的豪客，像黑衣老者這麼寒傖的可以說前所未見，因而他吸來不少詫異的目光，以及一些輕蔑鄙視的神色。

黑衣老者並未理會這些，逕行選了一個臨窗的座位，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玉藏齋的店小二不少，正在川流不息的招待客人，他們當然也發現了黑衣老者，却沒有一個前來理他。

片刻之後，一名尖嘴薄腮，身着葛衣的老者，領着兩男兩女走進酒樓，兩名店小二立即顛着屁股迎了上去。

這才是狗眼看人低，黑衣老者先來，沒有人加以理會，葛衣老者後來，却受到店伙熱烈的招待。

黑衣老者依然神色不動，他像是來瞧熱鬧的，默默的打量着食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他瞧出葛衣老者這一席，是以一位二十出頭，一身天青綢衣的姑娘爲中心，其餘的幾名男女似乎是她的隨從。

葛衣老者是一位武林高人，神刀蘇獻，在江湖道上，是一個遐邇皆知的人物，但他却奴顏婢膝，對青衣少女極盡諂媚的能事。

「郡主芳駕寵臨，這可是一件大事，小老兒謹代表都統大人，致衷心的歡迎之意。」

啊，這位青衣姑娘敢情是一位金枝玉葉的當朝郡主，勿怪神刀蘇獻要這麼巴結的了。

此人名列天宇九雄，在武林中具有十分崇高的身份，莫非他竟然賣身投靠，投向元人那邊去了？

其實他發音不高，在鬧哄哄的食堂中，原是不易被人聽到的，只不過他那低沉的語聲，却未能逃過黑衣老者的聽覺。

一片殺機在黑衣老者的雙目中一現即隱，他雖是若無其事的投目窗外，雙耳却在全神注意神刀蘇獻與郡主的對答。

郡主似乎並不欣賞蘇獻的諂媚，只是冷冰冰的哼了一聲道：「蘇大俠不必客氣，我來禹縣是順道，不敢當都統大人的歡迎。」

坐在郡主旁邊的綠衣丫環忽然櫻唇一撇道：「張克紹呢？怎麼，咱們郡主不够分量，請不動他的大駕？」

神刀蘇獻急忙雙拳一抱道：「姑娘言重了，都統大人是因要事外出，也許這一兩天之內就會回來。」

綠衣丫環道：「哦，能够勞動都統大人親自出馬，這件事必然十分重要？」

神刀蘇獻道：「陰山蛇郎君抓到了姓張的遺孽，想不到一個不防，竟被他挾持着蛇娘子逃出手去，後來有人在洧川附近發現他們，所以都統大人率領屬下高手前往圍捕去了。」

郡主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那簪花書生？」

神刀蘇獻道：「正是此人。」

郡主哼了一聲道：「爲了一個亡命之徒，咱們動用了龐大的人力物力，竟然遷延時日，一再讓他兔脫，張克紹實在太沒有用了。」

神刀蘇獻面色一紅道：「這個……咳，都統大人已經盡了全力，實在……」

綠衣丫環輕聲叱喝道：「別跟郡主頂嘴，你們當眞要好好的檢討一下！」

神刀蘇獻道：「是，是……」

此時店小二已經替他們送來酒菜，其中一人捧着一個大食盤，擺着兩樣名菜，一壺山西汾酒。

黑衣老者忽然大喝一聲道：「小二，酒菜送到這兒來，老夫的嗓門快要乾出火來了。」

他這一陣叱喝，當眞聲如雷鳴，店小二神色一呆，脚步自然停了下來，當他瞧出呼叫的是黑衣老者，口中哼了一聲，脚下一挪，盤中酒菜逕向郡主的桌上送去。

黑衣老者倏的伸手凌空一抓，那兩盤名菜一壺汾酒忽然投空飛起越過三張食桌，平平穩穩的擺到黑衣老者的食桌之上。

這是難得一見的奇景，滿堂食客沒有一個不是目瞪口呆，一臉驚愕之色。

在武林之中，一個內力已達絕頂的高人，也可以表演一下凌空攝物的絕技，但距離只能在幾尺之內，所攝取的多半是輕便簡單的物品。

如果相隔三張食桌，將兩盤大菜，一壺汾酒，使它凌空飛越，再平平穩穩的擺到桌面之上，除了法術，只有一種武功能够辦到……

那就是獨步武林，使人們聞名喪胆的「鬼王神抓」。

鬼王神抓是陰山派的鎖山武學，該派獲得此項武功神髓的，只有一個羊洪。

羊洪不在天宇九雄之列，因爲他個性孤僻，從不與別人打交道，雖然他的功力不在天宇九雄之下，但沒有人能够找到他，那麼當代絕頂高人排名之事，他就變做一顆滄海遺珠了。

他雖然未能排名於當代絕頂高人之列，但他的獨門武功「風雷變」及「鬼王神抓」仍是武林所推崇的，因此，當神刀蘇獻等瞧到黑衣老者虛空攝物的武功之時，神色不由爲之一變。

「郡主，此人……」

蘇獻神色凝重，本想對郡主作一番介紹，但郡主却接口道：「是鬼王神抓？」

神刀蘇獻一怔道：「郡主也知道？」

綠衣丫環撇撇嘴道：「別門縫裏瞧人，你那甚麼神刀，哼，在咱們眼裏，不值一提。」

神刀蘇獻訕訕道：「是，是，小老兒只是想請示郡主而已。」

郡主道：「有什麼話你說吧。」

神刀蘇獻道：「羊洪一身功力世無其匹，都統大人想將他羅致麾下，爲朝廷盡點心力，但數度派人前往天山，却找不出他隱居的所在……」

郡主說道：「我明白了，你去請他過來。」

神刀蘇獻道：「是，只不過……」

郡主道：「蘇大俠還有什麼問題？」

神刀蘇獻道：「羊洪孤僻傲慢，而且不知禮數，如果他開罪了郡主……」

郡主道：「你放心，他年齡比我高，我會尊敬他的，就算他孤僻傲慢，讓着他一點不就行了麼？」

神刀蘇獻道：「郡主既這麼說，小老兒這就去請他。」

他果然前來相請，神態上表現得一片誠摯。

雙拳一抱，長長一揖道：「小弟蘇獻見過羊大俠。」

黑衣老者羊洪是何日飛所扮，他孤身犯險，獨闖虎穴，原是爲了援救葉寄萍，此時於無意中獲知那青衣姑娘竟是元廷的郡主，他胸膛之內忽然湧起一股復仇的衝動，不過他畢竟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深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因而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將衝動的情緒穩定下來。

雖然如此，但對神刀蘇獻的厭惡之心却難以抑制，因而冷冷道：「什麼事？」

羊洪的冷漠神色，蘇獻絲毫不以爲侮，依然諂笑一聲道：「玉樓郡主仰慕俠駕，特命兄弟前來奉請。」

羊洪道：「謝了，老夫高攀不上。」

神刀蘇獻搓搓手道：「你聽我說，羊大俠，玉樓郡主是魯國王的掌上明珠，現奉皇命巡視西南，各省文武官員都得聽從節制，羊大俠雖是不慕榮華，但對郡主似乎不應開罪。」

羊洪面色一沉道：「你在威脅我？」

神刀蘇獻道：「羊大俠言重了，小弟不敢，其實令師兄樊大俠就是醉桃莊的常客，羊大俠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羊洪啊了一聲道：「我師兄在你們那兒麼？我正要找他。」

神刀蘇獻悄悄吁出一口氣，暗忖：費了不少唇舌，總算被我抓着要領了。接着哈哈一笑道：「樊大俠正是在咱們那兒，現在他有點事出去了，約莫三五日之內準會回來，咱們先陪玉樓郡主喝喝酒，待會去醉桃莊等候令師兄。」

羊洪道：「好吧。」

他跟隨蘇獻來到玉樓郡主的桌前，經蘇獻介紹之後，他只是抱抱拳，就在長櫈上坐了下來。

玉樓郡主雙目如電，向羊洪瞥了一眼道：「久仰羊前輩的俠名，每以未能識荊引爲平生的憾事，適才冒昧相請，希望羊

前輩不要見怪。」

羊洪道：「好說這是老朽的榮幸。」

玉樓郡主微微一笑，立命添菜斟酒，賓主之間開懷暢飲起來。

這是一個極端微妙的場合，是非莫辨，敵友難分，在何日飛的立場，這般人全是他的生死仇敵，他却要强顏歡笑，跟他們杯酒聯歡的暢談着。

不過他現在是羊洪，跟何日飛站在不同角度的立場，那麼他現在的作為就無可厚非了。

好在羊洪的性格原是孤僻傲慢的，他少講幾句話，自然不會有人怪他。

惟一使他不安的是玉樓郡主的那一對眼神，它明如皎月，尖銳得像利箭一般，只要它瞧你一眼，就像瞧穿了你的心肝五臟，使你任何一點秘密都無所遁形似的。

那雙懾人心魄的眼神，偏偏對何日飛發生了興趣，它時時向他投下深沉的一瞥，好像在告訴何日飛，她已經瞧穿了他的一切。

此種情形實在萬分尷尬，何日飛既不便逃避對方的眼神，也不便跟她瞪目相對，只好板起面孔，視若無覩，他不相信玉樓郡主能夠瞧出什麼破綻。

所幸此種尷尬的情形並不太長，一陣急劇的脚步之聲，將玉樓郡主的視綫拉了過去。

來人一共五個，四個及門而止，進來的只有一人。

此人身材修長，容貌俊美，一身銀色長衫更將他襯托出洒脫飄逸，英朗絕俗。

銀衫少年約莫二十七八，年歲雖是不大，却有一股傲視羣倫的威儀，在擾攘塵寰之中，此等出衆的人物倒是頗為少見。

神刀蘇獻迅速起身，先向玉樓郡主招呼道：「都統大人來了……」然後雙拳一抱，迎着銀衫少年道：「大人，郡主在這兒。」

銀衫少年趨前幾步，奔到玉樓郡主的身前躬身一禮，道：「卑職張克紹參見郡主。」

玉樓郡主微微一笑道：「張大人辛苦了，不必多禮。」

張克紹說道：「卑職失迎，請郡主恕罪。」

玉樓郡主道：「我不怪你，有話咱們到醉桃居再作長談。」

張克紹道：「是，郡主請。」

待玉樓郡主移步出門之際，張克紹向何日飛瞥了一眼，回顧蘇獻道：「蘇大俠，這位是……」

神刀蘇獻說道：「這位是羊洪，羊大俠……」

張克紹啊了一聲，不勝驚喜的道：「原來是羊大俠，久仰，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待往後再請教益。」

何日飛冷冷道：「好說。」

張克紹抱拳一拱，轉身追上玉樓郡主道：「稟郡主，卑職已經備下馬匹。」

玉樓郡主點點頭，跨上馬匹領先急馳，眨眼之間就已到達醉桃莊前。

這幢別業佔地極廣，建築更是美侖美奐，顯出一副不同凡响的氣派，張克紹將玉樓郡主請進後堂裏，四名容貌清秀的少女立即迎上來侍候，她們的名字是梅、蘭、竹、菊。是張克紹的貼身婢女，瞧她們那副敏捷的身手，必然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待婢女獻茶之後，玉樓郡主道：「那位羊大俠呢？你將他安置在那裏？」

張克紹道：「西院有幾間精舍，是專供招待貴賓的，蘇大俠想必帶他到西院去了。」

玉樓郡主道：「你們以前有沒有見過面？」

張克紹道：「久聞大名，但却緣慳一面，因為此人十分難找，卑職曾經數次派人前往他隱居的天山，但每一次都是失望而歸，咱們找他不到，想不到他却自己來了。」

玉樓郡主道：「你想留用此人？」

張克紹道：「是的，當今武林之中，以天宇九雄的功力最高，但這般人多數心懷異志，不能為朝廷所用，羊洪雖然不在天宇九雄之列，功力却不在他們之下……」

玉樓郡主道：「我見識過他的鬼王神抓，果然是一項獨步武林的絕藝，不過此人孤僻傲慢，駕馭他只怕十分不易。」

張克紹道：「郡主說的是，卑職已經籌畫好了一項計策，相信他逃不出咱們的掌握的。」

玉樓郡主道：「哦，說來聽聽。」

張克紹道：「卑職的計策是投其所好，古往今來，無論是何等人物，必然都有一些嗜好，咱們只要投其所好，就能使他聽咱們的。」

玉樓郡主道：「哦，你知道羊洪的嗜好？」

張克紹道：「現在還不知道，不過只要他在咱們這兒住幾天，就不難摸出他的底細。」

玉樓郡主道：「好吧，我累了，想歇息一下。」

張克紹道：「郡主的住處早已收拾好了，卑職替郡主帶路。」

此人不只是容貌秀美，風度翩翩，說起話來，還帶有一股迷人的磁性，如果他打某一個女人的主意，這女人必然逃不出他的掌握。

但他眼界極高，不要說庸俗粉脂，縱使是深閨名媛，也很難獲得他青眼一顧。

然而，他却對玉樓郡主俯首貼耳，極盡體貼之能事，這大概是情有獨鍾吧。

× × ×

醉桃莊的西院共有八間精舍，住在裏面的貴賓，除了何日飛，還有七姓野人戈鋒，神刀蘇獻，神龍馬驥，以及一個身染疾病的客人。

每間精舍都是一明兩暗，及一間盥洗室，還擁有一塊小小的庭院，環境幽靜以極。

神刀蘇獻將何日飛送到第五號精舍，向兩名侍候的婢女秋鴻，月桂交待幾句，再向何日飛雙拳一抱道：「兄弟住在三號，待稍後當來與羊兄再作長談，令師兄樊大俠如果歸來，兄弟當來向羊大俠報告。」語音一落，轉身退了出去。

送走蘇獻，何日飛還在向門外瞪着眼發呆，那婆娑樹影，幽幽細竹，多少具有幾分詩情畫意，不過他並非被這美麗的景物所陶醉，只是對自己的處境有點啼笑皆

非而已。

他正在出神之際，身後忽然响起一聲嬌滴滴的呼喚道：「羊大俠，請飲茶。」

何日飛回身由一名眉目如畫的婢女手中接過茶盅道：「多謝妳，姑娘。」

婢女嫣然一笑道：「不敢當，羊大俠，小婢名叫秋鴻，這位是月桂，咱們姊妹是負責侍候第五號的貴客的。」

何日飛道：「兩位辛苦了，這兒住有很多客人麼？」

秋鴻道：「不多，除了羊大俠及適才來過的蘇大俠，另外還有三位。」

何日飛本想問問那三位貴賓是何等人物，但怕引起她們的疑竇，因而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及流目向她們微作打量，他的心頭不禁暗暗一懍。

這兩名婢女長像清秀，全有幾分姿色，但秋鴻明快活潑，使人如沐春風，月桂深沉冷靜，是一個極富心機的人物。

張克紹是元廷的都統，他却投身江湖，網羅亡命，連金枝玉葉的郡主都跟他們一道，可見這醉桃莊藏龍臥虎，實在不是一個等閑的所在，如果言行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大禍臨頭，怎能不多加幾分戒懼之心？

再說那月桂婢女吧，她神情冷漠，深沉得令人可怕，誰敢担保她不是奉派來監視客人的？

想到這些，何日飛更不敢隨便，好在羊洪原是一副不近人情的性格，他立即板起面孔，不再理會她們。

由日間到夜晚，何日飛自從進入精舍，就沒有離開過這幢房子。

他不是出家人，却像一個老僧，整天閉眉闔目，一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他是在防範秋鴻月桂，怕她們挖他的根，言多必失嘛，他這樣做並沒有什麼不對。

只不過他是救人來的，救人的首要工作，是先對環境作必要的瞭解，像他這樣，怎麼能夠救人？

但何日飛歷經坎坷，太多的苦難與磨練，使他養成一種穩重的性格，要救人必先保護自己，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這麼作是煞費苦心的。

只是這棟精舍裏面的氣氛，就沉悶得令人難以忍受了，裏面分明住着三個大活人，却叫人瞧不出半點生氣。

月桂不在乎這些，她的性格原是冷靜的，秋鴻却忍受不住了，這位活潑好動的姑娘，希望一天到晚有人跟她聊天，她會像一隻黃鶯鳥兒，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

現在貴客冷得像冰，月桂是鋸了嘴的葫蘆，她抱着滿腔熱情，却找不到宣洩的對象。

也許她實在憋不住了，晚餐之後就獨個兒溜了出去。片刻之後，她又像風一般的捲了回來，先向閉目打坐的何日飛瞥了一眼，然後冲着月桂道：「月桂，妳猜怎麼着……」

月桂在收拾桌餐，連頭也未抬，哼都沒有哼出一聲。

秋鴻提高嗓門道：「咳，月桂，我在跟妳說話呢，妳聽到了沒有？」

月桂道：「說吧，我在聽着。」

秋鴻道：「我碰着小螺絲了，妳猜她說了些什麼？」

月桂道：「我猜不着。」

秋鴻道：「妳這人眞笨，好啦，還是讓我告訴你吧。」

月桂沒有答腔，也始終沒有瞧看秋鴻一眼，收拾完了餐桌，一轉身逕向對面的臥室走去。

月桂這種冷漠的神態，秋鴻並未放在心上，也許是司空見慣吧，她跟進來接着說道：「北面那幢最後的精舍，聽說住的是一位姑娘，妳有沒有瞧到過？」

月桂道：「沒有。」

秋鴻道：「我瞧見過，好一個令人憐愛的病美人，妳可知道她是誰？」

月桂道：「不知道。」

秋鴻道：「她就是雪鳳葉寄萍嘛，是鐵甲山主的女兒，馬大俠將她弄來是獻給都統大人的，妳猜怎麼着？」

月桂沒有猜，只是嗯了一聲。

秋鴻道：「咱們都統看不中意，就請她住進了八號精舍，接着這位原本有病的姑娘病情突然升高，結果妳猜怎麼着？」

這位秋鴻姑娘，對「妳猜怎麼着」這句話似乎極有興趣，幾乎已成了她的口頭禪。

但月桂沒有理她，連哼都沒有哼出一聲，她却口沫橫飛的道：「郡主知道了這件事，對葉姑娘十分同情，敢情郡主深明醫理，適才曾經親自替葉姑娘把過脈……」

月桂神色木然，毫無驚異的表情，只是抬頭向秋鴻瞥了一眼，便默默的低下頭去。

秋鴻道：「哼，月桂，結果妳猜怎麼着？」

月桂搖搖頭，這回連頭都沒抬一下。

秋鴻道：「想不到郡主的醫道極為高明，雖然不能說是着手成春，可是葉姑娘的病情已經大有起色，她為了感恩圖報，已經投到郡主的麾下了……」

秋鴻與月桂的交談，全部飄進何日飛的耳鼓，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他感到難過以極。

有人說人性如水，但何日飛却估不到葉寄萍的性格竟是如此的善變。

當日排萬難，闖三關，葉寄萍當得是慷慨激昂，一身是胆，曾幾何時，她居然會為了治病的恩惠，而變節投敵，認賊作父，何日飛怎能不大為傷心。

他身入虎穴，原是為了拯救葉寄萍，現在當然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於是長身而起，邁步向門外走去。

月桂原是神情慵懶，昏昏欲睡的，何日飛的舉動，還是她第一個查覺。

「羊大俠，你去那兒？」她像風一般的跟了過來，語氣雖是柔和，行動却是緊迫釘人。

何日飛脚下未停，只是漫應道：「出去走走。」

月桂道：「太晚了，羊大俠，此時出去只怕有些不便！」

何日飛哼了一聲道：「怎麼，妳要限制老夫的行動？」

月桂道：「小婢不敢，只是本莊在入夜之後戒備極嚴，如非持有本莊的桃花令符，必然會遭到攔阻……」

（未完・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金劍令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霍從雲武當清塵道長和年嵩昌先後來到萬松山莊找武林盟主萬啓岳，他們將自己親人失踪之事一一剖述，年嵩昌還將他兒子鐵扇公子和武當支派太極門掌門的兒女一齊失踪時在馬車上留下武林金劍呈交盟主分辨，這是一支假劍，眞劍到底在那裏？衆人商量明天到揚州一行……入夜五雲門分壇壇主帶同二個男女領隊率領被迷失神志的少男少女衝入萬松山莊，柳飛燕以傳音入密告知霍從雲，他獨戰壇主，衆人將少男少女拿下二十二人，壇主負傷逃去，跟他逃走的只有一少男像是丁劍南，霍從雲也負了傷，柳飛燕將被迷情況向衆人縷述……

石窟藏身　喜獲經書

年嵩昌心急他獨子安危，急道：「盟主，五雲門來歷，他們既然已有行動，日後總會知道，目下最重要的還是被咱們拿下的這些人，因神志被迷，只能制住他們穴道；但也不能永遠把他們點着穴道，咱們應該想個辦法才好！」

清塵道長道：「年師弟說的不錯，穴道不能久制，但要解開他們穴道之前，必先解除他們被迷失的神志，這解藥又何處去求呢？」

公孫乾道：「盟主，屬下倒想起一個人來了，不知他能不能解……」

年嵩昌不待他說完，急着問道：「公孫總管指的是那一位？」

公孫乾道：「此人複姓仲孫，單名一個萱字……」

霍從雲矍然說道：「不錯，他外號奪命郎中，是藥王門的人，用的都是偏方，可能能解迷藥，只是此人久已不在江湖走動。」

藥王門的人，都是江湖走方郎中。

公孫乾笑道：「是的，他就隱居在北峽門白石谷，離這裏不遠。」

年嵩昌道：「如此就好，咱們明日就去找他。」

公孫乾道：「仲孫萱杜門謝客，已有多年，在下只是聽一個武林朋友說過，好像隱姓埋名，不肯再替人家治病，可能連他是仲孫萱都不肯承認。」

年嵩昌道：「那麽怎麽辦？」

公孫乾道：「只怕要盟主親自去一趟才行。」

萬啓岳一怔道：「我並不認識他，他既然隱姓埋名，我去了，他會承認麽？」

公孫乾笑了笑道：「盟主還記得七年前山西快刀門派出數十名弟子，在江湖上看到走方郎中就殺那件事麽？是屬下銜盟主之命去替雙方調停的，那時藥王門的掌門人就是仲孫萱，所以如果盟主親去，他一定會竭盡全力相助。」

萬啓岳聽得點點頭道：「好，明日一早，我就親上白石谷去。」接着沉吟道：

「你七年前既然和他見過面，明日可隨老夫同去。」

公孫乾應了聲「是」，接着爲難的道：「這裏……」

萬啓岳笑道：「不要緊，這裏有清塵道兄、霍、年二位老哥坐鎭，要少岳小心一些，不會有事的。」

× × ×

再說紫臉壇主拚着受傷，運集全身功力，趁着霍從雲一記劈空掌力，加速劃空飛騰，越過圍牆，瀉落數丈之外，但覺眼前一黑，幾乎摔倒下去，但他是個意志堅强的人，身上雖負了重傷，心頭清楚，此刻未離險地，不能這樣倒去下，咬緊牙根，緩緩吸了口氣，又縱身躍起，朝前飛奔而去。

說他「飛奔」，當然也可以，但他左肩劍傷，還在血流不止，一件紫袍幾乎已染紅了一半，尤其最後運集全力，硬接了霍從雲一掌，內腑也傷得不輕，因此雖在提氣疾奔，脚下也顯得有些踉踉蹌蹌。

這一口氣奔出了五六里路，只見大路中間，站着一個瘦高身形的黑衣人，攔住了去路，冷冷的道：「站住。」

紫臉壇主脚下不覺一停，注目看去，這人臉上蒙着一方黑布，只有兩個眼孔，閃着精光，不覺冷然問道：「閣下是什麽人？」

瘦高黑衣人道：「你就是那個江南分壇的壇主了？」

紫臉壇主道：「你呢？」

瘦高黑衣人大笑道：「老夫十天前就要你們退出江南，你不聽忠告，終於全軍盡墨，哈哈，老夫特地在這裏等候，我看你傷得不輕，還是乖乖隨老夫走吧！」

紫臉壇主怒哼一聲道：「閣下口氣不小，但却蒙了臉見不得人，還敢在本座面前發狂？」

瘦高黑衣人冷冷一笑道：「難道你還想和老夫動手麽？」

紫臉壇主平日不可一世，此刻不但身負重傷，而且手無寸鐵，（他長劍是被霍從雲踢飛的）聞言不禁大怒，口中沉嘿一聲，身形疾然欺進，右手推出，刹那之間，幻出五隻手掌，閃電般朝瘦高黑衣人胸前五處大穴按去。

這一招他含怒出手，快速無倫，那瘦高黑衣人武功原也不弱，但若和紫臉壇主相較，還是遜了一籌，何況一時大意，紫臉壇主又身發如風，身到掌到，那裏還能閃避得開？急忙擧掌封架，但聽拍拍兩聲，五掌之中他只接住了兩掌，緊接着又是撲撲撲三聲，紫臉壇主另外的三掌，却全擊在對方身上。

也差幸他先接了兩掌，紫臉壇主究是身負重傷的人，他接下前面兩掌，後面的三掌已成了強弩之末；但饒是如此，他還是被掌力震得後退出去了三步。

紫臉壇主擊出五掌，眞力也幾乎用盡，一時血氣翻騰，胸口起伏，張口喘息不止。

瘦高黑衣人幾乎吃了大虧，心頭又驚又怒，探手入懷取出一枚竹哨，輕輕吹了三聲。

這三聲竹哨甫起，路旁一片松林間，突然躍出五條人影，一聲不作，朝紫臉壇

主包圍上來。

這五人同樣一身黑衣，面蒙黑布，只露出兩個眼孔，手中兵刃，也同樣是一支精鋼禪杖，從兵刃上看，這五人分明是和尚改扮的了。

紫臉壇主暗暗歎息一聲：今晚看來極難脫身了。

他迅速伸手入懷，掏出一顆小小蠟丸，隨手捏碎，裏面是一顆梅乾大小的硃衣藥丸，一下納入口中，突然目光一抬，冷然道：「你們是什麽人？」

五個黑衣人爲首的一個洪喝道：「不知道。」呼的一杖直劈過來。

這一杖來勢極爲沉猛，紫臉壇主手中沒有兵刃，只得身形一幌，朝左閃出。

那知五個黑衣人爲首的人率先出手，其他四人也跟着揮起禪杖攻了過來。

紫臉壇主服下那顆藥丸，目中精光陡然轉盛，本來流血甚多，內力業巳不繼的人，此時也突然強盛起來，身形霍地一轉，雙手開闔，在五人中間閃招進招，身法異常靈活，但總因對方使的是又長又重的精鋼禪杖，要和他們徒手相搏，也只能避重就輕，乘隙進招，無法盡情施展，心頭不由暗暗焦急，忖道：「降龍伏虎杖法，這五個人會是少林寺的高手！」

就在此時，突聽大喝一聲，一道人影隨着一片劍光猛然衝了進來。

紫臉壇主目光何等敏銳，一眼看出來人使的劍光，正是「五雲劍法」，還當有後援趕來，不由精神一振，呼呼兩掌，把當前兩個黑衣人逼退了一步，再凝目看去，只見衝進來的是一個紫臉漢子，劍光如輪，凌厲得有如電掣風捲，一招「五雲捧日」，把另外三個黑衣人逼得往後連退，一下巳經衝到了自己面前。

紫臉壇主才知此人可能是跟隨自己從萬松山莊逃出來的了。

雙方目光一接，那紫臉漢子敢情看到壇主手無寸鐵，立即把手中長劍遞了過來。紫臉壇主也不客氣，就伸手接過長劍。

那五個黑衣人一退即上，五支禪杖發如風輪，又圍攻上來。

紫臉壇主有劍在手，就如虎添翼，口中沉喝一聲，右腕一振，劍法快得驚人，倏忽之間，巳經攻出了五劍。

這五劍勢沉力猛，劍風激蕩，奇險無比，辛辣無倫，幾乎向每人都攻了一劍。

那五個黑衣人使的乃是又長又重的禪杖，利於遠攻，被人家欺近身去，禪杖就發揮不出威力來了。

紫臉壇主現在好像體力盡復，五劍出手，又是五劍，人隨劍走，劍隨人發，把五個黑衣人逼得像走馬燈一般連連退讓。

那紫臉漢子把長劍遞給了壇主，他也沒有閒着，伸手從腰間摸出一柄尺八長的烏木摺扇，豁的打開，身形遊走，捲起一片扇影，繚繞全身，一下就敵住了兩個黑衣人。

紫臉壇主展開「五雲劍法」，劍光越來越盛，上下飛騰，使得眞如寒濤捲地，銀光騰霄，任你三個黑衣人使的是少林鎭山杖法「降龍伏虎杖」，還是被逼落了下風，好像置身在黃山一片雲海之中，使人有迷失方向之感！

陡聞一片如山劍影之中響起兩聲悶哼，兩個黑衣人中劍倒地，劍光乍斂，紫臉壇主右手仗劍，雙目盡赤，宛如一頭負了創的兇狼，從劍影中掠出，一聲不作，飛步朝東首疾奔而去。

紫臉漢子跟着大吼一聲，烏木扇一招「峯迴路轉」，把兩個黑衣人逼開，衝身而出，跟着紫臉壇主身後奔去。

紫臉壇主本巳傷得不輕，他爲了對付五個黑衣人，才從身邊取出那顆提聚精力的藥丸，才能轉弱爲強，他自己知道這顆藥丸再多只能支持半個時辰，一旦藥力消失，就再也支持不住，因此要在藥力尚未消失之前，務必逃出敵人的範圍之內。

黃山，自然無法存身，那只有一路朝東奔去，越隱蔽越好，自己絕不能落入人手，他有這一意念支持着他，這一路上當眞奔行得有如天馬行空，風馳電捲，由零星村落，而曠野，而山嶺，他還是咬緊牙關，沒命的飛奔。

半個時辰，自然極快的過去，體內藥力，正在逐漸消失，他依然支撐着一味的朝山林深處走去。

現在當然談不上飛奔，但還是竭盡全力，艱辛的走着，眼看走到一處山溪，他發現自己體力越來越不濟事了，汗水巳經濕透了衣衫，整條左臂巳經痲木若廢，可能還在流着血，氣喘如牛，口乾欲裂，他用長劍支撐着地，想去喝一口水，突然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兩眼一黑，終於支持不住，一下摔倒下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才悠悠醒轉，滾動了幾下眼睛，沉重的眼皮才算睜開來了，只覺陽光十分刺目，天色巳經大亮，再仔細一看，自己巳躺在一棵大樹之下。

他想起自己想去喝水，後來吐出一口鮮血，不支倒地，就昏了過去，那麽自己應該倒臥在溪邊才對，怎麽會躺在大樹底下的呢？要想翻身坐起，只覺渾身骨節就像散了一般，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再偏頭看去，只見離自己不遠的大石上，坐着一個紫臉漢子，那正是昨晚遞長劍給自己的那人。

看他楞楞的坐在那裏的模樣，自然是心志被迷的人了，心頭不覺稍寬，他還是支撐着坐了起來，冷冷道：「你過來。」

紫臉漢子果然聞聲走了過來，拱拱手道：「屬下見過壇主。」

紫臉壇主問道：「你是幾號？」

紫臉漢子恭敬的回答道：「屬下十五號。」

紫臉壇主問道：「是你把本座從溪邊扶過來的麽？」

十五號道：「屬下趕來，壇主巳經昏倒在溪邊，屬下看到這裏有一棵大樹，才把壇主抱過來的。」

「你抱……」紫臉壇主心頭一怒，忽然想起左肩劍傷，回頭看去，不但巳經敷了藥，還用布條包紮好了，這下不由心頭一顫，厲聲喝道：「本座左肩劍傷，也是你給我敷的藥麽？」

十五號道：「是的，壇主劍傷一直流血不止，壇主身上有刀創藥，屬下就給你敷上了。」

「你……」紫臉壇主身軀一陣顫動，氣得幾乎要昏過去，顫聲道：「你居然敢在本座懷裏取藥……」

十五號望着他，茫然道：「壇主懷裏既有刀創藥，自然該敷上的好。」

紫臉壇主看他似傻非傻，直楞楞的樣子，心頭一股怒氣不覺消了一半，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心想：他是一個神志被迷的人，自己何用跟他計較？一面說道：「只有你一個人跟我衝出來麽？」

十五號應了聲「是。」

紫臉壇主心中想着：「自己傷得不輕，幸虧有他跟了出來，不然，只有自己一個人，手足無力，躺在荒山野嶺之間，不被猛獸咬死才怪。」

心裏這一想，倒覺得這十五號跟着自己，大有用處，不覺又抬眼朝他看去，只見十五號依然站在面前，楞楞的望着自己，不覺臉上一熱，沉聲道：「你怎麽不去坐下來？」

十五號答道：「壇主沒有叫屬下坐下來。」

紫臉壇主柔聲道：「好，你去坐下來吧。」

十五號答應一聲，果然又回到原來的大石上坐下。

紫臉壇主探手入懷，取出一顆龍眼大小的蠟丸，捏碎外殼，納入口中，這是五雲門救傷丹藥，他嚼爛了緩緩嚥下，只覺十分口乾，這就叫道：「十五號。」

十五號慌忙站起應道：「屬下在。」

紫臉壇主道：「本座口乾得很，你給我到溪邊弄些水來喝。」

「是。」十五號立即大步朝溪邊奔去，但却空着雙手回來，說道：「啓稟壇主，屬下沒有東西可以舀水。」

紫臉壇主看着他微微一笑道：「你想想辦法看，有甚麽東西可以舀水的？」

十五號不假思索的道：「屬下想不出來。」

紫臉壇主把身邊長劍遞了過去，伸手一指道：「那邊有一叢竹林，你去砍一段竹來。」

十五號接過長劍，飛奔過去，果然砍了一段竹回來。

紫臉壇主要他把枝葉削去，砍去上面一截，就成了一個竹筒，然後道：「你現在可以拿它去舀水了。」

十五號傻笑道：「壇主這辦法眞好。」說畢，果然拿着竹筒，欣然往溪邊行去，舀了一竹筒清水，雙手遞上，說道：「壇主請喝水了。」

紫臉壇主接過竹筒，喝了幾口，就把竹筒遞過去，說道：「好了。」

十五號奔波了一個晚上，自然也口渴了，接過竹筒就一口氣把水喝完。

紫臉壇主看他把自己喝過的水都喝了下去，臉上不禁感到一熱，說道：「十五號，本座要坐息一回，你要替本座好好護法，不可走開。」

十五號道：「屬下一輩子都跟隨壇主，不會離開的。」

紫臉壇主看了他一眼，也沒作聲，就盤膝坐好，緩緩閉上了眼睛，運起功來。

十五號因壇主吩咐過，替他護法，就一手執着長劍，站在壇主邊上守護着他。

紫臉壇主左肩只不過是外傷，巳經由十五號替他上了刀創藥，包紮好了，巳不礙事，但他昨晚久戰疲乏之軀，借着霍從雲一記劈空掌力騰空飛出，等於是用身子硬挨了一掌，內腑受到劇震，傷勢不輕，再加左肩血流不止，失血甚多，巳是勉強支撐，後來發現五個黑衣人武功極高，又服下一顆提聚精力的藥丸，劇戰之後，又奔行了近百里路程，不但傷勢更形惡化，一身內力，也幾乎消耗殆盡。

五雲門救傷丹藥，雖能療傷，却無法補足他流失的血液，和耗盡的內力。

這一運功，他登時感覺不對，一口眞氣，幾乎渙散，再也提不起來，這下眞教紫臉壇主大吃一驚，即使傷勢痊癒，自己豈不也等於是廢人了。

想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幾乎要放聲痛哭，但他是個生性堅強的人，自然不肯在手下面前哭出聲來，只是淚水像斷綫珍珠般從面頰上滾落，他舉起袍袖，拭乾淚水，心中暗道：「這也許是昨晚服了提聚精力之藥，體力消耗太甚，也許等傷勢好了，體力恢復之後，功力就會慢慢恢復的。」

他實在太疲倦了，闔上眼皮，就漸漸睡去，等他一覺醒來，睜眼一看，巳是夕陽含山，覺得精神好了許多，再回眼看去，十五號手持長劍，站在自己身側，好像泥塑木雕，一動也不動。

紫臉壇主想起自己服下傷藥，要他護法，那時才不過辰牌時光，此刻巳是申酉之交，他不飲不食巳經足足站了四個時辰，心頭不禁升起一絲感激之心，就柔聲叫道：「十五號。」

十五號立即回過身來，應道：「屬下在。」

紫臉壇主問道：「你一直都這樣站着麽？」

十五號道：「壇主要屬下護法，屬下自然要站着護法了。」

紫臉壇主道：「你眞傻，我叫你護法你只要不走開就是了，不會坐下來麽？」

十五號答道：「屬下站着可以耳聽八方。」

紫臉壇主道：「難道你不累？」

十五號道：「還好。」

紫臉壇主說道：「你快去坐下來休息吧。」

十五號道：「多謝壇主。」果然又回到那大石上坐下。

紫臉壇主眼看天色不久就會昏暗下來，這大樹底下，怎能過夜，何況自己內傷，也不是一兩天可以痊癒的，總得找個可以遮蔽風雨的地方才行。

想到這裏，就支撐着緩緩站起身來，怎知兩條腿虛軟無力，一陣顫抖，再也站立不住，砰然一聲，跌坐在地。

十五號睹狀慌忙奔了過來，說道：「壇主有什麽事情，叫屬下做好了，你傷得很重，不可走動。」

紫臉壇主平日何等堅強的人，這回忍不住流淚道：「我……完了……十五號，你不用再照顧我，只管走吧。」

十五號愕然道：「壇主，你哭了？屬下說過，一輩子都跟着你，不會離開你的，你好好養傷，過幾天就會好的。」

紫臉壇主看他從眼睛中流露出一片眞摯之色，心頭一陣感動，不禁又流下淚來，朝他點着頭，然後緩緩的道：「十五號

，我這傷勢，恐怕不是一兩天可以養得好，坐在這大樹底下，也不是辦法，總得找一處可以遮蔽風雨的地方，再過一會，天就會黑了，你去找找看，有沒有可以容身的山洞？」

十五號把手中長劍遞給紫臉壇主，就朝山上奔掠而去。

紫臉壇主看他身法敏捷，輕功極高，一時只是望着他後形，怔怔出神。

過了好一會工夫，還不見十五號回來，紫臉壇主一個人倚樹而坐，漸漸感到寂寞，不，他開始替十五號担起心來，後悔自己不該讓一個心智被迷失的人去涉險，他武功雖然不弱，總究缺乏思考能力，尤其自己是他壇主，要他去找山洞，他如果找不到，就會一直找下去，待會天就黑了，山中容易迷路……

越想越覺得坐立不安，只是盼望十五號早些回來，口中忍不住喃喃的道：「十五號，不用再找了，趕快回來吧！」

話說出來了，不禁又自己失笑起來，自己連他姓甚名誰都不知道，竟會如此關心他起來，但心中還是眼巴巴的盼望着十五號。

時間好像過得很快，又好像過得很慢，現在已經暮靄四合，天色漸漸暗下來。

紫臉壇主心裏已經叫了幾百遍，甚至上千遍「十五號」了。

只見蒼茫暮色中，正有一點人影在山嶺之間，像彈丸般跳躍，漸漸映入眼簾。

紫臉壇主心頭一喜，暗道：「是他，一定是他，十五號回來了。」

來的正是十五號，他像一陣風般飛掠到面前，人還未近，就興奮的叫道：「壇主……」

紫臉壇主沒待他說出口，就幽怨的道：「你怎麽去了這麽多時光？人家給你担心死了。」

這是小兒女的口吻，他好像完全變了，變得已經完全沒有壇主原來的尊嚴，和冷漠的口氣了。

十五號當然聽不出來，他微微一怔，接着道：「啓稟壇主，屬下已經找到一處岩洞，那岩洞很好很好。」

紫臉壇主看他目中閃着極興奮的光芒，好像找到了一處很好的岩洞，特別顯得高興，這就問道：「有怎麽好法？」

十五號道：「那岩洞很大，中間有一張石床，邊上還有一道泉水，壇主可以睡在石床上養傷……」

紫臉壇主問道：「路遠不遠？」

十五號道：「好像不太遠，就在那座山上。」

他回過身，伸手指了指一處遠峯。

這時天色已黑，紫臉壇主當然看不見了，但從他手指的方向，應該還遠得很，這就說道：「我們明天再去吧，天黑了，山路不好走。」

這是他目前四肢無力，才說的話，如果換了平日，身上沒有負傷，這點山路又算得什麽？

十五號道：「不要緊，屬下看得清楚，壇主負了傷，屬下可以抱着你上去。」

紫臉壇主道：「你看得清楚？」

十五號道：「屬下天最黑也看得清楚，壇主負了傷，早些上去可以休息，屬下抱着你不會太累，那地方好得很呢。」

紫臉壇主聽得很動心，忖道：「這裏只是在山麓下，萬一萬松山莊的人循着血跡找來，很容易找到自己，反正明天上去，自己也無力走得動，也是要十五號抱着才能上去，那倒不如夜晚上去的好。」

心念這一轉，就點點頭道：「好吧，你既然看得見，就抱……本座上去吧！」

十五號欣然道：「壇主同意了，屬下方才已經打掃乾淨了，咱們那就走吧！」

他把方才舀水的竹筒檢起，拿在手裏，然後走上一步，俯下身道：「壇主，屬下就抱着你走了。」

紫臉壇主口中嗯了一聲，就緊緊閉上眼睛，十五號雙手抄起他身子，放開大步，往山上奔去。紫臉壇主只覺他雙手托着自己身子，似乎很小心，但雙臂却很有力量，他雖然閉着眼睛，仍可感覺到十五號奔行得相當快速，雙手依然十分沉穩，自己身子沒有一點顚動。

山徑似乎很逼仄，也很險陡，山勢也隨着愈來愈高，這是可以從山風吹到身上，使人漸生寒意，就可以知道了。

十五號脚下縱躍如飛，紫臉壇主一個人幾乎蜷伏在他懷裏，鼻孔中不時聞到男人身上特有的強烈味氣，他忽然感到一陣羞澀，心頭小鹿跳得好猛，連眼睛都不敢睁一下，身子當然更不敢動了。

這樣奔行了快有一頓飯的工夫，十五號還在一路奔行，並沒停下步來，那是還沒到地頭了。

紫臉壇主伏在他懷裏，漸漸產生了一種安全感，先前巴不得早些趕到，現在却在巴不得路再遠一點更好，躲在他懷裏，可以使自己忘記一切，把一切都託付給他了。

這一段山路，自然不算近了，但奇怪的十五號手中抱着一個人，一路飛掠，居然既沒氣喘，也沒流汗，由此可見他內功修爲已有相當的火候，可惜他神志被迷，不知道他姓名身世來歷……

就在紫臉壇主思忖之際，十五號好像縱身而起，躍登上一處石崖，脚步漸漸放緩下來。

紫臉壇主忍不住問道：「到了麽？」

十五號應道：「到了，屬下抱壇主進去。」紫臉壇主沒有再說，任由他抱着走進岩洞，他依然沒有睁開眼來，但他可以感覺得到已經進到岩洞了，那是因爲外面山風凜烈，進入山洞，就有溫暖之感！

十五號走近石床，把壇主輕輕放下，說道：「現在眞的到了，咦，壇主還閉着眼睛，你看看這岩洞好不好？」

紫臉壇主睁開眼來，山洞中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見，他口中輕嗯一聲道：「十五號，眞該謝謝你，抱着我奔行了這許多路，累不累，快坐下來休息一回。」

十五號道：「屬下一點也不累，壇主負了傷，快躺下來休息吧！」

紫臉壇主聽了這話，心裏感到一陣溫馨，他幾乎想哭，這是他從未想到過的事，試想一個顧盼自豪，連黃山世家，當今武林盟主都沒放在他眼裏的五雲門江南分壇壇主，怎麽兒女氣短，老是想哭？這當然是環境使然，心頭受到感動才會如此。

紫臉壇主沒有說話，十五號又道：「壇主休息吧，屬下還有事要去做。」

紫臉壇主問道：「你還要做什麽？」

十五號道：「屬下肚子很餓，壇主大概也餓了，屬下剛才找到這座岩洞之後，就打了一隻野麞，可惜沒弄到火……」

紫臉壇主給他一提，一天沒吃東西，肚子自然早就餓了，這就笑道：「我這裏有火，你拿去吧，再弄些木柴來，就可以烤着吃了。」

說着，從身邊百寶囊中取出一支精巧的火筒，遞了過去。

十五號接過火筒，喜道：「有火就好辦，屬下正在發愁，想不出怎麽才能弄得到火。」口中說着，轉身匆匆往外走去。

紫臉壇主確實感到有些累了，他解下長劍，緩緩躺下身子，石床相當寬，他躺下之後，忽然發現了一件奇事，岩洞中的石床，應該冰凉的才是；但這張石床居然一點也不冷，而且使人有溫暖之感。

心中不禁暗暗稱奇，伸手一摸，石床果然是溫暖的，好像躺在棉絮上一般！（石床當然不會像棉絮般柔軟，這是說它有棉絮般溫暖。）

現在，他已經適應洞中的黑暗了，漸漸可以從洞口透射進來的一點天光，隱約看到這座岩洞的輪廓，大概有四五丈大小，左首石壁間還潺潺有聲，敢情就是十五號說的泉水了。

十五號又匆匆回了進來，朝石床走近，紫臉壇主趕緊坐起。

十五號道：「壇主只管躺着，屬下是來取壇主長劍的。」伸手從石床上取過長劍，又匆匆走了出去。

紫臉壇主看得暗暗奇怪，十五號果然目能夜視，這石窟中幾乎黝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從外面進來，自己只能看到他一個黑影，他不但看到自己躺着的人坐起來了，還從石床上伸手就取去放在自己身邊的長劍！

如果在星月之夜，練武的人練過夜行眼，多少總能看到數丈內一點物事，但要在黝黑的石窟中，看得和白晝一樣，那就非有相當精湛的內功不可，難道他內功火候，還勝過自己不成？

田嬤嬤這回找來的人，都是各大門派門下弟子，年齡不過二十左右，那來這麽精湛的內功？不知他究竟是那一門派的弟子？

現在十五號已經在洞外升起火來，火光照進洞口，紫臉壇主已可看到洞外有丈許大一片平台，十五號正蹲着身子，用樹幹架了一隻麞腿，在火上慢慢轉動。

不多一會，一陣肉香，已經隱隱傳入洞口，就算不是餓了一天的人，聞到這陣烤肉香味，也會令人饞涎欲滴！

十五號烤好一隻麞腿，就拿着走入，說道：「壇主可以吃了。」

他把麞腿放到石床上，又往外走去。

紫臉壇主問道：「你還去做什麽？」

十五號道：「屬下去烤肉。」

紫臉壇主柔聲道：「不用再烤了，這隻麞腿還不够嗎？」

十五號道：「這是壇主吃的。」

紫臉壇主笑道：「我們兩個人只怕也吃不完呢，你累了一天，快坐下來一起吃吧！」

十五號應了聲「是」，回身走出，取來了長劍，把烤麞腿斬爲兩截，取起腿肉較多的半截遞給了紫臉壇主，自己取起下半截，接着盤膝在地上坐下，啃着吃了起來。

紫臉壇主心頭一陣感動，他想叫十五號坐到石床上來，但這話又說不出口來，只得罷了。

兩人一天沒吃東西，這烤麞腿又香又嫩，自然吃得津津有味。

紫臉壇主只吃了一小半，就停下來了，眼看十五號吃的下半截，根本肉少骨多，這就把手中吃剩的半截遞了過去，說道：「我吃不下了，你拿去吃吧！」

話聲出口，臉上不禁熱烘烘的有些發燒。

十五號伸手接過，很快就啃個乾淨，把兩截腿骨朝洞外扔了出去，俯身拾起竹筒，走到石窟左首接了一筒泉水，送到紫臉壇主面前說道：「壇主要不要喝水？」

紫臉壇主說了聲：「謝謝你。」接過竹筒，喝了幾口，又遞還給他。

現在，他也慚慚習慣了，自己喝過的水，十五號接過去就喝，也不再感到羞澀，在荒山石窟之中，共同生活，這些細節，自然無可避免，何況十五號又是個神志迷失的人，根本不知道內情。

十五號把一竹筒水都喝了下去，然後摸一摸咀角，說道：「壇主，咱們可以睡了。」

紫臉壇主聽他說「咱們可以睡了」，心頭又不禁砰的一跳，十五號從自己懷裏掏取刀創藥，後來又一路抱着自己上來，他豈會不發現自己……

這裏只有一張石床，他……

但紫臉壇主這番顧慮，根本是多餘的，十五號說完之後，就自顧自走到石窟右首一處黝黑的角落去睡了。

紫臉壇主看他走開，心頭小鹿才算平靜下來，他因自己內傷很重，眞氣無法提聚，不能盤坐運功，也就和身躺下，但覺這張石床溫暖如春，躺下之後，全身十分舒暢，不知不覺間渾然入睡。

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他感到精神舒暢，內傷似乎也好了許多，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自己傷勢分明十分沉重，連師門的救傷丹都無法治得好，昨晚睡了一覺，今天居然會好得這般快法，莫非是這張石床，有治傷的功能不成？」

抬目看去，十五號早已起床了，正在洞外蹲着烤麞肉。

紫臉壇主緩緩從石床上放下雙足，緩緩的站了起來。他發現眞氣雖然還無法提聚，身子顯得十分虛弱，但已可下床行走，心頭不禁大喜，看來再有幾天休養，等傷勢痊癒，功力大概也可慢慢的恢復了。

心中這一喜，就緩慢的走出洞去。

洞外，空氣清新，朝曦耀目，他發現這座石窟，幾乎已在山腰之上，山腰以下，白雲如海，一望無際，根本看不清這座山究竟有多高？但從吹來的山風凜烈生寒，可以想得到此處高出雲表，應該是一座插天高峯之上了。

十五號正在專心烤着麞肉，這時忽然回過頭來，口中咦了一聲道：「壇主怎麽不多睡一會，這裏山風很冷，屬下烤好了

會拿進去的。」

紫臉壇主笑道：「我又不是生什麼大病，連這點山風都吹不得，豈不弱不禁風了？」

山窟前面，是一座凸出的石崖，差不多有一二丈大，十五號在石窟右首，架了兩塊大石烤肉，紫臉壇主就在石窟左首的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

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仰起臉，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氣，只見晴朗的天空，浮雲一片接一片悠然飛過，在這一瞬間，他才感到大自然的可愛，無拘無束，多麼自由，自己幾時也能像白雲一樣，擺去一身束縛呢？他不敢再想下去，只是痴痴的望着天空出神。

十五號已經把肉烤好了，站起身，看到壇主仰首向天，一言不發，忍不住叫道：「壇主，屬下烤好肉了，可以吃了。」

紫臉壇主回過神來，眼看十五號一雙明亮的目光，正在盯注着自己，不覺臉上微微一熱，心中暗道：「他眼神充足，不知面貌如何？」

這就抬目道：「十五號，你把面具取下來，給本座瞧瞧。」

十五號應了聲「是」，果然雙手輕輕從面頰上揭下了面具。

從前紫臉壇主當然也見過十五號，只是那時他是威風八面的壇主，手下有兩隊少年男女，十五號雜在衆人之間，他自然不會去注意某一個人，現在情形不同了，兩人單獨相處，十五號就站在他面前。

這一揭下面具，紫臉壇主身軀不覺輕微的一震，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個劍眉星目，玉面朱唇的俊美少年，不但俊美，而且眉宇之間，還有一股說不出的英氣，只是有點楞頭楞腦，那自然不是天生的，而是服了迷失心神的藥物忘我丹所致。

四目相投，紫臉壇主感到臉上一陣發燒，他輕輕的歎息了一聲。這聲歎息，是他感到遺憾，除了逢姑婆，沒有第二個人有忘我丹的解藥，自己也無能爲力。

十五號面具取下之後，就楞楞的望着紫臉壇主，壇主沒有叫他戴上去，他自然不會自動戴上去的，他聽了壇主這聲幽幽的歎息，還以爲自己那裏不對了，一面說道：「屬下那裏不對了嗎？」

紫臉壇主微微搖頭道：「沒有，你戴上去吧！」

「是。」十五號覆上面具，用手在耳根、面頰等處輕輕壓實，現在他又從玉面朱唇的俊美少年，變成了紫臉濃眉漢子。

紫臉壇主問道：「你還記得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十五號道：「屬下是十五號。」

紫臉壇主心中暗道：「看來他是全部都不記得了？」接着又道：「那你還記不記得是那一門派的人？」

十五號道：「五雲門。」

紫臉壇主還不死心，又道：「那麼你從前練過什麼武功，還會使嗎？」

十五號道：「會。」

紫臉壇主心想「從他武功，也可以看出那一門派來。」這就說道：「好，你使出來給本座瞧瞧。」

十五號道：「屬下會使劍、使扇、使掌、使指，壇主要看什麼？」

紫臉壇主道：「好，你使劍吧！」

十五號道：「壇主是要查考屬下五招劍法嗎？」

紫臉壇主道：「不，本座要看你從前學的劍法。」

十五號答應一聲，取過長劍，就在石窟前面一招一式的演練起來。

紫臉壇主看他從起手式，連續練了幾招，心頭不禁大感驚詫，自己小時候，師父教大家練的就是這趟「五行劍法」，最近一年，她老人家才傳給師姐妹十五招「五雲劍法」，創立五雲門，難道十五號和師父會有什麼淵源不成？

當下擺了擺手，說道：「好了，不用練了。」

十五號楞楞的笑着道：「屬下練的不好。」

「不，你練得很好。」紫臉壇主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盯着他，問道：「你練的是『五行劍法』，對不？」

十五號想了想，忽然點頭道：「五行劍法？這名字很熟，好像是的。」

紫臉壇主心中暗喜，忖道：「自己也許可以從這一點上，慢慢的幫助他恢復失去的記憶。」接着問道：「那你一定是五行門的人了？」

十五號遲疑了一下，不敢肯定的道：「好像是的。」

紫臉壇主又道：「你再仔細想想看，你師父是誰？」

十五號想了想道：「屬下好像是有一個師父，他是屬下很親的人，只是屬下想不起師父是誰來了。」

紫臉壇主柔聲道：「你能想得起師父是你很親的人，已經不錯了，這是要慢慢想的，也不急在一時，現在我們先吃烤麞肉吧！」

十五號應着是，拿起長劍去割了一大塊肉，遞給紫臉壇主，然後自己也割了一塊，坐在大石上吃了起來。十五等紫臉壇主吃畢，就用竹筒去接了一筒泉水來，遞給壇主。

現在山腰下面的白雲漸漸散了，已可看到四周羣山起伏，有如小丘一般，羅列脚底，沒有一座山峯，高過這座山了，由此可見這座洞窟，至少巳在千仞之上，平常人迹罕到，在這裏養傷，自然不會有人驚擾，黃山萬松山莊的人，當然更不會找到這裏來了。

紫臉壇主看到山腰以下是一片茂密的松林，這就說道：「十五號，咱們在這裏，只怕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離開，老吃烤肉也不是辦法，山腰下面，有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樹底下會有茯苓，樹上有松子，都可以當食物，你有空的時候，不妨去挖一些來……」

「對了」十五號興奮的道：「屬下想起來了，屬下記得從前也跟師父挖過茯苓、黃精，屬下這就去。」說完，拿起長劍，就飛身縱躍而去。

紫臉壇主沒想到自己只提醒他五雲門、師父，他就會想到從前挖過茯苓、黃精，由此看來，他雖然被迷失神志，但只要有人隨時提醒他，他就可以慢慢恢復過來，心中想着，臉上不禁綻起欣慰的笑容。

十五號一走，他一個人坐了一會，就

站起身，緩步回入石窟。

昨晚來的時候，他已經很累，天色也黑了，根本看不清楚。方才起床，又因自己已可走動，急着要走出洞外去，是以沒向洞內多瞧。

現在他一個人緩步從洞外走入，才發現洞窟入口，並不大，但石窟裏面，却相當寬大，石床是在石窟裏首的正中間，左首壁間，有一股泉水，正好流到一個像面盆大的石盆之中，又從邊上流入石縫中。右首較爲黑暗，近洞口處，好像另有一間石室。不，那只是可以容得一個人躺下，稍爲寬一點的窟窿，正是昨晚十五號睡覺的地方。

紫臉壇主只是隨着緩步走入，略爲打量了一眼，就巳走近石床。

他因這張石床，有着天然的溫暖，自己只睡了一晚，傷勢就大爲好轉，自然要看個仔細。

所謂石床，其實只是長方形極爲平整的一方巨石。但它和四周石壁的顏色不同，四周石壁，都是青石，石床色呈淡黃，石質也細緻如玉，觸手極爲滑潤。

紫臉壇主坐到石床之上，這時洞外陽光斜照，他正在仔細打量着這方巨石，到底有何異處，因爲石面十分光滑，再經洞外陽光反照，目光掠過，忽然發現石床右角，似有一堆字迹。

這就俯下身去，斜對着洞口陽光，凝目看去，也只能確定石床右角有一堆字迹，總共只有一錠墨的大小，却密密麻麻的有十幾行之多，每一個字幾乎只有針尖大小，任你凝足目力，還是一個字也看不清楚，多看一回，就更覺模糊。

紫臉壇主因這張石床有治療內傷的靈異，堅信這些字迹必和石床有關，只可惜以自己的眼力，無法看清字迹，忽然想到了十五號。

他抱着自己登山越嶺，先前還不知道這座石窟竟有如此之高，他一口氣上來，居然連氣也沒喘，可見內力極爲悠長，只不知他看不看得清楚？

快近中午時光，十五號才抱着一大堆茯苓、黃精興沖沖的回入洞來，放到地上，大聲叫道：「壇主，屬下挖到了茯苓、黃精啦，現在可以吃了。」

紫臉壇主看他雙手都是黃泥，連身上、脚上也都沾了不少泥巴，忙道：「不忙，看你弄了一身泥巴，快去洗乾淨了。」

十五號朝他楞楞的一笑，果然依言走去左側，把雙手洗乾淨了，回身道：「這些茯苓、黃精也要洗嗎？」

紫臉壇主道：「自然要洗，不過且別忙着洗，你過來。」

十五號依言走了過去，說道：「壇主有事？」

紫臉壇主朝他招招手道：「你來看看，這石床上面有字，你看得清看不清？」

十五號走到石床右側，俯下身去，湊着字迹，凝足目力，看了一回，說道：「屬下看得清楚。」

紫臉壇主喜道：「我知道你會看得清的，還不快讀出來給我聽聽？」

字迹實在太小了，十五號凝足目力，也看得很慢，就一句句的讀了出來。

大意是說：他雲遊到此，發現這張石床，通連地脈，爲山川靈氣所鍾，能助長先天眞氣，對練氣有極大裨益，如能在石床上勤練洗髓經，可獲大成。接下去是一首似偈非偈的歌訣：「天氣久氤氳，化作水土木，木發崑崙巓，四達注坑井，靜坐生暖氣，水中有火具，濕熱乃蒸騰，爲雨又爲露，生人又生物，利益人世間，水久澄爲土，火乃氣之煥，西方吸庚辛，煆之金不換，人身小天地，萬物莫能比，具此幻化質，總是氣之餘，本來非我有，解散還太虛，生亦未曾生，死亦未曾死，形骸何用留，垂老後天地，假借以合眞，超脫離凡數，參透洗髓經，長生永可期。」

另外還有一行則是：「像列右窟，憑爾參悟」下面具名「釋慧善」。

十五號一句一句的唸了出來，聽得紫臉壇主喜心倒翻，說道：「我聽師父說過，達摩祖師手著『洗髓』、『易經』二經，乃是上乘內功心法，『洗髓經』、『易筋經』留鎭少林，『洗髓經』失傳巳有千年，但照這字上看來，這位慧善大師好像在右窟留了『洗髓經』的圖形呢，我們快去找找看！」

她這一高興，忘了自己重傷未癒，體力虛弱，急步跨出，右足一軟，口中啊了一聲，一個人跟着朝前傾跌出去。

十五號聽到壇主一聲輕啊，急忙伸手把他扶住，紫臉壇主一個軟綿綿身子巳經一下跌進他的懷裏，伸出去的雙手，恰好把他抱個正着。

紫臉壇主沒有把他推開，只是偎在他懷裏，輕輕喘息着道：「看來我眞的不濟事啦！」

十五號讓他在自己懷裏休息了一陣，安慰着道：「壇主只是內傷未復，體力不支，休息幾天就會好的。」

紫臉壇主一顆心跳得好猛，口中輕嗯一聲，才緩緩站直，說道：「我們還是到右窟找『洗髓經』去。」

右窟，當然指是石窟的右首。石窟相當寬廣，四周都是青石岩，凹凸不平，他們從上首沿着右首石壁，一路看去，一直找到下首，壁上那有「洗髓經」的圖形？

現在只剩下十五號昨晚睡覺的一處洞窟了，那裏是在入口右側，洞口陽光照射不到，顯得十分黝黑，即使是在大白天，也看不清楚。

紫臉壇主道：「這位慧善大師也眞是的，他在右床上把字寫得這麼細小，可見『洗髓經』圖形，一定就留在石窟最黑暗的地方了。」

十五號道：「那爲什麼？」

紫臉壇主輕笑道：「那是怕誤傳非人，只有有緣的才能找得。」

十五號道：「咱們就是有緣人了。」

他這句「咱們就是有緣人了」，聽到紫臉壇主耳中，臉上不禁又是一熱。

不錯，自己負了傷，只有十五號跟隨自己逃了出來，他又無意中又找到這座石窟，好像是冥冥中早有安排，難道眞是有緣？

十五號把火筒遞給了壇主，自己當先低着頭朝窟窿中跨入。這是石窟中的石窟，入口只容一個人出入，裏面略呈長形，大概可容兩個人並頭躺下，窟頂也較低，伸手可及，四周石壁也極粗糙，而且凹凸不平。

紫臉壇主一手打着火筒，凝足目力，在入口左壁找尋，十五號則在右壁找尋。

紫臉壇主問道：「十五號，你看得到嗎？」

十五號道：「壇主打着火筒，屬下自然看得到了。」

但兩人找遍右壁，依然沒找到圖形。

紫臉壇主洩氣的道：「不用找了，看來這些圖形，也許年代久遠，石質剝落，已經不存在了。」

「這怎麽會呢？」十五號搔搔頭皮，舉目四顧，忽見窟頂一處凹凸間，刻着一尊極小的佛像，大概只有拇指大小，不覺嚷道：「壇主，這上面有一尊佛像，你看會不會是『洗髓經』的圖形？」

紫臉壇主急忙問道：「在那裏？」

十五號用手一指道：「就在這裏。」

紫臉壇主舉起火筒，看了一眼，說道：「這是一個坐像，快找一找看，還有沒有？」

他舉着火筒，看到和那座像相距不遠的石凹處，果然又有一個坐像，不覺喜道：「這裏又有一個了。」

不多一會，兩人在窟頂岩石凹處，一共發現了十二個坐像。

十五號道：「這些佛像，都差不多的樣子。」

紫臉壇主沒有作聲，只是用火筒照着這些佛像，仔細比較，覺得每個佛像雖然都是坐式，但仔細觀察，衣摺的皺紋，和手勢部位，顯然各個不同，這就說道：「不，每個坐式，都不一樣，最好對照口訣，慢慢揣摩，才能體會得出來。」

當下就和十五號返身退出。

十五號去把挖來的茯苓、黃精在泉水中洗乾淨了，兩人吃了個飽。

紫臉壇主要十五號把石床上的口訣，一字一句的再唸出來，他再用長劍寫在地上，然後把十二個坐像的姿勢，對照口訣，用心思索着。

十五號看壇主只是看着寫在地上的口訣怔怔出神，一時不敢驚動，壇主說過要慢慢揣摩，才能體會得出來，他閒着沒事可做，就一個人走入石窟，去看窟頂十二個坐像。

一個神志被迷失的人，當然沒有思考能力，也無法揣摩什麽，他仰着頭看了一回，覺得老是仰着脖子很不舒服，不如和身在地上躺了下來，睡着看，就用不着仰起頭了。

那知這一下却給他歪打正着！要知這裏窟頂並不高，（舉手可及）這些佛像的衣摺皺紋和手勢部位都刻得極細，你仰起頭看，眼睛和佛像距離極近，只能看到佛像刻得很細而已，這一躺了下來，距離遠了，就能看出每一個坐像的神態來。（這當然也要有十五號這樣內功較深的人才行，普通人躺臥下來，就看不清楚了。）

十二個坐像，你站着看，覺得刻在石凹之中，東一個、西一個，次序無法連貫；但躺下來就不同了，因爲窟頂一共只有這麽狹長的一條，你從頭上第一個看起，稍左是第二個，再過去是第三個，雖然窟頂岩石凹凸不平，坐像都刻在岩石凹處，忽左忽右，沒有規律的排列，但却可以從先後次序分得出來。

十五號有了這一發現，不覺大喜，就坐起身來，照着第一個坐像的姿勢，盤膝坐好，緩緩做起吐納功夫來。

要知他練的原是五行門的「五行眞氣」，「洗髓經」口訣所謂：「元氣久氤氳，化爲水土木，木發崑崙巔……水中有火具……水久澄爲土，火乃氣之煥，西方吸庚辛，煅之金不換……」從這幾句話中，可見練的也是先天五行之氣了。

這一靜坐下來，頓覺氣發崑崙，佈達四肢，完全和口訣脗合，眞氣流注，舒暢無比！（如果是一個初學的人，當然不可能一學就達到此一境界，因爲十五號練的「五行眞氣」已有六七成火候，所以他只要姿勢坐對了，很快就能和口訣相合。）

十五號坐了一會，才緩緩站起，他有了這一發現，自然喜不自勝，急忙奔了出來，只見紫臉壇主依然坐在地上，一手支頭，只是看着那一首歌訣在尋思瞑索，這就大聲叫道：「壇主，屬下看懂了，你快去躺下來看，就會明白，屬下做了一回，一下就可以『木發崑崙巔、四達注坑井』了。」

紫臉壇主思索了半天，總覺得口訣太過玄奧，似通非通，沒有教人如何着手的練法，這時聽了十五號的話，不覺抬起臉來，驚異的道：「你怎麽做的？」

十五號道：「屬下方才站着看了半天，覺得仰起頭頸子很不舒服，就躺在地上臥下來看，這下果然給屬下看得很清楚，屬下依着坐像坐了一回，就做到了。」

「眞的？」紫臉壇主目中閃着喜悅的光彩，說道：「這眞叫做有訣不如無訣了，我們快去看看。」

兩人一同走入石窟，十五號站起身，朝地上一指，說道：「壇主快躺下來，屬下給你拿着火筒。」

紫臉壇主這回不再矜持，果然依言緩緩躺下，臥到地上，他有十五號手上拿着火筒，給他照明，這一凝目注視，十五號說得不錯，十二個坐像，不但排列有先後，而且坐姿神態不一，可以從衣摺皺紋和手勢部位，揣摩得到運氣的先後程序，心中一喜，道：「十五號，你說的不錯，看來那口訣只是給你練習時參證之用，其實只要按圖練習，根本用不着口訣。」

十五號道：「壇主先把第一個坐像記住了，就可以坐了。」

紫臉壇主點點頭，沒有作聲，只是專心一志默默的注視着第一個和第二個坐姿，看了一回，才站起身道：「十五號，你隨我來。」舉步走出。

十五號跟着他回到外面石窟。

紫臉壇主在石床上坐下，看着十五號徐徐說道：「十五號，你也坐下來。」

十五號道：「屬下站着就好。」

紫臉壇主柔聲道：「我要你坐，你就只管坐下來，因爲我有很重要的話要和你說。」

十五號果然依言坐下，只是和壇主保持了一些距離。

紫臉壇主看了他一眼，問道：「你已經知道我是女的了？」

十五號點點頭道：「屬下本來不知道，那天壇主……」

（未完・八）

造紙發明家

蔡倫



混沌書生

紙是人們生活日用的必需品，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現在對紙的需要更加迫切了，同時紙的種類也不斷增多，質量也越來越好，每當我們想起這個問題的時候，自然會想起中國古人這一偉大的發明創造；同時也會聯想到東漢的蔡倫。

蔡倫，字敬仲，東漢桂陽縣（今湖南耒陽縣）人。東漢明帝劉莊永平末年（西元七五年或這年以前），他開始在京城皇宮內當宦官，章帝劉炟建初年間（西元七六——八三年）他當了小黃門（宦官中職務較低的官職），充當封建帝王宮廷的奴僕。和帝劉肇即位的時候，提升爲中常侍（宦官中較高的官職），參預國家機密大事，後來又轉爲尚方令（官名），監督製造寶劍和其他器械。

到了安帝劉祜時東漢政治更加腐敗，宦官和外戚輪流執政互相傾軋。蔡倫於建光元年（西元一二一年）服毒自殺而死。

古代人自從發現了文字以後，記載文字的材料也就隨着逐漸多了起來。較普遍的有泥板、樹皮、羊皮、紙草、龜甲、牛骨、竹、木、縑帛（一種絲織品）等。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在殷商時代是用龜甲和牛骨，在甲骨上刻字，也有在鐘鼎上面刻字的，隨着文化的發展，又將文字刻寫在木簡或者竹簡上；後來又有把字寫在縑帛上的。文字刻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然後用繩子一片片地串起來，就叫做「策」（或叫「册」），縑帛上面寫上文字，最後捲起來，成爲一「卷」。這就是現在所說的「册」和「卷」的來歷。在竹簡和木簡上刻寫文字，在縑帛上寫字，比在龜甲、獸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簡和木簡比較笨重，使用起來不方便；縑帛是一種昂貴的材料，用它寫字代價太高，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到了兩漢時期，隨着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原來記載文字的器材，根本已滿足不了社會上的需要，於是累積造紙經驗就成了當時急待解決的問題了。

傳說蔡倫以前，社會上已有「紙」的出現，最原始的紙是婦女發現的。西漢（西元前二〇二——西元八年）時期，中國蠶織業已很發達，婦女們把蠶繭煮了以後，鋪在蓆子上浸到河水裏去，用棍子敲爛成絲綿，把絲綿起下之後，在簾子上留有一層薄薄的纖維，把它剝下來晒乾，就成了一片紙，人們發現了這個方法後，就正式把廢絲綿放在水中搗爛，再用簾子把它撈起來漏去水分，乾了以後就是紙了。這種絲綿紙的製造，對後來蔡倫的造紙是一個很好的啓示，但是用蠶絲的纖維造紙，原料來源少，產量低，成本也高，還是滿足不了社會的需要。東漢時代，由於社會經濟文化的日益發展，對書寫材料需要越來越迫切；急需一種既輕便又便宜的紙張來作爲書寫的材料，蔡倫正是這個時候累積前人經驗，發明了聞名中外的造紙術。

蔡倫在負責主持各種御器的製造時，經常和手工工人在一起，手工工人的精湛技術和創造精神直接影響着他，這樣就使他有機會累積生產技術的成果，同時，蔡倫善於詩、書，深知世上缺紙的困難，於是決心發明造紙術。

蔡倫首先想到，縑帛倒很輕便，但價值昂貴，能不能利用一些價值低廉的原料來造紙呢？傳說當時已有屬於植物纖維之類的紙，但沒有被人們推廣，他經過不斷研究，多次實驗，最後，終於在累積前人經驗的基礎上，製造成了比較早的植物纖維紙。他的造紙方法是，首先找來許多樹皮、破布、廢魚網等原料，把這些東西搗爛成漿狀物，然後把它薄薄地平攤在細簾子上，漏去水分，乾燥後，留在細簾子的薄片纖維，便成爲紙張了，蔡倫造出的紙，體輕質薄，價廉耐用，爲人們所歡迎。

元興元年（西元一〇五年），蔡倫把這一重大的發明報告朝廷，漢和帝很稱讚他的才能，並馬上通令天下採用。這樣，蔡倫的造紙方法很快就傳遍了全國各地。後來，人們因爲蔡倫曾被封爲「龍亭侯」，便把他發明的紙稱作「蔡侯紙」。

蔡倫的造紙術，不但很快就傳遍全國，後來也陸續傳到了世界各地，各國先後採用蔡倫的方法進行造紙，造紙術的發明和推廣，對於世界科學文化的傳播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蔡倫發明植物纖維紙，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了，在機器工業發展的今天，這好像算不上什麽了不起的發明創造，然而在一千八百年前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它顯示出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今天，雖然手工造紙已由機器代替了，但基本原理相同，原料雖然大部份採用木漿，但有些紙張的製造還不外是蔡倫用過的破布、廢魚網、樹皮等物。人們對於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貢獻的人物，總是念念不忘的，關於蔡倫造紙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間傳誦着。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無情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在郵船上遇到了一個小森花露的少女，上岸後在酒店遇上了幾名大漢用十萬美金請他將石膏像交出來，呂奇才知道花露嫁禍於他，原來石膏像內藏有價值一百萬元的鑽石，花露誤入匪徒集團，被刦船的匪徒要脅將石膏像的鑽石送到波士頓，在船上又遇到另一批匪徒刦船，她故弄玄虛，轉移了視綫，因此匪徒的毛里斯以爲石膏像落在呂奇手上，呂奇心裏發急，幸好花露約他商量，二人決定將石膏像和刦船的匪徒談妥條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由呂奇和毛里斯二人雙方談判……

野貓弄詐　脂粉干戈

七時正，呂奇來到了「花都餐廳」。尤雅情已經先到了，她坐在一個角落裏，面前擺着一份豐富的晚餐，慢慢地品嚐着。見呂奇進來，只向他投以漫不經心的一瞥，並未打招呼。呂奇暗想：這個女人倒有些屬於偵探的警覺和冷靜。

他在她旁邊的座位上坐下，要了一份快餐。呂奇發現有兩個男人跟在他後面進來，但他却不能肯定這兩個人就是跟踪者。不過爲了謹慎起見，他也沒有去找機會和尤雅情說話。

「先生！」尤雅情的手伸了過來。「我能用你桌上的胡椒粉嗎？」

「請！」呂奇禮貌地說。

尤雅情拿走了胡椒粉，一個紙團却滾到了呂奇的面前。他是面向牆壁的，相信任何人也沒有見到尤雅情這個巧妙的傳遞動作。

呂奇在吃完之後，去了洗手間。這時，尤雅情已經先一步離去了。

那張紙條很小，却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小森半九，日裔美籍公民，喬治大學政治系畢業，早年居於波士頓，熱心民族政治，曾因反黑人示威而被警方逮捕過七次，以外無不良紀錄。三年來行踪不明。似乎有人跟踪，故不便和你交談。午夜我將去你房中，希能一晤爲要。」

呂奇將那張紙條撕碎，丟進便器，用水冲走。這份資料對他已不重要了。他目前只要將鑽石交給毛里斯，將那筆錢用一個化名送到慈善機構去，然後一走了之。這樣作，他自問是對得起良心的。

七點四十分，他來到了遊艇碼頭，這是小森花露所規定的時刻，他走到第十七標杆處，見到了那艘編號一〇七的小型快艇，這也正是小森花露的安排。跳上艇去，他又看到一套潛水衣。

這一切，都是小森花露所安排的。

他換上潛水衣，在七點四十八分將快艇駛離了碼頭。

依照小森花露的安排，駛離碼頭的時間應該是七時五十分。因爲他和毛里斯約會的時間提早了二分鐘！所以他也擅自提早了離開碼頭。他想：這些細節都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小森花露要有誠心。

他在七分鐘之後，找到了五號浮筒。當他爬上浮筒時，果然看見一尊石膏像用塑膠紙包着放在那裏。

到現在，呂奇已經很相信小森花露，是眞的要悔過了。他發動快艇引擎，讓它向外海衝去，方向舵已經用鐵鈎固定好了。海上一片謐靜，幸好他還能夠看到在陸上的燦爛燈光，否則，現場眞是寂寞得可怕。

五十七分，呂奇已看到了左紅右綠的航行燈。

五十八分，那艘雙桅大型遊艇，以緩慢的速度，三公尺的距離駛過浮筒，一包東西落在浮筒上。

憑藉星光，呂奇看見了透明塑膠袋內全是百元面額的美鈔，每紮一萬元，一共是十紮。他並不想得到這筆意外之財，所以也不打算細加點算。只是將塑膠袋紮在腰間，咬上了氧氣的活塞，作好了潛水的準備。

那艘雙桅大型遊艇兜了一個圈子，於八時正再度緩慢地駛過第五號浮筒。呂奇拿起石膏像扔上了艇首，同時，很快地跳入水中。雖然冰冷的海水，使他連打幾個冷顫，總比捱上槍彈痛苦呻吟死去要好得多。

毛里斯並沒有向他開槍，但是另一件事却使他暗吃一驚。背上那兩個氧氣孔是空的，根本就沒有氧氣。

他連忙浮出水面，心中正感到迷惑，不知小森花露何以要來一手時，另一件更使他吃驚的事也在他眼前發生了。

轟然一響，那艘雙桅大型遊艇發出驚天動地的爆炸，海面上一遍火海，照得四週通明。

呂奇突然明白了，小森花露是一頭又殘酷、又狡猾的野貓，她以胡椒粉揉眼睛刺激出淚水以博得同情，使自己作了世界上最愚昧的劊子手，那尊石膏像內裝着強烈炸藥，當毛里斯打算敲碎石膏像，檢查內中有無鑽石時，炸藥受到重擊引發了信管。

一艘遊艇，十幾條人命在一瞬間化爲烏有。

心中的怒火使呂奇不再感到寒冷，他奮力地向海邊游去，他發誓要將那頭兇殘的小野貓，撕成碎片。

突然，海岸響起了嗚嗚的警報聲，同時探照燈大亮，五艘警艇呈扇形向現場駛來。

糟了！呂奇心底昇起寒意，這又是小森花露的狡計，她不但要他作劊子手，也要他做替罪羔羊。一定[illegible]報警了。否則，警艇不會來得這麼多，也不會來得這樣快。

怎麼辦？他自問。却沒有答案。

突然，一個黑影向他接近，那是一艘快艇。

呂奇剛想潛進水裏，一個鐵鈎已經將他背上的氧氣筒鈎住了。同時響起了一個警告的聲音：「呂奇！別掙扎！快上艇來，一個投擲炸彈，炸燬一艘遊艇的人，警方不會相信他的供詞。」

那聲音好熟，親切的廣東話。呂奇驀然想起，說話的人是沈香雲，那個神秘的女人。

上艇之後，沈香雲下令以快速前進，在警艇未臨現場之前，她那艘小艇已經脫離了包圍圈。

呂奇稍作喘息，才發覺這艘遊艇不是駛向碼頭而是駛向海外，不禁訝然地問：「要到那兒去？」

「我的遊艇上，」沈香雲冷冷地說：「看看清楚，這就是你方才放棄的那一艘一〇七號快艇，而且這個時候前去碼頭，無異是自找麻煩。」

「妳怎麼得到這艘快艇的？」

「海浪打進艇艙，使引擎熄火，被我的水手控制了，正好用來作援救你的交通工具。」

「妳好像早已預知發生這些事情。」

「嗯！」

「爲什麼不事先提醒我？」

沈香雲冷冷問：「我爲什麼要事先提醒你？」

「對的。」呂奇憤怒地說：「妳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我是只讓一個傻瓜自己發現眞相，」沈香雲的語氣很刻薄，「你現在還迷戀那頭小野貓的美色麼？」

「我一直就沒有迷戀她。」

「只有你自己知道。」

「沈小姐！妳以爲妳這種作法很高明嗎？十幾條性命都在妳一命之間而被斷送在無情海上了。」

「殺人的兇手是你。」

「我承認，但我事先一無所覺。而妳却是知而不救，我們兩人行爲相較之下，妳比我更可恥。」

「別說這些了，毛里斯一夥歹徒也該死。」

「也許。但不應該由我殺死他們。毛里斯誠心以十萬美金買一批鑽石，而不是一顆足以使他粉身碎骨的炸彈……」

沈香雲冷冷地接口說：「呂奇！聽你的口吻，似乎還有一點良心。別難過，毛里斯不是什麼好東西，那十萬元美金全是僞鈔。」

「僞鈔！」

「到了我的遊艇上，你就可以看個仔細了。」

沈香雲那艘遊艇，最少也有八十噸，艇首髹漆着「香雲號」三個中國字。艇艙中更是華麗無比，她先倒了一杯酒讓呂奇驅寒，然後再要他去浴室將身上的海水冲洗一番。

當呂奇從浴室中出來時，那十萬元鈔票已攤在桌上，沈香雲手裏拿着一張嶄新的百元面額美鈔。向呂奇招招手說：「來看吧！我手裏拿的這張是眞的，與僞鈔有顯著的不同。正面的彩紋完全兩樣，背面那隻兀鷹的左眼，僞鈔却少了一個圈。」

在鑑別鈔票這一方面，呂奇也是專家，一看就明白了，那十萬元美金果然是僞鈔。不禁忿然地說：「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却不該由我去殺死他們呀！」

「呂奇！我這兒不是教堂，你不必在這兒向我說懺悔話。」

「請問，妳救我的目的何在？」

「不問可知。」

「是想坐收漁利？」

「呂奇！如果你再不將那批鑽石交出來，眞是太愚蠢了。」

「如果我說，我不知道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現在在何處，妳相信嗎？」

沈香雲搖着頭說：「我不信。」

呂奇雙掌一擊，復又左右一攤。「那就不必談。妳是要殺死我？還是要將我送到警方手裏去？」

沈香雲凝注着他，許久沒有說話。又站起來徘徊良久，才以沉痛的語氣說：「呂奇！我自信我的觀察力非常深刻，但我却看不出你因何如此死心塌地的維護着小森花露。」

呂奇怒吼着說：「告訴妳，我恨她入骨，想將她撕成碎片。」

「也許是眞話。」

「信不信由妳。」

「但我不明白，你因何願意作她的劊子手？」

「我願意！」呂奇的目眶中幾乎要吐出火來。「沈小姐！最好將這雙富有觀察力的眼睛讓老鷹啄了去吧！告訴妳！我受騙了。」

「那麽，小森花露騙術一定是相當高明了。」

「並非她騙了我，而是受騙於我自己的同情心。」接着，呂奇以喑啞，沉痛的語氣敘述了他在下午和小森花露接觸的經過。最後，他握緊了拳頭，在半空中連連揮舞，低聲吼着：「沈小姐！我這樣作，不應該嗎？」

沈香雲默然了，看她的神色，似已相信了呂奇的話，許久之後，她才語氣緩慢地說：「呂奇！讓我再問一遍，那尊藏有鑽石的石膏像眞的不在你那兒嗎？」

「沒有。妳即使問一百次我也是這樣回答。」

「我相信你。」

「眞的。」

「用不着對我的話表示懷疑。」沈香雲站了起來說，「呂奇！希望你立刻和我去『海龍酒吧』，本社一定要得到那批鑽石。」

「妳說得太肯定了。」

「志在必得。」沈香雲加重了語氣，「那批鑽石只値一百多萬元，『香雲社』却願意化費三百萬元的代價。由此你可以看出我的决心。」

「爲什麽要這樣作？」

「因爲那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妳可以說得更明白一點嗎？」呂奇很誠懇地說：「如果眞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

沈香雲略作沉吟，突然問道：「呂奇！你對種族的觀念如何？」

「妳這句話問得有些突然，也太籠統了。」

「比如說，某一個種族，可以自認爲比另一個種族優越嗎？」

「不！」呂奇堅决地搖着頭說：「我認爲種族與種族之間不應該有歧視的觀念存在。若想使全人類和衷共處，永享和平，不應該再有種族的紛爭。人類是完全平等的，絕無優劣之分。」

沈香雲欣慰地說：「呂奇！我很高興你說這句話。來！讓我們眞誠地一握。」

呂奇伸出手去給她握着，不解地問道：「這批鑽石與種族問題，又有什麽關係呢？」

「大有關係，」沈香雲壓低了聲音，「據我們初步獲得資料顯示，這批鑽石運送到波士頓要交給一個很有野心的政客，他計劃參加明春的大選，這批鑽石要作他的競選費用。倘若他進入國會，將對許多有關黑人的福利法案產生阻撓，因爲這個政客是在那地區歧視黑人最爲劇烈的。」

「噢！那個政客可是小森半九。」

「不是。小森半九是誰？」

「花露的父親，一個日裔美籍公民，他也是反對黑色人種最烈的。他如今行方不明……」說到這裏，呂奇突然改換了喃喃自語的口氣：「嗯！某些情況似乎已經連貫起來了。」

沈香雲似乎沒有察覺呂奇話中的絃外之音，又自顧自地說：「本社在當初的確是一個黑社會集團，但是當基礎奠定，亡夫因一塲浴血之鬥而喪命之後，我就决心使『香雲社』成爲一個合法的財團，除非在不得巳的情況下，我絕不使用武力，也不會爲達到侵略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當年華僑遠適異國創業是非常艱苦的，也同樣受到歧視。因此我體會得出某一個種族的人受歧視的痛苦，所以願意爲他們作一點事。」

「可敬！完全出於自動嗎？」

「受人之托。」

「誰？」

「是維護黑人權利的和平運動家。」

「他自己是黑人了？」

「是的。」

「是個女的嗎？」

沈香雲面上閃過一絲驚疑的表情，但她很快又笑着說：「呂奇！我看你只對女人感覺興趣，不必打破砂鍋問到底，遲早你會見到她的。」

「恐怕早巳見過了，」呂奇詭譎地笑着說：「她不但是一個和平運動者，也是一位藝術家。她是愛瑪小姐，對嗎？」

沈香雲面上那種複雜的表情是難以描述的。她楞了許久，才苦笑着說：「呂奇！你的反應太敏銳了，如果你被小森花露利用，『香雲社』即使傾巢而出，恐怕也難達到目的哩！」

「妳太捧我了！」說到這裏，呂奇的面色突然一正。「沈小姐！對妳，我稍稍有點疑問。」

「請說，我一定能給你一個完滿的解釋。」

「妳爲什麽要在『中國賓館』中和我見面？」

「因爲毛里斯派人跟踪你，小森花露也可能得有人監視你的行動，爲了不讓他們發覡『香雲社』也介入了這一次鑽石爭奪戰，所以才在旅館中和你見面。載你去賓館的那輛車子現在還停在你住的那家酒店門口，這樣可以亂敵耳目。」

「爲什麽怕對方知道『香雲社』插手呢？」

「我不想與黑社會組織結怨，那會永無安寧之日，老實說，我並不怕但是却不希望輕用武力。」

「現在去『海龍酒吧』，豈不是要暴露妳的身份了嗎？」

沈香雲搖搖頭說：「不會的。我平日很少露面，現在隨我行動的幾名手下也都是從別處謕來的。即使小森花露有班底，也只限於在新奧爾良活動的一些小嘍嘍，不見得會認出我們是誰。」

「幸好我在小森花露面前也沒有提起過妳。」呂奇好像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對了！妳什麽時候再和愛瑪小姐見面？」

「不一定，有什麽事嗎？」

「我只是想問問她，當毛里斯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行刦時，她是否幫了他一點小忙。」

「你是指那塲脫衣艷舞嗎？」沈香雲笑瞇瞇地問。

「嗯！」

「在南非，愛瑪小姐有良好的情報網，她巳然知道毛里斯的目的，當他遊說在惜別會中表演一塲艷舞時，她就欣然答應了。她並不計較誰搶走鑽石；她的目的只是不使那批鑽石送到波士頓。」

呂奇聳聳肩頭說：「總算被我衝出了迷霧。」

「對！你是否認識一個姓尤女人？」

「是的，怎麽樣？」

「知道她是幹什麽的嗎？」

「她說她是一個新聞記者。」

「是那一家報社？還是那一家電視公司？」

「她不肯說，據她解釋，那是業務上機密。」

沈香雲皺緊了眉頭說：「她可能也是爲了那批鑽石而來？」

「何以見得？」

「在郵輪上她和愛瑪很接近，當刦案發生後，她又向愛瑪問了許多。她的行動非常隱密，我數次派人跟踪她，都被她甩掉了。」

「噢！」呂奇漫應了聲，陷入沉思。

「來！給你一支槍。」沈香雲打開壁櫃，取出一支三號左輪遞給呂奇。

「需要嗎？」

「呂奇！你以爲憑你的熱吻和擁抱就可以征服那頭小野貓嗎？那你打錯主意了。帶着吧！以防萬一。」

呂奇無言地接過那支三號左輪，瞇起左眼，察準星，又檢視了彈槽轉輪，他似乎一絲不也肯馬虎。

「你是一個用槍的老手！」沈香雲喃喃地說：「然後他又揮了揮手。「去換一套衣服，橱櫃裏男人的衣服多的是，總可以找到一套合身的。」

聽說遊艇上有現成的衣服，呂奇安心了。他的小皮包是防水的，旅行支票和護照却帶在身邊。如果小森花露指名報警，警方此刻一定在四處通緝他。但他却不必回到那家酒店去。

啊！讓尤雅情午夜時去等待吧！那個神秘的妞兒。

× × ×

現在，正是夜生活中一段黃金時刻，因此，「海龍酒吧」中酒香脂膩，鶯燕婉囀，好不熱鬧！

呂奇一進門，立刻就有燕瘦環肥的吧女蜂湧上去，請坐之聲不絕於耳。他那敏銳的目光在黝黯的光綫下掃動，却沒有發現日間帶他上樓的那個吧女，因而排開圍繞身邊的吧女，直驅櫃枱。

櫃枱裏面坐着一個身穿和服，約莫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看樣子，她是「海龍酒吧」的老闆娘，以日語發音，應該是「媽她姆」。

「請問，」呂奇的神態很客氣，他站的地方剛好接近電話機，一隻右手也就不着痕迹的擱在電話上，若有打鬥，他就先毁掉對方的通訊綫。「一位眞名叫花露的小姐在嗎？」

「花露？」女老闆娘喃喃地唸着，又望望身旁另一個較爲年輕的女人；她似乎是女老闆的助手。

那較爲年輕的女人立刻代爲回答：「先生！我們這裏沒有這個人。」

呂奇沉聲說：「下午我來過，她住在三樓一個小房間裏，是由另一個當時在樓下的吧女帶我上去的，怎麽說沒有花露這個人？」

他問得理直氣壯，而且滿面孔兇色。前後門都巳經由沈香雲的手下堵住了，她則坐在門口的車子裏指揮。萬一動武，呂奇也無所畏懼。

女老闆的目光中掠過一絲驚色，繼而又有一種恍然若有所悟的神情出現。她壓低了聲音，說：「先生！我知道你在找誰了。」

「妳早就該知道了。」

「如果你損失了什麽，恐怕很難獲得補償了。」女老闆深深地皺着眉頭。「今天上午，有兩個年輕女子來應徵吧女，並自稱是日本僑民。先生，我是不住在這兒的，當時用電話吩咐這兒的負責人，暫時留下她們，等我晚間到這兒的時候，再詳細面談……」

她身旁那個較爲年輕的女人接着說：「每天打烊之後，都是由我在這兒負責，當時我就遵照『媽她姆』的吩咐留下她們。下午開始營業之後，一個在三樓睡覺，一個就在這兒玩，據她說，是想先見識一番。晚飯時，她們兩人都不見了。先生，你被她們騙走什麽了嗎？」

呂奇不禁怔住了，這兩個女人所說的，也許是眞實情況，小森花露只是利用這個地方和他會面。

圍在身旁看熱鬧的吧女羣中，有一個人插嘴說：「先生，你來時我知道，我還警告她，不要隨意帶陌生男人上樓。她說你是另一個女人的哥哥。」

呂奇沒有說話，目光盯着壁上的營業執照，這家酒吧巳有九年的歷史，似乎和小森花露沒有什麽關係。

女老闆顯得很關心地問道：「先生！你和她們是什麽關係？」

「一個是我妹妹，一個是我太太。」他邊說邊往外走。心裏却在咀咒：「如果我有這樣的妻子和妹妹，早就勒死了。」

回到車上，沈香雲冷靜地問：「撲空了嗎？」

「小森花露只是利用這兒和我會面，與酒吧亦無絲毫關係。」

「噢！」她似乎有些意外。

「可信的。假話騙不了我。」

「那麽，我該下達撤退的命令了？」

「嗯！」

沈香雲的手上香烟扔出了窗外，火星劃破夜幕，落進排水溝，封鎖前後門的人手將立刻同到另一輛車子。

「現在該往那兒去？」沈香雲發動了引擎。

「我住的酒店。」

「去找那個男性洗手間的老人嗎？」沈香雲問了一句，又緊接着搖搖頭說：「不必了！那個老傢伙已經不知去向。」

「哼！行動眞快！」

「還有一個消息，可能會令你寬慰，也可能使你大傷腦筋。」

「什麽消息？」

「毛里斯沒有死。」

「噢！正確嗎？」

「他當時根本不在那艘被炸燬的遊艇上。」

「他倒很狡猾。」

「呂奇！還有一連串新消息，你須要聽嗎？」

「很想知道。」

「那個姓尤的女人在你床上。」

「嗯！」

「警方並未下令通緝你。」

「這倒使我意外。」

「停在酒店門口的那輛黑色轎車裏被人裝上了炸藥，引擎一發動，就會立刻發生爆炸案。」

「還有麽？」

「有人到『中國賓館』去調查你和誰幽會。」

呂奇吃驚地望着她，喃喃地問道：「這些都是剛才得到的新消息嗎？」

「是的。」沈香雲拉開駕駛座前一個暗門。「看吧！我的座車裏有無綫電話裝置。」

「原來如此！」呂奇吁出了一口長氣，和一個實力雄厚，耳目靈敏的人物打交道，似乎很令他滿意。

「呂奇！說出你一下一步行動吧！」

「回酒店！」

「用意呢？」

「一方面藉機探查一下尤雅情的身份；另一方面則是故意引敵來犯——不管是小森花露，還是毛里斯。」

沈香雲很沉靜地說：「以我看，小森花露是隱藏起來了。毛里斯則在四處找你，遇上了，對你只有麻煩，並無好處。我們要找的是那批鑽石；但是，鑽石却在小森花露的手裏。明白嗎？」

「妳是不贊成我回酒店了？」

「當然不贊成。」

「難道要我回到妳那艘遊艇上去睡覺嗎？」

「睡覺似乎太早了！」沈香雲很神秘地壓低聲音，「我建議你一個好去處。」

「那裏？」

「無——情——海。」

「哦！去看民族運動家愛瑪小姐的表演嗎？」

「去看看那位紅人母親。」

「她！」

「嗯！」沈香雲點點頭。「我們中國人有句古話——母女連心。不管小森花露是如何墮落，作母親的都不可能和她斷絕往來的。」

「妳認爲那位母親對我說的話都是欺騙？」

「不錯！」

「有理由嗎？」

「因爲我是女人。」

「女人瞭解女人？」呂奇喃喃地說：「這是一個難以駁斥的理由。那麽，送我去『無情海夜總會』吧！但願妳能權充我的舞伴。」

「我只是權充你的司機。那兒的舞女，個個比我漂亮。她們只是供你取樂，而不要保護你的安全，因此舞步也會比我輕盈得多。」

車子發動，呂奇默然，他遇上了一個好對手。

× × ×

「無情海夜總會」的氣氛非常迷人，從裝修到伴舞女郎的服裝，一律是藍色系統。中午呂奇曾經來過，與現在的燈光柔和，鶯燕穿梭的情況完全不同，這裏的名字似乎用得不恰當，黑色的海洋才是可怕的；蔚藍的海，不是最美，最誘人的麽？如果改名「多情海夜總會」，豈不是要恰當得多。

在熱情的南美音樂聲中，帶位女侍爲呂奇安排了座位，並爲了他召來了伴舞女郎。

「哈囉！」那女郎金髮碧眼，道地的美國妞，以濃重的鼻音自我介紹：「我名字叫蓓蒂。」

她的服裝很暴露；那是在東方世界很難見到的暴露。衣領低，裙子短。這在美國的聲色場合中却是不足爲怪的，呂奇見多識廣，更不以爲意。不待飲料送來，就擁着蓓蒂滑下了舞池。

一曲終了，呂奇同到座上，桌上的電話却適時响了起來，在美國各大夜總會中，每一個座位上都有電話，有許多單身女客就利用這種電話勾引單身男人。不過，這個電話多少有點使呂奇吃驚，是誰打來的呢？

蓓蒂要伸手拿話筒，呂奇比她快了一步。

「呂奇！」竟然是沈香雲的聲音，「注意舞台佈景上的兩條熱帶魚，魚眼是挖空的，靠鼓手那邊一條熱帶魚的背後隱藏了一支長管來福槍，目標好像是對着你的，沉靜，但要設法閃避槍擊。」

電話掛斷了。呂奇冷靜地往台上看去，知道此刻是安全的，正在表演的南非合唱團的連歌帶舞，團員跳躍搖幌，狙擊手是很難找到勾動槍機的最佳時刻。

他將目光向左右掃動，希望能找到沈香雲，但是他失敗了。座間的燈光很暗，客人很多，伴舞娘和女侍穿梭不停，想要發現沈香雲的位子，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短暫的半分鐘，他沉默不語，腦海中却想到了許多問題，狙擊手能夠在舞台背後藏身，他必然和夜總會有相當的關係；那麽，沈香雲的判斷就該正確的了；還有，這個伴舞女郎蓓蒂自然不是一個普通的舞女；暗中一定有人監視自己，也一定會竊聽自己的電話……

糟，呂奇差一點喊出聲來。沈香雲的電話要透過總機，方才那通電話不是使她

的身份暴露了嗎！

「你好像遇到了難題！」蓓蒂藍色的眼珠凝注他。

「嗯！」呂奇輕鬆地聳着肩頭。「一個陌生女子在電話中說我很帥，她問我是否願意於午夜離此時同她一起去消磨一個夜晚。」

「那是艷福啊！」

「不！是難題。」

「怎麽呢？」

「因我不知道這個女人是否漂亮。」

「嗨！這的確是難題。」蓓蒂皺了皺眉頭。「我也遇到了一點難題，我能去一次洗手間嗎？」

呂奇很禮貌地擺擺手說：「請便！」

蓓蒂離去後，緊跟着那個南非合唱團也離開了舞台。一個黑人女歌手站在舞台中央裂開大嘴唱歌，這難道就是狙擊手勾動槍機的最佳時刻嗎？呂奇永不會給對方機會，他立刻站了起來。

離開座位，總得有藉口。他發現靠近進門處有個隔音電話間，於是先自衣袋中摸着一枚五分硬幣拿在手裏，向隔音電話間走去。

一個女侍迎向他，殷勤地問道：「先生，有什麽需要我服務的嗎？」

「謝謝！我只是要打一個電話。」

「你可以利用桌上的電話。」

「我怕接綫生偷聽了我和女人說的情話。」

「不會的，綫路由自動交插機直接啣接，並不需用接綫生操作。」

「我告訴我的女友，今晚要在公司裏加班。」呂奇故意神秘的壓低聲音，「公司裏怎會有女歌手在一旁歌唱助興呢？」

那嬌媚的女侍不再嘵舌，走到前面，爲呂奇打開了電話間的門，並向他展露了一個會心微笑來。

呂奇來到電話間，突然想起的確需要打一個電話；那個電話是打給尤雅情的，有了沈香雲的警告，他得探測一下尤雅情的口風。電話撥到酒店，服務台的小姐告訴他，尤雅情的確曾經在他的房裏等候，十分鐘之前她已離開了。

對方將電話切斷之後，呂奇仍然拿着話筒，他得藉這個機會仔細思索一番；再回座位上嗎？那非但毫無作用，而且還隨時有被狙擊的危險，於是，他決定先找到那個狙擊手，再作下一步的決定。

出了隔音電話間，呂奇意外地發現伴舞女郎蓓蒂竟然守候在電話間的房口。

「怎麽！打電話預定今晚要和那個陌生女郎共渡一宵的酒店房間嗎？」蓓蒂挽當他，嬌笑着說。突然，一根硬硬的東西抵上呂奇的腰，她的聲音也變了樣：「老實一點，向右，走進休息室。」

呂奇想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心頭不免暗暗吃驚。但見她的態度却表現得很鎮定，微笑着說：「蓓蒂，難道搶匪的收入比伴舞更好嗎？」

「希望你聽話，否則你就活不成。槍的口徑雖然很小，裝塡的却是達姆彈，最好不要試。」她的語氣異常森冷。

呂奇明知妄動是不智之擧，只得在挾持下往休息室走去；他唯一的希望是——沈香雲能够發現他的處境。

休息室中燈光黯黯，而且全是高背的卡座。一走進去，呂奇就聽到了吃吃嬌笑和狎暱的聲音，原來這兒專門供給一些另有所圖的客人帶着伴舞女郎調不用的場所，呂奇眞想不通，蓓蒂帶他到這兒來幹什麽。

蓓蒂挾持着呂奇；在最裏面的一張卡座上坐下，一句話也不說，手中的槍仍然緊緊地頂在他的腰上。

「蓓蒂，說出妳的目的吧！」

「我的目的是帶你坐上這張椅子。」

呂奇正感納悶，突然發現那張高背的沙發在緩緩轉動，不但椅子轉動，面對他的牆壁也在轉動。眼前一遍漆黑，耳邊那陣調笑的聲音也消失了。呂奇心頭明白，椅子下面有轉動機械，他現在已置身另一間房子。

突然，燈光 亮。那白色熠亮的燈光使呂奇一時睜不開眼睛。

等他視覺恢復時，他發現面前站着三個人，一女二男。二個男人都是黃面孔，他們顴骨高聳，是含有蒙古血統的日本人；女的更熟，就是在「海龍酒吧」帶他上樓和小森花露見面的那一個。

她擺頭示意，那兩個男人立刻一左一右地挾持了呂奇，其中一個以熟練的手法搜走了呂奇身上的槍。

「呂奇先生！」那日本女人說：「我們是第二次見面了，老朋友，彼此應該相處和善一些。」

「老朋友？」呂奇面上浮現嘲笑的笑容。「這話似乎太親熱了一點，甚至於連妳的芳名都沒有請教。」

「你可以稱我百合。」

「百合，是野百合嗎？」

「呂奇先生！」百合沉着臉說：「這不是你說笑話的場所，我們應該談談正事了。」

「要談就請小森花露出面。」

「對不起！花露有脫離組織的叛意！已不能够信任，從此刻起，我是本集團在這兒的代表。」

「噢！是什麽集團？」

「你不需要知道。」

「那麽，請小森夫人出面。」

「告訴你！她已暫時遭到緩禁。」

「爲什麽？」

「因爲我們暫時要借這兒一用。」百合突地語氣一沉，「呂奇先生！請你到這兒來，只是要你同答一句話——那個女人是誰？」

「你到底是在問誰？」

「三十二號枱打電話給你的那個。」

「妳爲什麽不去問她？」

「她的動作很快！已經溜掉了。」

「百合！」呂奇沉聲說：「你們到底在玩弄什麽花樣？鑽石在你們手裏，而且已安全地運到了美國本土，轉運到波士頓去，只是時間問題，安全毫無顧慮。爲什麽還要將我拖在漩渦中不放呢？」

「請注意：呂奇先生！你必須立刻同答我的問題，否則你就是自討苦吃！那個女人是誰？」

「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嗎？」

「眞的，我所知道的事妳未必有興趣

聽。」

「你知道什麼？」

「毛里斯沒有死。」

「呂奇先生，」百合聲色俱厲地說：「我不關心那些問題，只關心那個神秘的女人，她是誰？」

「我不知道。」

百合轉動了一下右手中指的一枚鑽戒，突然揚掌摑了呂奇一記耳光，她出力不重，呂奇却感到左頰上一陣刺痛，熱血涔涔滴下。這個日本女人眞夠陰狠，她以鑽石劃破了呂奇的面頰。

那兩個男人的胳臂像鐵鉗，呂奇想閃避都不可能。

拍！又是一記耳光。

血！已流到呂奇的襯衫上。

「呂奇先生，你想面目全非嗎？」百合滿面孔陰狠之色，顯示她是一個老手，而且有暴虐的變態心理。」

為了不使她那暴虐心理更加猖狂，呂奇以非常輕鬆的態度去對待她。他笑着說：「百合小姐，我不會在乎的，男人不比女人，並不需要靠漂亮的面孔活下去。」

「我會殺死你。」她咬牙切齒地說。

「我賭妳不敢。」

「別太有把握。」

「我敢以一百對一的比例賭妳不敢殺我，」呂奇那張滿是笑容的臉看在百合的眼裏，一定使她很不舒服。「我已經將我所知道的秘密製成了錄音帶。如果我被殺，我的朋友就會將那卷錄音帶送給警方，那個由妳們支持的某一個政客，在明年春天的大選中就會慘敗。」

「噢！」百合吃驚了。

呂奇立刻趁勝追擊。他以嚴厲的語氣說：「唯一可以解決我們敵對的態度的方法，只有請花露小姐出面，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哼！」百合冷笑了一聲。「原來是你在煽動花露。告訴你本來你罪不至死，由於你知道太多秘密你是非死不可了。」

突然，正對呂奇的牆壁亮起了一盞紅燈。

挾持呂奇的兩個大漢很快地將他的身體扭轉，使他面對那張高背椅子。

呂奇心中明白，這間屋子裏另有暗門！百合要從暗門中出去接受新的指示，自然幕後還有比她地位更高的指揮人。

是小森花露嗎？抑或是……？

在這段時刻裏，蓓蒂突然變得柔和起來。她拿出一塊潔淨的手帕，為呂奇揩拭面上的血漬。

約莫過了三分鐘，那兩個大漢將呂奇的身體扭轉，百合站在他的面前，似乎不曾離開過。

「呂奇先生！」她的態度，語氣都緩和了許多。「請告訴我，如何才能使你轉敵為友？」

「唯一的方法是請花露小姐出面。」

百合連連地搖着頭說：「那辦不到，因為她已不被信任，換句話說，她已經不能夠自由行動。」

「那麼小森夫人呢？」

「我方才就告訴你了，她不屬於我們的集團。為了暫時將這兒作我們的根據地，她被緩禁了。」百合說到這裏，嬌媚地笑了一笑。「和我談，只要合理，我會滿足你的要求。」

在這一瞬間，呂奇不禁有些迷惑。他曾詛咒那頭狡猾兇殘的小野貓，但是從百合的口氣聽來，花露倒像是眞的有了悔悟之意，那麼，維娜斯石膏像內炸藥該是百合在暗中弄的花樣了？

沈香雲曾警告他不要輕信小森夫人，但是百合却說她已被緩禁，是眞的緩禁？還是別有花樣？

「呂奇先生！」百合催促着說，「提出你的要求吧！要錢？要多少？……」

「不！我不企求任何酬勞。」

「那就表示你不願意和我們妥協。」

「百合小姐！妳這句話說錯了。不願妥協的不是我而是毛里斯，炸藥燬了他一艘遊艇和許多手下，他會善罷甘休嗎？」

「放心！他動不了你一根汗毛。」

這句話又使呂奇產生新的警覺，按常情，百合應該趁機勸他離開新奧爾良，但她却沒有那樣作。

為什麼？只一瞬間，呂奇就有了答案，對方存心要他留在這兒將所有注意力都牽引到這兒，然後那批鑽石却不知不覺地到了波士頓。眞是好計策！

「好吧！」百合突然說：「你既然需要考慮，我就給你一段時間，天明之前給我答覆。現在請蓓蒂帶你出去，希望你別找她的麻煩，因為那無異找自己的麻煩。為了你有自衞力量，我還給你那支槍。」

她拿起那支三號左輪，熟練的褪下子彈，將槍、彈分開來放進呂奇兩邊的衣袋。那兩名大漢鬆了手，蓓蒂拉着呂奇坐囘了那張高背雙人沙發。

熠亮的燈光熄滅！沙發開始轉動。

當轉動到一半的時候，只聽卡嘞一响，沙發突然停止了。蓓蒂已經置身於休息室裏，而呂奇還在原來的密室裏。休息室那陣狎暱的調笑之聲又清晰地傳到了他的耳裏。只要他站起來向前走幾步就脫離險境了。

「怎麼囘事？」百合緊張地壓低了聲音在問。

「故障。」蓓蒂低聲答。

「妳先帶呂奇先生離開！」百合語氣急促地吩咐，「我再派人修理。呂奇先生請吧！天明前打電話到這兒給我囘音。」

現在，呂奇有足夠的時間將子彈塡進彈槽，趁機來一次奇襲。但他却沒有如此做，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

蓓蒂拉着他站起來，正要向休息室走過去時，突然傳來兩下重物倒地的聲音，百合也彷彿發出了一聲低呼。

蓓蒂也發覺了，連忙問了一聲：「怎麼？」

密室內沒有答覆，却响起了另一個女人聲音：「呂奇！制服你身旁舞伴，我為你俘擄了一個。」

那個人竟然是尤雅情。

難怪轉動停止，必然是她用什麼東西將暗牆卡住了。蓓蒂聞聲飛快地响槍，呂奇一掌切在她的後腦上，她萎頓地蜷伏在沙發上，沒有半個小時，她是醒不過來的。呂奇低聲喚道：「雅情！出來吧！我正要問問小森花露的下落哩！」

如果說小森花露一頭兇殘的野貓，百

合就是一頭馴服的家貓；事實上，在槍口的威脅下，她不馴服也不行。

那麼，尤雅情又算什麼呢？

說她是一頭狡滑的狐狸，她的神態却又不像。她的行動是如此的靈巧，態度又是那樣令人高深莫測。呂奇無法去判斷她的身份，只是直覺地感到她不像是一個新聞記者；如果每一個新聞記者都像她這樣，每一家報館，電台，電視台都可以兼營私家偵探社了。

尤雅情以槍管抵着百合的背後，推她走到密室外面休息室的暗門處，却又停住了。低聲說：「呂奇！將那個舞女的槍拿過來，退去子彈，交給這位小姐。」呂奇雖有些莫名其妙，却照着做了。

尤雅情拍了拍百合的肩膀，沉聲說：「小姐，照着我的話做，用槍抵着呂奇。挽着他離去。我在五公尺後面跟着妳，如果妳敢妄動，子彈會射穿妳的心臟，門口有一部紅色的轎車，出門後就上來，現在，開始走吧！」

呂奇明白了，他們若是挾持百合離去，必然很難成功。因為這兒是歹徒的巢穴。經過尤雅情如此巧妙安排，情況就不同了，表面上似乎是百合挾持了呂奇，這不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連螳螂的兩隻大螯都在事先剪掉了；百合手裏拿的只是一支掩人耳目的空槍。

他們走出休息室，通過服務台向大門外走去。

這時，舞台上正是愛瑪的表演；她的表演已達高潮，整個黑色的胴體上只留下了小腹以下一塊白色的三角。客人一個個屏神凝思，聽不到一絲聲音，也不見一個人在座間走動。

突然，一股熱熱的液體噴洒到呂奇的臉上。身旁的百合已萎頓地倒下。呂奇已意識到是怎麼一囘事。飛快地伏下身子，呼地一响，跟着又是嘩啦一聲，一粒子彈越過他的後頸，射穿了一個飼養熱帶魚的玻璃小櫃。

是對方要殺百合滅口嗎？那麼，就不該射第二槍。很明顯的，是要殺呂奇，而誤中了百合。

雖然狙擊手使用了滅聲器，但是百合中槍倒地時引起了一個舞女的尖呼，全場立刻亂成像是被搗亂了的蜂窩。

呂奇猛一轉身，已無法在雜亂的人羣中去找到尤雅情，只得飛快地衝出了大門。一輛紅色轎車正巧全速離去，另一輛乳白色的汽車却滑到他的面前，並打開了前座的車門。

呂奇弓下身子，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駕駛座上坐着沈香雲，他跳上去，車子立刻開動。

「香雲！妳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沈香雲冷冷地：「一個舞女作了你的盾牌。」

「她不是舞女，而是歹徒集團中重要份子。」

「臉上傷得怎麼樣？」

「香雲！妳好像一目了然？」

「嗯！愛瑪對他們有嚴密監視。」沈香雲說：「知道你沒有生命危險，否則我就來救你了。」

「愛瑪知道多少？」

「她知道一切。」

「噢！小森夫人被緩禁了，花露也可能失去了自由。除了這個被殺的女人外，幕後還有更高的主持人，愛瑪知道嗎？」

「據愛瑪說，小森夫人的確是被緩禁了。」

「香雲！妳不該懷疑她了吧！」

「呂奇！」沈香雲氣呼呼地說：「尤雅情會突然出現，頗使我意外，經她一插手，將我的計劃也破壞了。」

「妳有什麼計劃？」

「先不要問這些，呂奇！你可知道尤雅情是什麼來路？」

「我只知道她是一個好手！」呂奇定神向前面看了一眼。發現那輛紅色轎車距離只有三十碼左右。「香雲！妳打算跟踪她嗎？」

「嗯！」

「不妥吧！」

「為什麼？」

「如果她也是有圖謀而來，妳的身份不是暴露了嗎？」

沈香雲沉吟一陣，才反問道：「依你說呢？」

「囘到遊艇上去，」呂奇微笑着說：「妳曾經表示妳很喜歡我，今晚我要找個機會試一下妳是眞話？還是虛情假意？」

「你眞有閒情逸緻。」沈香雲白了他一眼。

她口裏雖如此說，在下一個轉彎處却改變了行駛方向，再過一分鐘，呂奇就看到了遊艇碼頭。

× × ×

三杯落肚，呂奇顯得懶洋洋的，半躺在長沙發上一動也不想動。但是，他的頭腦中却格外敏銳。他將一些蛛絲馬跡綴合起來，立刻有了一個概念，唯一遺憾的是——他始終捉摸不出尤雅情到底是那一種人物。

「怎麼？累了？」沈香雲笑瞇瞇地坐到他的身邊。

「累了就不會被妳喜歡。」呂奇坐起來摟住她的腰，佻笑着。「我看得出來妳是一個老手，想討妳的歡心，就要有充沛的精力。所以，我想請求妳為我安排一個單人臥室。」

「不行。」沈香雲蠻橫地搖着頭。

「那一定會使妳失望。」

「你可能會錯意了！」沈香雲挪開呂奇的手，站了起來。「你現在還不能睡，因為我要為你介紹一個朋友。」

「誰？」呂奇的精神突然抖擻起來。

沈香雲沒有囘答他，輕輕地拍拍手。

艙門打開，一個人走了進來，這位「朋友」是呂奇永遠也想不到的，因為他是毛里斯。

毛里斯對呂奇似乎毫無芥蒂，他走過來握着呂奇的手：「中國人，謝謝你。」

「謝謝我！」呂奇的神情活像一隻呆頭鵝。

「我臨時招募了一批伙伴，在『傑克遜總統號』郵輪上表演了一次刦案，應該給他們的酬勞還欠着。你一個炸彈就為我將一筆債務解決了，我自然該謝謝你呀！」毛里斯說完之後，還重重地在呂奇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毛里斯是我召他入伙的，」沈香雲接着說：「與其鼎足而三，不如合二而一，這樣作對我們有利無害。我一提出之後，毛里斯就欣然接受，呂奇！你似乎也不應該反對吧！」

「我有什麽好反對的？」呂奇攤攤手，顯得無奈何地聳了聳肩。「只要沒有人向我要鑽石，只要能將那個爆炸案的眞像讓警方明白，只要我沒有麻煩，我對任何事情都不會反對。」

「呂奇！我談是入伙的事。」沈香雲樣子很認眞。「我們合力奪取那批鑽石，所得自然是每人三十三分又三分之一。」

「香雲！妳現在是因利所動了？」

沈香雲搖搖頭說：「絕不！但是要想作到那件有意義的事，就一定要奪到那批鑽石，我們不能將鑽石送交警方，自然也不可能投向大海。除了我們三人分享之外，別無處理的辦法。」

「我棄權。」呂奇說。

「那表示你別無所圖。」沈香雲一點也不像在說笑話，「如果你眞的不貪財，你可以去捐贈慈善機關。」

呂奇聳聳肩說：「沒有到我手中的錢財，我是從不去首先派用場的。」

「毛里斯，」沈香雲向他揮揮手。「將你所知道的情況告訴呂奇吧！」

「呂奇先生！」毛里斯很緩慢地說：「我有肯定的情報，小森花露是將鑽石藏在一尊維娜斯半身石膏像之內的，而且，她還將那尊石膏像帶上了船。但是，我們搶走的那尊石膏像却一無所有。」

「我親眼看見花露下船，」呂奇說：「她並沒有帶下石膏像。如果說，你的情報正確，裝有鑽石的石膏像那裏去了？」

「我曾經懷疑她交給了你。」

「現在還懷疑嗎？」

「當然不應該懷疑，可是……」

呂奇一瞪眼睛，打斷了毛里斯的話：「你話中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讓我告訴你，小森花露甚麽也沒有交給我。」

毛里斯咄咄逼人地問道：「那麽，她到你房裏去幹什麽？」

「將她的性感胴體交給我，但被我拒絕了。」

沈香雲說：「鑽石不在呂奇手裏。」

「那麽，鑽石又在何處呢！」毛里斯依然有不信任呂奇的神色。

沈香雲回答得很乾脆：「自然在小森花露掌握之下，我們似乎該用點腦筋。」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小森花露，」呂奇說，「她的悔悟可能是僞裝的，但是她母親那種沉痛的心情却是眞的。所以，我認爲小森花露不可能在她母親掩護之下。香雲！妳對小森花露及其黨羽在本地活動的情形難道一點也不瞭解嗎？」

沈香雲沒有立刻答覆他，她默然地點燃一支香烟，仰起頭來凝視着那一縷嫋嫋昇起的烟霧，似乎想透過那一層烟霧，找到小森花露的藏身之所。顯然，這個擁有龐大實力的女頭目已遭遇了難題。

艇艙內一片沉靜。顯然，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其中要算呂奇的心情最爲複雜。

他趁此沉靜的片刻，暗中自問：自己到底在幹什麽！只是想脫出漩渦再繼續他的旅遊？抑或接受沈香雲「入伙」的邀請而獲得那三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克拉的鑽石？即使他在獲得之後悉數捐給了慈善機構，自己又能獲得多少愉快？而那一絲愉快又需要付出多少代價去換取？

在一串問題浮昇之後，他獲得了僅僅兩個字的答案——愚昧；他正在作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那又該怎麽辦呢？他仍然只獲得了兩個字的答案——茫然。

在茫然中，他忽然看到一雙明亮的眼睛，那裏面漾着慧黠、善良的光芒；那雙眼睛是屬於尤雅情的。儘管尤雅情的言詞是那樣閃爍；儘管她的行跡是那樣神秘；儘管……。但是，呂奇將圍繞在他週圍的幾個人逐一加以衡量之後，他發現——尤雅情是唯一可以作少許信任的「朋友」。

他徐徐吁出一口氣決心已經拏穩了。

「香雲！」呂奇打破了冗長的沉默，「我們三人應該連夜展開一個行動。」

「什麽行動？」沈香雲以機警的目光望着他。

「毛里斯去『海龍酒吧』，」呂奇像一個指揮官似地，很神氣地下達命令：「那裏是通宵營業的，在那兒也許可以泡出一點綫索來。儘管那位『媽她姆』振振有辭，我仍然懷疑小森花露和她有密切的關係。妳！下令妳的部下，連夜出動，搜集小森花露及其黨羽的活動情形。」

「你呢？」沈香雲反問。

「回酒店去和尤雅情碰頭。」

「噢？你們早有約會嗎？」

「我相信她會在酒店等我。」

「爲什麽？」

「如果她也是爲那批鑽石而來，也必然會犯一個和你們完全相同的錯誤——以爲那尊藏有一千克拉鑽石的維娜斯半身石膏像在我手裏。」

「嗯！」沈香雲點點頭，目光仍然没有離開呂奇的面孔，「這是她接近你的原因。那麽，你接近她是爲了什麽？」

呂奇振振有辭地說：「毛里斯知道一些秘密，妳也知道一些秘密，如果尤雅情是爲那批鑽石而來，她自然也知道一些秘密。也許她所知道的正是我們現在缺少的。明白了吧！我接近她，就是要挖取她口中的秘密。」

「她會告訴你嗎？」

「自然需要一些技巧。」

「床上技巧嗎？」

「香雲！」呂奇皺起了眉頭。「妳的話太刻薄了。」

「呂奇！」沈香雲走過去，在他頰上輕輕地擰了一下。「我喜歡你，你也接受了我的示愛，我自然不容許別的女人佔先。去吧！你可以將她剝光，可別動了眞情，否則我會剝你的皮。」

呂奇聳聳肩頭說：「如果妳是我的妻子，我要蒙上眼睛才能上街了。」

「別賣弄你的幽默啦！」沈香雲似笑非笑地說：「去吧！早上七點這裏碰頭，一定要準時到。」

× × ×

呂奇回到酒店時，已是凌晨一點半。

在進酒店大門時，他發現那輛黑色轎車還停在那兒。他暗暗禱告：冒失的偷車賊可千萬別看上這輛車子，不然，一宗驚

天動地的爆炸案就發生了，偷車賊固然是咎由自取，還難免要傷及無辜。

他輕快地登上了樓梯，衝進房內。或許有一聲輕喚，一個擁抱等着他。但他失望了，房內是空的。他不死心地察看浴室，衣櫥，甚至床下，都是空的。

但他遺漏了陽台，當他背對長窗脫去上衣時，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戮上了他的背脊。在這一瞬間，他倒吸一口涼氣，雙手本能地擧了起來。

一隻柔軟的手在他的背上推了一下，使他向前衝了兩步。然後，他鎭定地緩緩旋轉身子，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那是尤雅情。她板着面孔，不像是開玩笑。而且一言不發地勾動槍機，噗地一响，一支附有橡皮吸盤的塑膠子彈撞到呂奇的小腹，反彈在地上。

「雅情！妳眞會嚇人！」呂奇低喊着，同時衝過去摟抱着她。尤雅情只是瞇着眼笑，沒有一絲抗拒的反應。

呂奇再往前一推，兩人滾倒在床上，一切都很自然，呂奇吻她，她反應着，當呂奇的一隻手從她的腿彎處向上移動，撩開了她的裙邊時，她閃開了，從床上的另一邊滑下了地。

「我方才就用這支槍嚇倒了那個日本女人。」她說，若無其事的樣子，似乎方才不曾和一個男人擁吻過。

呂奇是懂得緊急煞車的，雖然方才那一個熱吻只是愛情遊戲的開頭，他此時却不急着繼續到結尾。他躺在床上没有動，淡淡地問道：「那兩個壯漢也是用這玩具槍擊昏嗎？」

「用的是陶瓷烟碟，是在休息室順手拿的。」

「雅情！妳怎麽知道我當時遭遇了困難？」

「當我到達『無情海』時，你正和那個舞女走向休息室，我發現她手裏有槍。於是我跟進去，試圖找尋機會，親眼看見你坐在旋轉椅上轉進了一間暗室。於是我在那兒坐等。」

「勇敢的新聞記者！」

尤雅情上半身俯臥在床上，一手玩弄着呂奇的領帶，以極爲輕淡的語氣問道：「呂奇！那個女人是誰？」

「妳問誰？伴舞的蓓蒂？還是被殺的百合？」

「我問的是那個開車接你的女人。」

「她嗎？」呂奇翻了一個身，托起尤雅情的下顎，很認眞地問道：「我得先問問你是誰？」

「我是尤雅情。」她輕鬆地笑了笑。

「雅情！我們之間似乎該攤牌了。」

「攤牌！」尤雅情兩隻眼睛瞪得圓溜溜，「男女之間攤牌，大概就是要說那些『我愛你』或者『妳永遠嫁給我嗎』之類的無聊話，要不就是『我們該分開了』。呂奇，我們用得着嗎？」

「雅情！」呂奇冷冷地說：「妳閃避得很好。不管怎樣，我知道妳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就行了。」

「那麽，我是什麽呢！」尤雅情的表情頗使呂奇啼笑皆非。「難道我是一個年輕的富孀，藉此旅行的機會專找英俊瀟洒的男人嗎？那麽，我方才就該閉上眼睛讓你將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解脫。然後裝得突然驚覺的樣子甩你一個耳光。最後再去輕吻你那被掌摑發熱的面頰，由你摟緊我，隨你幹什麽。我只要享受就行。明早我悄然離去，留下一張紙條，寫些『我將永遠懷念你』的肉麻話……」

呂奇突然從床上跳了下來，低吼着說：「雅情！妳的台詞背完了嗎！」

「台詞？」尤雅情伸舌扮了個鬼臉。

「妳詞句眞美妙，倒像一個新聞記者。」呂奇一個字一個字地接下去說：「但我知道妳不是。」

「那麽，我是什麽身份？」

「不是罪犯，就是警探。」

「說對了！我是三者的柔和——一個具有警探頭腦，專門喜歡採訪犯罪新聞的專業記者。」

「那麽，妳採訪了一些什麽？」

「很多，很多！」

「我很想聽聽。」

「可以，但是要有交換條件。」

「說吧！」

「那個女人是誰？」

呂奇稍作沉吟，才說：「沈香雲。」

「嗯！一個華僑界的女大亨。」尤雅情的口吻近乎揶揄。頓了一頓，她又問道：「她緊緊拉住你幹什麽？」

「想得到那批鑽石。」

「鑽石？」尤雅情似乎有些吃驚。

「一千克拉，要值一百多萬美元。」

「你打算帮助她的忙嗎？」

「如果是一件有意義事，我自然會帮助她。」

「何謂有意義？」

「據說，這批鑽石是某一黑社會集團運送到波士頓去支持一個政客作明春競選費用的。這個政客是歧視黑人的，如果他進國會，有許多有關黑人的福利法案勢將遭到強烈的反對……」

尤雅情接下去說：「因此，沈香雲想使那位政客得不到那筆龐大競選費用。」

「是的。」

「她並不是黑人。」

「但她是一個倡議種族平等的人，這一點，和我的看法相同，而且還有關心黑人福利者去請她帮忙。」

「誰？」

「愛瑪。」

「你見過愛瑪了嗎？」

「沒有。」

「你們有信心奪得那批鑽石？」

「盡力而爲。」呂奇表示了自己的心意之後，又加以補充：「不過，沈香雲似乎是志在必得。她說：爲了獲得那批價值百餘萬美元的鑽石，她不惜貨三百萬美元的代價。」

「那是因爲她在化費三百萬美元的代價之後，可以獲得三千萬美元的利益。」

「噢！」現在輪到呂奇瞪大眼睛了。

「呂奇！你聽到的只是片面之辭。」

「那麽，我聽聽妳的吧！」

「我要先聽聽你的立場。」

「我只作有意義的事而不作只爲圖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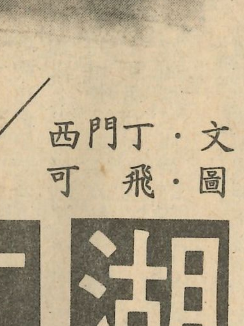
「我信任你，現在，讓我們先來一杯酒吧！」

（未完・三）

磨劍江湖

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丐帮弟子正忙着選新帮主，忽然以金面甲神爲首的五行盟一行人來到，威逼丐帮加入五行盟，雙方經過一番舌戰後，石九斗提出了雙方互鬥三場，若是丐帮連贏兩場，則五行盟就得退兵，而若丐帮輸了，就得加入五行盟，雙方同意，即由溫和春和邢老實各戰青木狂神和白水堂主，雙方各贏一場，此刻，丐帮若能再贏一場，即爲勝方，可惜丐帮無出色人選可去迎戰，正焦急時，石九斗自願爲丐帮出戰，但却被一小乞丐所否決，小乞丐自動請纓出戰金面甲神，一番激戰後小乞丐獲勝，衆人驚愕之際，小乞丐顯出他眞面目，原來竟是「祖帮主」。

墜身斷崖　因禍得福

丐帮弟子這道歡呼聲，更是驚天動地，也滿含了渴望，驚訝與歡欣！

青木狂神一呆，問道：「你便是祖十三？」

祖十三（小乞丐）哈哈一笑。「不錯，在下正是丐帮第七十二代帮主祖十三是也！」

丐帮弟子又是一陣大叫！青木狂神色厲內荏地道：「一個祖十三也挽回不了你們今日的敗局！」

祖十三道：「有一點道理，但你們也莫忘記，若是咱們拚起命來，你們也好不了多少！何況貴盟尚有此人，在老夫手中！」說着指一指地上的金面甲神！

青木狂神哈哈大笑。「爲了本盟的前途，本盟弟子任何人都肯爲大局犧牲！」

祖十三道：「說得好！不過他好像在生氣哩！」

台前的幾個丐帮弟子，果然發現金面甲神雙眼隱含怒火。

祖十三續道：「你的身份老夫還猜不出來，金面甲神是『九轉老祖』計周天！白水堂主是『塞外三魔』的老大夏風，黑土堂主姜獨臂已死，副堂主是諸葛錦暉，白水堂副堂主是『東海水怪』白沙、烈火堂主是『雷火邪神』南宮炎，你很可能便是『鐵劍蕩武林』高鼎，但看劍法却又不是，你的劍法不如他之霸道凌厲，但你劍中夾着刀招，却十分詭異，與他路子全然不同！」

青木狂神道：「你就算到閻王老子那裏去查，也查不出來！」

「還有，你們的盟主也是個謎！不過要查也不難！」

青木狂神道：「這一點我也希望閣下能查出來！」

祖十三一怔訝然問道：「爲什麽？」

「因爲連我們也不知道咱們的盟主是誰！」

祖十三大笑。「老夫不是三歲小孩！你們到底退不退兵？」

青木狂神道：「不退！」

祖十三臉色一變。「老夫早就知道你們言而無信！」

「閣下知道最好，省得在下多費口舌！」青木狂神道：「聽說閣下犯了帮規，偷了手下的老婆已無顏活在世上，今日怎地够胆露面？難道最近把臉皮練厚了？」

祖十三臉上閃過一絲殺機，隨即沉聲道：「誰說老夫無顏活下來？那件事根本是老夫故意導演的！」

青木狂神一怔，脫口道：「那件事是你導演的？」

祖十三哈哈笑道：「正是！因爲老夫發覺近年來，帮內有很多人都有異心，所以編了一個理由，使自己的威望降低，好讓那些陰謀者暴露出來，最後更導演了一齣與黑道高手同歸於盡的好戲，使他們更加毫無憚忌，而老夫則躲在暗處去慢慢調查！」

青木狂神冷笑一聲：「閣下城府當眞深不可測呀！難怪手下多想叛變！」

祖十三不答，面對衆人，問道：「兄弟們，老夫如今尚是不是第七十二代的帮主？」

台下弟子齊聲道：「祖帮主永遠都是咱們的好帮主，咱們願意爲帮主効死！」

祖十三微微一笑，問道：「溫兄弟，魏兄弟你們呢？」

溫和春等忙道：「帮主既然尚在人間，自然仍是本帮第七十二代帮主！」

祖十三傲然一笑。「如何？」

青木狂神眼光一變，道：「不管你是不是丐帮的帮主，既然已知道本帮這許多秘密，便容你不得，今日不是丐帮亡，便是我五行盟亡！」

祖十三臉色凝重，深知對方人多，加上又有毒火毒水爲助，勝算實在不大，當下冷冷地道：「既然如此，老夫便先結果計老魔了！」說着把打狗棒舉起。

話音未落，忽見半空爆出一團紅色的烟花，青木狂神眼光又是一變，急喝道：「且慢！」

祖十三把打狗棒停在半空，淡淡地道：「有屁快放！」

青木狂神道：「本盟今日便答應你之所求，但你得放下他！」

祖十三收了打狗棒，打了個哈哈，道：「除非你們先把人退後半里，否則這筆生意老叫化不做！」

青木狂神道：「咱們若退後，你却不放人，這筆生意咱們不是虧得太多麽？」

祖十三道：「閣下若要反悔的，半里路途眨眼即至，咱們也還來不及後退！」

青木狂神沉思了一陣，終於道：「好，你若不放人，各地丐帮分舵將永無寧日！孩兒們，退！」

五行盟的人立即緩緩後退，丐帮弟子都湧向台前，向祖十三行禮。

楚峻直至此時，一顆心才放鬆，也自樹後走了出來，可是這刹那他對祖十三又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在那裏見過他？」

但想來想去，祖十三那張臉龐十分陌生，的確未曾見過，却偏偏有此感覺，他慢慢走向土坪上，混在丐帮弟子當中。此刻丐帮弟子在必敗的形勢底下，突然冒出一個朝思夢想的帮主，人人均是心神興奮，也沒人發現他。

楚峻見郭蕙蘭與石中玉尚在土坪上，更加不敢表明身份，也不敢去跟歐陽虹打招呼，事實上歐陽虹乍見師父「死」而復生，大喜之下，已躍上木台了。

祖十三估計對方已在半里外，然後解開金面甲神的麻穴，喝道：「計老祖，今日老要飯的饒你一條命，希望你立即歸隱山林，否則下次再撞在老要飯手內，可沒這般好商量！」

金面甲神冷哼一聲，爬了起來，連武器也不拿，便溜掉了。

丐帮弟子齊聲歡呼，石九斗却道：「祖帮主，對方尚未去遠，咱們是否要立即轉移？」

祖十三臉無表情，道：「不必，此刻咱們去到那裏，他們都會知道！」

歐陽虹一怔，問道：「師父，難道他們是神仙？」

祖十三冷笑一聲。「他們是魔鬼不是神仙！只不過土坪上還有他們的奸細！」

此言一出，衆皆動容，石九斗問道：「奸細何在？」

祖十三發出一聲冷笑，道：「暫時還不清楚，但這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郭尚義大聲道：「坪上之人都是熱血漢子，怎會有奸細，帮主疑心太大了！」

祖十三道：「若無奸細，那團烟花是誰放的？」

羣豪一想，都大覺有理，因爲烟火是在土坪上空爆開的！證明施放之人，必在人叢內！

只聽祖十三續道：「此人不但是奸細，而且在五行盟內的地位也極高，否則怎能有權發號施令！」

羣豪你望我，我望你，這刹那間，都似乎陌生了許多。

溫和春道：「帮主，你認爲咱們如今該怎辦？」

祖十三嘿嘿一笑，道：「暫在此處留下！明天再下山！」

此時經巳日近黃昏，土坪上一片金黃色，天地似乎也在慶幸丐帮的反敗而勝。

祖十三忽然大聲道：「祖某以前一向以爲自己辦事十全十美，經過這年多來的靜息，才知大是不謬，很多事都處理不當！現在本座宣佈幾件大事！」

土坪上的人聲立即一靜，連在人羣中找尋師父踪跡的楚峻也停了下來，屏息而聽。

「第一件事，即日調邢兄弟到江北總舵，頂替姜獨臂的職位，江尚長老由金盛頂替。第二，金兄弟返回江南之後，立即組織人力，成立三個至五個分舵，將來本帮再無江南江北之分，大家同是一家人，合力拓展本帮帮務，維護武林正義！至於江南的分舵主名單等下由邢兄弟及金兄弟列一份交與本座！」

話音一落，土坪上又爆出一陣采聲，江南分舵弟子叫聲更响。

祖十三雙手虛按，待聲音稍靜才續道：「第三件，提選安陽分舵的洪鋒爲刑堂堂主的候選人，考驗一年，過關即正式担任該職，頂替杜老四！至於羅漢光之缺，則由溫兄弟提選！

「第四件，今後本帮弟子的武功，除了打狗棒法之外，希望能互敎所學，俾能提高本帮的戰鬥力！」

丐帮弟子又是一陣歡呼。楚峻忖道：「這提法子洪鋒的見解倒不謀而合。」

由於邢老實今日爲丐帮立下大功，他排名在魏容姬及譚雙輪之上也無人反對。

祖十三交代完畢，才拱手道：「多謝諸位好友應邀而來，而且還捨命相助，凡我弟子者都該向他們行一禮，並爲死難者安葬！」

衆丐帮弟子立即向羣豪行起禮來，郭尚義道：「爲正義兩脅插刀乃我輩之精神，祖帮主這樣反而見外了！」

祖十三哈哈大笑。「郭大俠名滿天下，果然不虛！老朽剛才跟石大俠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尚希原諒！」

石九斗微笑道：「在下越厨代庖，確是不該！」

祖十三笑道：「不然，石大俠的好意，本帮上下無不感激！」

楚峻抽空看了郭蕙蘭一眼，見她滿臉愁容，不由心痛不巳。忙再找尋師父的踪跡，可是找遍土坪就不見薛文鴻的影子。

不料武當派的人也在找他，因找不到，抱玉便大聲道：「祖帮主，那個奸細可能便是薛文鴻，剛才他還在坪上，現在不見了，大概與五行盟的人一齊撤退，他必是五行盟的人無疑！」

郭尚龍道：「不錯！他若不是心中有鬼，豈會在臉上幪上罩巾？」

楚峻心頭一跳，看祖十三如何處理。

「薛文鴻雖然出身邪派，但他爲人天生高傲，絕不會去做奸細！」

楚峻心頭剛一鬆，抱玉又道：「他若不是奸細，爲何鬼鬼祟祟？」

祖十三道：「他如何鬼鬼祟祟，咱們若無證據便不可隨便誣衊他人，道長可有證據？」

抱玉臉上一熱，又羞又怒，却又找不到話來反駁，楚峻暗暗稱快。「這祖帮主不但武功高強，而且精明過人，難怪能領導丐帮數十年，武林白道又都肯聽他的號令！」

天色漸黑，羣豪或席地而坐，或入茅屋。楚峻見郭蕙蘭與父兄走入一間茅屋，而石中玉則一副欲語還休的神態，不知爲何，他心頭竟覺一暢。

正在無聊之際，一個丐帮弟子忽然走了過來，叫道：「兄弟，跟我到這邊來守衛！」他見楚峻身穿丐帮弟子的服飾，只道是帮內的兄弟，也不虞有詐。

楚峻有種種原因不能表露身份，只得跟在他背後，走至樹林內。

那丐帮弟子在樹林邊緣站定，道：「你到裏面三丈處巡邏，有事便叫我。」

楚峻應了一聲，依言走至林內，仲夏甚熱，星月又盛，楚峻自葉隙中望向上，只見夜空嵌着無數的星星，不斷地閃爍着，他感懷心事，不由暗嘆一聲：「老天，我父母之仇何時才能報！還有蘭妹她…」

夜漸深，土坪上除了偶爾的一兩道笑聲外，寂靜如死，祖十三與丐帮首腦關在茅屋內，不知在商量什麽事。

過了一陣，樹林邊緣那弟子忽然道：「參見歐陽堂主！」

楚峻心頭一跳，忙匿在一棵樹後，果見歐陽虹走入樹林小解，楚峻心頭拿不定主意，該不該上前與他相見。

心念未決，忽又覺得黑暗中有人走了過來，他驀然囘首，來者赫然是祖十三！

只見他一對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生光，凌厲之中，帶了點邪惡之色，楚峻心頭一跳，忖道：「這眼神怎地如此熟悉，我在那裏見過？」

他低頭尋思，黑暗中，祖十三悄悄把右掌擧起，他却毫無所覺。

就在此刻，忽聽歐陽虹叫道：「師父，你也來麽？」

楚峻瞿然一醒，一抬頭，祖十三立即放下掌來，瞪了他一眼，輕咦一聲，歐陽虹在他身邊走過，道：「兄弟辛苦了！」

楚峻支吾以應，斜乜了祖十三一眼，見他背影更是熟悉，心頭一動，一個念頭立即浮上心頭：「他是東山爺爺？」

祖十三是東山爺爺，這件事實在太過匪夷所思，楚峻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歐陽虹問道：「什麽事？」

「沒什麽？」楚峻轉頭望向祖十三，只見祖十三也囘過頭來，眼光充滿殺機，他心中大叫：「不錯不錯！他便是東山爺爺！」

心念一決，他忽然拉住歐陽虹的衣袖，輕聲道：「他眞的是你師父麽？」

歐陽虹認不出他，含笑道：「本帮誰不知道？」

「眞的，你沒認錯？」

歐陽虹一怔，訝然道：「兄弟你怎樣啦？是不是身體有病？」在他的心目中楚峻一定是病亂了神志。

楚峻道：「我淸醒得很，他，他……

想到東山爺爺，又覺得非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淸楚的，一急之下更加說不出來。

歐陽虹不由上下看了他幾眼，問道：「兄弟，你是那個分舵的弟子。」

楚峻更急，就在此刻，祖十三走了出來，輕輕在歐陽虹肩上拍了一下，說道：「虹兒，囘去吧，爲師尚要考核一下你的武功。」

歐陽虹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轉身去了，這時候，祖十三又轉過頭來，兇狠地瞪了楚峻一眼，那兩道目光就像是兩柄鋒利無比的長劍，刺向楚峻的心房。

楚峻心頭如被巨木所撞，無力地靠在樹幹上，這道目光對他來說，實在太過熟悉了，他心中不斷地叫着：「他便是東山爺爺，錯不了！」

可是，一轉念，又一個問題馬上湧上他腦海：「祖十三號稱『獨臂擎天』，他爲何雙臂齊全？但假如他不是祖十三，怎地丐帮弟子沒一個思疑……啊，對啦，當日姜獨臂還不是雙臂齊全，莫非他也要了一隻義臂。」

想至此，楚峻立即把第一次見到東山爺爺的情況想起，一直到現在。「不錯，他左臂是鐵鑄的，所以那天我跟師父合力鬥他，他左手都一直縮在袖管內，他一直以右臂抱我，只有一次用左臂，却堅硬如鐵！

「他那次爲何要用左臂抱我，是了，那次他右手提着食物，不錯，若非如此，下午他與金面甲神決鬥時，爲何能够以左臂擋開銀鐧？這樣說來他一定是東山爺爺無疑了！」

心念至此，他呻吟了一聲，跌坐地上，繼續想到：「祖十三頂天立地，是白道的領袖，他怎會變成邪惡無比的東山爺爺，這件事說來，也沒人相信。」

「假如祖十三的確便是東山爺爺，他匿在諸葛莊內所爲何事？嘿嘿，他在台上說，詐死是爲了暗中觀察帮內弟子的所作所爲，只有我一個知道他一直匿在諸葛莊內！」

他又想到在蕪湖城客棧內聽見蘇仲說及有關祖十三勾引屬下的老婆的事來！

「下午他說這是他導演的好戲，用意在降低自己的威信，讓覬覦帮主寶座的人，暴露出來！這件事，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他本來尚有疑問，但一想到一路上東山爺爺的擧止言談，便覺得祖十三所說，大有可疑！東山爺爺親口對我說，他在山下強姦了一個獵戶的妻子，這還能假麽？

「啊，對啦！他往常曾對我說，做英雄很痛苦，行動一直受人注意，還有，東山顯然便會有東山復出之意，證明祖十三便是東山爺爺，東山爺爺也就是祖十三！

「更證明祖十三一定因勾引屬下老婆事發，知道自己再難以在帮內立足，也知道有人要藉此推倒他，所以他才佈下一個與同歸於盡的假局，悄然引退，却念念不忘東山復出，也因此，當洪鋒在議論丐帮諸長老及堂主的才能時，他才會聚精會神地聆聽，今日又提拔洪鋒爲堂主！」

楚峻於是確定祖十三便是害得自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後，身子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這樣說來，祖十三之英雄俠義，都是假裝出來的了！他爲何假裝了數十年？對，一定是爲了名利！」

想到此，他再度打了個寒噤，深覺人心之可怕，更覺祖十三城府之深，非人能及，他由此而想得更深更遠，覺得現實中的人與事，與書中所述絕不相同，不由發出了一道失望的嘆息。

「我只是個小人物，東山爺爺爲何要害我？」

這個問題，他左思右想，都找不到答案。由於他眞氣不能動用，有等於無，是以胡思亂想了一陣，便疲極而昏昏睡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才被人推醒，醒來時但覺滿目陽光，却是昨日派他職務的那個丐帮弟子。「快起來，跟我去！」

楚峻揉揉雙眼，爬了上來，問道：「去那裏？」

「屆時你便知道！」那丐帮弟子一直在樹林內走着，不久，便到了一處滿是嶙峋怪石的地方。

楚峻驚異地問道：「兄弟，此處是什麽地方？」

那丐帮弟子冷冷地道：「有人要找你，你從這裏走過去吧！」說時轉身退了出去。

楚峻向四周看了幾眼，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叫道：「是誰要找在下？」

樹林內沒人應他，楚峻心頭寒意更甚，暗中似乎有人在喚他：「快跑！快跑！」他立即轉身跑去，冷不防，岩石後長身站起一人來。

楚峻目光一及，驚呼道：「是你？」只見石上那人竟是祖十三。「不錯，正是祖某！」

楚峻知道自己跑不掉，索性道：「你不是祖十三，你是東山爺爺。」

祖十三嘿嘿冷笑。楚峻又道：「你是祖十三，也是東山爺爺！」

祖十三臉色一變，道：「小子，我本有心留你一命，既然你不知死活，便別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楚峻退了一步，道：「你一早巳可殺死我，何必留至現在！」

「老夫一向風風光光，出入前呼後擁，寂寞不得，拿你作個伴，消遣日子，本還不想殺你，最後一次易容，還故意不讓你看見，偏你太聰明！這世上太蠢的人，永遠沒有出人頭地之日子，却往往能享天年；聰明的人雖然前途無限，却也是最危險的！」

楚峻又退了一步，暗中打量退路，嘴上却問：「你爲何要匿在諸葛莊？」

「嘿嘿，諸葛莊內美女如雲，比去妓院還過癮，我爲何不去！」

「你身爲丐帮帮主，這種話也敢說出口！」

「你只不過是個死人罷了，說與你聽又有何妨？」祖十三道：「老夫也想不到這般快便可東山復出，料不到那些窮要飯的，竟然還惦記着老夫，渴望老夫未死，能再出來領導他們，嘿嘿，既然天助我，老夫自然得把握機會！」

「若論心機之深沉，數你第一！」

祖十三哈哈笑道：「乖孫子，你小小的年紀，有多大的見識？這一點，老夫倒自知不可能是天下第一，我只知道勢力及

威望要慢慢培養，否則鋒芒太露，只有招人妒忌，甚至因此而死！」

楚峻仍毫無目的地問：「那麽誰的心機是天下最深沉的？」

祖十三自石上躍下冷笑一聲。「這個老夫還不知道！不過已有好幾個敵手！」

楚峻見他走前，忙再問道：「是那幾個？」

祖十三道：「第一個是石九斗，第二個是諸葛錦暉，第三個是楚靑雲，第四個是姜獨臂……」

楚峻見他提及自己的父親，忍不住道：「胡說！」

祖十三嘿嘿笑道：「老夫何必對一個將死之人胡說？幸而第三個跟第四個已死，除此之外，所謂山上有山，天外有天，老夫也不敢說沒有第五個！」

「你不怕你的眞臉目會被人揭穿？」

「怕，而且非常之怕！老夫東山復出，以後再不能失敗！」祖十三眉頭一軒，道：「正是如此，今日老夫更不能放過你！而且你師父也已沒有利用價値……」

楚峻見他目露兇光，忙道：「我師父對你有何利用價値？」

「我本來賞識薛文鴻的武功以及他在武林中難以立足的條件，希望收爲己用，與他另起爐灶，逐鹿武林，如今老夫已重登丐帮帮主寶座，還要他何用？而且老夫要斬草除根，以防後患！」

「你好毒！」

祖十三笑道：「老夫若非心狠手辣，早已不知死了多少次了！告訴你，你下世輪生做人時，一定要記住一點：書中的大道理不必多探討，除了開國皇帝的傳記之外；大人物的話！不能當作金科玉律，除非他將死，或你將死！你要想做帮主，便要看看別人做帮主做掌門人的手段！不能說的話，不可說；不能看的事，不可看；不能知的事，不可知！如此，即使你做不了帮主，也不會英年早逝。」

楚峻道：「我不相信，天下人都如你一般！」

「出人頭地，高高在上的人沒幾個是乾淨的！這是老夫對你的最後一句話！」

楚峻知道死期將至，忙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明知邢老實最有機會繼承你，爲何你還提升他，而洪鋒最聰明，你又肯用他？」

祖十三嘿嘿笑道：「眞是孺子不可教，蠢得無可救藥！邢老實最大的本錢是他的武功與一批死心塌地擁護他的江南弟子，論武功，有老夫在已輪不到他！我提他到總航當第二長老，表面上是提拔他，其實就是要削掉他的本錢！我在江南多設分舵，便是要他們一分爲三、分爲五，再不能像現在這樣，緊密得如同一條鐵鍊！」

楚峻恍然大悟，這些事他從來想也未想過，甚至連想也不懂想，只知子曰詩云，只道人人均欲做君子，却不知在世人的眼中，君子只不過是個傻子的雅號而已！

祖十三得意地道：「洪鋒看人透澈，聰明能幹，他所看到的情況已非一日，却不敢妄動，證明此人不是蠢材，只敢發發牢騷而已，加上他的條件不足，對老夫毫無威脅，老夫提升他，便可收他爲己用，何樂而不爲？」

楚峻忘記了自身的危險，他絕料不到，讀了十多年書，對於這人世間，竟然仍毫無認識，更料不到在一個大奸大惡的一席話之下，才恍然大悟！

人世間眞的如此充滿罪惡與機詐的麽？他還不敢肯定！但已可以肯定的是，以前自己的看法，確有偏差，只道俠義之士，便一定是好的，包括他的一切，却想不到這些人也如世俗之人一般，受到權、名、利、慾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時日之下，或多或少都被這四大惡靡撒下了罪惡的種子！

楚峻心念未了，忽覺風聲颯然，不看也知道祖十三要殺他滅口，忙不迭向後一退。

祖十三獰笑一聲：「乖孩子，你還能跑得掉麽？」身子如大麻鷹般撲起，雙臂一合，捲起一股凌厲的罡風！

楚峻下意識地運功抵抗，可是眞氣一出丹田，到任脈處，便是一陣疼痛，五內一下子抽緊，四肢力量全失，呆立當場。

祖十三標前一步，飛起一脚，踢在他小腹上，楚峻身子如毬兒般，飛起三丈多高，然後降下！

祖十三雙脚一點，掠前探望，却已不見楚峻的踪影！

原來此處已至崖邊，下面山瘴晨霧一片白茫茫，深不可見底，楚峻自此跌下，自無生理，祖十三不禁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省得爺爺掩埋屍體！」

話音剛落，忽聽一陣脚步聲傳來，他立即喝問道：「誰？」

遠處傳來歐陽虹的叫聲：「師父，是我！」

祖十三迎了上去，淡淡地道：「什麽事？」

「石叔叔與郭叔叔要向師父您辭別！」歐陽虹向四周看了一眼，道：「咦，剛才弟子聽見這裏有衣袂飄動聲！」

祖十三臉色微微一沉，道：「剛才爲師發現本帮一個弟子鬼鬼祟祟，心中奇怪，正想問他昨日那團烟花是否他施放的，豈知他一見爲師便逃走，被爲師趕上，與他接戰了幾招，哈哈，眞是皇天有眼，他竟然失足自斷崖上跌下去了，倒省得爲師多花氣力！」

歐陽虹奇怪地道：「那人是什麽模樣的？」

「咦，爲師記起啦，便是昨夜在林子內那一個！」

歐陽虹想起楚峻的言行，也道：「那人的確奇怪，怎會問弟子那些話……」

祖十三忙道：「別理他了，咱們快出去吧，莫讓石大俠久候了！虹兒，你如今年紀漸長，也得多學些本事，好爲師父分担責任！」

歐陽虹忙恭敬地道：「是，弟子知道！只是弟子素來愚蠢，只怕辦不了什麽大事！」

祖十三哈哈笑罵道：「眞是胡說，你若是愚蠢的話豈不是罵師父有眼無珠！」

歐陽虹笑道：「弟子那敢罵師父！」

兩人逐漸遠去，大樹上忽然飛下一道灰影，這人自腰上抽出一綑又細又長的草綠色的繩來，繩子的前端繫着一隻鐵爪。

他轉頭向四處望了一下，把鐵爪抓在

石縫內，身子便沉落斷崖，一忽，那繩子忽然一抖，鐵爪飛出石縫，跌落深淵……

× × ×

楚峻被祖十三踢了一脚，只覺腦內「嗡」的一响，雙眼一黑，便昏死過去。

直至他醒來時，覺得全身濕濡濡的，五內刺痛，身上壓力奇大，雙耳似已失去聽覺！

他定一定神，才發覺自己在水中，雙臂一劃，身子却不能上升，再一忽，才知道自己坐在一塊滑溜溜的大石上，水是由上衝下，經過自己的身子及大石，向下瀉落。

他奇怪自己爲何會「坐」在此處，探頭出水，看了周圍環境一下，才肯定自己的方位。

原來他正處在瀑布之中，瀑布下面是處水潭，那水潭便是五月初二日，自己曾在那兒洗過澡的。

他向上看不到頂，向下望，怕有數十丈深，不由暗嘆一聲苦也，忖道：「我不被祖十三打死，跌在這裏上不得，下不得，也只能等死而已。」

心念一落，才覺得五內仍然疼痛不已，更令人吃不消的，便是上面那股瀑布的衝擊！

「罷了罷了，反正是死，何不如往下一跳，省得了受痛苦！」

此念剛起，另一念又生：「我身負血海深仇，怎能輕生？」

他求生之慾一起，身上的壓力更大，直似要把五臟六腑壓碎般！

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況下，楚峻只得冒着疼痛之危，盤膝打坐起來。在水力的衝擊下，他每一個動作，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內力剛自丹田流出，任脈又是一陣疼痛，體內發脹，似若爆炸。

但奇怪的是，這一次難受的程度却不如以前任何一次，他咬牙繼續運功，眞氣至任脈處便被擋囘，每一次都引起一陣疼痛，也把丹田弄得灼熱無比，幸而這陣疼痛還能忍受！

也不知經過多少次的衝擊，內力終於把任脈的閉塞打通，眞氣沿脈而上！

楚峻大喜，催氣運行了一個周天，才把內力撤掉！

可是內力一撤，身子水力的衝擊力更覺難受，迫不得已，只得再度運氣與身上的壓力相抗，不消一刻，便已進入忘我的境界。

× × ×

自懸崖上爬下來的灰衣人，換了兩次繩，便已至瀑布上，瀑布的源頭是幾道山澗滙合處，周圍都長着及膝的野草，一望無際，要想在這裏攀下去，十分困難，一無岩石，二無大樹。

灰衣人看了那些野草幾眼，喃喃地道：「這裏的草有壓斷的痕跡，看來楚峻必定是在這裏躍下去無疑，無論如何，我都得下去看看！」

他把鐵爪插入泥土中，再用脚踏了幾下，然後冒險攀落，繩子盡的時候，瀑布仍未至盡頭，他向下看了一眼，魂飛魄散，水潭內岩石隱見，人若自上面跌下去，那裏尚有性命！

他張口大叫：「楚峻楚峻！」

楚峻就在他三丈之下的瀑布中，可惜他看不到，而楚峻在水聲轟轟中，也聽不到他的叫聲。

灰衣人叫了一陣，只得爬了上去，再找路下山。

且說楚峻再度醒來時，只覺體力眞氣盈腔，似萬馬奔騰，恨不得找人打一架，可惜那石頭又小又滑，他端坐尚怕會被瀑布衝下去，那敢妄動。

他探頭出瀑布，只覺天上已佈滿紅霞，時近黃昏，不由暗吃一驚：「怎地我這一坐竟然坐了大半天！」

正在驚訝之間，耳內忽覺下面似有一陣若隱若現的哭聲，心中大奇，低頭一望，但見水潭岩石上坐着一個灰衣人，那灰衣人邊哭邊叫楚峻的名字。

楚峻忖道：「這人似乎是在叫我，他是誰？反正我此刻已無所謂危險，不如應他一聲！」當下叫道：「下面是誰？」

叫了一陣，灰衣人似乎聽見，抬起頭來，歎呼一聲。

楚峻叫道：「你是誰？」

灰衣人破涕爲笑。「我是你師父！」

他用衣袖沾水，在臉上一陣揩抹，現出本來的臉目來，正是「百變靈猴」侯百道！

楚峻叫道：「師父快救我！」

侯百通笑嘻嘻地道：「小子你眞大命，我還以爲你死了呢！你且坐一陣，我得找些樹皮搓成繩子，才能救你，哎呀，天已黑了，還是明早吧，明早我自上面下去救你！」

楚峻聽不清楚，叫道：「師父你說什麽，徒兒聽不清楚！」

侯百通叫道：「師父明早來救你！」

楚峻本想問他丐帮弟子下了山沒有，又因體內眞氣不斷向四處衝突，只得縮了進去，讓瀑布衝擊着，這才稍感舒服。

入夜之後，瀑布水力陡增，楚峻又覺五內緊壓難受，只得再度盤膝練功。

由於身臨絕境，憑自己之力，根本無法可想，因此靈台格外明淨，不久又進入忘我境界。

這一次入定，時間更長，待他第三次醒來時，天已亮了，他首先探頭出瀑布，却看不到侯百通，心頭一陣黯然，重新縮了進去，任由瀑布衝打着。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才猛地發覺一件事：「這次我不練功，爲何沒有難受之感？」再過一陣，果然一切如常，只稍覺氣悶而已，心頭猜疑不已。

良久，聽見一個叫聲，他探頭出去，只覺侯百通已自上面走了下來，叫道：「乖徒兒，摟住師父的腰！」

楚峻大喜，在瀑布中一站而起，上身微側，猿臂一伸，已摟住侯百通的腰。

侯百通嘿地叫了一聲，手脚齊動，慢慢攀登上去，爬了丈餘，那繩勾住一塊石頭，斜飛而上，脫離瀑布範圍，楚峻見侯百通甚是吃力，便道：「師父您自己上吧！」雙手一鬆，滑了下去。

滑了七尺，楚峻雙掌一緊，抓住繩子，侯百通低頭一看，喜道：「乖徒兒，你抓緊了，師父先上去！」他少了水力以及楚峻的重量，手足齊施，很快便升了上去，疾如猿猴，楚峻亦步亦趨，始終只落後他幾尺！

繩長十丈，用樹皮搭成的，尾端繫在一棵大樹上，此處離山頂已不遠，四十丈不停地攀登，繞得侯百通也有點氣喘，而楚峻却似沒事一般，他見師父雙眼通紅，知道他一夜沒睡，感激地道：「師父您累啦，歇一歇吧！」

侯百通雙眼一睜，道：「誰說我累了？來，咱們比一比，看誰先登上山頂！」說着長身掠了上去。

楚峻一笑，存心讓他，待他登了幾丈，自己才輕輕向上一躍，不料，這輕輕的一躍，竟然高逾二丈半，他不由一怔，忖道：「怎地我突然之間能躍得這般高！」

侯百通回首望及，也咦了一聲：「乖徒兒，你武功精進啦，看來師父已不是你的對手了！」

楚峻慢慢走上去，山壁雖然陡直，但他却如履平地。「徒兒也是十分奇怪！」

「莫非你有什麽奇遇？」

「沒有呀！」楚峻怔怔地道：「昨日徒兒身上的內力還不能使用！」

說着已至山頂，侯百通道：「丐帮那些窮要飯的已經下山，咱們坐下談一談吧！乖徒兒，你快把別後的經過說一遍！」

楚峻吸了一口氣，便由頭到尾說了一遍，侯百通聽得目呆口瞪，喃喃地道：「若不是我親眼看見祖十三把你踢下山，任你怎樣說，我也不相信！」

「師父，徒兒易了容，你怎看出來的？而且你又怎會跑來這裏湊熱鬧？」

侯百通得意洋洋地道：「嘿嘿，你忘了你師父是易容的大行家麽？你那三兩道手脚，怎瞞得過為師這對利眼！」

楚峻道：「是祖十三替我易的容！」

侯百通冷笑一聲，道：「他易的便又如何？為師武功跟心智雖大大不如他，但若說到易容術，他拍馬也追不上我！」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乖徒兒，為師最喜熱鬧，聽見這裏有熱鬧可瞧，還能不來麽？後來我發現你易了容，所以悄悄躲去一邊監視你，昨早却由你與祖十三談話的聲音認出了你來！唉，為師怕死得很，不敢立即下樹救你，但我也料不到你連閃一閃也不能，只道可以相機策應，待到看出你有點不對，已經來不及了！」

楚峻道：「師父冒死救我，徒兒已經十分感激了！」他怕侯百通心頭難過，忙岔開話題道：「師父，丐帮有發帖子給你麽？」

侯百通哈哈一笑。「你師父既無這麽大的面子，而且遊踪不定，他們到那裏找我？」

「師父是偷偷上來的？」

「那些小要飯們說師父沒有帖子不能上來！嘿嘿，眞是笑話！難道師父不會自個上來麽？」

楚峻知他機智百出，而且一身雜學，要想偷偷上山，實在易如反掌。

侯百通又道：「乖徒兒，你把跌落瀑布中的情況再說一遍。」楚峻又仔細述了一次。

侯百通沉思了一陣，用力在大腿上拍了一掌，叫道：「徒兒，你眞是福緣奇大，不但在無意中解了祖十三施在你任脈上的禁則，而且還一定打通了任脈督脈，或是『天地橋』！」

楚峻也知道要晉身一流高手，打通那些經脈是必須之路，聽後不由不信地道：「師父，不會這般容易吧！」

侯百通道：「你師父練了數十年都不能達到，若說你經過一日一夜便能抵得別人數十年的苦練，師父也不相信，不過，你現在試試可不可以把腿上之力，提至臂上！」

楚峻輕吸一口氣，默默運勁，一忽，喜道：「腿上的力可以提至臂上。」

「這樣說來，你已打通了『天地橋』了，力氣陡增一倍，內功也進了一層，你再運氣試試，看眞氣是否可由任督兩脈同時並進！」

楚峻試行了一個周天，道：「正是如此！」

侯百通大喜，道：「乖徒兒，這次祖十三枉作小人了！」

「但徒兒怎會在一日一夜之間便把這三道關口一齊打通？」

侯百通道：「為師試替你解釋一下，你跌下時，由於斷崖靠頂這一段，比較傾斜，所以你跌下三幾丈便已身體觸地，然後一直向下滾落，由於下面那一段長滿了高草，所以你受的只是皮外傷，而千萬個幸運，又剛好滾在瀑布中，恰好被衝落在那塊石頭上！」

楚峻截口道：「不過饒得如此，徒兒的臀部至今仍隱隱生痛！」

侯百通笑罵道：「不被跌死已是萬幸，何況有此奇遇，你尚有何求？由於瀑布水力強，迫得你要忍痛運功抵抗，本來任脈被截，一運氣眞氣便膨脹，疼痛難忍，這次因為有水力的衝擊，使你體內的壓力減輕，所以你才能够忍受！

「並且在內外的衝擊下，衝破任脈的禁制！由於外面瀑布的壓力，使你內力自然而然產生抵抗的作用，不斷循環，生生不息，永不停休，先是打開『天地橋』，再而打通任督兩脈！」

楚峻想了一下：「料必是如此。」

侯百通道：「你趁這時候，多多練幾日內功，藉以鞏固根基，為師則再教你的易容術，下次便不這麽容易讓人看出破綻了！」

楚峻想起五行盟的實力，且又不容於祖十三，便毅然點點頭，道：「徒兒全身皮肉筋骨皆痛，便與師父在此住一個月吧，順道求你敎一點幻變之術！」

侯百通大喜，道：「水力如此強，皮肉受痛那是自然，只怕再過一兩日，就算你內力如何充沛，骨頭也抵受不住！」

楚峻道：「丐帮尚留下那些茅屋，倒可讓咱們遮遮風雨！」

侯百通鼻子忽然盡力一索，輕聲道：「徒兒你餓了沒有！」

但不提猶自可，一提之後，楚峻肚子立即咕咕咕地响了起來。

侯百通道：「有『肥肉』送上來啦！」自懷內取出一包藥粉來。「快把藥粉撒出去。」

楚峻知道這是他的拿手好戲，便依言把藥粉撒出去。不久，草叢中便游出一條扁担長短的蛇兒來了。侯百通道：「快準備刀子。」

× × ×

山上生活寧靜又單調，一個月瞬眼間便過去了。

楚峻扮成一個放牛童與侯百通走下摩天嶺。

「徒兒，你準備去那裏。」

楚峻道：「料諸葛錦暉已不在諸葛莊內，徒兒也不知該去那裏，不過徒兒為了訪求敵踪，不會再到荒野內去了。」

侯百通道：「為師有個好友在許昌城，咱們一道去吧，屆時你若另有目的地，再行分手。」

楚峻自無異議，當下兩人便洒開大步而行，到了小鎭，便買了輛馬車代步，侯百通又指點楚峻把樣貌易成一個車夫，以免引人注意，而他則樂得安坐車內。

一路無話，不一日便已到了許昌城，許昌是座古城，名氣雖大，人口並不多，而且房子大都很殘舊。

入了城之後，已是黃昏，侯百通問道：「乖徒兒，你今夜跟不跟着為師？」

「你那朋友是誰？」

「他不是武林中人，却也喜幻變之術，在本城也是個小富翁，幸而並沒有銅臭味。」

楚峻略一沉吟，心想主意未定，不如到那裏住一夜再說吧，便答應了侯百通。

侯百通叫他上街買一罈酒，買一隻鷄，道：「咱們總不能不意思一下，嘿嘿，說不定師父要在他那裏吃住幾天哩！」

侯百通的朋友喚司徒富貴，名字俗氣得很，但人並不那麽庸俗。

當馬車停在大門外，侯百通便道：「徒兒，這裏的人都認得為師，咱們就進去吧！」

一入門，門公果然便已認出了他，侯百通吩咐他照顧馬車便與楚峻登上大廳。

廳上掛了兩幅仇英的中堂畫，椅几明淨，令人望之便生出舒適之感。

兩人坐了好一陣，才見司徒富貴走了出來，侯百通道：「老兄，你在忙什麽？到現在才出來。」

司徒富貴道：「你來得正好，我家內無端端多了一個傷人，你快快替我去看看她！」

「傷者是誰？」

「小弟也不認識她，是個妙齡少女，昨夜讓人抛在莊園內的，」司徒富貴道：「快去快去，別再廢話，咦，這個車夫是誰？」

侯百通怒道：「是我的寶貝徒弟，什麽車夫。」

楚峻忙行禮道：「小侄拜見叔叔！」

「免禮！」司徒富貴連忙把他扶住，問頭：「老猴兒，你幾時做人師父的？」

侯百通得意洋洋地道：「[illegible]侯一向野慣了，平生從不收徒弟，但一見到他便忍不住要把一身絕技相授了！」

司徒富貴禮貌式地點點頭，道：「如此請一齊進去，那女子傷勢甚重，時醒時暈，附近的大夫，都醫不了她的傷。」

穿過一道暗廊，司徒富貴在最後的一間廂房門口站定，表示傷者在裏面，然後輕輕推開房門，引他倆進去。

房內光綫頗暗，司徒富貴把桌子上的油燈點亮，楚峻轉頭望去，不由「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司徒富貴怒瞪了他一眼，侯百通却問道：「乖徒兒，你認識她麽？」

楚峻道：「是的？以前她還救了徒兒一命！」

「她武功很好？」

「不是，那次是師父救我的，把徒兒送到她家裏，幸得她小心照顧，徒兒才得迅速復原！」

侯百通道：「你且莫說，讓為師猜猜……她料必是林仙姑了！」

楚峻道：「正是，不知她為何會被人打傷！」

侯百通抓起林仙姑的手腕把起脈來，道：「她內腑受傷頗重，料是被人以內力震傷的！乖徒兒，你先用內力助她穩住傷勢，待為師開方，叫人煎藥與她服食，大約十天八天便能下床了！」

楚峻盤膝坐在床緣，剛抓起林仙姑的手掌，忽聽她叫道：「石公子，你好毒辣！我要殺死你！」

楚峻心頭一跳，忖道：「石公子？是不是石二哥？咦，她分明跟石二哥感情甚佳，怎會罵他？」他胡思了一陣，才定下神來，把內力渡入林仙姑體內。

林仙姑得他內力之助，呼吸漸重，再不發出夢囈，不消一刻，便沉沉睡去。楚峻這才鬆了手，自己盤膝調息了一陣。

侯百通早已開好藥方，自有司徒富貴派僕人去買藥。

侯百通見楚峻醒來，忙道：「老兄，我這徒弟，你別看他年紀輕輕，武功比我還厲害！」

司徒富貴對楚峻不由另眼相看，隨即請他倆到內廳晚飯。

飯後，楚峻到林仙姑房內看了一趟，林仙姑服了藥，又再睡去，他輕輕替她蓋上被子，退了出去，心中滿是疑雲。

次日早上，林仙姑又再服了一次藥，精神大有進步，頭腦也清醒了，楚峻問道：「林姑娘，你是怎樣受傷的？」

林仙姑一怔，反問：「你是誰？怎地知道我姓林？」

楚峻說道：「實不相瞞，小生正是齊高！」

「你眞的是齊公子？」

楚峻道：「我騙你作甚！我只不過在臉上擦了一種藥膏而已！」

林仙姑忽然哭了起來，叫道：「都是你不好，害了我！」

侯百通奇道：「你這丫頭眞的不知好歹，我徒弟好心救你，你反罵他害你！」

楚峻苦笑一聲，道：「林姑娘，請你把話說清楚！」

林仙姑用袖子揩去臉上的淚痕，道：「是章夫子通知你來的麽？」

楚峻一愣，道：「你見過我師父？」

「是他把我救走的！」

楚峻急道：「我師父如今在那裏？」

「我不知道？石公子好沒良心！」

楚峻急欲知道眞相，忙問：「你慢慢由頭說來！」

林仙姑咬一咬牙，道：「我本來是要去找你的！後來在南陽碰到石……石中玉這小賊，他說他是你結義哥哥，嗯，這是眞的麽？」

當日林仙姑與石中玉在南陽酒樓的情

況，楚峻會冷眼旁觀，當下點頭道：「不錯，他是小生的結義二哥！」

「他說他帶我去找你……但後來到了摩天嶺，他又不讓我上山，叫我到許昌去榮華客棧等他，我……我便來了……」

當時石中玉與林仙姑在摩天嶺樹林內的親熱情況，楚峻剛好被東山爺爺藏在樹上，雖然看不到，却親耳聽了個七七八八！他心中暗嘆一聲：「你本是農家女子，應該踏踏實實，找個老實人作終生伴侶，奈何你不甘心蟄伏，又好高騖遠，不自量力，才會生出這許多事來。」

當下問道：「後來石二哥有來麽？」

林仙姑又哭了。「他來了，跟我……幾天……他騙了我！」

楚峻早已猜到了幾分，但林仙姑親口說了出來，自然吃了一驚，忖道：「石二哥怎會……莫非祖十三所說不虛？蘭妹她嫁與他，豈不……」一想起郭蕙蘭，他腸子硬似又縛結在一起，渾身不舒服。

侯百通接口問道：「姓石的騙了你，難道還要殺人滅口？」

「他不敢殺我，但他派人來殺我……」

楚峻忙道：「你仔細說一說！」

「三日之後，石中玉忽然說他爹來了，他得去見他一見，說明早才來找我！可是到了晚上便有一個黑衣人撞入我房內，手中拿着一柄劍！

「我問他要幹什麽？他說石公子已討厭我了，叫他來送我上路！我不相信，便大聲叫石公子！那人獰笑了一聲，便一掌望我拍來，我急忙在床上一滾……好厲害呀，床板登時斷了！」

說到這裏，她又因驚恐而飲泣起來：「他第二掌拍下時，窗外忽然有人喝道：『諸葛錦暉，休得行兇！』那人似乎頓了一頓，但仍在我身上拍了一掌！

「就在此刻，窗子碎裂，飛進一個人來，揮劍跟那人鬥了一陣，那打我的黑衣人，對他似乎有點顧忌，鬥了一陣，便由窗子穿射出去了！救我那個問我是不是林仙姑，當時我已痛得死去活來，說不得話，只得點點頭。

「他道：『你不必怕，我是章夫子！』說罷便把我抱起，也穿出窗子，躍上屋頂，過了一陣，那個黑衣人越去越遠，章夫子忽道：『林姑娘，我現在沒暇照顧你，那人是我的仇人，待我殺了他之後，再來救治妳。』說罷他便把我放在一家莊院的花園內，他又追去了……」

衆人聽了已知了個大概，林仙姑又問：「章夫子有來沒有？」

司徒富貴道：「除了他們兩個，昨日及今日都沒人來過！」

林仙姑瞪了楚峻一眼，道：「都是你不好，才害了我，我要你賠！」

楚峻頭又痛了，急忙退後一步，道：「這個如何賠得？」

侯百通怒道：「丫頭，你要我徒兒娶你麽？啊哈，你也不照照鏡子，哼哼，死鵝也想吃美蛤蟆！」

司徒富貴笑道：「老猴子，你不懂拋書包，便給我省了吧，別笑死人！」

侯百通冷笑一聲，道：「她那裏懂得笑！」

楚峻道：「你曾助我療傷，我昨日也助你療了傷，一報還一報，我已不欠姑娘之情，你別再纏七夾八的！」

「你給我把石中玉找來！」

楚峻道：「若眞有其事的話，見到他時，我自會責問他，並要他負責任！」不知如何，他陡地覺得心頭一鬆。

林仙姑又哭了，侯百通厭惡地道：「別哭啦，再哭傷了神，便要半身不遂了，到時連豬也不要你！」

林仙姑一驚，登時止住了哭聲，楚峻又用內力，替她療了一陣傷，然後退出房來。

侯百通道：「這丫頭不自量力，你莫要她，何況她已是舊東西！」

楚峻道：「徒兒自有道理！嗯，我師父對她說會來救治她，怎地至今尚未來？莫非追失了諸葛錦暉？」

侯百通道：「不對，他若追失了人，也該回來！」

楚峻吃了一驚，道：「這樣說來，莫非師父反而讓……」

侯百通嘿地一笑，道：「姓石的是石九斗的兒子，他怎會與五行門的人在一起？九成諸葛錦暉早已知道姓薛的去找他，所以他故意佈下一個騙局，引姓薛的到一個什麽地方，把他殺了！」

「不對！我師父武功比他高！」

「嘿嘿，那地方有諸葛錦暉的同黨或埋伏，你師父……」

楚峻大驚，道：「徒兒現在立即去找他！」說罷衝出大廳，躍上屋頂，如飛奔去。

（未完・二十）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馮嘉・文　可飛・圖

金幣尋到　喪身水底（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把李常捉住，從李常口中問出許多口供，知道廖阿毛死前曾設法要找錢大千，錢大千是個古董商人，或許錢大千對於找尋金幣是會有所幫助的，司馬洛也因此認爲必須找到錢大千，另外尋找龐得利博士，司馬洛把尋找錢大千，龐得利博士的工作交給黎森去做……司馬洛終於在一間次等旅館找到龐得利博士，也知道龐得利因爲廖阿毛的死去而感到沮喪，所以他沒和司馬洛聯絡，而匿藏在旅館中……錢大千給施露華捉去了，司馬洛遲了一步，他只有把錢大千留在旅館中的東西買回來，其中有些是古董，但均是贋品。

龐得利博士又脹紅臉來瞪着她：「我這個人就是老實——」

「哈哈，」阿珠說：「你是一個老實的人！」

「這個——你是不明白的了，」龐得利博士說：「在學術的方面，愈懂得多的人，愈不願意拿自己的學識去發財。這是——這是一種尊嚴，我雖然是正在找尋那些金幣，但是亦不全是爲了發橫財的，我這也是一種——一種研究精神。」

「我明白了，」阿珠說：「而且我也很佩服你，」但是她還是講得充滿諷刺性的，顯得一點誠意都沒有。

「唉！」龐得利博士揮揮手，「我不跟你講了，你不懂的，而我還得研究這些東西——」

他又繼續翻動和檢驗着錢大千的那些「遺物」。

後來他終於下結論似地說：「怎麽？他就是祇留下了這些貨，其他的東西全部都沒有嗎？例如一些私人的文件，一封信之類？」

「有，」司馬洛說：「不過沒有帶回來，都交給黎森去調查了。」

「這個人——」龐得利博士又說：「他是沒有家庭的嗎？」

「假如你說是女人的話，」司馬洛說：「他似乎是與你也有同好的。」

「噢，」龐得利博士不由得臉紅起來，也不由自主地向阿珠瞥了一眼，雖然他這嗜好已不是秘密，阿珠亦早知道的。

「不過他的習慣却比你要好一些——」司馬洛又說。

「我們可以不談這個嗎？」龐得利博士連忙又插咀。

「不談就不談好了，」司馬洛說着聳聳肩，繼續吃他的。然而阿珠却不肯罷休，阿珠顯然認爲這正是一個把龐得利羞辱一下的好機會，她說：「這種事情，怎樣才叫習慣好些還是壞些，講出來聽聽，讓我來開一開眼界也好。」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嘛……」既然龐得利正在不悅地瞪着他，他便講得對龐得利面子好過一些，他說：「也許他是傻一些，他不是每一次都是換新鮮的，而是固定着一個。」

「這樣有什麼——」龐得利博士說着，忽然不說下去，也自悔失言起來了，因爲他要講的就是，同一個有什麼趣味，既然反正是要付錢的了，難道還要跟這些女人講感情嗎？不過，這本來又是他所避免和不願意提起來的題目。

李佩茹說：「假如他是固定有一個女人，那麼，我們是應該把這個女人找出來的。」

「對呀！」阿珠說：「既然他是要固定一個，那大家總算相熟一些，說不定這個女人會聽到他提過一些對我們有價值的事情的。」

「假如她記得的話，」龐得利博士又不屑地說：「因爲以他的經驗來說，這種女人多數祇是跟你講客套話吧了，一轉頭

就巳經忘記了，有許多次他自稱姓陳，幾秒鐘之後那個女人就稱他爲李先生或黃先生了。」

「我們當然也是正在找這個女人了。」司馬洛說。

「又是託那個阿旺嗎？」李佩茹問。

「是的，」司馬洛說：「在這個方面我們與阿旺似乎是相當合得來的，而這種事情還有誰能夠比他做得更妥當呢？」

「很好，」李佩茹說：「我們總算是有點發展了，不過假如找得到施露華，那就更好。」

「施露華果然是到了這個地方來了，」司馬洛說着站起來用手巾抹着咀巴，巳經吃完了，「昨天有人看見他出現過。」

「出現在什麼地方？」李佩茹問。

「這裏，」司馬洛走到廳中牆壁上掛着的一張這一區的大地圖的前面，伸出一隻手指指點着，「大約就在這個地方，」由於地圖是縮成了那麼小，他一隻手指尖觸上去，範圍亦巳經算是相當廣的了。

「那裏是一片荒地，」龐得利對這裏的地形是研究得最詳細的，「什麼都沒有的。」

「我們忘記了施露華是做地產生意的，」司馬洛說：「原來他此行亦是順便來做地產生意，這裏就是其一塊他早巳經買下來了的地皮，他去參觀他的地皮。」

「這些地皮——」龐得利說：「根本沒有什麼用處呀。」

「經過施露華的手就有了，」李佩茹說：「又是那老一套嗎？把不值錢的地皮買下來，然後『剛好』官方的發展計劃是在他的地皮上的。」

「唔，巧取豪奪！」龐得利說。

「事實上這裏巳經打算建好一些屋子的地區，」司馬洛說，「建築工作却進行得慢吞吞的。那是因爲施露華根本就是不打算建甚麼屋子，而衹做做樣子。屋子建起來了的話，亦永遠不會有人買的。」

「那這一次施露華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嗎？」龐得利問道。

「又不是的！」司馬洛說，「施露華巳經把這些地用廉價買了下來，跟着，政府就有一個新的發展計劃。這一次所發展的乃是這裏的儲水塘。你看，本來的儲水塘是在這裏的，這裏一條人工築的水壩把一座山谷攔住，就使山谷中水滿，成爲一座人工湖，也即是存儲食水的水塘。這裏是水壩的閘口，假如水塘中水有剩餘，就會從這閘口流出來，而成爲一條小河，流過施露華這片地皮的中間。施露華這片地皮，實在也是一座較底的山谷，山谷的這一頭，正如我所說，就是原來的儲水塘的水壩。衹要在山谷另一頭的出口處也建一座水壩截住，放水進來，便成爲第二座水塘了。」

「唔，」李佩茹說，「但是放水下去會淹沒施露華的屋子，施露華是不肯罷休的，除非政府把他這片地皮收買下來。而且要出高價。」

「對了，」司馬洛說，「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這塊地，政府也不會賠太多錢的，因爲本來就不是值錢的地。不過施露華有內應，既然他能够弄到在他買了地之後才出現這個擴建的計劃，他自然亦有辦法使官方對他的開天索價討論時沒有人搖頭。」

「那施露華還到那裏去幹甚麼呢？」龐得利博士問，「這些事情是用不着到當地去討論的，尤其是早巳有了默契，那衹要打開地圖來研究一下，在房間裏簽一些文件就行了。」

「交易是早巳完成了，」司馬洛說，「事實上這座新的水壩亦巳建好，衹要把舊的水閘打開，把水放出來，施露華這塊地皮就變成水塘。但是，承建那些屋子的建築公司不肯罷休，因爲工程沒有了，而建築公司與施露華所訂的合同又是對施露華完全有利的，施露華忽然決定不建屋，也沒有辦法索償。於是建築公司的工人留在那地皮上不走，舉行示威。施露華就是到那裏去解決這些糾紛。」

「施露華是一個這麼正義感的人嗎？」李佩茹說，「錢都巳經收了，還去管這些很難解決的事情……」

「施露華如此就可以求名，」司馬洛說，「明天我們就可以在報紙上見到施露華的照片了。由他調停，雙方都得到了滿意的解決，政府給予建築公司以條件很優厚的賠償。其實我猜建築公司亦是他的，不過乘機再敲一筆。」

「這眞妙！」阿珠說，「這眞妙，前面咬了你一口，尾巴還來一個倒頭釘！」

「所以施露華這樣富有呀！」司馬洛說。

「但，」李佩茹說，「假如他的照片出現在報紙上，那我們豈不是知道他來了嗎？」

「他亦早知道我們知道了，」司馬洛說，「守秘密也沒有用處。但是，我們仍然未曾查出他是在甚麼地方居停！我們查出他在那地皮上出現過，也根據同樣消息來源知道他是在夏灣拿酒店訂了房間，不過他並未住進去，而我亦不相信他會住進去。他既然是一個名人，當然要一個體面的居停之所，這酒店就是一個够體面的居停之所，不過他却不一定要在的，假如有新聞記者要訪問他，那他是一個忙人，很少在的，明白嗎？」

「當然，」李茹佩點點頭，「他亦不會把錢大千收禁在那酒店裏的。他一定另有一個躲藏的地方，而這可能是任何的地方。」

「不錯，」司馬洛說，「這也正是我們在找尋的地方。」

龐得利博士不耐煩地抓耳搔腮：「我們太久才找到他，那是不大妙的，錢大千在他的手中太久了。」

「我們巳經在盡力了。」司馬洛說，「黎森正在盡力。你也知道黎森找人的本領是一流的——」

「我並不知道，」龐得利說，「這是你告訴我的吧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瞪他一眼：「總而言之黎森現在是在找他。黎嘉是一流的。」

「我看，」李佩茹說，「這件事情目前我們亦是衹好等了。等不到消息我們也是沒有辦法採取甚麼行動的。所以，司馬洛，假如你巳經疲倦了的話，你還是洗一個澡休息一下吧！」

這樣一講，却使阿珠慌張起來了。雖

然她是可以鎖上門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避龐得利，不過她却寧可大家在一起了。假如司馬洛進房去休息的話，她相信李佩茹亦會跟着進去，而她則是不好意思跟着進去的。

她說：「我們再談一陣吧。呃——好好地把這件事情研究清楚。」

司馬洛微笑，而這時電話就響起來了，大家都看看電話，結果還是司馬洛過去接聽，而這電話顯然是找司馬洛的，他們聽司馬洛說：「哦……是的，唔……現在馬上就來！」

跟着司馬洛放下了電話。

「你又要出去了？」李佩茹問。

「是的，」司馬洛說，「阿旺替我們找到了人。」

「找到了甚麼人？」李佩茹問。

「阿旺找到的當然是女人！」司馬洛說，「是錢大千那個女人。」

「唔，」李佩茹說，「你現在就去？」似乎有點酸溜溜的。

龐得利格格地笑起來：「這是爲了公事吧了，有甚麼好担心的？你担心就跟他一起去好了！」

「我跟你一起去好嗎？」阿珠連忙問。她認爲把李佩茹留下來與龐得利一起不要緊，假如，李佩茹去了而把她留下來單獨對着龐得利，那是會更麻煩的。

司馬洛也明白她在想甚麼而點點頭，說：「很好，你跟我一起來吧！」

阿珠不由得舒了一口氣。

× × ×

阿旺指出的那個女人原來就是在錢大千所經過的那間旅館的對面，阿旺亦並不是亂指一通的。

那是一個普通姿色的女人，不過相當溫柔。也許這是錢大千所欣賞的優點之一吧？她說：「假如不是阿旺哥保證不會有甚麼麻煩的話，我是不會跟你們談的？」

司馬洛在她的房間裏坐着，而她則是啣着一根香烟在那裏踱來踱去。阿珠則是在側面的車子裏等着。

「唔——」司馬洛說，「老實講，我也是未必就能肯定不會給你帶來麻煩的。我衹能够說，我會盡量避免給你帶來了麻煩。」

「你忘記了一點東西。」那個女人伸出手。

司馬洛把準備好了的錢掏出來交給她。她小心地數清楚了才塞進褲腰裏，又說：「先此聲明，不論你滿意與否，都是沒有退錢的。」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

「你要查這個錢大千，」那女人又說，「你想知道關於他的甚麼呢？」

「我聽說你跟他的感情還不錯。」司馬洛說。

「還好吧，」那女人說，「他特別喜歡我，我很多謝，不過我幹這一行，却不能够跟甚麼人感情太好，人家喜歡我是另一件事。」

「他喜歡你，」司馬洛說，「那麼他自己的事可能會對你講得不少？」

她又聳聳肩：「你却別以爲我會記得太多！男人都喜歡訴苦，我們衹是作聽狀却是無心裝載，亦裝載不了那麼多的！」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坦白告訴妳吧。現在錢大千給人捉去了，我很担心他的安全。」

「我沒有尋人的本領！」她立即推卸地說。

「這一次他出事是爲了他賣出的兩枚金幣，」司馬洛說，「捉他的人要知道這兩枚金幣的來歷，假如他說不出他會苦得很，假如他說得出——」司馬洛聳聳肩。

這個女人忽然定住了，眼睛狡猾地上下打量着司馬洛。

司馬洛馬上就看出她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了。她深吸了一口氣才說：「那些——是甚麼人？」

「我跟他們不能算是朋友，」司馬洛說，「不然我也會直接去問他們了。而我跟他們不是好朋友，乃是因爲我們做事的手法不同。他們[illegible]問問題，把人捉去，我要問問題，我給你錢。」

「呃——他們是很兇的？」那女人又問。

司馬洛聳聳肩：「錢大千給他們捉去了。假如你對這件事情是有所知道的話，你最好先告訴我，不然說不定他們會找到你的頭上來了！」

「但我有阿旺哥的保護——」

「阿旺哥這是不同的一種保護，」司馬洛說，「而且暗箭難防！」

那女人更加狂抽着香烟，眼珠在轉來轉去。

她終於說：「也許他們找不到我的身上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你究竟有些甚麼可以告訴我的呢？」

「那金幣——」她說，「是經我的介紹才賣給錢大千的！」

司馬洛眼睛睜大了一點，詫異地看着她。

「但是，」那女人說，「這却是錢大千都不知道的。」

「唔，很有趣，」司馬洛說，「你繼續講下去吧！」

「你看，」那女人又說，「事情是這樣的。我的弟弟有這一位朋友，他不知道甚麼地方找到了這兩枚金幣。他們又不知道來龍去脈，這跟黃金是不同的，我的弟弟說那位朋友怕是賊贜——老實講，我倒懷疑那實在是賊贜。總之，我的弟弟說他們怕是賊贜，不敢隨便拿去賣。」

「唔，把金幣打成金塊不就沒有人認得了嗎？」司馬洛說，「黃金是很軟的東西。」

「他知道假如這樣的話，祇有拿到金店去賣，這樣又會很吃虧的，」那女人說，「金店當然會壓價，又說成色不好之類，而且，他覺得這枚金幣是會另有一種古董的價值的，他雖然不懂得古董，但是他知道這金幣的模樣很特別，應該找一個古董的人談談——」

「多謝他！」司馬洛說。

「甚麼？」那女人奇異地看着他。

「沒有甚麼。」司馬洛揮揮手，「你繼續講下去好了。」她不會明白的。假如不是這個人「一念之仁」，把金幣保存起來的話，那這件事情就根本毫無頭緒。不過，也許廖阿毛亦不會因此而喪命？

會不會呢？這是很難說的，也許施露華一樣會遇上他，祇是使他們現在再沒有綫索追尋下去而已。

「於是我就邀他找這個錢大千談一談。」她說，「錢大千果然給了他一個好價錢。」

「錢大千這個人不會給人怎樣的好價錢的。」司馬洛說。

「我在暗中替他講好話，」她說，「錢大千拿到這金幣的時候給我看過，說有這樣的一件事，但不告訴我是甚麼人。她告訴我這金幣實在最少可以值多少錢，和他準備給多少錢。我就暗中通知我的弟弟，我的弟弟通知這位朋友，這位朋友再跟錢大千講價的時候堅持要那個價錢，結果以合理的價錢成交了！」她露出一個自豪的微笑，因爲作弄了錢大千而錢大千都不知道而感到光榮。

「那麼，」司馬洛說，「錢大千會不會知道到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人呢？」

「我相信不知道了，」那女人說，「那個人連名字都沒有講出來，就是因爲怕萬一那是賊贓的話他不想負甚麼責任。」

「唔，」司馬洛說，「他跟錢大千講價時你是不在場的，這一點你不能够肯定。不過看情形果然多數是這樣了，錢大千雖然給人捉去了，却招不出這二枚金幣的來歷，招不出那個賣給他的人是在甚麼地方。不然的話，你就沒有那麼幸運，還可以這樣安全地跟我們談話了！」

「是賊贓嗎？」那女人問。

「唔——又不是，」司馬洛說道，「似乎對方認爲，不論這個人在甚麼地方找到這些金幣的，那裏還有許多沒有給找出來！」

「這個時代，」那女人不屑地說，「還有這樣的事情？」

「有些人是喜歡相信這些事情的，」司馬洛說，「因此你的弟弟這位朋友假如落在對方的手中的話，那就連你和你的弟弟的安全都有問題了！」

「你是在嚇我嗎？」那女人說。

「隨便你怎樣想吧，」司馬洛說，「不過我總之是講道義的人，我向你問話，我給你酬勞。不像我的對方，硬把人捉了去。錢大千是給捉了去的，你大概也知道這件事情吧？」這個女人亦沒有否認。

她想一想，然後說：「不論你是不是講道義的，總之，你現在就是想我帶你去見這個出賣金幣的人。」

「是的。」司馬洛說。

她狡猾地微笑起來：「那麼原來你也是相信這件事情的。」

「又不一定，」司馬洛說，「我們的內幕比較複雜，告訴你的話你也不容易明白。而且你知道得太多，對你也沒有好處的。」

「我也不是想知道你的內幕，」她說，「我不過是認爲，既然你是要找這個人，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也得另外付錢了！」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苦笑。跟她講價錢，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情，而且她實在又不會要得太多，於是他問：「你要多少錢呢？」

「再來一次吧。」她狡猾地微笑着，摸摸司馬洛剛才給她的那一疊鈔票。

司馬洛也拿她沒有辦法，祇好再取出錢來，拿在手中，說道：「我們馬上就起程？」

「是的，」她說，「馬上就起程。」

司馬洛把錢交了給她。

他們果然馬上就起程，乘坐司馬洛的車子去。阿珠此時當然亦有機會在車上見到這個女人了。她好奇地看着這個女人，也許是在估量着，龐得利對這一類女人感興趣是不是值得的。或者，龐得利所買的女人，是不是比這一個差呢？

那個女人已經自我介紹了叫阿珍，她說：「假如他那筆橫財都已花完了的話，也許他是會在家的，否則——」

這時車子轉了一個彎，司馬洛忽然把車停下來，說：「我們要去的不會就是那間屋子吧？」

「老天！」阿珍吃驚地用手緊揑着車窗的邊緣。

前頭有一間小屋子正在起火。

「正——正是這間！」阿珍說，「怎麼會——？」

「我看我們似乎遲了一點，」司馬洛說，「我們要找的人恐怕找不到了！」

這時一部救火車正發出着嗚嗚之聲越過他們而去。

「老天！老天！」阿珍震驚地說。

「不過我也不相信人會葬身火海！」司馬洛說，「那些人會把人帶走，祇是燒掉屋子。」

「你——你肯定嗎？」阿珍問。

「我們可以走近一點去看看的。」司馬洛說。

他把車子慢慢地開前去，在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之外停下來，說：「我們下車過去看看吧，我不相信那些人放了火還會留下來。」

阿珍張惶地下車。救火車上的救火人員已經從車上下來動手救火了，也有一些隣居正在看着，有兩個正在向消防員報告什麼。

隣居並不很多，因爲這裏的屋子是很少的，而且很疏落，屋與屋並不接近。阿珍看着還是很不放心，失神地說：「阿國，假如他——」

「他沒有家人嗎？」阿珠問。

「祇是一個人，」阿珍說，「他還沒有能力娶妻。」

司馬洛則不是看火場，而是小心地注意着火場的周圍。雖然他對阿珍說那些人是不會逗留下來的，實在他自己也是不能肯定。

他走開了也有一個好處，阿珍祇是和阿珠在一起，沒有男人，看上去就沒有那麼大威脅性了。

有兩個男人走到了阿珍的身邊，與阿珍講起話來，阿珍執住其中一人的手臂，似乎很親熱的，後來阿珍轉過來向司馬洛招手。司馬洛走過去，這兩個人才顯得吃驚及混身不安，他們的觀察力很差，竟然沒有看出阿珍是與司馬洛同來的，不過阿珍加以介紹的時候，司馬洛就明白了。

阿珍把其中一人介紹爲她的弟弟。另一個叫阿成。

阿珍又說：「他們看見的，有三個人

來把阿國捉去了，然後臨走時放火燒了屋子。」

「看，」司馬洛說，「我沒有說錯，假如我找你遲一點，阿國也許會什麼都招出來，你們兩個看見怎麼又不動手呢。」

「那些人有槍，」阿珍的弟弟說，「我還以爲他們是警探呢。後來他們放火燒屋我們就知道不是了。」

「那他們怎麼又不碰你們呢？」司馬洛問。

「我們還是剛剛來到，」阿珍的弟弟說，「我們是來找阿國的，遠遠就看見出事了。」

「阿成也有兩枚金幣，」阿珍說，「他見阿國也賣了出去，至今爲止都沒有什麼後患，所以他也來找阿國，叫阿國帶他去找錢大千。」

「呃——我——」那個阿成慌張起來，但此時又已無法否認了，他惶恐地看着司馬洛。

「後患現在你已經看到了，」司馬洛說，「他就是因爲出賣了金幣而給捉了去，錢大千也是因此而給捉了去。看來錢大千終於有辦法招出了阿國的所在。」

「那麼，」阿成吶吶着說，「我看我還是——呃——」

「現在避也沒有用了，」司馬洛說，「下一步，他們會去找阿珍兩姐弟，假如阿國知道你有這兩枚金幣的話，也會找你。」

「那麼我們——我們要報警！」阿成說。

「不，」阿珍馬上反對。她並不是對這件事知道得很多，祇是以她這種職業，她是本能地不喜歡讓警方帮助她什麼的。

司馬洛亦是不想驚動警方，不過他的理由當然是不同了。事實上就是報警亦是未必就能够把那個阿國找回來的，因爲假如說是施露華把阿國捉去了的話，很難得到警方的相信，而且施露華既然能够在土地的方面賣弄這樣的手段，他亦一定是在高處有人，這樣就更不容易對付他了。但司馬洛亦不容易把這些內幕向這些人解釋清楚，於是他亦是祇能用婉轉的方法了。他說：「這件事情——我也很難爲你做主，不過假如你報警的話，你首先要把你的金幣交出來，而你還不能證明什麼，我們亦不知道阿國是給捉到什麼地方去了。」

「你不知道嗎？」阿珍問。

「我知道捉他的可能是什麼人，」司馬洛說，「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這些人躲在什麼地方，不然我也不用着來找你了。」

他講的話很有道理，而且大致上亦是眞的，起碼亦是眞相的一部份，阿珍也認爲值得相信。

而阿成因爲不願意白白交出他的金幣，所以亦不再提報警之議了，他問道：「那我們——應該怎辦呢？」

「你是想出賣這個金幣的，」司馬洛說：「那很簡單，我也很有興趣買，而且出得起錢，我出得起兩倍價錢！」

阿成一提到錢的問題就疑問地看了一眼阿珍，因爲在他來說，兩倍價錢就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了。

「這一點倒是不假，」阿珍聳聳肩說，「這個人的確是出得起錢的！」

「那麼好吧。」阿成說。

「附帶的條件就是你要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們你是怎麼找到的，」司馬洛說，「我們家裏有一位考古學博士，很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

「他要跟你走？」阿珍問。

「我並不是把他捉回去，」司馬洛說，「這是一件交易，我出錢買他的東西，其實我是可以把你們都捉回去的，但這不是我的方法，我就是不喜歡强搶！」他把槍拿出來現一現，以證明他的誠意。

阿珍與她的弟弟及阿成三個人都遲疑着。司馬洛又說：「事實上，阿珍，你和你的弟弟也是跟我回去的好，因爲你們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了。你們假如回家，說不定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他指指那火場。

阿珍恐懼地用兩臂攬着自己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感到寒冷了。司馬洛又說：「而且，你的時間也不會浪費，我們這位考古學博士也是一位風流人物，你可以陪陪他，依你的價錢。」

「有這樣便宜的事嗎？」阿珍說。

「我的出手你亦已經看過了。」司馬洛說，「事實上你們跟我們回去，都是當替我工作好了，工錢的方面我決不會讓你吃虧。」

司馬洛這個提議，在利害方面而言，的確是難以拒絕的，因此他們結果亦是跟他走了。

在車子上，司馬洛知道阿成那二枚金幣原來是在河邊找到的，也是跟阿國那兩枚的來源一樣。他與阿國都是喜歡釣魚和游泳，他們在假期裏就到河邊去釣魚和游泳。當然，也因爲這種娛樂是不必怎樣花錢的。何處的河邊，他們應該可以對龐得利博士在地圖上指出來的。

「本來我們是不會到那裏的河邊的，」阿成說，「也許這是運氣——呃——或者應該說是命運的安排——」因爲他記起了這未必福氣，「——總而言之，本來我們習慣上是在我們工作的地方玩的，那裏就是河邊，不過開工把河邊弄得很髒，所以我要到這一邊的下游去。」

「你們在什麼地方工作？」阿珍問。

「哦，」阿成說，「現在不去了，因爲已經停了工，就是在那彩虹谷的建築地盤——」

「你是說施露華那片地盤？」阿珠與司馬洛幾乎是齊聲地，吃驚地叫起來。

「是呀，」阿成說，「施露華先生—你知道嗎？政府眞不講理，人家好好地在那裏建屋子，他們却忽然之間要放水把山谷浸沒，要改成水塘，所以我們要抗議示威，但是政府却不管我們的死活，搬出什麼法律條文，誰聽得懂？總之是官字兩個口了，他們說什麼都是對的，好在這位施露華先生出來調解，我們才得到了應有的賠償，現在用不着開工了。」

司馬洛與阿珠都淡淡地微笑着，這是典型的勞苦大衆的想法，直接威脅到他們的飯碗的人就是敵人，至於遠因近果，他們是弄不淸楚，而亦不是一定有機會弄清楚的。這種心理很容易給利用和煽動。施露華就是這樣加以利用了，而他們還認爲施露華是救星呢！

「因爲那裏動工弄得一場糊塗，」阿成說，「河水都弄髒了，所以我們要到下游很遠的地方才有清水和有魚了，不過總之也是不及以前了。我們就是因爲在這個下游的地方游泳，潛到水底下的時候就發現了這些金幣。」

「很有趣——」司馬洛點着頭，腦海中有了很多想像，都是在一瞬之間快速地閃過的。

阿珠則問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這個施露華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呢？」

「他是一位大人物，當然是——」阿成這樣說時却巳經沒有機會再說下去了。因爲這時忽然見遠處天邊閃着紅光。

「老天……」阿珠叫道：「又有屋子失火！」

「看！快看清楚……」司馬洛咬着牙，忽然冷汗直冒，因爲那個方向，除非是樹林着火，不然的話就是祇有他們一間屋子而巳，他巳經馬上增加車速，如飛向前疾馳，而阿珠則拿出望遠鏡向前望。

那就是司馬洛叫她看清楚的意思。他開車不能拿望遠鏡，阿珠則可以，而有望遠鏡在手，當然是可以望到更遠的地方。

阿珠也尖聲叫起來：「不好了，就是我們那裏！」

司馬洛焦急地低聲咒罵起來，車子開得更快。

那個阿珍在後座說：「你們——也是這樣，那麼我們——」

司馬洛則沒有理睬她，而是繼續把車子飛快地駛去。

阿珠則一面用望遠鏡注意着前頭。

司馬洛巳經把無綫電通話打開了。他對裏面叫道：「黎森，黎森！」

「我們正在救人！」黎森的聲音從無綫電中透出來回答道：「你們現在正在什麼地方？」

「我們也快到了，」司馬洛說，「發生了什麼事。」

「你來看看就知道了！」黎森說。

「那裏有人正在設法！」阿珠說。

黎森這時的確是巳經到了屋子那裏，正在施救。

阿珠從望遠鏡中看到是很奇怪的場面。有一部汽車正以很高的速度向那間屋子的側面衝過去，車頭在與屋子的牆壁碰撞之前，開車的人便巳經從打開着的車門滾了出來，匆匆跑開。車子無情地撞在牆壁上，把那不太堅實的牆壁撞塌了半爿，而車子亦毀壞不堪而停了下來。

這倒是一個火中救人的善法，車子這樣一撞，牆壁開了一個大洞，屋中的人就可以逃出來了，果然也有兩個人就是這樣逃出來，顯然他們是門口的出路巳被截斷了，而窗口則是有鐵枝攔住，望得見外面却出不去。

這兩個出來的人，就是施露華那二個駕駛飛機的機師了。他們本來是給軟禁在那間房間裏的，現在則是可以逃出來了。

有人把他們扶走，離開火場遠一些。

司馬洛到達，跳下車的時候，他們的咳嗽也巳經稍止了。

司馬洛立即要衝向屋子，阿珠亦是這樣，因爲屋中除了這二個機師之外是還有一個龐得利博士和一個李佩茹在着的。

第一次露面，身裁高大的黎森也就是那個駕車把牆壁撞開的人，他把司馬洛和阿珠攔住了。「屋裏沒有人，」黎森說，「他們不在！」

「他們……李小姐和龐先生，」其中一個機師周銘嗆咳着說：「給捉走了，是……施露華帶人來！」

司馬洛恨恨地咒罵着，他以爲這個藏身之所够保密，也以爲李佩茹是可以保護自己的。但是都錯了。他說：「怎麼他又把你們留下來？」

「他……眞惡毒！」周銘因爲吸了那些火烟，喉嚨還是很不舒服，假如他就地殺死我們還好，但是他們却是把我們再鎖回房間裏，放一把火走了……」

聽他們的敍述，施露華是帶了二個槍手掩來的。他那二個槍手的本領顯然不差，而事實上屋裏亦是祇有李佩茹一個人有抵抗力，龐得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們給制服，然後施露華出現，帶走了，而施露華在走之前打開門看過周銘二人。周銘二人怎樣哀求也沒有用，施露華認爲他們不忠，就把他們關起來放火。

「李佩茹沒有時間，」黎森說，「不過他總算也找到了一個機會向我發出求救訊號。可惜我趕到來時巳經太遲了。」

「媽的！」司馬洛暴跳如雷地說，「你們是正在找尋施露華的所在的，你不但沒有找到他們，反而給他們找到了我們，而且，他們也搶先捉去了頭一個賣金幣的阿國，又是放火燒屋！」

黎森聳聳肩：「這種事情，總是有時輸有時贏的。這一次是給他們贏了一點。我雖然還沒有找到他們，不過我也總算查出了他們是用一些什麼人，那幾個負責捉人的人——尤其是現在又看到了他們喜歡放火的手法。」

「你查到了他們是誰，還要查出他們是在什麼地方替施露華工作才行呀，」司馬洛說，「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地方查出來。施露華是把龐得利捉了去問話，至於李佩茹——總之當龐得利的利用價值完畢了的時候，他們就是要死的了！」

阿珠正在用望遠鏡四面張望着，她說：「他們好像是眞的巳經走了，沒有在等着我們！」

「他們不需要等我們了，」司馬洛說，「對他最有用的是龐得利博士。當他從龐得利博士打聽之後，他就可以找到那些金幣，以後才慢慢對付我們也不遲。」

阿珍在旁邊插咀說：「難道眞有這些金幣嗎？有一大批？」

「我們是這樣相信。」司馬洛說。

那個要出賣金幣的阿成說：「那裏根本沒有呀，難道我們沒有找過嗎？我跟阿國每人找到了兩隻之後，當然想找到更多，我們在那裏的水底潛來潛去，潛到肺都差點爆炸了，還是沒有找到什麼！」

「這些東西並不一定全部是在你找到的地方，」司馬洛沉吟着說，「金也是會給水流推動的。雖然是重，但是就因爲重量與其他的砂石有相當大的分別，所以不會與砂石混在一起，而是有自己給水流推動的速度，也許慢得多，但是會一直給推動，因此它們是來自上游的。」

「假如我們早知道這個道理，」阿成說

，「我們就會到上游去找了！」

「你們也許找一輩子都找不到全部金子所在的地方的，」司馬洛說，「這河是那麼長，假如你逐呎地找上去，很可能是在某一段的水底有些地方因爲下大雨的時候給水中冲崩了，出來了幾隻，然而這之後又有一些傾瀉的泥土把出口遮住了。」

「噢，」阿成失望地嘆息。黃金的誘惑力眞是強大，現在雖然他是正可能性命難保的時候，他還是難免要做起他的黃金夢來。」

司馬洛則不是在做黃金夢，而祇是心不在焉地與他討論着，他正在想着的事情，黎森亦是在想着的，還是黎森先提出來，黎森說：「你不是在那山谷的地盤上工作的嗎？你亦是有參加抗議的，也許你會知道施露華在什麼地方。」

「我怎會知道呢？」阿成說，「施露華先生是個大人物！」

「別跟我來這一套吧，」梁森說，「你們這一次抗議根本就是受人利用的。施露華利用你們——」

「我現在明白了，」阿成說，「不過我不是一個重要人物，施露華先生也——」

「先生個屁！」梁森說，「既然這是利用，當然是有人在煽動了。你是在場的人，你一定知道煽動的人是誰！我調查過，却沒有人願意講，我們知道是誰在負責煽動的，那就可以知道是什麼人叫他們煽動，再一層一層追上去，就可以知道施露華是在何處！」

阿成苦着臉，還是不大願意開口似的，不過他結果還是講出了一個名字。

× × ×

他們終於在接近天亮的時候找到了施露華藏匿的地方。

這一次他們逼得使用強蠻的手段了。

他們找到的那是一間在一處僻靜地方的屋子，那間屋子，也是如司馬洛他們所躱的屋子那樣，距離市區很遠，亦沒有近隣。這是必然的了。要藏匿以及收藏什麼人，是必須用這樣的屋子的。

從望遠鏡之中，他們就可以肯定他們的情報來源沒有錯，果然就是了。那是周銘做的「鑑定」工作。屋子的外面有人在守衞着，周銘從望遠鏡中可以認出是一些什麼人。那些來捉李佩茹及龐得利，而又放火燒屋的人，都是在守衞的人之中。

「他們似乎全部都是在屋外巡邏！」周銘奇異地說。因爲可以看到屋外有那麼多個打手。

即使不是全部在屋外，留在屋中的也不會有多少個了。

「那就好了，」黎森說，「這是他們愚蠢的地方，亦是對我們有利的地方！」

那些人果然就是施露華所聘用的打手，也果然都是在屋外巡邏着。也許他們認爲這個地方是不會給對手找到來的，但更可能的就是他們是不善於用長距離武器的打手，並不知道有些槍是可以在很遠的距離之外射中他們的，他們連槍聲都聽不到，亦看不見放槍的人。在十五分鐘之後，毫無預兆地，槍彈就來了。有兩個人正站在一起談着話時，其中一人忽然好像給一隻看不見的拳頭擊中了似的，整個人飛開了，仆到幾呎之外的地上。他的同伴連忙過去扶起他，發現他的一邊肩膊巳經血肉模糊。正在奇怪是怎麼一回事時，自己也是一樣中擊而飛開了，腿上血如泉湧。

「有人開槍射我們！」這個人痛苦地叫喊着。這時又再有一個人倒下來了。

其他的人都連忙伏在地上，拔出手槍來。但他們的手槍是根本沒有用處的，射程絕對不能比較，而且亦是看不見射擊的目標。伏在地上是比較好一點的，但是仍然不能完全避免。

他們蛇行着向屋子方向爬回去。心急的在快要到達時就跳起來撲向門口。但是就給射中而倒下來了。祇有一個人成功地撲進了屋子的大門口。但仍不安全。

因爲司馬洛竟然是就在屋內。司馬洛開了兩槍，這個人拿槍的手中擊，槍飛走了，而腿子上亦中了一槍，仆倒下來。

黎森他們之所以要等那麼久才開槍，乃是爲了等司馬洛有時間摸到屋子的後面。他們開槍，把對方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屋子的前面，司馬洛就可以從屋後進來了。

那人倒下了之後也失去了抵抗力了。

司馬洛走到窗前去看看，看見外面亦是沒有能够抵抗的人了。他拿起無綫電通話對黎森說：「行了，這裏的情形巳經受到了控制！」

「人呢？」黎森問道。

「施露華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說，「李佩茹和龐得利都在這裏。他們——當然是不很完整了，施露華當然是對他們動過粗。不過，他們是活着的，亦會活下去。阿國亦在這裏！錢大千亦在這裏！」

黎森吐出了一連串的惡毒的咒罵，因爲施露華這個魁首又不在，還是給他逃脫了，也不知道這個人是運氣特別好還是洞觸先機。但人既然找回來而沒有死去，也算是値得慶幸的事情了。逃掉了施露華，還是可以設法追趕的。

黎森等人迅速趕到屋子來，也迅速展開了盤問的行動，分頭盤問。黎森主要是問施露華逃到了什麼地方去，而司馬洛則是問龐得利和阿國，施露華向他們問出了一些什麼。

他們都傷得不大重，反而李佩茹因爲用不着她招供什麼，施露華於是把她拿來洩憤，所以她是給打了一頓，苦一點的。

施露華是與梁義及另外兩個不知名的人一起走了的。這是那些打手們的招供。而龐得利則說，那藏金的地方，巳經研究出來了。就是在那山谷之中。也就是阿成工作的地方。

「就是在那工地的附近，」施露華說，「埋藏在河邊的泥土裏！他們在那裏與工建築，震動了泥土，便有些金幣跌出來，而給河水帶到下游去了。這……眞是諷刺！」他哈哈笑起來，「藏金的地方他本來巳經買下來了，那裏的東西，是任他慢慢發掘的，但是他却又賣回了給政府，現在就要淹沒而成爲水塘了！」

「那麼，」司馬洛說，「他現在顯然就是趕到那裏去掘了！」

「但是——」阿成說，「他不能去呀。今天中午就要放水了，那山谷給水浸沒的，他不可能到那裏去掘什麼！」

「他一定有他的辦法！」司馬洛說，

「我們必須追上他！他朝上有人，很可能找一個藉口延遲放水，甚至把那山谷再買回來的！」

「我們得把他追回來！」黎森說。

「但是，」司馬洛說，「我們不知道他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追呢？路有那麼多條！」

「我們知道他們開的是什麼車子。」黎森說。

「這也是沒有用呀！」阿珠說。

「我們有飛機。」黎森說。

「呀，對了！」司馬洛說。

因爲命運的安排相當之奇怪。他們找到的這個地方距離市區雖然是很遠，但是距離他們棄下的那一架飛機却是很近。他們在飛機上就可以高居臨下，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們要找尋的車子不管是走在哪一條路上，都可以很快發現，亦很快可以追上。

而他們又有現成的機師。就是周銘二個人。本來飛機是施路華的，而飛機師亦是施露華的。但是現在，周銘等二個機師，經過了施露華那樣放火一燒之後，用不着司馬洛他們看守囚禁或者威脅，亦是會投向他們的陣綫的了。

施露華的飛機，亦是會爲他們所用。

× × ×

當飛機升空的時候，天巳亮起來了。

這飛機在空中可以縱橫高低，自然很快就可以找到施露華他們的車子，同時亦追上了。在飛機上的黎森通過無綫電向司馬洛報告：「我巳經發現了其中一部車子。他們似乎是分開了。分道揚鑣，就在紅葉灣的公路上。」

司馬洛此時亦是正在開着車子的。司馬洛說：「我現在也距離得不太遠，不過還是不容易追上的，你得設法阻一阻！唔——另外一部呢！」

「一時找不到！」黎森說，「那另一部的牌子和顏色都是比較普通的！」

現在他們找到的乃是其中一部特別豪華的車子，乃是屬於施露華的，配合他的身份當然是比較顯眼，特別容易看出來。

「也許施露華會是在這部車中的，」司馬洛說，「試試把它截住或者阻一阻，等我追上吧！」

「很好！」黎森說。

飛機雖然不能够降到地上去追，但是却並不是沒有辦法的。這件事情，那二個機師更是優爲之了。特別是因爲他們二人對施露華現在是巳恨之刺骨了。他們使出了混身解數，駕着飛機，盡可能地對那部車子進行騷擾。有時向車子迎面俯衝，就像要相撞似的，不過却是祇差十來呎的高度就掠過了。亦有時，他們就在前頭的路面橫越。這使那部車子屢屢要煞車。

那部車是裝有顏色玻璃的，雖然望不進車中而看到車中坐着的人，但却可以看到車牌號碼，肯定這就是施露華那部車。

也許是慌亂了的關係，那部車中的人並沒有伸出槍來射擊，亦沒有找一個地方停車，伺機把飛機擊落，雖然這實在是一個最佳的辦法。也許是施露華特別愛惜自己，亦不願用身體來做靶子。

總之，這樣的空中與陸上的遊戲，繼續了一陣，車子有時也要轉一些很危險的急彎。也許車子是急於逃回市區去，使飛機無法威脅。然而距離市區太遠了。這個打算，實現的機會是並不怎樣大的。

事實上也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在離開市區還是相當遠的時候，負責開車的人顯然就受不住這種精神上的騷擾，忽然失去了控制，未能成功地轉過一個路彎，而撞下了路邊的一片斜坡。雖然那裏並未斜到足以令車子翻轉，但是剛好有一塊大石頭擋住車子衝下去的路。車頭在那塊大石頭上一撞，車頭也像短了一些似的，因爲前頭的車壳撞得皺了。

車中的人看來給這一撞的影响很大。車子傾側在那裏了，却沒有人出來。飛機不斷在上空盤旋着，可以看得相當清楚。

「我很快就可以趕到了！」司馬洛從無綫電中說，「給我半個鐘頭吧！」

「你沒有半個鐘頭時間，」飛機上的黎森說，「我看你就是趕來亦沒有什麼用處，巳經有人下去救了！」

也許是施露華的運氣好吧。此時黎森看見巳經有一部剛剛經過的車子停下來。在這條荒僻的公路上，這本來是可能性不怎麼大的事情，然而却發生了。而且那車子上還是見義勇爲的人馬上就下去施救。

幾分鐘之後，黎森又向司馬洛報告道：「眞奇怪，那車子裏原來祇有一個人，怪不得沒有抵抗了。這個人就是梁義！」

梁義也就是施露華那個曾經當過律師的智囊助手。這也解釋了梁義爲什麼沒有反抗，因爲他一個人不能分身，而且他亦不是動武的人。黎森繼續報告，車子這一撞，梁義看來傷得不輕，那二個路過的人，一個留下來看顧着，另一個則開車走了，顯然是趕回市區去報警。這兩個人的見義勇爲也是眞難得的。

「那麼施露華應該是在另一部車上，」司馬洛說，「他們巳經分開了！」

「那另一部車子並不容易找，」黎森說，「不過，試一試找找吧！」

他坐着飛機在空中飛着，有些路上車子很多，有些路上車子很少，然而因爲這另一部車的模型顏色都很普通，路上相同的有不少。黎森雖然不能够把這些車子截停，但是可以飛得低低地看個清楚，而且他有望遠鏡，不但可以看清楚車牌號碼，亦可以看到車中的人。他可以找的路似乎巳經找遍了，那部車却不在其中。

「但是，」司馬洛說，「施露華不可能是巳經到了市區呀，他開不得那麼快的。他與梁義一齊起行，梁義也走了不到一半路，他又不是會飛——呀，我明白了！爲什麼他們要分開？就是因爲梁義要到市區去找一些可靠的帮手來，施露華自己巳經到那山谷去了。到山谷去不是同一條方向，我們找錯了方向！他心急先到山谷，但這工作一個人是幹不來的，一定要再找一些人來帮忙！」

「我去看看好了！」黎森說。

「等一等，」司馬洛說，「接我一起去！」

那飛機在最方便的近處揀了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接載了司馬洛，又再度升空而起。這一次，他們就一直向水塘的山谷那邊飛去。

「你說得對了，」黎森說，「施露華一定是急不及待，要去看看他那些寶藏，而梁義是去替他找尋帮手。他不能够自己動手去掘的。」

「現在梁義是不能够替他找到什麼帮手了。」司馬洛說。

「不過，」黎森說，「我們還是無法奈何他的。他假如把這塊地再買回來，水塘的工程祇要延遲一段時間就行了。他掘出了金幣之後又再賣回。也許這些金幣所值的錢對他來說也不是那麼大的數目，但是他有那種找到寶藏的樂趣，相信在土地的一買一賣上，他就是虧本一點也不要緊了。而他在他的土地上做他的事情，我們不能碰他！」

「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把他殺掉的！」周銘說。

「這個主意，」司馬洛說，「我也正在考慮！」

飛機很快就飛到那山谷的上空。黎森拿着望遠鏡是看得最清楚的。他說：「他們果然在那裏。怪不得他要開這部並不豪華的車子來了。他不想人家知道大人物施露華先生親自到這裏來動手挖泥土呀！」

「對了。」司馬洛說。

「唏！飛高一點！」黎森叫道，「他們要開槍了！」

周銘馬上就把飛機的頭一抬，直向上衝。

下面與施露華一起在河邊的幾個人之中有二個正舉起長槍向他們發射。在移動之中的飛機是不容易射中的，不過還是飛高一點較爲安全！

「他們有槍！」周銘說，「那裏也沒有適合飛機降落的地方！」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斷地騷擾！」司馬洛說，「一面再想辦法！」

「但是——」周銘說，「汽油快要用完了！」

「老天，這眞痲煩！」司馬洛說。

「我們飛來這座城市時巳用了不少汽油，本來剩下的巳經不多呀！」周銘說。

「既然沒有汽油，祇有回去加油了！」黎森說，「飛機沒有了汽油，可不能就這樣停在空中的！」

他們這飛機加油又是特別痲煩，因爲他們在這裏並沒有一座固定的機場。他們祇能够在一個盡可能接近有汽油賣的空地上降落，再找人步行到路上，截到的士，乘車去買。因此當他們再度升空時，巳經是一段相當長時間之後了。

他們的飛機從另一條路綫飛回去。這條路綫，就是剛剛好要經過那座舊水塘的水壩。他們却看到了一種奇景。

「老天！」司馬洛叫道，「他們正在放水！」

那水壩的水閘果然是巳經開了。水好像許多條瀑布似的向那座谷奔騰而下。事實上此時水巳經放了不少。他們也可以看到，那水壩上有不少人，似乎是正在擧行放水的儀式。山谷另一頭那新建的水閘祇要關上，這山谷就會滿水而成爲水塘。

飛機亦帶他們看到施露華等人巳經上了車，正在飛馳着要離去，但看來巳太遲，車子巳經駛在泥水之中。

山谷是很大的，水雖然升得不怎樣快，但是車子既然巳經是到了駛在泥水之中的程度，也是沒有辦法逃脫的了。

那水壩兩面的人也根本看不到他們。水是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浸滿這座山谷的，不過，即使升到浸過了人的高度就巳經是很够味道的了。因爲游泳的話，要有很高超的游泳技術和很充足的氣力才能够游到岸去的，而他們之中似乎沒有一個是善於游泳的人。

「我們就是想救他們亦沒有辦法了。」黎森說。

「就是我們去通知放水的人，他們亦不會相信的，」司馬洛說，「放水的事情早就巳經公佈了，誰還會到山谷裏這樣傻呢？」

「那些金幣，」阿珠說，「就這樣永遠浸在水底了。」

「看來是了，」司馬洛說，「你有沒有聽過世界上有一座水塘會把水放掉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呢？就是有，恐怕也要在一百幾十年之後了！」

他們的飛機在那山谷上空盤旋了一陣，看見施露華那些人沒了頂，就飛走了。

他們的確是愛莫能助的。

× × ×

莎莉說：「怎麼施露華會在那個時間到那山谷去那麼笨呢？別人也許會不知道放水的事情，但他是一定知道的，而且他應該是最知道的人！」

現在司馬洛又是在七美人俱樂部中，接受着莎莉的按摩服務。他答應過她他會再來的，他果然回來了。他說：「施露華祇是運氣不好，原來他是派梁義去找一位政要，制止放水的事情。假如梁義到達，那是可以辦到的，可惜梁義的車子却給我們弄翻了。梁義在醫院裏，臨死之前還叫嚷着要制止放水，可惜沒有人知道他在講什麼。而他也沒有氣力講清楚。」

「唔，」莎莉說，「施露華這種人，這樣的結果亦是應有此報了。不過那位博士倒眞可憐！」

「他雖然沒有發財，」司馬洛說，「也總算完成了心願。金子果然是在他所講的地方。他並沒有研究錯誤。」

「好了，」莎莉說，「不講這些了。現在你既巳有心情，那就可以讓我眞眞正正地服侍一下了！」她的手不規矩起來。

「還是不必了。」司馬洛說。

「你是——有了那個女人，所以——？」莎莉說。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

「那就算了吧。」莎莉說。

「你以後也用不着幹這個了，」司馬洛說，「我巳經跟清哥講過——」

「這個用不着你管！」莎莉說，「我欠了錢就要還。」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祇是跟清哥說，你可以幹別的。你可以在樓下餐廳做女侍，這樣時間也許會長一點，但你的債還是會清還的。」

「唔，」莎莉微笑着，「這樣倒是好的。」

「因此，」司馬洛說，「我是你的最後一位客人。也因此，你應該落力服侍我了。」

莎莉果然更落力而眞正地服侍他了。

（全文完）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孫鳳翔高遠飛燕三人被無極纏住惡鬥，飛燕不幸戰死，高遠被砍斷右手，無極被孫鳳翔將左右臂砍斷，高遠用劍將無極斬至血肉橫飛。叫孫鳳翔去支援元寶……元寶那邊佈下陷阱，將無極這個弟子擊殺，然後又將魏初父子殺掉，刦走皇上，領賞四萬両黃金，歸途見高遠和死去的飛燕，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應該爲金錢而傷道義，連忙趕去還金贖帝，翁天義司馬長安怎肯答應，元寶强搶得手，手下全部死亡，自己也身負重傷，孫鳳翔、高遠抱着飛燕的屍體回定遠侯府將情況告知盛北川……

皇帝下落　終成懸案（大結局）

高遠並不在乎孫鳳翔說什麼，事實他也想破口大罵，狠狠的將元寶罵一頓，只是他罵不出來，也許他覺得這實在很沒有意思，他的腦海現在仍然是一片空白。

孫鳳翔看着他，好像要說什麼，但到底沒有再說什麼，也就在此際，堂外傳來了一陣雜嘈的人聲。

他們不約而同的站起身來，一個血人隨即衝進，跌翻地上，人也由一個變成兩個，正是元寶與皇帝。

皇帝面色蒼白，便要爬起來，混身却都似駭軟了，爬來爬去，總是爬不起身子，元寶却只是打了一個滾。

「元寶——」高遠第一個撲前，一把將元寶抱住，元寶一口鮮血隨即吐在他身上。

「姓高的——」元寶喘息着：「皇帝……老子給你搶回來了。」

「你這個元寶！」高遠搖搖頭。

「要變完蛋了。」元寶居然笑得出聲來。

孫鳳翔盛北川左右亦已走了過來，全都沒有理會爬在地上的皇帝。

元寶又吐了一口血，高遠只有搖頭，罵道：「你是個儍瓜！」

「所以老子還講義氣！」

「誰要你講義氣！」高遠不由問：「七重天那些兄弟怎樣了？」

「老子要跟閻王爺打交道，他們不侍候在老子左右壯胆怎成？」元寶轉顧孫鳳翔。「老子到了九泉之下，再跟飛燕道歉。」

孫鳳翔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做了殺手之後，心情已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激動過。

元寶接道：「你小子要罵盡管罵好了，反正老子都不會再聽到……」語聲未已，頭一側，終於氣絕，他實在已傷得很重，只是一股義氣支撐着，挨到現在。

高遠再也忍不住嘶聲叫起來：「元寶——」一面用力的搖撼元寶的身子，心情激動。

元寶當然一些反應也沒有，高遠好像突然發覺這個人已經是一個死人，他的動作語聲突然停下，兩行眼淚淌下來。

孫鳳翔伸手抹下了元寶的眼蓋，仍然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好漢子——」盛北川亦只有這三個字。

皇帝那邊驚魂未定，一個身子仍然在發抖，看見盛北川他已經知道身在何處，但看見衆人情緒這樣激動，却也不敢作聲，連番禍刦，他已變得聰明了一些。

盛北川是否魏初那種人？他也不知道，也不敢肯定，對於自己的命運他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　　×　　×

荒原，黃昏。

一列列新墳前的祭台上燃燒着香燭紙錢，孫鳳翔、高遠跪坐在台上，一聲也不發。

孫鳳翔比往日顯得更沉着，非獨眼神，整個身子也彷彿已變成冰石，高遠也變得沉實起來。

急風吹過，紙錢飛揚，高遠空垂的右手衣袖亦隨風蕩起，孫鳳翔目光隨着飛揚的紙錢一轉，終於開口說道：「老弟——」

高遠抬起頭來。「我已經是一個廢人，再也帮不了你們的了。」

孫鳳翔搖頭。「我本就不該找你們的，只是覺得這件事有些意義。」

「一個人能夠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也不枉一生。」

「這件事可也不知道那時候才有一個結果。」

「但結果總會有的。」高遠淡然一笑。

「那個皇帝看來很窩囊，盛北川即使替他平反敗局，只怕也不會幹出多大的好事來。」

「不知道燕王又是怎樣的人？」

「我只知道他重用司馬長安那種人就絕不會是一個好人。」

「這是偏見。」高遠搖頭。「那一個做皇帝對我們其實還不是一樣？倒是盛北川那一份忠肝義胆，確是令人佩服。」

「你眞的主張我繼續替盛北川那邊做事？」

高遠只是回答：「我的右手若不是給冷無極砍掉，也會跟着他。」

孫鳳翔沉吟道：「我們江湖人在戰場上未必起得了多大作用。」

「你喜歡怎樣便怎樣。」高遠目光一閃。「只是，有一個人你須提防。」

「那個擊傷元寶的人。」

「元寶吐出來的鮮血混着破碎的內臟，可見致命的並不是後背那一劍，而是被內家掌力震碎了內臟。」

「我會小心的了。」孫鳳翔接問：「你準備到那兒去？」

「那座農舍我暫時是不準備去的了，飛燕不在，我也打點不來，反正一個人，了無牽掛，到處跑跑，正好散散悶氣。」

「只是天下未定，處處都動盪不安……」

高遠笑截：「我雖然只剩下一條手臂，相信還能夠照顧自己。」

孫鳳翔沒有再說甚麼，高遠目光轉落在墓碑上。「什麼時候你經過，不妨到來整理一下墳墓。」

「我會的——」孫鳳翔仰首同天。「問題只是我也未必能活上多久。」

高遠聽着心頭一陣愴然，沒有說話。又是一陣急風吹過，紙錢再飛揚，遠遠飄飛開去。

× × ×

盛北川事實也以爲自己一片忠肝義胆，郭安飛燕元寶的死更令他熱血沸騰，準備狠狠的幹一番大事。

在這之前，他們一直以爲只要皇帝在他那兒，他就有辦法聯絡各侯，擧兵討伐燕王，可是皇帝落到他手上，他却突然有一種老鼠拉龜，不知從何處着手的感覺。

這就正如那種飯來張口，儘懂得挑剔飯菜不好的人，只有到由他當家，才知道當家的是怎樣的辛苦，之前他事實並沒有將魏初放在眼內，總以爲自己一定會比魏初做得好。

現在，他總算親身體驗到魏初的煩惱。

到了翁天義出現，他甚至不由懷疑到自己那一片忠肝義胆。

翁天義只帶了兩個小太監，正式登門拜訪盛北川，他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單就這一點，已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胆識非凡。

盛北川接到拜帖，大爲震驚，若是這之前，他說不定已着侍衛圍攻翁天義，可是現在他非獨沒有，經過一番考慮之後，還請翁天義進去。

翁天義一些怯懦之色也沒有，背負雙手，悠然從兩行侍衛當中走過，直趨大堂。

那兩個小太監各自捧着一個盒子，神態也很從容，顯然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

盛北川在十六個侍衛拱衛下，在大堂接見翁天義，那十六個侍衛無不驚訝翁天義的冷靜鎭定。

翁天義的語聲也很鎭定。「燕王屬下翁天義拜見定遠侯爺，向侯爺請安。」

盛北川反而有些失措一會才道：「坐！」

「謝坐。」翁天義慦然在一旁坐下來，那兩個小太監亦走了過去，肅立兩側。

盛北川心神一定，道：「翁公公不遠千里而來，不知道有何賜教？」

「不敢，」翁天義抬手一遞。「小人只是帶來了一些東西，請侯爺過目。」

兩個小太監隨即走到盛北川身前，屈一膝，將手中捧着的盒子放在旁邊几子上，退了下去。

盛北川取起了盒子，正要打開，翁天義又笑道：「還請侯爺先屏退左右。」

也不用吩咐，兩個小太監已先自退出去，盛北川沉吟了一會，左右看一眼，終於道：「你們也退下。」

十六個侍衛相顧一眼，不敢抗命，帶着疑惑的心情退出大堂。

盛北川目光再一掃，道：「現在本侯大概可以將盒子打開了。」

「侯爺果然名不虛傳，這一份鎭定，小人已佩服到五體投地了。」翁天義這倒是由衷之言。

「彼此彼此，」盛北川從容將盒子打開，目光一落，不覺一怔，盒子內載的，都是一封封的書信，翁天義即時道：「魏初接了皇帝回府，曾經去信各侯，邀請各侯前去商討如何擧兵勤王。」

「本侯也曾被邀請，却是個陷阱。」

「魏初不是心胸狹窄，但在這非常時期，又豈會做出這種事情，伏擊侯爺的，其實是我的人。」

盛北川一怔，淡然道：「是麼？」

翁天義接道：「除了侯爺外，各侯都沒有動身，只是信覆，模稜兩可。」

盛北川抖開了一封信，看看道：「他們都是聰明人。」接又抖開了另一封。

「魏初也是的。」翁天義笑笑道：「他們的改變初衷，也是因爲看出大勢已去，獨力難支。」

說話間，盛北川已看了三封信，面色越來越難看，翁天義沒有再說話，一直等到盛北川將一個盒子的信看光，才道：「還有的在另一個盒子內，侯爺無妨細看清楚。」

「不用了。」盛北川搖了搖頭，面色更難看。

「各侯反應如此冷淡，難怪魏初寒心，侯爺又不與他合作，他當然只有走最後的一條路了。」

盛北川淡然一笑。「識時務者爲俊傑，他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只是運氣不好，又遇上本侯這個旣愚且魯的對手。」

「侯爺的運氣，比他好多了。」

「公公這是什麼意思？」盛北川反問。

「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際，侯爺深得人心，一呼百諾，皇上又怎會不加以重用？」

盛北川看着翁天義，沒有作聲，翁天義接道：「那一個做皇帝，其實還不是一樣？」

「本來是一樣，只是本侯的情形不同。」

「侯爺是顧慮那些曾經爲這件事出過力的人？」翁天義彷彿看到盛北川心裏。

「公公有所不知。」盛北川歎了一口氣。

「小人只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等不到那些好日子的人，是時運不濟。」

盛北川沉吟起來，翁天義接道：「侯爺無妨考慮清楚才作答覆。」

「本侯就是不明白，强敵已去，何必多此一擧。」

「侯爺足智多謀，想必已作好了安排，這附近到底仍然是侯爺勢力範圍，能夠避免與侯爺正面衝突，小人都希望盡量避免。」

盛北川笑道：「這若是理由，也只是理由之一。」

「皇上一直都希望有個說得話的人能替他安撫南方各侯，以求達到兵不血刃，一統天下的目的，此人亦自非侯爺莫屬。」

「沒有了？」

翁天義微微一笑。「若說還有，那就是爲了小人的利益設想。」

盛北川「哦」一聲。

翁天義接道：「這件事已花了不少時候，再不完難免一個辦事不力之罪，而且夜長夢多，也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化，京城方面，小人也甚不放心，爲了將來的富貴榮華，不能不走這一次，以祈能夠早一些解決。」

「本侯也相信，若是沒有大好處，公公也不會冒這個險。」

「富貴險中求，原就是一句老話。」翁天義又苦笑。「老話通常都是有些道理的。」

盛北川又沉默了下去，翁天義續追問：「侯爺需要多少天考慮？」

「公公又能等侯多少天？」

「多少天本來都沒有太大問題，當然是越快越好，小人也不以爲侯爺這麼果斷的人需要考慮太久。」

「明天同樣時候，勞煩公公再走一趟。」

「爽快！」翁天義撫着掌：「侯爺果然爽快。」

盛北川轉過身子，振吭大呼：「送客！」

× × ×

接着的一天過得非常平靜，最低限度，表面上看來就是這樣。

在翁天義到來之前，盛北川自正午一直就在大堂內，一再將那兩個盒子的書信看了幾遍，看樣子，仍然希望能夠在翁天義出現之前找到一個可以聯手的對象。

到他將兩個盒子都關上的時候，却已完全絕望。

若是他一定要與燕王對抗，一定是一個完全孤立的局面，也許不等燕王大軍南下，那些王侯便已聯合向他進攻，將他抓起來，送到燕王的面前邀功。

這一戰，絕無疑問有如以卵擊石，只有瘋子才認爲有希望。

盛北川一向都很清醒，現在他惟一考慮的只是他是否眞的一顆丹心，滿腔碧血，眞的已準備不顧一切，與皇帝共存亡，與燕王决一死戰。

翁天義依時到來，與盛北川閉戶長談。

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談什麼，門開的時候，翁天義也是像昨天一樣，從容離開。

沒有人能夠從他的面上看出到底出了什麼事。

× × ×

長夜終於消逝，日漸高，耀目的陽光酒落在高遠面上，使他的眼蓋不由一陣顫動，終於睜開，他仍然懷抱着那個酒罎，昨夜他就是喝光了這罎酒，終於醉倒，到現在醒來，才知道是醉倒在這草叢中。

草長過膝，風吹蕭索，他開始感到了一些寒意，也總算完全清醒。

他仍然臥在那裏，看着從上空飛過的飛鳥，一面似笑非笑的表情，風雖然吹掉了他的醉意，却沒有吹散他的懶意，他懶洋洋的臥着，腦袋也是懶洋洋的，什麼也沒想，接近空白。

風吹來了馬蹄聲，也吹來了人聲，高遠就像沒有聽到一樣，一直到他聽到了一個人的聲音。

「公公早到了？」這聲音非常熟悉，高遠不由傾耳細聽。

「侯爺來得正是時候。」回答的聲音陰陽怪氣，在高遠聽來却完全陌生。

侯爺？難道眞的是盛北川？高遠心念一動，挺了挺身子。

那位侯爺接道：「我們這就上京去？」

「侯爺難道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要打點的都已打點好了。」

陌生的聲音接道：「燕王屬下翁天義向皇上請安。」

一聽這句話，高遠如遭電殛，混身猛一震，他探手抓了抓腦袋，爬起半身，分開草叢，往聲音來處望去。

不遠處的驛道上，兩隊人相對而立，其中一隊爲首的正就是盛北川，皇帝也坐在馬上，垂頭喪氣；另一隊爲首的一個太監正在向皇帝作揖。

高遠看得很清楚，目定口呆，腦袋也這才呈現一片空白，那些人跟着說的話，他一句也再聽不入耳了。

那些人也沒有太多說話，隨即動身，盛北川翁天義兩騎前行，談笑風生，司馬長安押後，那些死士左右齊上護在皇帝前後左右。

皇帝一張臉有如白紙，身子抖得就像急風中的弱草，一波三折，到現在他已經完全絕望，連盛北川也是這種人，他又還希望那一個再加以援手？只是他實在不明白，盛北川怎會突然改變初衷，轉投燕王，之前盛北川怎樣說話，屬下的人又如何爲了將他救出來捨生忘死他還記得很清楚，他沒有想下去，到了這個地步，明白與否，又有什麼關係？

高遠看不到皇帝臉上的表情，也聽不到翁天義、盛北川兩人談笑什麼，那片刻，他混身的血液彷彿已在燃燒，突然有一種動兵器的衝動，他伸手，用他的右手，然後他突然省起右手已斷去。

沒有了右手可以用左手，但他的左手又能夠起多大作用？那邊有司馬長安，有那麼多死士太監，還有那個殺元寶的高手是必也在，他如何應付得來？

目光落在斷臂上，他忽然笑起來，笑得是那麼淒凉，他這條右臂，還有飛燕、元寶與七重天一羣兄弟的性命，都已交給盛北川，然而盛北川却將他們拚命救回來的皇帝拱手送給燕王的人，這若是笑話，的確太可笑了。

他儘管笑着，却沒有發出笑聲來，咽喉就像是哽着什麼，一些聲音也發不出。

隨即他想到了孫鳳翔。

在這件事中，孫鳳翔到底又扮演一個甚麼脚色？盛北川給他的黃金到底又有什麼作用？

他突然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左手握拳，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衝了出去，衝向盛北川等人的來路。

× × ×

長街上行人熙來攘往，高遠一路奔來，撞倒了好幾個人，他沒有理，繼續往前奔，衝進了鴻福客棧。

一個店小二迎前，也不知是迎客還是阻止，說話尚未出口，已然被高遠一拳擊飛出去。

高遠隨即衝上樓梯，衝到一個房間門前，以左肩將房門撞開，整個身子亦衝了進去。

房間中一個人，應聲回頭，雙手已然在袖中，兵器隨時準備擊出去，看清楚是高遠，雙手才鬆開，却驚問：「小高，出了什麼事？」

這個人正就是孫鳳翔。

高遠脚步一穩，戟指孫鳳翔，却在不住的顫動，雙目彷彿有火燄噴射出來，嘴唇顫抖，一個字可也說不出口。

孫鳳翔更加詫異，接又一聲：「小高！」

高遠咬牙切齒，終於厲聲道：「姓孫的，盛北川給了你黃金，你便做出這種事來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

「殺手到底是殺手，滅絕人性，姓高的瞎了眼，一直以爲你是一條好漢，那知你跟其他的殺手都是一樣，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孫鳳翔詫異的望着高遠，也沒有作聲。

高遠嘶聲接問：「飛燕爲你丢了命，我爲你斷了一條右臂，還有元寶，九重天那麼多兄弟，你怎對得起我們？」

孫鳳翔冷靜的問：「小高，究竟出了什麼事？」

高遠咆哮着：「你還裝模作樣？」

孫鳳翔說道：「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你……」

高遠截道：「你不知道盛北川將皇帝交給了燕王的人，你騙那一個？」

「胡說——」孫鳳翔喝道：「侯爺怎會是這種人！」

高遠冷笑。「你還帮他說話，難怪啊，他給你黃金！」

孫鳳翔道：「我一兩黃金也沒有拿他的，你可以搜一個明白。」

高遠一怔。「你怎麼不拿？」

「敬他是一個英雄豪傑。」孫鳳翔一皺鼻子。「你喝醉了在說醉話？」

高遠怒道：「我親眼看見盛北川拱手將皇帝交給翁天義……」

「我還是不相信。」孫鳳翔搖頭。

高遠厲聲道：「你看我可是這種胡說八道的人？」

孫鳳翔搖頭。「可是……」

高遠道：「你將盛北川找出來給我看！」

孫鳳翔凝望着高遠，眼神更疑惑，高遠挺着胸，一聲不發。

看了一會，孫鳳翔突然擧步，往外奔了出

去，高遠沒有叫住他，緊跟在他背後。

× × ×

定遠侯府門戶大開，從外內望，空蕩一片，一個人也不見。

孫鳳翔奔上門前石階，只看一眼，心頭便一陣茫然，高遠後面追上，道：「怎麼不進去？進去啊！」

孫鳳翔目光一轉，衝了進去。

沒有人阻止，也沒有人呼喚，孫鳳翔一直衝進了大堂，還是不見人，忍不住厲聲大呼：「來人！」

兩個侍衛聞聲從一旁轉出來，看見孫鳳翔，便要往後躲，孫鳳翔一個虎跳，雙手一探，將那兩個侍衛劈胸抓住。

「侯爺在那裏？」孫鳳翔接一聲大吼。「說！」

那兩個侍衛吃驚的望着孫鳳翔，牙齦相叩，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孫鳳翔雙手一推，兩個侍衛滾跌地上，他隨即一把取過插在旁邊的一支纓槍指着他們。

一個侍衛慌忙道：「侯爺一早押着皇上，上京去了。」

孫鳳翔面色大變，高遠已追了進來，立即叫道：「是不是？我可有說謊？」

孫鳳翔沒有回答，怔在那裏，面上的肌肉開始抽搐，突然發出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叫聲震得承塵上的塵灰「簌簌」滾落，那兩個侍衛連滾帶爬，慌忙一旁逃了出去，高遠却怔住，他認識孫鳳翔到現在，還是第一次看見孫鳳翔這樣衝動。

孫鳳翔吼叫着，手執纓槍轉身衝出，高遠大驚，一面追前一面叫：「孫大哥——」

孫鳳翔充耳不聞，發狂疾往前奔。

衝出定遠侯府，三四個侍衛策騎正向這邊走來，孫鳳翔立即向他們疾衝了過去。

那都是定遠侯府的侍衛，都認識孫鳳翔，看見他手執纓槍衝來，大驚，他們當然已知道盛北川作出了什麼决定，也不難想像得到孫鳳翔為什麼生氣，一來心虛，二來知道孫鳳翔本領高強，絕不是他的對手，走為上着。

「站着——」孫鳳翔斷喝，聲如霹靂。

那四個侍衛竟然給喝住，一個惶然道：「孫大俠，這可是與我們無關……」

孫鳳翔沒有作聲，一竄而上，把一個侍衛抓下來，翻身上馬，叱喝聲中，策馬疾奔了出去。

四個侍衛驚魂未定，高遠又已撲到，猛一拳痛擊在一個侍衛身上，將那個侍衛擊飛，縱身亦上馬追出。

這時候他已經冷靜下來，但孫鳳翔這時候却怒火高燒，瘋狂催策坐騎，很快將高遠遠遠拋下。

× × ×

馬奔過荒野，奔過夾在林子中的小徑，孫鳳翔憤怒之中走的仍然是捷徑。

又是一片荒野，過了這一片荒野，孫鳳翔催騎衝上了一個山坡。

居高臨下，他清楚看見大隊人馬在山坡的另一面經過。

再過江流滾滾，一條木橋橫架在江流上，司馬長安的四個手下當先奔上木橋，小心地檢視了一遍，木橋沒有問題才揮手着隊伍繼續前進。

翁天義隨即一笑擺手：「侯爺請——」

盛北川還未答話，霹靂也似一聲大喝便劃空傳來，一驚回頭，只見那邊山坡上孫鳳翔挺槍躍馬，一面大叫一面飛騎衝下來。

盛北川面色一變，翁天義目光一轉，立即吩咐：「各人小心。」

那些死士太監立即散開，弧形迎向孫鳳翔，盛北川所屬侍衛却怔在那裏。

司馬長安催騎奔至翁天義身旁，道：「是孫鳳翔。」

翁天義反而一怔。「怎麼竟然會是他？」

司馬長安轉問盛北川：「侯爺可是仍欠他的酬勞？」

盛北川如夢初醒，道：「本侯原是答應了付給他萬兩黃金，可是他一兩也不肯收。」

翁天義「哦」的一聲。「那是我們的消息不確，這個人原來也會做沒有酬勞的事情。」

盛北川苦笑。司馬長安忽然歎息。「他不該破壞自己的原則的。」

翁天義道：「否則錢已到手，他大可找一個地方好好的享受一下。」

司馬長安搖頭道：「這個人一向不怎樣懂得享受，也一向冷靜得很。」目光一轉。「侯爺要暫避一旁了。」

盛北川歎息無言，翁天義接把手一揮。「來兩組人保護侯爺。」

七個一組十四個死士立即在盛北川身前雁翅般展開，翁天義接顧司馬長安。「你也要小心才好。」

司馬長安笑笑道：「他若是仍然能夠保持冷靜，根本不會這樣單騎追來，一直以來他也都是暗襲，江湖上十三個最有名的殺手中，他便認第二，相信也沒有人敢認第一，明刀明槍，衝鋒陷陣，不是殺手所長。」

翁天義笑道：「一個人怎樣固執也不要緊，固執有時反而令人更成功，只有原則，却是絕不可以放棄的。」

司馬長安詫道：「他能夠接近，已經是本領。」

翁天義道：「他一定能夠接近，而且一定能夠將皇帝搶到手。」

司馬長安一怔，翁天義接道：「我實在想不出皇帝在他手中對我們有什麼壞處。」

司馬長安恍然，按鞭不動，說話間，孫鳳翔已飛騎衝至，大叫不絕，槍勢如虹，一個死士迎上去，兵器還未出手，纓槍已然刺進了他的胸膛。

槍出血出，孫鳳翔飛騎一衝而過，纓槍一劃，「霍霍」急响，兩個死士咽喉濺血，飛掉開去。

槍勢未絕，再一探，又刺進了另一個死士的眉心。

這個人不愧是殺手中的殺手，任何兵器落在他手上也能夠發揮強烈的殺傷力，那些死士視人命如草芥，置生死於度外，看見他，却不知怎的，由心底恐懼出來。

一直以來，他給他們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他的出手也實在太狠太快，在他們的眼中已成了死亡的象徵。

他們雖然被稱為死士，到底未能夠視死如歸。

可是他們並沒有退縮，迅速將孫鳳翔包圍起來，暗器緊接出手，四面八方射至。

孫鳳翔催騎狂衝，人却往鞍旁一倒，槍如輪轉，撥開了右邊射來的暗器，左邊射來的全都射在馬身上，那匹馬負痛，衝得更急，擋在前面的死士不能不讓開一條路，孫鳳翔一騎當中衝過，纓槍閃電般又劃破了三個死士的咽喉，馬再衝前十數丈，終於倒下。

在馬倒下之前，孫鳳翔已離鞍，伏地一滾，連人帶槍撞進一個死士的胸膛，在那個死士忍痛揮刀斬下之前，一掌將之擊得從槍桿脫出，撞向撲來的另一個死士身上，他接一個虎跳，從三四個死士頭上跳過，在那三四個死士回身同時，半空中疾轉過身來，凌空出槍，「奪奪」地刺進了兩個死士的胸膛，槍一收，身形又拔起，向皇帝那邊撲落！

那些死士暗器已在手，只恐傷了同伴，又恐傷了皇帝，不敢發出去，孫鳳翔身形凌空躍下，逆持纓槍一插一收，那抓住皇帝坐騎韁繩的死士揮刀一擋不及，槍已入胸膛。

孫鳳翔拔槍借力翻身，從皇帝鞍後滾過，纓槍迅速刺入了抓着另一邊韁繩的死士面上，拔回同時，一把已然奪過韁繩。

皇帝面如土色，抱着馬鞍子顫抖，只差一點兒沒有滾跌下來，孫鳳翔左手控韁，右手槍劃了一個半弧，向他迫近來的死士不由停下腳步。

「孫鳳翔住手！」一個蒼勁的叫聲即時傳來。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盛北川那邊已催騎走前丈許，一面伸出手來，作阻止之勢。

孫鳳翔目光一落，一寒。「是侯爺叫我住手？」

盛北川胸膛一縮，吸了一口氣，道：「黃金一直都準備着……」

孫鳳翔冷笑。「我要黃金用得着追到這兒來？」

盛北川揮手截住。「你聽本侯說……」

孫鳳翔冷截道：「我只要侯爺告訴我，這到底為了什麼？」

「大勢已去。」盛北川歎息。「我們又何必……」

「侯爺是這種貪生畏死的人？」孫鳳翔目光如電。

盛北川避開孫鳳翔的目光。「你們是勇士，本侯……只是一個政客。」

孫鳳翔一怔，大笑。「政客？侯爺何以不早一些告訴我們？」

盛北川嘴唇顫動了幾下才道：「以卵擊石，最是不智，本侯以為，你還是將人放下，回去……」

「那放得這麼容易？」孫鳳翔大笑不絕。「你要什麼條件？」盛北川一頓接問：「功名富貴？以你的武功，若是跟着本侯……」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經被孫鳳翔一聲怒吼驚斷。

孫鳳翔怒吼着猛將手中纓槍擲出！

盛北川冷不提防，翁天義好像也來不及搶救，司馬長安要動身時，纓槍已飛進盛北川胸膛，一穿而過！

盛北川本能的雙手捧着槍桿，嘴唇顫動，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也就雙手捧槍，從馬上倒翻了下去。

沒有人作聲，彷彿全都被孫鳳翔的舉動驚呆，顯然連翁天義也不例外。

孫鳳翔也怔在那兒，這一槍擲出，將他的怒氣擲進，也令他冷靜下來。

馬驚嘶，一旁奔出，盛北川仰倒在地上，雙手仍捧着槍桿，已氣絕，雙眼睜大，充滿了疑惑、驚懼，還有悲哀，在今天之前，他還是孫鳳翔敬重的人，孫鳳翔還準備為他賣命，現在却死在孫鳳翔槍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孫鳳翔打破了這一片靜寂，又大笑起來，笑聲悲激，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翁天義等他笑完了才道：「這又何苦？」

孫鳳翔冷冷的望了他一眼，他接道：「我從未服過任何人，如今你是第一個。」

「你服我什麼？」

「就是這一份豪氣，我已佩服到五體投地。」翁天義嘟喃接道：「其實你們應該早就知道，官場險詐，盛北川怎可能是你們心目中那種英雄？」

「他只是一個政客。」

「你知道什麼是『政客』？」

「那種不做官不舒服的人。」

「所以你難怪他有如牆頭之草，首竄兩端。」翁天義一頓一歎。「大勢已去，孤掌難鳴，你應該明白他的心情。」

孫鳳翔冷笑，翁天義又道：「若知道如此收場，相信他寧可死得轟烈一些，可惜他並不是一個神，沒有那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

「廢話！」

「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人才，能夠要那許多人替他賣命。」

「都是廢話。」

「第一次見面，廢話多講一些又何妨？」

「我覺得已經夠了。」孫鳳翔語聲更冷。

「孫公子既年青，武功又好，將來必是會有一番作為。」

孫鳳翔冷笑着問：「難道我聽由你們將皇帝帶走，不加阻攔？」

「你不像那麼貪心的人。」翁天義微笑。

「這不是貪心，是有始有終。」

「就像你追殺司馬長安？」

孫鳳翔目光轉向司馬長安道：「不錯。」

司馬長安笑問道：「要你做這件事的人已死掉，難道你竟然要繼承他們生前的心願，抓着這個皇帝，招兵買馬，與我們的主子一爭天下？」

孫鳳翔沉聲道：「就是這樣。」

司馬長安轉顧翁天義，翁天義無可奈何一聲長歎。「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接一揮手。

那些死士早已重重包圍着，一見立即移動腳步，迫向孫鳳翔，分佈均勻，四面一樣。

盛北川的侍衛一直惶然縮在一旁，兵器雖然都已取在手，並沒有上前，也不知那一個突然怪叫一聲，一旁疾奔了出去，其他的不由跟着，竟然將那些死士的包圍衝破了一個缺口。

那些死士沒有得到吩咐，再加上那些侍衛人多勢衆，不得不讓開。

孫鳳翔怎會錯過這個機會，翻身跨上皇帝的坐騎，策騎往那道缺口衝去。

皇帝已經失魂落魄，這時候亦不由發出一聲尖叫，緊抱着馬脖子。

七八個死士迎上來，刀矛齊扎向孫鳳翔。

孫鳳翔身形拔起，金刀出鞘，在兩個死士頭上經過，削進了那兩個死士的咽喉，再一個翻滾，金刀斬開了另一個死士的頭顱，刀柄反撞，再將另一個死士的頭顱撞碎。

馬繼續奔前，兩個死士左右齊上，便要搶韁繩，孫鳳翔却到了，金刀脫手，一個死士才轉身，金刀便已飛進空門，斬斷了他的咽喉，孫鳳翔身形緊接落下，探手抓回金刀，接將那個死士的屍體以刀柄撞飛，撞向撲來的另一個死士。

那個死士看見一條人影飛來，手中刀急斬出，到發覺斬的是同伴，孫鳳翔金刀已當頭斬下，一個身子幾乎分開兩爿。

孫鳳翔再上馬，催騎狂奔。

翁天義司馬長安雙騎亦飛奔過來，那都是百中選一的駿馬，死士顯然早有默契，讓開了一條路，兩騎暢通無阻，直追孫鳳翔。

孫鳳翔前面擋着十多個死士，他再殺五人，翁天義司馬長安已迫近，但他與皇帝的一騎亦快到那邊木橋。

木橋並不闊，上到去，對孫鳳翔當然有利得多。

翁天義即時一聲：「殺馬！」

死士刀矛應聲齊出，那匹馬奔不了三丈遠，四蹄便給斬斷，悲嘶着倒了下去。

孫鳳翔亦同時擊殺四個死士，一把將鞍上滾落的皇帝抓住，身形拔起，一掠三丈，右腳往一個死士頭上踏下，借力，又掠出三丈。

那個死士看着那一腳蹬下，但閃避不開，

只給踏得昏頭昏腦，身子不住的打轉，撞向飛馬奔來的翁天義。

翁天義沒有理會，飛騎直衝而過，那個死士給馬身一撞，橫飛了出去。

這片刻孫鳳翔又掠出了數丈，那些死士竟然擋他不住，但沒有罷休，窮追不捨。

孫鳳翔右手金刀疾擊，再殺一人，眼看便要衝上橋頭，翁天義已凌空撲至。他從馬背上拔起來，一掠四丈，頭下脚上，俯衝而下，孫鳳翔耳聽風聲，金刀疾揚，迎向劈來雙掌，刀掌一觸，孫鳳翔抱着皇帝連退七步，翁天義亦倒掠而回，左右死士刀矛並舉，一齊殺上。

孫鳳翔連斃兩人，終於挾着皇帝，衝到橋上，一個死士挺矛緊追而至，却被他一環敲開，再一脚踢飛，閃電也似一道金虹同時射至，是司馬長安的蛇鱗金鞭。孫鳳翔金刀一點金鞭，身形倒退，司馬長安落在橋上，獰笑。「姓孫的，我們的舊賬也該算清楚了。」

孫鳳翔冷笑。「若是你有種，早便已算完，等不到今天。」

「今天也不遲！」司馬長安金鞭揮舞，鎖向孫鳳翔脖子，孫鳳翔金刀敲上鞭梢，又將這一鞭接下。

司馬長安鞭揮不停，一鞭急一鞭，捲向要害，孫鳳翔左手挾着皇帝，右手金刀力拒，一退再退，司馬長安幾次要按動機括，將鞭上鱗片射出，但礙着皇帝，沒有按下去，鞭的威力不能夠發揮至盡，實在也佔不了多少便宜。

他再次收鞭，振吭大喝：「姓孫的，有種將皇帝放下，我們決一生死！」

「你若是有種，將皇帝殺掉！」孫鳳翔冷笑。

司馬長安大怒，方待說什麼，後面翁天義突然道：「人有錯手，這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藉口。」司馬長安聽完先是一怔。隨即面露得色，孫鳳翔面色卻是一變。

離京的時候，燕王曾經吩咐若是太麻煩便不用帶回去，言下之意是必要時可以將皇帝幹掉，那當然要做得很小心，不要令燕王負上叔殺姪的惡名。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司馬長安聽過翁天義提及這件事，方才亦聽出翁天義有意就地將皇帝處決，現在再聽那句話，那還不立即明白過來，但心念再動，却是心頭一凜，得色也蕩然無存。

他是燕王的親信，若是爲了殺孫鳳翔將皇帝殺掉，事情傳開去，各王公大臣怕會懷疑到是燕王的主意，爲掩衆口，到時候燕王難免要將他殺掉，翁天義等人也當然不會替他分辯，就是分辯也沒有多大作用。

翁天義當然很明白，所以才會讓孫鳳翔將皇帝封走，也讓他得到這個好機會。

現在他總算明白翁天義一切已計算在內，可是衆目睽睽之下，一脚已踏進這個陰謀去，縮也縮不回去，而且孫鳳翔也不會讓他退開。

「姓孫的，我們今天眞的可以決一死戰了。」他不由大笑起來。

孫鳳翔似乎也明白，冷笑道：「走狗終須山上喪，那個太監看來也比你聰明。」

司馬長安道：「也許他看見我一直躲躲閃閃的，實在太沒有男子氣概，所以特別給我安排了這個機會。」

「那你還不趕快多謝他？」

司馬長安眞的回頭向翁天義一揖，帶笑道：「多謝公公成全！」

孫鳳翔金刀也就在這時候脫手飛擊，司馬長安實在想不到他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偷襲，耳聽風聲，要閃避時金刀已擊在腰背上，也總算讓開要害，但仍然鮮血激濺，開了一道深長的口子，身子亦不由斜刺裏一栽。

孫鳳翔同時將皇帝放下，身形撲上，探手將金刀收回，盤旋飛舞，再向司馬長安攻至。

司馬長安反應也不慢，一栽金鞭即倒揮，鞭勢尙未展開，便給金刀撞回，孫鳳翔隨即附骨之蛆的纏着司馬長安，金刀左截鞭勢，右斬要害，接連幾招，迫得司馬長安身形大亂，一個閃避不及，又被刀背拍中，身子左搖右擺，連吐兩口鮮血。他的身子隨即倒下，貼地一滾，金鞭終於展開，人裹在鞭內，一個金球也似疾彈起來，將孫鳳翔迫退挪三步。

孫鳳翔連搶三次都搶不進鞭內，金鞭倒捲而來，不得不退那三步。司馬長安一面揮鞭一面怒罵：「姓孫的，你是那門子的好漢？」

「那門子的都不是，姓孫的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好漢，你也是！」孫鳳翔金刀再次出擊。

司馬長安金鞭飛捲，四十九片金鱗疾射而出。孫鳳翔知道厲害，倒退，司馬長安身形急拔，金鞭再展，又是四十九片金鱗射出，他是看準了孫鳳翔退到了皇帝身旁，算準了孫鳳翔不會讓皇帝死，若是孫鳳翔爲了掩護皇帝傷在鱗片下，不管傷得怎樣，他也有信心與孫鳳翔拚一個同歸於盡。

他是一個聰明人，很懂得把握機會，但他也一定會考慮到孫鳳翔怎會那麼巧恰好退到皇帝身旁，他負傷之下急於求勝，便疏忽這點。

那剎那，孫鳳翔的金刀突然脫手落下，雙手接藏入袖中，雙袖往上疾揚了起來，那雙袖子，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一展開却是出奇的寬闊，有如兩柄大扇子，左右一撥，竟將射來的鱗片完全捲飛。他爲了對付司馬長安，顯然已費了不少心思，他的脚同時將落在橋上的金刀挑踢出去，正撞在司馬長安的右腕上。一撞即碎，金鞭脫手墮下，司馬長安大驚失色，左手急拔劍，刺向孫鳳翔胸膛。孫鳳翔身形及時一倒，將劍避開，右手已又將刀接回。

司馬長安長劍刺空，落在橋上，孫鳳翔金刀已至，一貼一拖，將司馬長安長劍的吞口鎖住，再往前一送，硬硬將司馬長安的手腕折回，劍反刺進司馬長安的小腹。

孫鳳翔刀再一抖，劍又從司馬長安的小腹脫出，也從他手中飛脫，刀再進，柄一連四次撞在司馬長安的胸膛上，只撞得他口吐鮮血，身子一退再退。東倒西側，到他倒下，胸前的骨頭已完全給撞碎。他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始終不能成功，喘息着突然道：「我眞是想不到……」一句話說不了一半血又吐出。

孫鳳翔冷笑，還未答話，司馬長安已接道：「想不到一個好像你這樣機靈的人，怎麼連一個女孩子也騙不到。」

孫鳳翔一怔。「你胡說什麼？」

司馬長安笑道：「葉素落在我手上的時候，還是一個原璧的閨女……」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他的身子已被孫鳳翔一脚挑起來，孫鳳翔怒吼聲中，金刀一陣亂劈，到他的身子再落到橋上，已不成人形。

那些死士隨即衝上橋來，橋有多闊？他們兩個人並排衝上，手脚便已施展不開，一個個的來，又豈是孫鳳翔的對手？

孫鳳翔且戰且退，金刀硬拒來敵，以脚將皇帝反踢滾開，皇帝何嘗吃過這種苦頭，退不了一丈，已經口青面腫，一個身子到處都疼痛，就像已給拆開一塊塊。

孫鳳翔沒理會他，也不知道跟着應該怎樣做。那些死士苦纏不休，他絕不能脫身的了，而翁天義仍未加入，若說他竟能夠將皇帝帶走，就是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只要他將皇帝放下，他要走却易如反掌，那些死士固然難以將他追及，翁天義亦不會做這種沒有好處的事。

可是他血戰不退，也許因爲他的固執，而他對飛燕元寶七重天羣賊的死，以及高遠斷臂的那一份歉疚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不是他，高遠他們根本不會做這件事，也根本不會死的死，傷的傷，現在仍能夠好好的活着。

他痛恨盛北川，更痛恨自己，爲什麼竟然去違反多年的原則。這之前，他從就不會將朋友牽涉入自己的事，更不會讓朋友冒險，而他也不會去做那些不太認識的事，去無條件爲那些不太認識的人賣命。

對於盛北川，他認識得的確太少，對於政治，他更就是一個門外漢，燕王登基天下百姓是不是就沒有好日子過？他不知道。

現在他脚下這個皇帝再統治天下是不是會一改此前的陋習，國泰民安？他也一樣不知道，他信任的只是盛北川這個人。

這個人却令他如此失望，但他還是佩服，除了他們，還有郭安，還有那麼多的人，盛北川竟然都能夠令他們信服，甘心爲他賣命，實在不簡單。

他們難道都看不出盛北川只是一個政客？

一個成功的政客往往都沒有掩飾，也許他也是到了盡頭才發覺自己原是一個政客。

若說錯，他也只是做錯了一點，不應該利用江湖人。

江湖人以血還血！

×　×　×

一個又一個死士倒下，孫鳳翔一身衣衫亦被鮮血濺紅，眼亦紅了起來，他彷彿又看到了飛燕、元寶及七重天的一羣好漢，還有斷臂的高遠。

橋上橫七豎八都是屍體，那些死士似也被激發了獸性，瘋狂繼續衝前。

孫鳳翔已經受傷，他武功雖然比那些死士好，到底是血肉之軀。

那些死士波浪般一層層湧上，雖然還沒有將孫鳳翔淹沒，終於將他湧得左支右絀。

翁天義這時候出手了，天馬行空般掠至，左右正要撲上去的兩個死士差一點沒有給撞飛橋外，他當中穿過，抓住了孫鳳翔新舊力交替的空隙，也當然，抓得比那些死士更緊，左掌引開了孫鳳翔的金刀，右掌一穿而進，印在孫鳳翔胸膛上，孫鳳翔悶哼一聲，金刀反襲翁天義胸膛，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翁天義左閃右避，身形一矮，探手竟向皇帝一掌拍去，孫鳳翔不由一環急截，到他醒悟那是虛招已慢了一分，又中了翁天義一掌。

翁天義大笑，雙掌搶進，孫鳳翔金刀飛舞，都被他雙掌接下，看準機會雙掌又當中插進，孫鳳翔完全不閃避，金刀同時反插翁天義。

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翁天義雙掌擊中那一刀也必然插中，一插之下翁天義的一條命也必定得給插掉。

翁天義急忙收掌，一轉，斜指向倒在橋上的皇帝，這一次孫鳳翔不再理會，金刀反而乘機插向翁天義的要害，翁天義忙又收掌，笑問：「你不再理會這個皇帝的生死了？」

孫鳳翔冷冷道：「你不怕做得太明顯，燕王也不得不砍你的頭，只管殺！」

翁天義大笑，說話間二人出手不停，孫鳳翔是拚了命，翁天義完全佔不到便宜。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突然傳來：「孫大哥，我來了！」

是高遠的聲音，孫鳳翔偷眼望去，只見高遠一騎從對岸林中奔出，向橋這邊奔來，右手衣袖飄飛，左手控韁，口咬長刀。

孫鳳翔心頭一陣熱血沸騰，他總算發覺自己並不孤單。

翁天義道：「又一個送死的呆子來了。」

孫鳳翔入耳驚心，暴聲猛喝，金刀攻擊，將翁天義迫退半步，突然轉身一脚將橋上的皇帝踢飛起來，再轉身，金刀一封又長身暴退。

翁天義那刹那亦猜到了孫鳳翔的企圖，飛撲上前，雙掌才出，便又被孫鳳翔金刀封回，但隨又撲上去。

孫鳳翔身形一退，正退到皇帝落下的位置，左臂一揮，橫撞在皇帝的身子上，皇帝立時又被撞飛。

「姓高的，將皇帝帶走！」孫鳳翔一面大叫，金刀一面狂攻向翁天義。

翁天義右掌往腰間一抹，藏在腰帶的一柄軟劍到了掌中，「嗡」的抖得筆直，一蓬寒芒接從劍尖抖出來，一劍竟化成千鋒。

孫鳳翔金刀剎那被劍芒所掩，但立即脫出，這一使勁，方才中掌所受的內傷又併發，一口鮮血噴出，但仍然不退，金刀擋住了翁天義的去路。

翁天義一口眞氣運行，劍勢更急，百二十劍怒濤般捲出，孫鳳翔口吐鮮血力拒，那邊高遠一騎奔到橋下，探手抓住了跌在河灘上的皇帝，隨呼道：「孫大哥——」

「快走！否則我死不瞑目。」孫鳳翔嘶聲大叫，人與刀狂撞翁天義，這是拚命的打法。

怒濤般的劍勢把他撞回去，他身上却最少有十二處裂開了血口，濺出血來，他的武功雖然比不上翁天義，相差並不遠，因爲久戰耗力太多，才被翁天義輕易偷襲擊傷，而傷疲之下，當然更不是翁天義的對手，可是他拚命，翁天義却惜身，還是被他迫回來。

高遠已看見大羣死士向橋上湧來，但還不清楚孫鳳翔的情形，現在聽到了孫鳳翔這樣說，那還不清楚，也知道自己這樣衝上去，實在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問：「送到那兒去？」

「只要不落在他們手裏……」孫鳳翔話才出口，翁天義已拔起身子，看來便要從孫鳳翔頭上掠過，掠向高遠那邊，孫鳳翔却也拔起身子，在翁天義身形開始變化之前，金刀斬向翁天義下盤。翁天義顯然算準了有此一着，軟劍倒掛，正迎着斬來金刀，身形再藉這一撞之力倒翻，天馬行空般掠向對岸。

孫鳳翔一擋之下，胸膛一陣劇痛，一口眞氣勉強提起來，也知道追截翁天義不及，眞氣全貫在手中金刀上，脫手飛射向翁天義。

這一着眞的大出翁天義意料之外，半空擰腰，身形再一翻，讓開要害，金刀仍插進了他的左腿，眞氣一洩凌空墮下來，落在江灘上。

高遠一騎在翁天義墮下同時奔出了數丈，那匹馬負着兩個人當然沒有奔來時那麼快，以翁天義的輕功，全力施展，沒有那一阻，再兩個起落，絕對可以將高遠截下，現在當然更追不上了，左腿挨的那一刀，傷得他實在不輕。

落在江灘上他不由一個踉蹌，然後他聽到了孫鳳翔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

在孫鳳翔金刀脫手同時，那些死士的長矛亦紛紛脫手，向他擲到。

數十支長矛帶着激厲的破空聲漫空飛來，孫鳳翔眞氣盡用在金刀上，身形如何還能夠再變化，人在半空，又那裏還有閃避的餘地？

他雙手抄住了三支長矛，震飛了七八丈，身子已然被十多支長矛貫穿，鮮血怒射，慘叫聲中墮進江裏。

高遠聽到了這一聲慘叫，也不禁嘶聲叫起來，策騎狂奔，兩行熱淚急風中飛墮。

飛騎就在嘶叫聲中去遠。

×　×　×

沒人知道高遠將這個皇帝帶到什麼地方，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始終是歷史上一個懸案。

燕王朱棣即位，改元永樂，對於建文帝的下落仍甚爲關注，永樂三年，鄭和下西洋，據說就是爲了要找尋建文帝，但沒有找到，之後，又去了六次……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不了和尚正在青雲庵找尋白菱秋之際，來了空空妖尼的師兄黑風老魔，懷疑他們，又不清楚空空妖尼下落，白菱秋剛好撞入來，神志昏迷的說了一大堆說話，更令他生疑，不讓三人離去，不了和尚冷天星無奈，只好諉稱等候妖尼回來再算，不了和尚吹動鐵笛引來蟒蛇、腐肉屍體和二隻鷲鷹撲殺黑風老魔，冷天星暗凝功力，配合攻擊，被老魔用「九幽魔音」，震得二人金星亂冒，昏迷得無法支持下去，忽然魔音沉寂，一陣大笑聲，二人聽聲不見人，再看見老魔似被人點了穴道，咀唇被鋼針穿起來，二人乘機將老魔殺死，燒了青雲庵……

藉迷酒假醉　菱秋已失踪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此處荒僻得很，莫非她就是救了咱們的恩人?」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這似乎不大可能，一個年青妞兒無論如何不會有這等身手……!」

眼珠滴溜一轉，道：「你這小妹子怎麼樣了?」

冷天星面色微紅道：「她受空空妖尼的藥物禁制未解，心志仍然迷惑不醒，是在下將她點了睡穴，只怕……還要麻煩大師父相陪去求令師百了禪師……!」

不了和尚磁牙笑道：「那老和尚別無本領，只會用大鍋煮人，這妞兒沒有你那樣深湛的功力，只怕一煮就熟，一切完蛋了!」

冷天星暗暗發急道：「這樣說來豈不糟了!空空妖尼已死，青雲庵也已付之一炬，如果不了禪師不能解救，只怕她就要長久迷惘下去了!」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道：「這也難說，咱們走着瞧吧……!」微微一頓，道：「眼下還是先把那妞兒引了出來，看看她是友是敵?」

冷天星道：「既是大師父未再發現她的踪跡，也許她已經走了!」

不了和尚搖搖頭：「我和尚可不這樣想法，至少也要試她一試……只需一曲婺婦怨，就能教她原形畢露!」

鐵笛一橫噘口就吹!

那笛聲咽咽嗚嗚，果眞是一曲幽怨動人，使人酸鼻之曲，在西風，一片肅殺的寒山枯林之中，連冷天星都不禁有些淒涼之感。

不久——

不了和尚鐵笛一收，道：「夠了，如果她在百丈方圓之內，必會受到這曲『婺婦怨』的感染，而夢遊般的走了過來。」

一言未畢，果見一條白影拂林而入。

冷天星悄聲道：「大師父音功果然高明，不過……最好別爲她再浪費過多的時間，在下尚欲到那東方雲所說的山洞之內去找找寒星堡主等人!」

不了和尚磁牙笑道：「我和尚絕不跟她囉嗦，如果不是壞人立刻放她而去!」

冷天星此刻方才看清了那白衣女子的相貌，只見她杏目桃腮，雙眉如畫，身材修長，腰肢婀娜，竟是一個絕世美人。

但他不是易爲美色所動之人，雖感到那白衣少女美得出奇，在這深山暗夜之中出沒，行動也古怪得出奇，但却仍然並未對她如何注意。

只見不了和尚舐鼻砸舌的讚道：「好一個美人胚子……」

那白衣少女雙目直視，走到不了和尚面前丈餘之外站了下來。

不了和尚眼珠一轉，道：「方才那曲子好聽麼?」

那白衣少女道：「好聽得很，只是太悲慘了，令人欲哭無淚!」

不了和尚怔了一怔，暗以傳音入密向

冷天星道：「行了!這妞兒已完全被我和尚音功所制，不過，她爲何欲哭無淚?」

只聽那白衣少女又道：「禿賊，你再吹一曲吧!」

不了和尚又怔了一怔，又向冷天星道：「凡被我和尚的『婺婦怨』所制的婦女，莫不求我再吹一曲，這妞兒並沒有兩樣，所不同的是別人叫我禪師，她却喊我禿賊!」

冷天星忍不住笑道：「也許她方才叫過，一時改不過口來!」

不了和尚哼了一聲，道：「要想再聽一曲不難，但却須據實答復我和尚幾個問題!」

那白衣少女點頭道：「你問吧!」

不了和尚道：「妳叫什麼名字?」

那白衣少女道：「南天嬌!」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喃喃的道：「這這名字陌生得緊，妳可曾習過武功，爲何來到此處?」

南天嬌道：「武功一知半解，此來是尋找我的兒子!」

「尋找兒子?……」不了和尚差一點跳了起來，大奇道：「妳也有兒子，他幾歲了?」

不但不了和尚大感意外，連冷天星也奇怪不已，因爲這白衣少女充其量不過二十歲，縱有兒子，也不會大過三歲!

殊料南天嬌的回答更令人意外，只聽她不慌不忙的道：「大約四十幾歲吧!」

不了和尚兩眼一瞪，梆的一拍額頭道：「胡說了，妳怎會生得出四十幾歲的兒子?」

南天嬌從容道：「不是我生的，是我收的螟蛉義子!」

不了和尚吁了一口粗氣，道：「這就難怪了，你那義子叫什麼名字?」

南天嬌道：「他已經出了家，是個和尚!」

「和尚!……」

不了和尚又差一點跳了起來，皺眉叫道：「他在那裏出家?叫什麼法名?」

南天嬌淡淡的道：「可憐他大廟不收，小廟不留，是個十足的野和尚，他俗家姓梅名震岳，法名不了……」

「啊……!」

不了和尚終於一下子跳起丈餘之高，大叫道：「原來妳成心檢我和尚的便宜，妳……大約絲毫沒受我和尚那曲『婺婦怨』的感染吧，快說妳怎會對我和尚知道得這樣清楚?」

袖手旁觀的冷天星却不由心頭爲之一震，他從不曾探詢過不了和尚的俗家姓名，如果他眞的是梅震岳，那豈不正是梅小蓮的父親?

證之以他也精通笛音神功，看來大約是不會假的了!一時之間，他不由爲此大生感慨。

忖思之間，只聽南天嬌笑道：「你自己承認是我的乾兒子麼?」

不了和尚怒道：「好刁蠻的丫頭，妳師承何人，戲弄我和尚用意何在?」

南天嬌冷冷一笑道：「沒別的，只想試試你有多大神通!」

不待話落，纖掌一揮，一掌就拍了過來。

不了和尚見南天嬌出掌拍來，身形疾轉，避開正體拍到的掌勁，怪聲怪調的大嚷道：「好男不跟女鬥，何況我和尚是出家人!」

話雖如此，却鐵笛一振，向南天嬌左肩之下點去。

南天嬌冷冷一笑，道：「禿賊，諒來你也不過只有這麼一點本領……」

不閃不避，待那鐵笛即將點到之際，却驀然五指輕舒，把鐵笛的另一端一把扣入掌中。

略一相持四指一鬆，兩人各退三步。

南天嬌格格的笑了一笑，道：「領教了!……」

眼光向冷天星一轉道：「這位到過九重天的大俠客，懷中抱的是什麼人呀，你的妻子麼?」

冷天星又驚又疑，吶吶的道：「不!不……只是一位世交……世交?……」

南天嬌格格一笑，道：「她怎麼了?病了?」

冷天星雙眉深皺道：「以姑娘對不了大師的洞燭一切，大約對在下與這白姑娘的情形，也能略知一二，在下就不必細說了!」

南天嬌也面色微微一紅，道：「我只想問你一事，秋雲山莊的岳畹秋姑娘曾蒙你以『大回天術』相救，可有此事?」

冷天星忙道：「不錯，姑娘連此事也知道麼?」

南天嬌冷笑道：「你救了她的命，却傷了她的心，使她損失了清白，却把她棄如敝屣，你這俠客之名只怕却要打個折扣了!」

冷天星驚道：「救人如救火，在下當時何曾考慮過這麼多的問題……!」

南天嬌道：「這樣說來你對她是果然毫無愛意了?」

冷天星嘆口氣道：「這話使在下實在難於答復，在下以劫餘之身，倖傳絕學，但大仇未報，墓園未掃，那有這些閒情來談論兒女私情之事?」

南天嬌面色緩和了一下，道：「既然如此，爲何你却與這白姑娘如此親密，難道不知男女授受不親，這種儇薄行爲不覺可恥麼?……」眸光轉動，冷冷的又道：「但如你與她已有終身之約，那就又另當別論了!」

冷天星連忙雙手亂搖道：「在下與這位白姑娘，也與岳姑娘情形差不了多少，實在是出於無奈，因爲她被空空妖尼藥物禁制，本性迷失，在下不得已才點了她的睡穴，眼下正是要設法去覓醫求藥……」

南天嬌微微一笑道：「也許我倒是錯怪你了，不過，有句話我該先與你講明……」聲調一沉，凝重無比的道：「如你沒有成家立室的念頭，也就罷了!如果日後有此一念，除了岳姑娘之外，休想娶別的女子!」

冷天星怔了一怔，心頭不禁大起反感，暗暗忖道：「我與妳素不相識，這些話豈不說得過份了些，不論我娶那個女子，與妳又有何關?」

忖念之間，不由面色冷冷的道：「南姑娘想必與岳姑娘是至親好友了!」

南天嬌板着臉道：「可憐她因你之故

，初則欲求一死，繼則險些成瘋，如今，她是我的義妹，這個不平我替她打了！」

冷天星皺眉道：「岳曉秋姑娘現在何處？」

他不知南天嬌所說的是眞是假，倘若眞的如此，那倒是他難以料到之事，至少應該與她見上一面，解開她心頭的這一死結！

南天嬌冷冷的道：「這倒用不着你操心，只要你記住我的話，別當兒戲之言，也就够了……」

微微一頓，又道：「不久之後，也許我會安排她與你相見！」

冷天星苦笑道：「那就拜托姑娘代我問候了，並請姑娘代爲傳言，上次與岳姑娘相遇之時，在下尚在那妖尼禁制之中，所有言語均非由衷而發，實則在下從未想到過成家立室之事……」長吁一聲，又道：「在下幼遭不幸，身歷大刦，已經看破了紅塵，一旦得報大仇，也許就要披髮入山，皈依佛門了！」

南天嬌格格大笑道：「那樣也好，總之，你不想娶妻便罷，若想娶妻，就要娶我那義妹岳曉秋姑娘，否則，我南天嬌第一個就放不過你……」

眸光一轉，投注了癡癡迷迷，猶自發怔的不了和尚一眼，笑道：「那不過懲戒你的狂妄自大，大約沒有多大妨礙，告辭了！」

嬌軀一轉，就欲離去。

冷天星將白菱秋輕輕放於地下，沉聲叫道：「姑娘慢走！」雙肩微動，已經擱在南天嬌面前。

南天嬌面色一沉道：「你想怎樣？」

冷天星道：「姑娘神秘得實在使人莫測高深，但如不把身世來歷，與如此注意在下與不了大師的動機目的說出來，就想如此一走，只怕也不是這樣容易之事！」

南天嬌由鼻孔中輕輕嗤了一聲道：「莫非你也想與我過上幾招麼？」

嬌軀二度輕俏的一轉，飛身而起，一躍之間，已經出去了兩丈餘遠。

冷天星大喝一聲：「那裏走！」

身形疾如流星，縱身追了過去。

南天嬌並不回頭，却在格格大笑之中纖手向後一揚，一點寒星逕奔冷天星面門打了過來。

冷天星冷冷一笑，身形未停，食中二指一駢，已將那打到的暗器輕輕的夾到了指縫之中。

但他旋即面色一變，停步不追。

原來他指縫中所夾住的正是那射穿了黑風老魔上下嘴唇的「鳳頭蛇尾針」顯然的，這白衣少女南天嬌正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冷天星怔怔的佇立了一會，旋身奔回林邊，沉聲叫道：「大師父，咱們算是栽了一個跟斗！」

不了和尚苦笑道：「我和尚比你栽的更慘！」

冷天星此刻方想到不了和尚自與南天嬌交手小搏之後，表面上雖無勝負，但他却一直癡癡迷迷，佇立不語。

當下微感訝異的道：「莫非你已受了她的暗算？」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那丫頭神功絕學，不下於你我……！」

冷天星說道：「這個在下早已試出來了……！」

不了和尚神色凝重的顧自接下去道：「當她握住我和尚的鐵笛之時，一股寒勁竟由鐵笛之上傳入了我的脈穴之中，我和尚心想要糟只覺四肢痠痲，動彈不得，只好運功相抗，不料那又不是什麼毒功，一陣運功抗拒之後，那寒勁竟自己慢慢消失無踪，完全迫出了體外。」

冷天星點點頭道：「那足以證實她沒有害人之心……」

手中的「鳳頭蛇尾針」一揚道：「她就是制住黑風老魔救了你我性命之人！」

不了和尚並無意外之態，點點頭道：「這……我和尚也早知道了……奇的是我和尚竟然想不出他的來路……南天嬌……南天嬌……這丫頭究竟是誰？」

冷天星則喟然一嘆，道：「大師父不是說過江湖中多的是高人奇士，這姑娘的來歷路數大可不必深究，但欠下了一個女孩子的救命之恩，却……實在……不易補報……！」

不了和尚却像未曾聽到冷天星之言，顧自說下去道：「不行，這事關係重大，看來我和尚非去找找我那師父不可了！……榕城望風居的酒席我和尚吃不成了，咱們再見啦！……」

說話之間轉身大步就走。

冷天星連忙橫身相攔道：「大師父且慢！怎能說走就走？」

不了和尚一反嘻皮笑臉之色，滿面凝重的道：「還有事麼？」

冷天星皺眉道：「這位白姑娘身受那妖尼的禁制，在下沒有爲她化解之法，除了再求百了禪師設法之外，只怕很難醫得好了！」

不了和尚抓抓頭皮道：「不行，老和尚只會鍋煮之法，這妞兒內力不足，行不通的，你自己另外設法去吧！」

冷天星原要把遇到梅小蓮之事說了出來，告訴他梅小蓮在尋爹爹，她的祖母在尋兒子，要他去與母親女兒相會，但轉念這事不是易於說得成的，尤其在此時此地，除了使不了和尚增加煩惱之外，並沒有別的好處，故而又把話嚥了下去。

不了和尚當眞說走就走，身形一轉，又要走去。

冷天星輕吁一聲道：「大師父堅持要走，在下也不深留，不過，要到何處找你，你會不會常在百了禪寺之中！」

不了和尚眨眨眼道：「你還要找我和尚作甚？」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在下尚有一件與你大有關連之事，只是此時不便說出，欲圖日後再與你細談……」

不了和尚皺皺眉道：「也好，反正你要報仇雪恨，要在江湖中混個天翻地覆，我和尚不愁找不着你，等到我和尚消閒下來，再去找你就是了！」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也好，再……」見字未曾說出，不了和尚已如一陣風般飛馳而去。

冷天星長吁了一口粗氣，探身抱起白菱秋，大步向林外走去。

仰首望去但見繁星滿天，時光已在三

更左右，他約略辨識了一下方向，逕向東方雲所說的那個山坳中的山洞走去。

忽然，他心頭微微一震，東方雲已被鷲鷹抓死，寒星堡主上官倫難道一直在那山洞中枯候，不曾派人來看上一看麼？既派人來看，就會發覺青雲庵中新起的變故，但顯然上官倫既未親來，也未派人前來，這……不能不算一個疑問。

忖念之間，脚下倏地加快，疾疾向前奔去。

一里多的路程，不過眨眼之間，就已趕到！依照東方雲所描摹的情形，果然被他找到了那座山洞。

冷天星並不遲疑，立刻沉聲叫道：「上官堡主，上官堡主……」

沒有應聲，却有一陣血腥之氣由洞中隱隱飄了出來。

冷天星心頭一震，默運全功，探身而入。

他一踏入洞中，只見一片慘象已然呈現眼前。

驀然之間，他全身的血液幾乎都爲之凝結了起來，首先出現眼前的是一片狼藉不堪的屍體，骨折筋斷，血肉模糊。

冷天星看得出來，死者是寒星堡中的屬下之人。

最後，他看到了寒星堡主上官倫，只見他雙腿已斷，頭部血肉模糊，但看得出來，他尚未完全斷氣。

冷天星毫不遲疑，急忙找了一處比較平坦乾淨之地，把白菱秋輕輕放了下來，伏在上官倫耳邊，輕輕的喊道：「上官堡主……」

上官倫似是輕輕掙扎了一下。

冷天星連忙把右掌輕輕湊上他的氣海穴，一股暖流緩緩的攻了過去。

上官倫身受重傷，但却強聚着一口眞氣，默護心頭靈光，經冷天星內力之助，不久就悠悠的醒了過來。

冷天星二度再輕輕的喊道：「上官堡主……」

上官倫雙目一睜，吃力的看了冷天星一眼，忽然滾下了兩顆淚珠，同時，困難的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肩頭。

可以想像得出，上官倫之所以支持着不曾死去，主要的是他要見冷天星一面，若非這股力量支持着他，只怕早已死去多時了。

冷天星手掌加力，內勁緩緩而出！

上官倫精神振作了一下，吃力的叫道：「冷……少俠……！」

冷天星也不由眼眶含淚，輕聲的叫道：「上官堡主，你覺得怎樣，能支持得住麽？」

上官倫搖搖頭，道：「能見到……冷……少俠一面，已是……皇天見……憐的了……！」

雖經冷天星內力相助，他依然氣息微弱，語不成聲，可見他除了嚴重的外傷之外，也有着不輕的內傷。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活得成的了，最嚴重的是他的頭部，頭骨破裂，除了腦漿未曾外溢，已是一片血肉模糊，另外，則是已斷的雙腿，縱然僥倖活得下去，也是一個雙腿皆殘的殘廢之人了。

何況冷天星尚有一個點了睡穴的白菱秋需要照顧，對上官倫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對他有多大的助益。

當下長吁一聲，道：「上官堡主，有話儘管慢說……是甚麽……是甚麽人在此逞兇？……」

在他認爲必然又是陰靈教無疑。

殊料上官倫的答覆却使他十分感到意外，只聽上官倫掙扎着叫道：「武當……派……」

「武當派？……」冷天星大詫道：「是武當派的道人在此逞兇？」

上官倫咬牙切齒的道：「不會……錯……其中……有……一名……護法眞人……是……老朽……認……得的……名叫……悟玄……」

這話使冷天星不能不信。

武當派到此做甚，又怎會尋到這處山洞逞兇，除非他們是有預謀，或是適巧相遇，但不論是何原因，都必須雙方具有深仇大恨，才會出現這種慘局。

當下忙問道：「寒星堡與武當派一向有仇麽？」

上官倫叫道：「沒……有，寒星……堡與武……當……派一向……沒……有……來往……！」

冷天星鋼牙緊咬，道：「上官堡主放心，在下一定查明此事，懲治行兇之人，縱與武當掌門三玄道長翻臉動手，也是在所不惜！」

上官倫含淚叫道：「多……謝……冷……少……俠……俠骨……英風……我……我……」

一陣氣喘，再也接不上來。

冷天星皺眉道：「上官堡主不用客氣，有話儘管慢講！」

上官倫喘吁了一陣，方才順過氣來，忽然右掌用力按在上官倫的眉頭，沉重激動的叫道：「照顧……我……的……幼……子……」

勉強說出這句話來，人已到了出氣多入氣少的地步。

冷天星雙眉深鎖，再度手掌加力，攻過去一道暖流！

但這次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只見上官倫身子一震，幾個抽搐，已經氣息盡絕，慘然而死。

冷天星怔了一怔，方才悟到上官倫原是爲了等待自己，說出了心中之言，故而強提眞氣，凝聚不散，如今話已說完，心事已了，求生之念既絕，一口眞氣隨之散去，自己的內力一攻，反而震斷了他的心脈。

冷天星緩緩而起，不禁心如刀絞！

他暗暗忖道：爲甚麽人間偏多這些悲慘之事？

上官倫原是要去參加少林派召開的武林大會，當由寒星堡出發之時，怒馬高車，從者如龍，何等風光。

那想到中途先遇陰靈教偷襲，後遭武當派屠殺。弄來弄去，弄成了一個這樣悲慘的結局。

他的親人，他的老妻幼子，也許正在佇候着他的消息，那裏想到他已遭遇不幸，在此慘死。

上官倫強忍痛苦，凝氣不散，垂死之

之前，念念不忘託自己照顧他的幼子，這是何等使人動心悲痛之事。

尤其想到自己，當楓江世家被武林各派屠戮之時，自己何嘗不也是一個血海孤雛！

在蘆花渡，陰靈敎幽冥堂主公孫厲殺死母親，擒捕自己之時的悲恨情景，又一一閃現心頭。雖然公孫厲巳在陰靈敎中被自己殺死，爲母親報了血仇，但心頭的悲痛，却不是因報了血仇而消失得了的。癡癡迷迷的忖思之中，巳不知時光過去了多久。

忽然——一個聲音在他身後輕輕叫道：「冷少俠……！」

冷天星啊了一聲，驀地旋身看時，只見一個灰頭土臉，骯骯髒髒的少年正站在他的背後。

原來他陷於悲痛之中，視聽之力俱都大受影响，以致有人走到背後，竟然不曾發覺。

但他立刻就看清了那人是誰。出乎意料之外的，那人竟是小神手。

冷天星方欲出口，却見小神手輕搖手指，悄悄的說道：「小聲點，外面也許有人！」

冷天星皺眉道：「陰靈敎中一別，你去了那裏，又怎麽到這裏來的？」

小神手目光緩緩四轉，由遍地屍體轉到昏睡不醒的白菱秋身上，但他對一些顯然都沒有意外之感，彷彿早巳知道了的一般。

最後，方才輕輕的道：「小的受白姑娘之命離開陰靈敎，輾轉去找丐帮的三眼長老，結果……並沒有遇到三眼長老，却碰到了武當派手裏！」

「武當派？……」冷天星大聲地怒叫道：「在此逞兇殺人的就是武當派，你知道麽？」

小神手連連點頭道：「知道知道，不過……」

把聲音壓得更低的道：「如今的武當派巳非昔日的武當派了……！」

冷天星奇道：「這是甚麽原故？」

小神手嘆口氣道：「武當派原來的掌門，三玄道長被他的一個叛門師弟囚禁了起來，此人名叫雲玄，他自封掌門，生殺予奪，把武當派巳經弄得一團糟了！」

冷天星奇道：「武當一派，聲譽僅次於少林，其他的武當子弟肯服這位雲玄老道的號令，聽任他的宰割麽？」

小神手連連點一點頭，道：「他們是有些不服，不過，那雲玄老道却有的是辦法……！」

目光向身後轉了一轉，方道：「最初，他由苗疆請來了兩位巫師，把武當三口水井中都下上了迷魂藥，使武當派的道人全部受了迷魂之術！」

「迷魂藥？」冷天星更是奇怪的道：「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小神手抓耳撓腮的道：「這……這是我在武當派中，親目所睹，親眼所見之事……！」兩眼眨了一陣，接下去說道：「當小的離開陰靈敎後，就被兩名武當道人抓上了武當山去，那時雲玄老道方才奪位不久，那抓我去的兩名老道就是雲玄的爪牙……！」

冷天星仍是不解的道：「他們抓你又有何用？」

小神手面孔了一紅道：「只怪我自己說話不小心，說出了我是丐帮中三眼長老的弟子，他們要利用丐帮，才把我給抓了去的……」微微一頓，接下道：「被他們抓去的人可多了，不要說江湖上大大小小的門派，連少林、崑崙、青城、終南等九大門派中的人都有。那雲玄老道把我們囚在地牢中，因爲我……」面色又是一紅，續道：「我僞裝討好他們，對他們百依百順，他們把我放了出來，就在雲玄老道面前當差……！」

冷天星接口道：「雲玄老道如此作爲，究竟目的何在？」

小神手搖搖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但武當派中多的是與他平輩的高手，誰都不服於他，就連關在地牢中的許多各大門派之中，也是天天叫罵！

不久，苗疆的兩位巫師來了，在井裏下了毒藥，不論武當派的，或是關在地牢中的其他門派的人，一喝下井中的水去，就都服首貼耳，百依百順，再也不敢向雲玄老道找麻煩了。」

冷天星皺眉道：「這樣說，你大約是沒有喝那井中的水了！」

小神手點點頭，道：「我對他們暗中留心，見他們在井水下了迷藥，我就沒喝這井中的水，每天悄悄跑到山澗中去喝泉水！」

冷天星道：「你倒是刁攢得很！後來呢？」

小神手道：「後來所有在武當山的人，無不對雲玄老道又敬又怕，甚至被他囚起的原來掌門三玄道長也放了出來！」

冷天星大奇道：「連三玄道長也怕他麽？」

小神手連連點頭道：「一點沒錯，三玄道長見了他們也是肅然而立，無事不從，現在他巳把三玄道長貶成座前侍者！」

冷天星暗暗咬牙道：「這手段倒是毒辣……」

他心頭又打了一個結，心想：江湖之上當眞是甚麽狠毒詭詐之事都有，這事就大出他意料之外。

只聽小神手又道：「我雖沒喝井水，沒受他們的迷藥所制，但却也裝得像喝了井水一樣，對他們百依百順！」

冷天星眉毛深蹙，道：「好了，快說你如何來到此處的？」

小神手一指地下的屍體道：「這次我是跟隨悟玄老道等人而來！」

冷天星道：「屠殺寒星堡上官堡主等人，難道是他們有預謀的麽？……你可曾也與他們一同動手？」

小神手雙手連搖道：「沒有，我……他們根本用不着我動手！他們屠殺上官堡主等人，並非出於預謀，這只不過事情湊巧，怪上官堡主等人倒霉而巳！」

冷天星忖思着道：「那麽雲玄老道旣是廣羅各派之人，悟玄老道爲何却大肆屠殺，將寒星堡的人殺得一個不留？」

小神手嘆口氣道：「這也是受了雲玄老道之命而爲，他的主張是弱小門派不妨大肆屠殺，給強大門派栽贓……」伸手向洞外悄悄一指，道：「洞外就遺下有一柄

少林所用的戒刀，這裏被殺之人，等到別人發現之後，立刻就會傳出是少林一派所爲？」

冷天星恨恨的嘆口氣道：「你呢？他們派你出來目的何在？」

小神手乾乾脆脆的道：「一方面是爲了想動丐帮，但主要的還是爲了你！」

「爲了我？……」冷天星又氣又怒的道：「他們知道你和我的關係了？」

小神手忍不住齜牙一笑道：「那自然是知道的了！……」目光一轉，道：「眼下你出的名可大了，獨闖華山派，血洗三元觀，劍誅武夷三聖尼，這些事江湖之中早就傳遍了，不過！……」又困惑的瞄了冷天星一眼，道：「有人說你是甚麽空空神尼的弟子，這……不是眞的吧？」

冷天星輕吁一聲道：「說來話長，在下沒有時間多談了，現在……你有甚麽打算？洞外果然有人潛伏麽？」

小神手抓抓頭皮，道：「洞外就算沒人，暗中也一定有人遙遙監視，小的倒有一個建議，咱們不妨將計就計……」

冷天星道：「他要你怎樣對付我？」

小神手忙道：「他們要我把你騙到距此不遠的二賢莊，祁員外家，擺酒爲你洗塵，暗下迷魂藥……」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雖不知那祁員外是甚麽人物，但顧名思義，應該是一位隱於一方的善人君子才對！……」話聲一沉道：「莫非那祁員外也中了他們的迷魂藥麽？」

小神手搖搖頭道：「那什麽祁員外可沒有這麽大的利用價值，他們早把他滿門七十餘口殺光了，眼下巳是他們的一處秘密分舵，由雲玄老道一名得力屬下冒充祁員外，江湖道上，大約還沒透露出一點風聲。」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也好，在下就冒險去會會那假裝的祁員外……」目光爲難的一轉，又道：「只是……還有昏迷中的白姑娘！……」

小神手抓耳撓腮的道：「這……這倒的確十分棘手……」

冷天星猛然一拍前額，道：「隨機應變諒他一個小小的秘密分舵，還奈何不了我什麽？」

小神手皺眉道：「冷少俠可也別太輕視了他們，單是那些迷魂之藥，各種要命的毒丸毒丹，就够人提心吊胆的了！」

冷天星忽的一笑道：「難道你沒偷出一些解藥？」

小神手面色一紅，道：「小的何嘗不想，只是解藥太難偷了，都是由雲玄老道秘密收藏，旣查不到存放在那裏，怎樣偷法？」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那也沒有關係，只要我事前存了戒備之心，就不怕他施展什麽手脚了！走吧！……」

雙肩幌動，懷抱白菱秋，當先走出洞外。

他默運神功，縱目四眺，雖在深夜之中，依然能够看出數十丈距離，然而山中靜得沒有一點聲息，也不見一個人踪。

在洞口之旁果有一把閃亮的戒刀棄在草叢之中，檢起看時，上面果有清楚的少林標誌。

倘若不是小神手向自己說明，眞會斷定是少林一派所爲！

他目光轉向山洞之內，難道就讓那些人暴屍露骨棄之而去麽？不能，他不能如此忍心不問。於是，他隨手一揚，把那柄少林戒刀丢入了山洞之內，隨之擧手一揮，拍出了一掌！

但聽一聲蓬然大響，而後是一串隆然不絕的山石崩坍之聲，原來洞頂上的岩石都被他一掌震擊了下來。

上官倫等人的屍骸就算暫時葬在了山洞之中。

冷天星心頭沉重，默默禱念道：「上官堡主……只要在下有一口氣在，定會把你交託之事辦到，眼下只好委屈你一時，他日定當帶你令郎同來，把你的遺骸移回故土……」

禱念旣畢，懷抱白菱秋，悄聲道：「現在該上那走！」

小神手連忙悄聲道：「冷少俠只需跟隨小的而行，一切看小的眼色行事，保險沒錯！」

不待話落，當先大步走去。

× × ×

二賢莊。

在一處風景秀麗之處，背山面水，不愧是隱居的良好之所。

只見樓宇櫛比，高聳入雲，想像得到那位祁員外是一位十分豪富之人，祇可惜生逢亂世，遇上了如此大的不幸。

一路之上，小神手不停與冷天星暗暗低語，警告他不要露出破綻，以免變生肘腋，功虧一簣。

冷天星還不多言，顧自與小神手疾步而行，直抵二賢莊外。

莊中燈燭輝煌，一片光亮。

冷天星冷哼了一聲，佇立門前。

小神手眼珠滴溜一轉，向冷天星微微一笑，立刻換上了一副模樣，只見他面色平板，目光呆滯，一副癡癡迷迷之象。

冷天星不由暗暗好笑，這小偷兒倒的確有一手變的絕活，單是這種面部表情的控制之術，就不能不使人大大爲欽佩！只見他大步向前，在大門上咚咚咚擂了三響。

不久，只聽呀的一聲，大門霍然而開，兩名家人打扮之人立刻含笑迎了出來，滿面陪笑的道：「小師父回來了？……令師黃昏之時……」

小神手立刻答道：「我師父，三眼長老走了麽？」

那發話的家人應聲陪笑道：「不過，他老人家留下話來，明天正午就會回來！……」目光向冷天星轉了一轉，又道：「他老人家要小師父留下來等他。」

冷天星冷眼看去，只見那兩名家人打扮之人雖然話說得十分技巧，但面目神色之間却正如小神手所裝的模樣一般，呆滯，平板，像丢魂落魄之人一般，沒有一絲蓬勃的生氣。

只聽小神手連聲應，說道：「那是自然……」

伸手向冷天星一指道：「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冷天星少俠，祁員外心儀巳久，如今被我小化子請得來了，就煩兩位傳稟一下！」

兩個家人打扮之人故做驚訝的瞥了冷

天星一眼，連忙雙雙一揖到地，仍由先前發話的那人道：「那眞是失敬了，快請先到客廳待茶，小的立刻就去通稟員外，他老人家必定立刻更衣出見！」

冷天星並不多言，僅只微微頷首，道：「有勞兩位！」

跟隨小神手，逕向大門內走了進來。只見莊院之中處處打掃得一塵不染，佈置堂皇富麗，類如王侯之家，一連穿過三重廣大的院落，穿過兩道垂花拱門，方才到了一間巨大的花廳之內。

冷天星默默記住路徑，一聲不響直入花廳。

花廳中早有數名侍婢伺候，其中兩人即刻移來一張軟床，把白菱秋輕輕接了過去放在軟床之上。

冷天星稍以傳音入密道：「那雲玄老道還擄掠女人麽？」

小神手不會傳音入密之術，急得抓耳撓腮，冷天星微微一笑，不再追問下去了，但仔細觀察那些婢女，竟也一個個的都有呆滯之象，十分顯然的是，她們也都服用了雲玄老道的迷神藥物。

同時，冷天星也看得出來，這些婢女都是精習武功，身手不弱之人，儘管一個個深藏不露，但冷天星仍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那數名婢女安置好白菱秋，又一一送上香茗，然後垂手侍立，站於一旁，但目光俱都盯注到冷天星身上。

不久。只聽一陣步履橐橐之聲傳了過來。

小神手向冷天星暗暗示意，人却迅快的向門邊走去，數名婢女迅快的排成一排，恭立一旁。

一陣爽朗的笑聲起處，只見一個長面白髯的老者，身穿壽字衣服，頭戴逍遙便帽，足登千層軟靴，大步走了進來。

在他身後，是數名管家師爺打扮之人，個個神情肅穆，與那長臉白髯的老者一併而入。

冷天星雙手抱拳，道：「這位想必是祁員外了！」

那長臉老者笑聲一收道：「老朽正是祁不耘，久仰少俠風儀，有幸一見，果然英俊不凡眞是當世第一少年奇俠！」

冷天星一笑道：「老前輩過譽了！……」微微一頓，道：「深夜打擾，心實不安，晚輩這裏謝過了！」

祁不耘連忙陪笑道：「少俠說那裏話來，能得少俠光降寒舍，實使蓬蓽生輝，如果沒有另外的事故，深盼能在敝莊多盤桓幾天，使老朽一盡地主之誼！」

冷天星說道：「那實在更使晚輩不安了……」

祁不耘呵呵大笑，道：「冷少俠是最豪爽不過，對老朽何必如此客氣……」轉頭大聲吩咐道：「快些備酒菜與冷少俠洗塵！」

一名管家模樣之人朗應一聲，立刻退了下去。

冷天星出言客套幾句，祁不耘却把目光轉到白菱秋身上，說道：「這位想必是……秋雲山莊的白姑娘了？」

冷天星點頭道：「祁員外身隱山林，對江湖中的事，却瞭如指掌，實使晚輩敬服！」

祁不耘震了一震，向小神手一笑道：「老朽不過是由這位小師父口中聽說的，其實老朽那裏聽得江湖中的消息，只因冷少俠大生敬佩之心，才略略關心江湖之事……」不待冷天星答話，又接下去道：「這位白姑娘是怎麽了，病了？抑或是身受傷害？老朽歸隱林泉，却研創了幾種固本療元之藥，不妨給……」

冷天星忙道，「沒有什麽，白姑娘不過略受內傷，業已服過藥物，如今只是被晚輩點了睡穴，使她靜靜休息一時，就可以完全復原了！」

祁不耘續道：「老朽所製煉出的丹丸，只須服用一顆，就可使她立起沉疴，復原如初！不論內傷外傷，都是一樣有效！……」不待冷天星答言轉身喝道：「快把那『固本療元神丹』取一顆來，與這姑娘服了下去！」

一名侍婢應聲而去。

不久，只見她手捧一杯清水，與一粒龍眼大的紅色藥丸走了回來，不待吩咐，就欲與另一名侍婢去服侍白菱秋用藥。

冷天星叫道：「且慢！」

那侍婢連忙停下手來，目注祁不耘。

祁不耘呵呵一笑道：「冷少俠這是爲何，難道疑心老朽的藥物不佳麽？」

冷天星淡淡一笑道：「那倒不是，不過白姑娘體質特殊，不能亂服藥物，好在傷勢無碍，老前輩的好意還是心領了！」

祁不耘神色悚動，無可奈何的一笑道：「既是如此，那就不必了……」轉頭喝道：「爾等還不退下去麽？」

那兩名侍婢震了一震同時肅身而退。

就當兩名侍婢退下之後，只見一行人手捧杯盤，陸續而至，眨眼之間，已在廳中擺下了一席盛筵。

祁不耘肅客入席，笑道：「粗肴淡酒，實在不成敬意，冷少俠莫嫌簡慢！」

冷天星定神看時，只見席上水陸雜陳，足以稱得起是上等酒席，當下陪笑拱手道：「老前輩太過客氣了！」

於是，也不多做謙讓，就在上首席位上高高的坐了下來。

祁不耘親自把盞殷殷勸酒！

小神手眉飛目動，暗暗示意。

冷天星看得出來，小神手是告訴他迷藥下到了酒壺之內，那酒最好不要喝它，以免受了暗算！

冷天星坦然一笑，遞給他一個安慰的目光。

祁不耘舉杯道：「老朽先敬冷少俠一杯！」

冷天星不謙讓，淡淡一笑道：「多謝了！」

「擎起來一仰而盡。」

小神手看得訝然一驚，幾乎爲之驚呼出聲，雖然冷天星目光中也有使他安慰之意，但他却仍然提心吊胆，幾乎出了一身冷汗。

祁不耘見冷天星一飲而盡，心中大樂，又是一杯遞了上來，道：「冷少俠定必海量，今天倒要來個不醉不休！」

於是，兩人又對乾了一杯。

小神手暗暗嘆了口氣，不再言語了。

他想想不論冷天星眞喝假喝，反正酒已下肚，再急也沒用處了。

冷天星果然表現得酒量極大，幾乎杯到酒乾，眨眼之間，已與祁不耘連連乾了十餘杯之多。

祁不耘心中已經大爲篤定，不要說十餘杯藥酒，就算只有一杯下肚，也足可使冷天星本性盡失。

當下淡淡一笑道：「冷少俠遠來勞乏，老朽不再勸飲了……」目光一轉，道：「客舍之中可曾整理就緒！」

兩名侍婢趨前應道：「早已舒齊多時了！」

祁不耘頷首道：「快侍候冷少俠與白姑娘安歇！……」

冷天星故意醉眼矇矓的道：「不用了……只要……」

伸手指指小神手道：「這小叫化子陪上我一陪，也就够了……」

祁不耘見他已有醉意，更是放心了甚多，當下並不理會冷天星之言，顧自一笑道：「把這妞兒一併抬入客舍……」轉向小神手喝道：「就由你陪他去好了！」

小神手應了一聲，連忙趨步向前，把手伸向冷天星腋下，扶着他慢慢向外面走了出去。

四名侍婢抬起軟床，也隨後一併走了出來。

穿過一條長長的甬路，就到了客舍。

客舍同樣的陳設華麗，燈燭輝煌，一片氤氳香霧，嬝嬝繞繞直透出客舍之外，沁人欲醉。

四名侍婢在內室中放下軟床，又復掛帳鋪床，待至一切舒齊之後，方才肅身一禮，退了出去。

於是，客舍之中就剩下了小神手與冷天星，以及昏睡不醒的白菱秋三人。

冷天星斜倚床榻之上，待至四名侍婢退去，霍然由床上站了起來，向小神手淡淡一笑道：「都走了麽？」

小神手大驚失色，悄悄的道：「少俠不要聲張……四名侍婢雖退，但暗中也許仍然有人潛伏……」

冷天星微微一怔，道：「縱然有人，冷某也要他們完全死於客舍之內！」

輕推後窗，有如一縷黑烟般飄了出去，一躍登上屋頂，默運神功，向四外仔細探索。

但見夜色漆黑，整座客舍之中靜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影。

他放心的一躍下房，重復進入屋中含笑道：「不必担心了，整座客舍之中沒有一個人影……」

微微一頓道：「我已喝了十餘杯藥酒，你在他們心目中又是忠誠不叛之人，他們自然不會再提防什麽了！」

小神手眼珠轉動，道：「冷少俠喝下那麽多藥酒，難道一些不受感染麽？」

由冷天星的神色談吐之中，小神手深信他不曾受到藥酒之害，這實在是一樁使他百思不解之事。因爲若在別人，只需一杯藥酒，就令本性盡失，變成一個惟命是從的忠實奴才，但他親眼看着冷天星一連灌下了十幾杯酒，爲何却沒有一點影響。

冷天星並不多言，驀地張口一噴，一股酒箭激射而出，完全噴到了牆壁的角落之上。

小神手大是駭然的道：「原來你並沒有喝下肚去！」

冷天星搖頭一笑道：「喝是喝下去了，但我却把他聚在了胸膈之下，沒使它進入內腑之中，就算再多喝上幾杯，也沒有什麽妨碍。」

小神手大是咋舌稱奇，目光一轉，却又憂慮重重的道：「眼下雖騙過了他們，但下一步該怎麽辦呢？」

冷天星故意淡淡一笑道：「到二賢莊來是你出的主意，現在就要看你有什麽辦法了？」

小神手抓耳撓腮的道：「我的天，我……我……能有什麽主意？」

冷天星一笑道：「大不了你我就此連夜一走了之！」

口中雖如此說，心中却不如此之想，因爲由於上官倫等的慘死，使他恨透了這些變化無常的惡魔。他來二賢莊之先，就已打定主意，如不把他們悉數殺光，絕不離開這一罪惡的淵藪。

小神手忽的重重一拍後腦，道：「有了……小的畢竟想出了一條妙計，不知冷少俠認爲如何？」

冷天星笑道：「既是妙計，想必一定十分精彩可行了！」

小神手吶吶的道：「依小的之意，冷少俠不妨臥床不起，假裝昏迷不醒，那假冒「祁員外」的老鬼必會親自前來，到時冷少俠出其不意，只要把他宰掉，二賢莊羣龍無主，就可由着冷少俠收拾了！」

冷天星微微笑道：「你到底不愧是三手神君之徒，偏能想出這些刁鑽主意！」

小神手有些得意的道：「這主意究竟行得行不得！」

冷天星凝重的道：「這主意高明之至，自然行得。」

小神手大是興奮的道：「如此且請冷少俠養足精神，天色平明，小的就去通知莊主老兒！」

冷天星頷首同意，就在床榻上跌坐了來，瞑目運息，小神手則斜坐椅上，呼呼入睡。

不知過了多久，冷天星忽被一陣異樣的聲音驚醒。

張眼看時，只見房中巨燭未熄，小神手斜坐椅上，睡意已濃，門窗嚴扃，分明沒有任何事故發生。

冷天星略一沉思，推開後窗，默運護身功力，一幌而出。

只見銀河耿耿，天色欲曙，整個客舍之中，仍是沒有一絲人聲，顯然沒有任何人闖進來。

冷天星自嘲的微微一笑，暗暗思忖道：「冷天星啊冷天星，你也算得是武功超羣，久經大敵的人了，爲何還是這等緊張失神，一點事情就大驚小怪起來！」

當下飄身下房，仍由後窗而入。

然而，他立刻就大驚失色，差點驚叫了出來。

原來昏睡在軟床上的白菱秋已經無緣無故的失去了蹤跡。

冷天星倒抽一口涼氣，細加搜索。

只見除了方才打開的後窗之外，其他門窗沒有一絲打開的痕跡，但白菱秋却明明的巳經失踪不見。

(未完・十一)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姑娘及沈邱四老破了老和尚的「四極血光陣」，把守衞銀担子的幾名捕快全殺死了，鳳姑自得意之際，沈邱四老之一的謝山却匆匆來報告說是被吊在佛堂中的秦照已逃掉了，鳳姑娘急忙前去查看，知是有人來救走秦照，忙回身劈開銀担子一看，竟然全是石頭，鳳姑娘激怒不已，馬上飛身出去追查……秦照被麥小喬所救，並指引他到藏銀地點，和七名背負巨大銀包的大漢會合，正待動身之時，鳳姑娘突如仙女現身般在秦照眼前出現，麥小喬急忙抽劍擋在鳳姑娘身前，叫秦照急急離開……

義行護災銀　福澤蔭黎民

這一式奇妙的騰身之勢，突然施展，彷彿鑽天鷂子，一起乍落，仍然是落在了秦照當前。

由於起勢太快，麥小喬簡直不及防止，心裏一急，掌中劍運施劍炁之功，一劍直向着鳳姑娘背後直揮了下來。

麥小喬武功雖不及鳳姑娘之出神入化，却也不可輕視，這一劍便具有強烈的殺傷功能。

——隨着麥小喬揮落而下的倒勢，一道銀虹，白龍怒轉般，驀地直向着前行的鳳姑娘背後劈落下來。

鳳姑娘身子方落，已似乎感覺出背後的驚人劍勢，身子一個快閃，却在迫不及待的一霎之間，擊出了背後長劍，「嗆啷！」一聲，架開了麥小喬手中長劍。

緊接着她劍身一抖，龍吟聲中，反向麥小喬前胸刺來。

麥小喬立刻感覺到一股尖銳的劍風透體而至，却是冰寒刺骨，方自警覺到可能爲對方七指雪山獨門劍氣，心裏一驚，挪身就閃，却是略慢了一步，只聽得「必！」的一聲，隨着對方長劍走處，却在她右脇長衣上，開了半尺長的一道裂口。

雖說是並沒有傷及肉身，却也由不住使得麥小喬打了一個冷戰。

鳳姑娘一劍出手，再也不多留情。

「哼——妳可是自己找死，怪不得我手下無情！」

長劍猝轉，捲起了一連串的劍花，劍分三處，同時間直向着麥小喬前胸三處要穴上刺了過來。

麥小喬長劍領處，一個快轉，「叮！叮！叮！」三聲脆响，分別迎住了對方三劍，却覺得對方劍上力道驚人，震得手腕生疼。

——她當然知道自己絕不是鳳姑娘的敵手，只是當此形勢之下，也只有捨命一拚。

隨着鳳姑娘的連環三劍之後，麥小喬就地一個快滾，突然躍身直起，一劍如長虹掛天，在新月狀的劍光弧度裏，猛力向鳳姑娘側面直劈下來。

設非是情急之下，麥小喬萬萬不會施展如此凌厲的殺手，她決計要施展出全身解數，纏住鳳姑娘，以便於秦照一行八人乘機脫逃。

鳳姑娘却偏偏不讓她乘心如意。

隨着一聲輕俏的冷笑，兩口劍再一次的迎在了一塊，天空中濺出了一點火星——麥小喬只覺得對方劍上力道十足驚人，冷森森的劍氣像是千百條細小的冰蛇，沒頭蓋臉的分向她全身上下齊鑽過來，由不住使得她快速向後急急避開。

這一霎，鳳姑娘原可待機向她出手，只是那麼一來可就便宜了秦照一行八人，這却是她內心無論如何也不能甘願的。

抽劍，飛身——

「嗖！嗖！嗖！」一連三個起落，再一次蹋到了八人身後，無如這一次不比先前，蓋出雲和尚所安排的這一八人行列「白蛇啣草」一經展開，却也有其神奇不測之妙，以鳳姑娘之見地，冰雪透剔，果然定下來仔細觀察片刻，便不難爲她看出破綻，接下來的破陣奪銀，便屬輕而易舉之事，然而這一霎盛怒之下，她却計不出此，一劍直向着眼前負銀人背後刺去，劍出一半，才知似眞却幻，眼看前行八人幻作一條白鱗巨蟒，在一片環身的白色雲霧之中，一路迤邐蜿蜒沒身於大片雲霧之中。

出雲和尚所以有此一着布施，自然早已將這附近地勢勘察得十分清晰。

原來眼前是一片佔地頗大的石林，千百根大小巨細石筍參差當空，星羅棋佈，密密麻麻，本身便已是一個待解的謎團，更何況老和尚這一番佈署？

鳳姑娘即使是見多識廣，當此黑夜，猝然接觸之下，也有些眼花繚亂，弄它不清。

——她仗劍直立，挑眉瞪眼，掌中劍流四顫，一時却不知向何方刺出，眼睜睜的却看着形同巨蟒的八人運銀行列，一路奔馳消逝於石林之中。

她可是眞的怒極了，認定着幾個假想的方向，縱身揮劍——劍芒如雨，洒落在峥峋的石柱間，响起了一連串的脆响，石屑紛飛，劍氣縱橫，其勢甚是驚人。

一旁佇立的麥小喬只當她已看破了秦照一行八人的行藏，不禁大爲吃驚，直到她發覺出鳳姑娘落下的劍勢，劍劍落空，這才署放寬心。

鳳姑娘一連十幾劍，劍劍落空，雖然這樣她却並不氣餒，隨着她起落的身勢，劍下如雨，起落頻繁裏，有如凍蠅衝窗，一劍比一劍猛，一劍比一劍變化莫測，只是追逐着那條行將消失的「巨大白蛇」。

這番形象看在麥小喬眼裏，不禁暗自吃驚，只怕在他凌厲的攻勢裏，秦照等一行踪迹終將不免暴露，想要橫身阻攔，却又不知如何出手。

忽然，鳳姑娘身形猝起，帶着燦爛醒目的一抹劍光，陡地出現在麥小喬身前站定。

事出突然，倒使得麥小喬爲之一愣。

「哼哼……妳幹的好事。」圓睜着一雙杏眼，鳳姑娘恨聲道：「妳既然存心跟我作對，我也就饒不過你——看劍！」

一劍穿心而至。

麥小喬早已蓄勢以待，連忙揮劍以迎，「嗆啷！」濺出了一點火星。

——她就勢身子一轉，躍出丈許以外道：「鳳姐——」

「誰跟妳稱姐道妹？呸——臭丫頭片子！」

劍隨人轉，第二劍改刺爲劈，一劍當頭直下。冷森森地劍氣化爲一天劍芒，驟雨般直向麥小喬身上揮落下來。

麥小喬當然知道這位姑娘的非比尋常，却也是臆測直到與她親自交手之後，才領略到對方劍上功力的變化莫測，十足驚人。

這一霎，由空中直落下的劍芒，有如一天劍雨，簡直使他無從閃躲，麥小喬驚心之下，劍身力提，勉力施展出她九華劍術中的「分光化雨」功力，即見大片光華閃處，叮噹聲中，已把對方加諸於她本身的劍光衝開一個破口，閃身而出。

鳳姑娘微吃一驚，冷冷笑道：「原來妳倒也有些能耐，要不然也不會多管閑事了——」

話聲一頓，唇角輕啓，含着冷澀的笑靨，輕嘆一聲又道：「我對妳總算一再優容，手下留情了，剛才妳明明有逃走的機會，妳却偏偏要自己送死，看來這是妳命裏早已注定的了……」

一霎間，她那張美得清艷的臉上顯出無限寒霜，眉梢眼角流露出隱隱殺機。

「妳出劍吧，我讓妳三招。」

冷森森的劍鋒，猝然間光華儘失，顯示出她果然履行諾言，前三招之內並無還擊之意。

只是顯示在她臉上的隱隱殺機，却是有增無已，腳下輕移，一步步向着麥小喬身前接近過去。

麥少喬原本還有些內怯，主要碍於對方的有恩於己，只是形勢既已發展到眼前地步，後退無路，也只得面對現實了。

「我不會跟妳打的！」麥小喬慘笑着搖頭道：「妳對我恩重如山——」

「不要再說了！」

鳳姑娘怒聲叱着：「我對妳已經沒有恩情可言，過去的事不許妳再提，哼哼，妳以爲提起這些，就會讓我對妳手下留情，那可是作夢！」

麥小喬一時爲之黯然。眞的，在面對着眼前這個足能致她於死命的「強敵」當前，她却並沒有絲毫畏懼的感覺，也不曾想到要逃走的念頭，唯一的感覺，祇是無限遺憾與歉疚！

——她不能忘懷鳳姑娘加諸於自己的與父母家人的恩惠，雖然這種「恩情」在相對的「大節」「大義」前題之下，顯得多麼渺小，但是在已將完成後者的使命之後，再來面對之時，却沉重得使她幾乎喘不過氣來。

因此，這一霎，在面對着鳳姑娘之時，她便只有感恩圖報與「愧疚」，却興不起絲毫的殺機與「愧疚」，却興不起絲毫的殺機與敵意，實在是情理之中事。

鳳姑娘瞪着她，狠狠地說：「怎麼回事，我等着妳出劍呢！」

「我不會跟妳動手的……」麥小喬苦笑了一下道：「要麼，妳就下手，殺了我吧！」

說着她乾脆還劍于鞘，一雙明媚的眼睛，直直地向鳳姑娘注視着，臉上的表情，仍然是祇有遺憾而無畏懼。

鳳姑娘呆了一呆，恨聲道：「不行，妳非動手不可，快拔劍！」

麥小喬搖搖頭：「不！我不能跟妳動手！」

「少跟我來這一套——拔劍！」

「哧！」一縷劍風擦過麥小喬的面頰，鋒利的劍刃，簡直就已經貼在了她的臉上，只消略一轉動，這張姣好美麗的臉可就萬難保存。

麥小喬幽幽一嘆道：「妳又何必非要逼我出手？妳其實明明知道，即使我眞的跟妳動手，也打不過妳……這又何苦？」

鳳姑娘冷笑了一聲：「這麼說，我也就不必多費事了！」話聲一頓，反手撩劍，銀光一轉，直取小喬咽喉——這一劍十拿九穩，萬無一失。

猛可裏，「嘶——」一綫銀光射空而至。

出手人顯得高明之至，無論時間，部位，準頭，俱都拿得恰到好處，尤其重要的是勁頭兒够足，「叮！」一聲正好迎着了鳳姑娘出手的長劍劍尖。

是一枚大小如同「桂元」核兒般的銀色鋼珠，滴溜溜圓，通體銀光淨亮。

發暗器的人，可能是用「彈指金丸」的出手打法，手指上功力驚人，以至於猝然與鳳姑娘的長劍接觸之下，硬是把這口劍的劍鋒震出去半尺開外。

緊接着這枚暗器之後，「嘶——嘶——」另有兩股尖銳的疾風，直向着鳳姑娘臉前劃到，月色裏但見兩點銀星，直取鳳姑娘那雙翦水雙瞳。

自然，要想傷害像鳳姑娘這等身手之人，可不是容易之事，這一點，發暗器的這個人心裏可是十分清楚，是以這一雙亮銀丸如其說毒手加害倒不如說迫使鳳姑娘退身離開來的恰當。

鳳姑娘在面對着這般十足力道的一雙暗器之下，身子霍地向後一個倒仰，脚下就勢用勁「哧！」反縱出去。

她的身法實在已經够快的了，可是發暗器的那個人，却顯然佔着「地利」之便，待機作了適當的掩護——身子一起即落，在鳳姑娘落定之先，他便已隱身眼前那片峥嶸的石林之間。

鳳姑娘一聲怒叱，急起如鷹，猝然飛身石林，却已失去了那人踪影。

這番情景，對於「冷眼旁觀」的麥小喬來說，實在是一個難得的逃走機會，她便老實不客氣的回身就跑——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一路倏起倏落，縱跳如飛，一口氣馳出了三數哩遠近，眼前來到了一片荒山野地。

麥小喬定下來喘口氣，還眞累，身上可都見了汗了。

附近山岡上面像是有狼在叫，聲音淒厲，耳邊上却意外的聽見一絲淙淙的流水聲音。

麥小喬理了一下被風吹亂了的頭髮，嗓子眼乾的發疼，聽見了水聲，便由不住尋聲望去——一道潺潺流水，打山頂上一路蜿蜒下來，水淺得都露出了溪牀，不足二指深，時斷又續，總算源頭不竭，還能涓滴成流，就已是十分難能可貴了。

麥小喬心裏無限淒涼，望着流水不禁微微嘆息一聲，這般狼狽光景，倒是前所未有。身上的汗吃冷風一吹，透體生慄，怪不是個滋味。

她緩緩步向溪邊，跪下來掬了一握清泉，方自飲了一口，即覺出了身後有異，倏地轉過身來——迎接着她轉身之勢的，却是冷森森的一口劍鋒；以及遠比劍鋒更冷的一張臉。

——這張臉原是極美麗的，只因涵蓄了過多的怒火，也就變得令人望之生畏。

「妳跑不掉的，我在這裏等妳有一會兒了。」

敢情是繞了個彎兒，最終仍然落在了她的手上——鳳姑娘心裏充滿了被人嘲弄的不忿，瞧她那副樣子，眞恨不能一劍在麥小喬身上刺一個透明窟窿。

麥小喬心裏一陣子發涼，想想倒覺得好笑，既然橫豎都逃不過她的掌心，倒不如處之泰然，看看她又怎麼處置自己？

經過了這麼一段緩衝時機，她思忖着秦照等八人大概已暫時脫離了險境，自己總算在這一項義行上盡了維護之責，也就差堪告慰。

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是自己個人生死的問題了……

「妳就看着辦吧！」

說了這句話，她緩緩的由地上站起來，面對着鳳姑娘那口冷森森的長劍，並沒有絲毫退縮畏懼之心——說來可笑，她這一趟明面上像是探訪鄉梓；了解家鄉災情，其實也只有她自己心裏明白；倒是有一多半兒是衝着關雪羽來的——一想起他來，就讓自己臉紅、心跳，心眼兒裏喜孜孜地。然而，曾幾何時，在她無意之間，獲知了他與鳳姑娘之間的發展，似乎已到了「如此微妙」地步之時，這番事先的熱情，便疾轉直下，一直到了眼前的「冰點」地步……有了這樣的心情，什麼事也都無可無不可了。

面對着眼前鳳姑娘這個當今一等一的高手，麥小喬的感觸可是包羅萬象，極其複雜——

感情的觸發極其微妙，生死既不足畏懼，剩下的便祇是一番「天君泰然」——麥小喬超然的感觸情操，在這一霎間，竟然昇華到對眼前敵人的欣賞……

自古英雄惜英雄，美人惜美人……如此一雙「璧人」便是天南地北刻意的去察訪；捉對兒，也不容易，上天却安排她們會在了一塊兒，殘酷的造成了她們之間的對立，殘害……實在有損於造物者的原意，却是奈何……奈何？

麥小喬美麗的眼睛，靜靜掠向鳳姑娘的臉，也許是她的這番恬靜氣質，從容姿態；感染了鳳姑娘，以至於她的那番盛氣凌人，多少也爲之收斂了一些。

「咦！妳爲什麼要這麼看着我？」

鳳姑娘不甘心似的落下了手中的劍。

「怪不得——」麥小喬說：「妳長得很美！」

「美就美，爲什麼還要加上『怪不得』這三個字？妳倒要說說看！」

「那當然是有原因的……」麥小喬微一笑說：「我以爲妳的美遠比妳手上的

劍更鋒利，世上的男人，很少有招架之力的。」

鳳姑娘冷冷一笑說：「妳是不是在說妳自己？」

「我從來不以爲自己很美！」麥小喬淡淡的微笑着：「但是我却喜歡追尋美的一切……也很懂得去欣賞美麗的人……」

「美麗的人？」

「就像妳——」麥小喬怯心既去，侃侃而談：「我以爲一個美麗的人，也應有一顆美麗的心，否則便只見其醜，而無視其美，那便是令人遺憾之事了！」

鳳姑娘「嘤」然一笑，却立刻又繃住了臉：「妳的意思是在說我，雖有一張美麗的臉，却沒有一顆美麗的心，罵人不帶髒字，可够損的！」

「是麼？」麥小喬搖搖頭道：「正好相反，我却以爲妳的心也跟妳的臉一樣美，只是，有時候，妳却故意不表現出來而已——」

「少廢話！」鳳姑娘凌聲道：「妳以爲這麼說，我就會饒妳一死？那可是想錯了！」

說時她重新握緊了劍，劍上光華燦爛，顯示着她再一次又引發了殺機。

麥小喬無奈的道：「我已經告訴過妳我無懼一死，倒是妳一再猶豫……只怕妳仍然還是下不了手！」

「沒的話——我只是在想妳到底該不該死……一旦決定，我便會毫不留情！」

「我爲什麼該死？」

「妳爲什麼不……該死？」

「是因爲我放走了姓秦的捕頭？」麥小喬冷笑道：「妳難道不以爲我應該這麼做？」

「那是妳的事——」鳳姑娘冷冷的說：「可是站在我的立場來說，妳便非死不可了。」

「還有別的理由麼？」

「這已經足够了……」鳳姑娘忽然冷下臉來道：「妳拔劍吧！」

「爲什麼？」麥小喬微微一笑：「是因爲這樣，妳才比較容易下手？」

「那倒不是——是因爲這樣比較公平一些——」鳳姑娘道：「妳的武功很高，足可與我一拚，妳又爲什麼故意放棄這個機會？」

麥小喬低頭想了一想：「好吧，如果妳一定要這樣，也未嘗不可，雖然最後的結局並沒有什麼不同。」

說完這句話，她隨卽擎出了長劍。

鳳姑娘點點頭說：「我讓妳三招！」身形一轉，已閃出了七尺開外。

麥小喬哈哈的道：「沒有人能讓我三招，雖然妳的劍術比我高明的多，可是我的人格可不比妳低，妳出劍吧——」

鳳姑娘想了一想，點頭道：「好——我就領教了——」

劍起平胸，有如秋水一泓。她却往後退了一步，一雙光華內蘊的眼睛，微微收攏了，細細的認着對方。

麥小喬明知對方劍術遠比自己爲高，斷殺之下，凶多吉少，萬難倖免，只是事到臨頭，已無能再行廻避，「求仁得仁」也就毋庸多想。

有了這番心理準備，他反倒心態平靜安寧下來，把一口長劍直抱當胸，隨卽上身前傾，投開了門戶。

鳳姑娘忽然冷笑一聲，脚下傾處，游蜂戲蕊似的，忽然來到了麥小喬身前。

隨着她前進的身子，驀地閃出了一道劍光，直向鳳姑娘左面身子疾斬過來，簡直快到了極點。

這一手劍招確實已領會劍中三昧，妙在鳳姑娘出手之先，根本就看不出一些兒動態，一口長劍，簡直不知掩藏在那裏，待到劍光一現，其勢已是白刃加身，隨着她前進的身子，一股腦兒般地，直向着麥小喬身上疾拍了過來，觀其氣勢火候，已有身劍合一之境，就劍術而論，這已是「爐火純靑」地步，厲害之至。

一片劍光，夾雜着鳳姑娘飄起的袖影，有如雪花罩體，麥小喬猝然身上一寒，已爲縝密嚴謹的劍氣緊緊裹住，再想從容抽身，談何容易。

麥小喬却不甘心這樣的受死——她的劍術造詣雖不如鳳姑娘如此火候，但九華劍却也有其令人側目：不同凡响之處。

雙方之間的接觸，的確微妙的很。

迎接着鳳姑娘四面加身的劍氣，麥小喬在採取的戰術是點綫的突破。——一綫劍光，出自麥小喬揮落的劍勢。這一劍，不啻是她積結了全身功力的一劍化全力爲一綫，其尖銳鋒利可想而知。

果然，這一劍是鳳姑娘萬萬沒有料想得到的，劍光劃處發出了極爲細小的一絲異响，緊接着卽把鳳姑娘環繞身側四週的劍氣砍開了一道裂縫。這種現象說來實在過玄，其實無非是劍術達到了一個相當境界，就算是親眼目睹之下也難以看出端倪，而當事者二人本身的感覺却極爲清新！

鳳姑娘娥眉乍挑，身子快速的向側面閃開一個角度——麥小喬的身子卽由那個衝開的空隙之處閃了出來。

雖然這樣，其情勢亦危險到了極點。

隨着鳳姑娘揮落而下的大片劍芒裏，麥小喬雖然全身而出，身上衣衫却已多處片碎，形勢極爲險惡。

把握着這一霎良機，麥小喬身勢向下一塌，長劍猝翻，劃出了一個劍圈，這一招名叫「劍極圈」。劍勢一出，鳳姑娘連頭帶脚，便都在她的劍鋒照顧之中了。

鳳姑娘冷笑一聲，上軀忽地向後一仰，窈窕的身子，隨着麥小喬劃出來的劍圈，也成了一個圓圈。

這番勢子實在太快了。

呼——呼——劍光一轉，鳳姑娘已翩然落身圈外。

麥小喬「噯——呀——」一聲，其勢已是脫身不及，鳳姑娘再一次施展出她「身劍合一」的傑出身法，人到劍到，霞光展處，麥小喬只覺得右面肩上一陣子發涼，其寒刺骨，却已爲鳳姑娘尖銳的劍尖深深刺了進去。

拚着一劍之痛，麥小喬身子猝然向左方一個快轉，掙開了對方的劍勢。

可是不待她身子站穩，鳳姑娘的第二劍已出手刺到。

寒星一閃，麥小喬只覺到咽上一凉，只當是這一劍定將刺穿了咽喉，死於非命，却是沒有想到，鳳姑娘竟然在危機一瞬之間，收住了劍身。

劍尖直地指在麥小喬喉咽上，麥卜喬只覺得身上一涼，已爲對方冷森森地劍氣把整個身子鎮住，定住了穴道，挪動不得。

麥小喬只覺得全身發涼，除了肩上方才劍傷之處有些熱熱的感覺，可以意識到，那是正在淌血。

兩張臉，幾乎都是蒼白的顏色。

四隻眼睛緊緊地對視着，雖然是黑夜裏，彼此却都能清晰的感覺出臉上的沉重，忿恨表情，也都能領會出彼此激動的血脈變化。

「我原本可以殺了你……却下不出手，算了，饒你一命吧。」

退身，收劍，錚鏘一聲，寶劍入鞘。

緊接着，她深深的向麥小喬瞥了一眼，倏地轉過身子，頭也不回的走了。

…………

良久之後，麥小喬才像是轉過氣來，她原以爲這次是死定了，却沒有想到，竟然在鳳姑娘劍下，羞辱的又逃得了活命。

說眞的，這一霎，她心裏壓根兒可沒有丁點兒的喜悅的感覺，在猝然戲劇性的回復了知覺之後，剩下的只是無比的悲哀與羞辱，眸子一痠，兩行熱淚汩汩落下。

陣陣寒風襲過來，地面上落葉沙沙作响……

麥小喬只覺得身上出奇的冷，兩片牙淋「唬唬！」打競不已——腦子裏閃過了鳳姑娘方才臨去前的那深深一瞥；那一瞥包涵着勝利的姿態與無比驕傲，更似有憐憫與同情。

眞恨不能有個地縫，讓自己鑽進去，麥小喬的感覺毋寧是自己眞的已經死了。

死了還比活着還要好！

這是她生平從來也沒有受過的奇恥大辱，眞是「斯可忍孰不可忍！」……眼淚不停的往下淌着，血也不停的往下滴着——她的臉更爲蒼白，美麗的眼睛，光采頓失，只是戰慄在凌晨之前寒風裏。

「我死了吧？幹什麼還要活着？」腦子裏閃着這個念頭，脚下情不自禁的移動了一下，這才感覺出她眞的還活着。

流水淙淙——却像是一道透骨的冰河，靜靜的穿過了她的心，流進了她的血脈裏……她彷彿又被凍結住了。

邁越過眼前淺淺溪流，踏過了大小巨細不一的鵝卵石散佈的河灘，她只是默默地向前走着，脚下一步高一步低，心情眞是沮喪懊惱透了，偶抬頭，窺見到閃爍當空的一顆星辰，光色藍汪汪的——那就是所謂的「紫薇星」了。

長久以來，民間流傳着的一句傳說：「第一眼看見紫薇星的時候，別忘了許下你的心願……」

麥小喬踟躕着停下了步子。

「我的心願是……」

「我……的心願……」她恍惚地思忖着：「我的心願……關……雪羽……」

莫明奇妙的，她是想到了關雪羽，尤其微妙的是一想到心願，立刻竟聯想到了他？他——關雪羽竟然在她心目中佔有如此地位？——誠然是不可思議之事了。

「不……不是關雪羽！」她自己告訴自己說：「仍有他的事……我的心願應該是……」

「應該……是！」

捨掉了那個「負心人」關雪羽之外，居然腦子裏一片空空，該當是數不住的心願才是，偏偏這一霎心裏千頭萬緒，像是攪亂了的蠶繭絲頭，硬是抽不出那個「許願」的頭兒來……

天上的大星星，照耀着她閃爍淚光的兩顆「小星星」，這一霎她心緒紊亂極了，眞想放聲大哭一場，偏偏又哭不出來。

紫薇星光依然燦爛，她的心却似已然枯萎，再也打不起一些興頭兒了。

痴痴地，倚着一方巨石坐下來，手裏的劍「噹！」一聲，觸及石面，濺出了一點火花。

這一聲脆响，使得她猝然爲之一驚！

看見了劍，想到了可怕的死，而「死」這個字，此時此刻已沒有什麼可怕的意味，對她來說，反倒似有一種欣慰，一種鼓舞——人死如燈滅，生既不能快樂如願，死也就不再那麼可怕了。

這口劍已爲她緊緊握住，橫在眼前；出現在她腦子裏的意念，只有兩個——「死」抑或「不死」！

這可也並不是一件很容易決定的事——而眼前，麥小喬却已是十分認眞的在考慮這件事了。

眼睛——痴迷朦朧。牙齒——死死的緊咬着。劍——抖顫得那麼厲害……

忽然揚過來一陣風，風裏夾雜着一些細小的砂粒，打在人身上，觸膚生痛——

一條人影，巨鶴也似地由當前不遠處拔空而起——隨着這人起身的勢子，傳過來一聲深沉的嘆息，肥大的灰色長衣，激鼓着空氣，發出了呼嚕嚕一陣聲响。

這人好俊的一身輕功，起落之間，已到了麥小喬身前不及尋丈之處。

「何苦——何苦——」

話出人起，隨着他洒脫的起身之勢，大袖揮處，再一次揚起了大股疾風，直向麥小喬身上捲來。

對麥小喬來說，這人的猝然出手，眞是有「醍醐灌頂」之勢，陡然間爲之清醒過來。

發自這人的大股袖風，好强的勁道，幾乎把麥小喬吹得仰倒下來。

緊接着這人第二次前落之勢，已顯然來到了她正面當前，勢子太快，太過突然，簡直連她的臉都來不及看清，這人已再一次施展「流雲飛袖」功力，呼——一聲，直向着她手上長劍捲來。

這一次麥小喬可不容他再行得手，在他袖勢未到之前，便即刻抽劍、拔身，飛縱了出去。

這人原是無意要傷害她，是以一招失手，抽身就退，起落如風，一沾即退，「呼——」便自退出三丈開外。

麥小喬可不容別人這麼戲弄自己，淸叱一聲，緊隨着這人身後猛追上來。

前面那人身法絕快，只是有意無意之間，放慢了身子，是以麥小喬乃得在第二次縱勢裏，直撲到了他的身後，掌中劍向前一抖，直刺向對方背心。

那人身子向前一撲，雙手乍張，「呼嚕嚕」發出了大片風聲，狀如巨蝶——麥小喬的這一劍，可就是差着那麼一點點沒有刺着。

（未完）